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六册

中华书局



2 037 7567 3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六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书号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六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15⁰/₁₆，印张 243千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0册

统一书号，11018·762 定价，1.20元

目 录

第八编 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7
一	上古时代中印之交通	7
二	汉武帝欲通印度	9
三	西汉时印度通使中国	11
四	汉通印度之海路	19
五	东汉时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21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中印之交通	24
一	《魏略》记印度情形	24
二	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27
三	宋与师子国之通使	29
四	宋与天竺之通使	30
五	《梁书》记天竺国及师子国	32
六	《南史》记天竺国及师子国	37
七	北魏与印度诸国之交通	40
第三章	唐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46
一	两《唐书》、《通典》记天竺国	46
二	乌菴王献方物表	63
三	《册府元龟》记唐与印度之交通	63

四	天竺僧献长生药	66
五	《新唐书》记泥婆罗	67
六	两《唐书》记罽宾国	68
七	《册府元龟》记罽宾国	70
八	《新唐书》、《册府元龟》记箇失蜜	72
九	《册府元龟》记河毗施国	76
一〇	《新唐书》、《册府元龟》、《通典》记师子国	76
一一	贾耽记通天竺道	78
第四章 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		83
一	佛教之传入	83
二	印度来中国之僧人	85
三	中国往印度之僧人	209
第五章 古籍所载之印度矿石及动植物		344
一	矿石	344
二	植物	344
三	动物	348
第六章 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349
一	天竺国	349
二	注辇国	355
三	故临国	365
四	西天诸国	366
五	尼华罗国	367
六	南毗国	368
七	胡茶辣国	370

八	麻罗华国	371
九	南宋时在印度之中国人	371
第七章	元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373
一	蒙古人用兵印度	373
二	元代迦叶弥儿人与尼波罗人在中国	376
三	《元史》记印度及锡兰等	378
四	《岛夷志略》记印度及锡兰等	388
五	元代中印通商情形	389
第八章	明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392
一	阿难功德国	392
二	尼八刺国	392
三	郑和、侯显远航印度洋	394
四	榜葛刺国	396
五	沼纳朴儿	406
六	底里	407
七	西洋琐里	407
八	加异勒	408
九	甘巴里	409
一〇	锡兰山	410
一一	溜山国	421
一二	小葛兰	427
一三	柯枝	430
一四	古里	437

附录一: 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	447
附录二: 答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 汇编》(张星烺)	457
附录三: 引用书目	478

第八编

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 印度之交通

一 上古时代中印之交通

上古之世，西方文明之邦，与我最近而最易于交通者莫若印度。王嘉《拾遗记》载周成王之世，有旃涂国、祇因国、燃丘国来献方物，老子撰《道德经》有浮提国人相助，《庄子·山木篇》有建德国，似皆指印度而言。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四，记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反山川，移城邑，入水火，贯金石，千变万化，不可穷矣。王敬之若圣，筑中天台以居之。（见《列子·周穆王篇》）化人乃是佛弟子曼殊室利目连等示相也。斯语为佛教徒附会，可无庸疑。然详思之，印度、克什弥尔自古即以幻术著闻，化人虽未必为佛弟子，而为印度人，则或可信也。《佛祖历代通载》卷五，又记秦始皇帝癸未年（始皇二十九年，即公元前二一八年）“沙门室利防等一十八人来自西域。帝恶其异俗，以付狱。俄有金刚神，碎狱门而出之。帝惧，即厚礼遣之。时国事区区，弗克敬奉。”此节仅言来自西域，而未标明为印度也。然室利防为普通印度人名 Sribandhu 之译音，其来自印度，可无疑也。更翻阅印度史，孔雀朝阿输迦大王适与秦始皇同时。大王奉佛，遣僧人至四邻诸国，传布佛教。远如埃及、马其顿，皆有佛徒踪迹。《佛祖统纪》卷三五，记迦叶摩腾

谓汉明帝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故其有人来至中国，亦意中之事也。碎狱门而出之，似亦幻术，而故托神力以眩奇耳。古代佛教高僧来中国传教者，多能幻术。如佛图澄之于石勒，丹巴之于元世祖是也。上古时代，印度与中国有交通，固不仅中国文中有记载，即印度梵文中，亦略有之，可以窥也。莫克基(R. Mookerji)之《印度航业史》(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pp. 88—89)云：“有证据可使吾人信公元前第七及第六世纪，印度与巴比伦有海上通商之事，尤以前第六世纪为盛。商业大半，皆操之达罗毗荼人之手。阿利安人亦有营商者，唯不众耳。此后印度商人有家于阿拉伯及非洲东岸者，同时印度商人亦有家于支那海岸者。其在巴比伦有居留地，可无疑也。由印度往巴比伦之海上商道，乃横渡阿拉伯海中，而非沿盖德罗西亚(Gedrosia)之海岸者也。”莫克基又引公元后第十世纪时(五代宋初)克什弥尔国诗人克夏猛德拉(Kshemendra)之著作《菩提萨忒瓦瓦达那喀尔帕拉塔》(Bodhisattvavadana Kalpalata)第七十三章云：“阿输迦大王一日在华氏城(玄奘《西域记》作波吒厘子城)宫中，朝见群臣。有印度商人某，经商东国，亦来王前，哀诉所有船舰及货物，皆为那迦(Nagas, 译言龙种人)之海盗所劫，损失不资，因而破产。大王若坐视不为设法，则商人等皆将改业矣。无航海商人，则进出口税收入，将大减退，而国库亦将空虚矣。佛教僧人某，因劝王下令，保护航海商人，将令铸之铜牌。惟一纸空文，毫无效果，劫掠如故。阿输迦诚心奉佛以后，那迦人始被感化，遵奉谕旨，悉出

所掠货物，分给被劫商人。”考据家有谓那迦人即中国人也。由此节亦可知由旃陀罗笈多以至阿输迦时代，印度之海上航业，及外国交通状况矣。（见原书第 114 页）莫克基又云：“案达罗朝之治南印度也，国富民丰，海陆贸易，皆臻极盛。西与希腊、罗马、埃及，东与支那以及东方诸国，俱来往频繁。南印度有使节至罗马。印度所产之象，用之于叙利亚军阵间。白里内《博物志》记罗马每年运往印度各种货物名单，与作《爱利脱里亚海周航记》者所言相合。虽至今日，南印度半岛犹时得见罗马古钱，盖皆昔时流入者也。公元后六八年有大队犹太人，避罗马人虐政，来至南印度留居嘛啰拔海岸。”（见原书第 116 页）德国柏林雅各比教授(Prof. Herman Jacobi)查得公元前三百余年前，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其臣某著有《考铁利亚》(Kautiliya)一书，书中载支那(Cina)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之语。此亦可以证明上古时代，中印已有交通矣(一)。（见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LIV, 1911. S-961）

（一）本书所言之印度，乃古代五印度之境（见《大唐西域记》），及锡兰、马尔代夫等岛屿。

二 汉武帝欲通印度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东南有身毒国(一)。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

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二)。以騫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为然，乃令騫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陇，出冉，出徙，出邛樊，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笮，南方闭嵩、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嵩、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 身毒之原音为 Sind, 专指印度西北部者也。后世又有欣都斯坦, 其原音为 Hindustan, 则指印度北部中部矣。

(二) 所临大水, 似即印度河。武帝时有使者抵安息, 身毒国, 必从西北道往者也。

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 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 见蜀布、邛竹杖, 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 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 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 慕中国, 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 身毒国道便近, 又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 间出西南夷, 指求身毒国。至滇, 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 皆闭昆明莫能通。(《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三 西汉时印度通使中国

武帝时, 身毒国献连环鞮(一)。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 白光琉璃为鞍, 鞍在暗室中, 常照十馀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 竞加雕镂, 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 紫金为华, 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 或加以铃镊, 饰以流苏, 走则如撞钟磬, 若飞幡葆。后得贰师天马, 帝以玫瑰石为鞍, 镂以金银输石,

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黑皮为之，熊黑毛有绿光，皆长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孙有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西京杂记》卷二）

（一）上节言汉武帝欲通印度而未成者，盖欲由川滇觅捷径往印度未能成功，非谓当时与印度无来往也。《史记·大宛传》固亦已言汉使有至身毒者矣。《西京杂记》此节之身毒使，必由西北道而来，或与汉使同来者也。

清凉殿夏居之，则清凉也，亦曰延清室。《汉书》曰“清室则中夏含霜”，即此也。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文如锦，紫琉璃为帐，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用杂宝饰之。侍者于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又以玉晶为盘，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相洁。侍者谓冰无盘必融湿席，乃拂玉盘坠，冰玉俱碎。玉晶，千涂（一）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三辅黄图》卷三）

（一）千涂，法显《佛国记》作犍陁卫国，《洛阳伽蓝记》作乾陀罗城，玄奘《西域记》作健驮逻，《魏书·西域传》仅作乾陁，其原音皆为 Gandhara，今代作 Kandaharo。千涂与乾陁音最近，今其地隶阿富汗及巴基斯坦。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文如锦也。石体甚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列灵麻之烛。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用杂宝饰之。侍者于户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侍者乃卻扇

以手摸，方知有屏风。又以玉精为盘，贮冰于膝前。玉精与冰同其洁澈，侍者谓冰之无盘，必融湿席，乃合玉盘拂之，落阶下，冰玉俱碎，偃以为乐。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哀平之世，民家犹有此器，而多残破。及王莽之世，不复知其所在^(一)。（《拾遗记》卷五）

（一）《拾遗记》此节所记与上方《三辅黄图》相同。中国士人多以王嘉《拾遗记》记事多诡怪，诬罔不道，无征引者。至若《三辅黄图》则人尽以为信书。然此节千涂国玉精事，两书相同，可见嘉之书，非尽凿空而为也。

宣帝地节二年，含涂国^(一)贡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万里，鸟兽皆能言语。鸡犬死者埋之不朽，经历数世，其家人游于山阿海滨，地中闻鸡犬鸣吠。主乃握取还家养之。毛羽虽秃落，更生，久乃悦泽。”（《拾遗记》卷六）

（一）含涂国非他，即千涂或乾陀之异译而已，然亦可为欣都(Hindu)之译音，记载不详，无由考证也。梁任昉《述异记》有一节记事，与此相合，特摘录如下：“含涂国去王都七万里，人善服鸟兽，鸡犬皆使能言。”

罽宾国，王治循鲜城^(一)，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秣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

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罽宾地平温和，有日宿，杂草奇木，檀、榿、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玕、珊瑚、虎珀、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后军候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二)，绝而不通。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嫚，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愜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今县度之隄，非罽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

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稟食，得以自贍。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食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三)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坂道，陜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阬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云^(四)。（《汉书》卷九六上）

（一）罽宾国，据玄奘《西域记》即唐之迦湿弥罗，今之克什米尔(Kashmir)。拍拉克里忒语(Prakrit)称迦湿弥罗曰喀斯维拉(Kasvira)。拖雷美《地理书》讹传作喀斯排利亚(Kaspeiria)。其境界西至打拉特雷(Daradrai,今

之打资 Dards), 东至开林特林(Kylindrine, 今比亚斯河 Bias 边库林达族 Kulinda 之地), 为今克什弥尔, 至为明瞭。梯俄尼修斯(Dionysios)作喀斯排劳(Kasperoi), 黑罗多都斯(Herodotus)作喀斯帕梯洛斯(Kaspatyros), 海克托斯(Hekataios)作喀斯帕皮洛斯(Kaspapyros)。中国古人译音简略, 如迦膩色迦(Kanishka)王, 法显《佛国记》仅作罽膩伽, 略去中间色字(Sh)音。阿输迦(Asoka)王作阿育王, 略去末尾迦字(Ka)音。波斯国阿撒喀(Arsaka)朝, 《汉书》、《史记》俱作安息, 略去末尾喀字(Ka)音。由此类推, 罽宾之原音, 必即喀斯排利亚之简略译法可无疑也。中国古代之译佛经, 如《阿育王传》卷四、《大智度论》卷九, 皆将梵文原语 Kasmira 译作罽宾, 有时亦作迦湿弥罗。在中国史上, 罽宾之名, 通常虽专指迦湿弥罗。然乌仗那、健驮罗、迦毕试、那揭罗诸地, 有时亦隶属迦湿弥罗, 故亦称罽宾焉。前汉时, 罽宾国包有迦湿弥罗、健驮罗、迦毕试三地。循鲜城为梵语苏达撒拿普拉(Sudarsana-pura)之简译。《魏书》一〇二《罽宾传》云:“都善见城, 在波路西南。”善见城乃苏达撒拿普拉之译义也。《新唐书·罽宾传》云:“王居修鲜城。”《地理志》注修鲜都督府以罽宾遏纥城置。《新唐书·箇失蜜传》云:“王治拔逻勿逻布逻城, 西濒弥那悉多大河。”拔逻勿逻布逻者, 梵语帕拉瓦拉普拉(Pravara-pura)之译音, 拔逻勿逻犀那二世王(Pravarasena II.)所建设。城西有弥那悉多河(Menasita), 即维塔斯塔河(Vitasta)也。玄奘《西域记》不

记迦湿弥罗国都城名。《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二五称其首府曰憍逻吒(梵 Bhiratha)。阿尔比鲁尼之《印度志》称其首府曰阿的斯坦(梵 Adhistana)。阿的斯坦乃首府之义,而非本来固有地名。阿的斯坦在佛楼尔湖(Volur)之东南,今之斯利那格尔(Srinagar)市是也,拔逻勿逻犀那二世王所建设,故称曰拔逻勿逻布逻。布逻,今译作普拉,华言城市也。此为新都。公元前第三世纪阿输迦王所筑者,为旧都。梵语称曰,普拉那阿的斯坦那(Puranadhisthana),华言旧都也,为今之彭德莱塘(Pandrethan, 北纬三十四度四分东经七十四度五十五分)。新都在斯利那格尔南三英里。《汉书》之循鲜城或即阿输迦王所筑之旧都也。

(二) 县度在印度斯河上。县即悬,悬瓠过河故云。法显《佛国记》有详文。

(三) 头痛山在喝盘陀西南(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疏勒传),喝盘陀即今葱岭中之撒里库尔(Sarikul),头痛山当即在附近,亦帕米尔高原地也。山高气稀,呼吸困难,血液流行过速,易起头痛呕吐,身热无色诸症,今西人谓之山病(Mountain Sickness)。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二章所言,帕米尔高原不见飞鸟,火燃不明,热度低减,煮食难熟等现象也。

(四) 印度古书举迦湿弥罗之国名者,如《玛哈巴拉塔》(Mahabharata, II.X.XVII.17)《瓦余布拉那》(Vayupurana XLV. 120),《维斯奴布拉那》(Visnupurana)、巴

尼尼(Panini)之记录等，然皆不记述国势。独《拉甲他拉哲尼》(Rajatarangini)一书，叙迦湿弥罗王统之变迁甚详。吾人今将《喀尔哈那》(Kalhana)之说，节约提示如左：

第一期，建设时代。有五十四王。第四十八代之阿输迦王及第五十三代之迦赋色迦王最有名，皆见中国佛经。

第二期，前戈南达王朝。戈南达三世(Gonanda III.)以下二十七王，至公元一二年乃亡。

第三期，后戈南达王朝，梅迦瓦汉那王(Meghavahana)以下十王，五百八十九年。公元一二年起，至六〇一年乃亡。其中有超日王(Vikramaditya，在位公元五二三至五六五)及力日王(Baladitya，在位五六五至六〇一)。

第四期，加尔课达王朝。杜腊王(Durlabhavardhanaprajnaditya)以下十七王，二百五十四年。起公元六〇一年，止八五五年。

第五期，乌陀八拉王朝。阿槃提跋摩(Avantivarman)以下二十五王，一百四十七年。起公元八五五年，止一〇〇二年。

第六期，前拉和腊(Lahora)王朝。僧姑罗摩王(Sangrama)以下六王，一百二十七年。起公元一〇〇三年，止一一三〇年。

第七期，后拉和腊王朝。乌喀拉王(Uccala)以下七王，四十九年。起公元一一〇一年，止一一五〇年。(参见

堀谦德著《解说西域记》卷第三，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一章附注，丁谦《汉书西域传考证》）

四 汉通印度之海路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一)。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二)。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三)。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四)。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五)。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六)。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一）《汉书》此节所记印度洋沿岸诸国，皆为二千年前之古国名，以今代地图考之，几无一可得。若证以欧洲古籍，如白里内之《博物志》、拖雷美之《地理书》、《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科斯麻士之《基督教诸国风土记》等所载印度洋沿岸诸商港名贸易情形，则《汉书》此节诸国名，尚

可考也。都元国距徐闻、合浦最近，当在今马来半岛沿岸，惟确点已不可考矣。

(二) 邑卢没之邑字，似为色字之误刊。色卢没与科斯麻士之萨罗柏塔那(Salopatana)前三字音相近，为嘛啰拔沿岸商港之一，输出胡椒要埠也。

(三) 谿离国即印度西南海岸之夏离耶忒港(Shaliyat)也。夫甘都卢国地点不可考，然其名之读音，则确为印度地名。夫甘都卢之原音或为 Bha Candra，南印度地名首尾二音，类此者颇多也。

(四) 黄支国即印度东海岸之建志补罗(Kanchipura)。补罗，梵语城市也。建志与黄支音最近。建志补罗名见玄奘《西域记》卷十，为达罗毗荼国之都城。《慈恩传》卷四则仅作建志城也。在今拍拉尔河(Palar)口北岸，孔哲维兰市(Conjeveram)是其故址也，北距今马特拉斯市不遥。身毒南有岛曰开治，其音亦近黄支。

(五) 皮宗即印度斯河(Indus)，希腊人称之为肥孙河(Phison)。皮宗音与肥孙最近，惟地与开治相近，船行不须八月，故黄支为建志似尤可信也。

(六) 已程不国为希腊人依梯俄皮亚(Ethiopia)之译音，今之非洲也。依已音相近，梯俄二字，速读之，音即近程字，今闽南人读程如唐，皮亚二字速读之，即不字也。希腊人之地名，传入中国不足为异。例如拔克脱利亚(Bactria)，《魏书·西域传》讹传作拔底延，《新唐书·西域传》作缚底野，慧超作缚底耶，固亦有其例也。拖雷美王

朝(Ptolemies)君临埃及时,在埃及之希腊人,多往印度贸易,执其全部商业。斯脱拉波尝在埃及密俄斯和尔莫斯(Myos Hormos)港内见有商船一百二十艘,航向印度。案达罗王朝(Andhra)时,南印度与罗马帝国交通尤繁,可于南印度各地发现甚多罗马钱知之也。(参见 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p. 116—141)科斯麻士尝言锡兰岛为印度、波斯、非洲各处船舶汇聚之地。自东方中国运来丝货及香料等,更由是而转运至印度各处以及他处。盖锡兰实为中国与西方波斯湾红海沿岸诸国贸易之中心点也。《后汉书·西域传》大秦条云:“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又天竺条云:“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东西商业如此之盛,汉使得遇希腊人,乃意中之事,其地名之传入中国,曷足异哉!

五 东汉时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一)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二),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

统其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毼毼、诸香、石蜜、胡椒、薑、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卷八八）

（一）高附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勃律传》作迦布罗，《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可不里（Kabul），今属阿富汗。高附以西，南至西海，以地理区域言之，固皆为伊兰高原，而在文化上言之，当回教未兴以前，乃全为佛教之流衍地。乾陀罗尤为佛教之中心点也。所谓西海，乃指俾路芝南之阿拉伯海也。司徒贝（R. Stübe）之《亚洲印度日耳曼民族史》（*Die Reiche der Indogermanen in Asien und die Völker Zentralasiens.*）第337页附图，印度斯河西岸有若干里，亦身毒（Sind）也。

（二）磐起国据古音考之，似即孟加拉（Bengal）。东汉时，月氏强盛，印度北境俱隶其版图。西与大秦通，可参见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所引白里内《博物志》等书也。

东离国（一）居沙奇城（二），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

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后汉书》卷八八）

（一）丁谦谓东离即《佛国记》之多摩梨帝，《大唐西域记》之耽摩栗底，《南海寄归内法传》作耽摩立底，皆为 Tamralipti 之译音，今代名曰耽姆陆克（Tamluk）。周世棠孙海环之《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作同卢，在呼格里河（Hughli）口之上。此地甚古，拖雷美《地理书》亦载之，作耽摩立底斯（Tamalitis）。

（二）沙奇城即《佛国记》之沙祇城，今之沙开忒城（Saket）也。居恒河边，约在东经八十一度，北纬二十七度。此城距呼格里河口，不免太远。岂东汉时，耽摩立底人在此立国欤？然无史可征也。月氏人势力是时是否得达孟加拉海湾，亦莫得而知也。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中印之交通

一 《魏略》记印度情形

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一)。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二)，曰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东^{(原}作车字，兹据《后汉书·西域传》更正)离国^(三)，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其地卑湿暑热。其王治沙奇城，有别城数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击服之。其地东西南北数千里。人民男女皆长一丈八尺，乘象、橐驼以战，今月氏役税之。盘起^(四)^{(原}作越字，兹据《后汉书·西域传》更正)国一名汉越王，在

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南道而西极，转东南尽矣。（《三国志·魏书》卷三十引《魏略》）

（一）浮屠即佛陀（Buddha），佛陀为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人，世为贵族，释迦（Sakya），其族姓也，族人世皆从军。父名屑头达那（Suddhodana），巨富，拥大田产（谓父为国王，浮屠为太子者，皆误。然似为迦毗罗卫之酋长也）。母曰莫邪（Maya），家于迦毗罗卫城。城在尼泊尔国（Nepal）南部，喜马拉雅山麓。佛未生时，母归宁省亲，途间生佛于林中。林近蓝毗尼村（Lumbini，玄奘《西域记》作腊伐尼园），阿输迦大王尝于此建碑，永示后祀。碑文曰：“佛生此处。”碑于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发现。佛生，命名曰悉达多（Siddhartha = Siddhatta）。其家之别姓曰乔答摩（Gautama，又曰瞿昙，讹略也）。佛生时，人皆称之曰“修行者乔答摩”（Der Asket Gautama）。幼时所受教育亦无异于当时其他印度贵少年。击剑射箭，畋猎逐鹿，盖所以储为将来武士者也。高等教育则有文法学及哲学、法学，皆所以陶冶人性者也。佛壮年时，思想如何变迁，无详史可稽。尝娶妻，生子命名曰罗怙罗（Rahula）。佛曰：“此吾之锁镣也。”年二十九时，尝重病几死，由是而思想顿变，思及生命之意义及价值。世人皆有一死，于是厌世，弃妻子而出家，取悲观主义。谓生命为苦海，须设法解脱，遁入深林，以禁欲节食

为方法。修道既成，乃出救世，普渡众生，尽力以宣传其说于恒河流域者，几四十五年。摩揭陀国王频毗沙罗(Bimbisara)尤好其说，因赐王舍城(Rajagriha)附近竹林精舍(Veluvana)以居之。衣色尚黄。当公元前四七七年(周敬王四十三年)，佛年八十，食猪肉(一说树菌)中毒死。拘尸那揭罗城(Kusinagara)王为之举哀七日，以王礼火葬之。遗物分给近亲七族，七族皆贵人也。释迦族人收其遗骸，藏之石棺，窆窆之上，建塔以志之。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佛墓发现，内有数瓮，藏舍利。一瓮有摩揭陀镌文云：“此处藏释迦佛之遗物。墓为兄弟姊妹及妻子所建。”墓之真确，毫无疑义，所有遗物，今皆归暹罗国王所有。(见 R. Stübel, Die Indogermanen, S. 359—369) 佛盖与孔子同时，先孔子降生五年，即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五五七年。后孔子逝世者二年，即周敬王四十三年也。中国旧说谓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岁者，误也。

(二) 佛教之传入中国，如傅奕及韩退之皆言始自汉明帝，世俗学者，皆盲然从之，此盖论其显然者，不知佛法之入中国，其来久矣。吾于上文已揭出《佛祖历代通载》卷五，记秦始皇帝癸未年，沙门室利防等一十八人，来自西域矣。观汉武故事霍去病讨匈奴，过焉耆山千余里。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降，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问

东方朔。朔曰，可问西域道人。知是劫灰。此明记佛像及僧侣在汉武帝时，已至中国矣。《三国志》此节引鱼豢《魏略》，谓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则知汉成、哀间，已有《佛经》矣，东汉时，特更盛耳。故世俗谓汉明帝时始有佛法者，不可信也。（见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宋长洲王楙之《野客丛谈》卷四《佛入中国》，又 H. Maspero, *Le songe et l'ambassade del' empereur Ming. Bull. Ecole Ext. Orient*）

（三）东离国，《三国志》原书作车离国。车离无相当地名，车字似为误刊，故就其记载情形观之，更以《后汉书》相校，改作东离。东离国考，已详上文。

（四）盘起原作盘越，亦据《后汉书》改正。盘起与益部相近，其为孟加拉(Bengal)尤无可疑。越字古代读音，或作为格(Ga)也。孟加拉人身躯，较印度西北部人实为矮小也。

二 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晋书·西域传》无天竺记事，然不可即谓晋时中印无交通也。《晋书》卷一一三《苻坚传》上，记晋孝武太元六年（公元三八一）天竺国献火浣布于苻坚。《梁书》及《南史》皆记晋安帝义熙初（公元四〇五）师子国来献玉像。中国僧人往印度者，法显其代表也。法显由锡兰乘商人舶而至中国，可证明是时海上贸易已起矣。《拾遗记》卷九《晋时事》有两条记事，其

为印度似无可疑。兹特录出如下：

因墀国^(一)献五足兽，状如师子，玉钱千緡，其形如环，环重十两，上有天寿永吉之字。问其使者：“五足兽是何变化？”对曰：“东方有解形之民，使头飞于南海，左手飞于东山，右手飞于西泽。自脐已下，两足孤立。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外，落元洲之上，化为五足兽，则一指为一足也。其人既失两手，使傍人割里肉以为两臂，宛然如旧也。”因墀国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铁为车轮，十年方至晋。及还，轮皆绝锐。莫知其远近也。（《拾遗记》卷九）

（一）因墀国即印度(India)之别译。来献年代，当在太康之世也。五足兽未必有专种，或仅一种畸形胎而已，解形之民，说甚荒诞。然亦见之于《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平獠条。其事如下：“有飞头獠者，头欲飞，周项有痕如缕，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头忽亡，比旦还。”诡怪不经之说，竟亦见之正史，固不能独责王子年矣。或印度古代有此寓言，展转讹传，遂以为真有其事，亦如女人国之为人类幻想也。

太始十年（公元二七四年）有浮支国^(一)，献望舒草，其色红，叶如荷。近望则如卷荷，远望则如舒荷，团团似盖。亦云月出则叶舒，月没则叶卷。植于宫中，因穿池，广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

人将种还胡中，至今绝矣，池亦填塞。（《拾遗记》卷九）

（一）浮支即浮图之讹音，犹言佛国也。望舒草殆夜来香，含羞草之类也。

三 宋与师子国之通使

师子国^(一)，元嘉五年，国王刹利摩诃南奉表曰：“谨白大宋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外，无往不伏，方国诸王，莫不遣信奉献，以表归德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正，不严而治，奉事三宝，道济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在己。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信还，愿垂音告。”至十二年，又复遣使奉献。（《宋书》卷九七）

（一）师子国乃僧伽刺(Singhala)之译义。僧伽刺为印度商人冒险营商于是岛，因遂建国，自王岛中。玄奘《西域记》卷十一，尝详言师子国之由来矣。东晋义熙七八年（公元四一二年）时，法显尝留居岛中二年，距元嘉五年，（四二八）仅十六七年耳。《宋史》为中国正史中，最早见师子国者。刘宋时，锡兰岛王名摩诃那玛(Raja Mahanaama)，即位于公元四一〇年（晋义熙六年），卒于四三二年（宋元嘉九年），摩诃南即其译音也。

四 宋与天竺之通使

天竺迦毗黎国(一),元嘉五年,国王月爱(二)遣使奉表曰:“伏闻彼国,据江傍海,山川周固,众妙悉备,庄严清静,犹如化城,宫殿庄严,街巷平坦,人民充满,欢娱安乐。圣王出游,四海随从,圣明仁爱,不害众生,万邦归仰,国富如海。国中众生,奉顺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慈施群生,无所遗惜。帝修净戒,轨道不及,无上法船,济诸沉溺,群寮百官,受乐无怨,诸天拥护,万神侍卫,天魔降伏,莫不归化。王身庄严,如日初出,仁泽普润,犹如大云,圣贤承业,如日月天,于彼真丹,最为殊胜。臣之所住,名迦毗河,东际于海。其城四边悉紫紺石,首罗天护,令国安隐。国王相承,未尝断绝。国中人民,率皆修善。诸国来集,共遵道法。诸寺舍中,皆七宝形像,众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检,不犯道禁,臣名月爱,弃世王种。惟愿大王圣体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隐。今以此国群臣吏民,山川珍宝,一切归属,五体归诚大王足下。山海遐隔,无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达,使主名尼陀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诚。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

治国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反使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反，所白如是，愿加哀愍。”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鸚鵡各一头。太宗泰始^(三)二年，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弥并为建威将军。元嘉十八年，苏摩黎国^(四)王那邻那罗跋摩遣使献方物。世祖孝建二年，斤阇利国^(五)王释婆罗那邻阇遣长史竺留阇及多献金银宝器。后废帝元徽元年，婆黎国^(六)遣使贡献。凡此诸国，皆事佛道。（《宋书》卷九七）

（一）迦毗黎国即玄奘《西域记》之劫比罗伐率堵国（Kapilavastu），又作迦罗卫国。法显《佛国记》作迦维罗卫城。

（二）国王月爱者，即笈多王朝之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印度人谓月曰旃陀罗，谓爱曰笈多也。元嘉五年即公元四二八年。

（三）泰始二年即公元四六六年。

（四）苏摩黎国即今苏门答腊岛北境之萨玛琅甲（Samarlangka）。

（五）斤阇利，《梁书》作千阇利，在南海洲上，似在南洋群岛中。丁谦谓即乾陀罗，误也。

（六）婆黎即《梁书》之婆利国，苏门答腊北之帕腊克国（Parlak）也。凡此诸国皆事佛道，可证明印度文明是时之远播于南洋群岛也。

五 《梁书》记天竺国及师子国

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汉世张骞使大夏，见邛竹杖、蜀布。国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盖传译音字不同，其实一也。从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东至槃越，列国数十，每国置王，其名虽异，皆身毒也。汉时羁属月支。其俗土著与月支同，而卑湿暑热，民弱畏战，弱于月支。国临大江，名新陶，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曰恒水^(一)。其水甘美，下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土俗出犀、象、貂、鼯、玳瑁、火齐、金、银、铁、金缕织成金皮罽、细摩白叠、好裘、毳毼。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别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纱縠之重沓也。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鬱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鬱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稿，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他国也。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

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二)，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厯，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三)。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堑，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奇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四)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公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也。”天监初，其王屈多^(五)遣长史竺罗达奉表曰：“伏闻彼国据江傍海。山川周固，众妙悉备，庄严国土，犹如化城。宫殿庄饰，街巷平坦，人民充满，欢娱安乐。大

王出游，四兵随从，圣明仁爱，不害众生。国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慈悲群生，无所遗弃。常修净戒，式导不及，无上法船，沉溺以济。百官氓庶，受乐无恐。诸天护持，万神侍从。天魔降服，莫不归仰。王身端严，如日初出，仁泽普润，犹如大云。于彼震旦，最为殊胜。臣之所住国土，首罗天守护，令国安乐。王王相承，未曾断绝。国中皆七宝形像，众妙庄严。臣自修检，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种。惟愿大王圣体和平。今以此国群臣、民庶、山川、珍宝，一切归属，五体投地，归诚大王。使人竺达多由来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国，王之法令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信返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返，所白如允，愿加采纳。今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梁书》卷五四）

（一）《梁书》此节言身毒国临大江，名新陶。由是可以确知汉代之身毒，实指印度河流域之辛德（Sind）省而言也。新陶，《佛国记》作新头河，《洛阳伽蓝记》作辛头。新陶河源出昆仑，下流分五江。故名彭甲伯（Punjab）。至谓总名曰恒河，实为误会，恒河与印度斯河不相通也。

（二）扶南国在今之柬埔寨、暹罗。投拘利口，丁谦《梁书夷貊传考证》谓即湄公河口，余意亦可为湄南河口。

循海大湾中，循暹罗湾也。绕麻刺甲后，正西北航行，历孟加拉海湾而抵恒河口，溯恒河上行而至摩揭陀诸国也。陈、宋二人，虽为汉姓，然其人必印度人也。

(三) 茂论，似即摩哈拉嘉(Maharajah)之略音。其义犹云大王也。摩揭陀都城为华氏城(《佛国记》作巴连弗，《西域记》作波吒厘子城)，位于恒河边，故言水陆通流，百货交会。

(四) 嘉维即迦罗卫国(Kapilavastu)。舍卫见《佛国记》，属拘萨罗国(Kosala)。舍卫城(Sravasti)锡兰语(Singhalese)称之为赛外忒(Sewet)，在拉勃梯河(Rapti)南岸，迦毗黎城之西北。释迦牟尼成佛后，尝久居此，今已荒废。叶波国即乾陀国之本名。见《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五) 屈多即笈多(Gupta)，乃朝代之名。梁武帝时笈多朝已濒亡矣。

师子国，天竺旁国也。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所种，不须时节。其国旧无人民，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估来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显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一)。晋义熙初^(二)，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谓

为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宋元嘉六年（三）、十二年，其王刹利摩诃遣使贡献。大通元年，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谨白大梁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表，无有不从，方国诸王，莫不奉献，以表慕义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本，不严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己身。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梁书》卷五四）

（一）《梁书》此节前一段，似采自《佛国记》。《佛国记》云：“其国本无人民，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值，商人则依价，置值取物。因商人来往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玄奘《西域记》云：“僧伽罗国土地沃壤，气序温暑，稼穡时播，花果具繁，人户殷盛，家产富饶。其形卑黑，其性犷烈，好学尚德，崇善勤福。此国本宝渚也，多有珍宝，栖止鬼神。”

（二）晋义熙初，师子国献玉像，不见《晋书》。

（三）《宋书》记刹利摩诃南在元嘉五年来献，而此处谓在元嘉六年，不知孰是。《梁书》此处仅书刹利摩诃，遗去一南字。参校原音，以《宋书》为是。

六 《南史》记天竺国及师子国

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汉世张骞使大夏，见印竹杖、蜀布，国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从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越，列国数十。每国置王，其名虽异，皆身毒也。汉时羁属月支。其俗土著与月支同，而卑湿暑热，人畏战，弱于月支。国临大江，名新陶，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玳瑁、火齐、金、银、铜、铁、金缕织成金罽、细麻、白叠、好裘、毳毼。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别之则蝉翼，积之则如纱縠之重沓也。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郁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槁，乃粪去之，贾人以转卖与他国也。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

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歛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勿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乎。”即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勿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敦庞，土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器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百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南史》卷七八）

天竺迦毗黎国（一），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表，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鸚鵡各一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并为

建威将军。元嘉十八年，苏摩黎国王那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陀利国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陀及多献金银宝器。后废帝元徽元年，婆黎国遣使贡献。凡此诸国，皆事佛道。（《南史》卷七八）

（一）迦毗黎，中天竺之一国也。宋元嘉五年，来奉表之迦毗黎国王月爱与梁天监初来献之中天竺王屈多，实同一朝代。《南史》分中天竺与迦毗黎为二国，无异画蛇添足。古代交通不便，无由考其异同，故亦不能责也。《文献通考》悉列之为天竺国。得其当矣。

师子国，天竺旁国也。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种，不须时节。其国旧无人，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估来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显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国。晋义熙初，始遣使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在瓦官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号之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诃遣使奉表贡献。十二年，又遣使奉献。梁大通元年，后王迦叶伽罗诃黎邪使使奉表贡献。（《南史》卷七八）

七 北魏与印度诸国之交通

罽宾国都善见城(一)，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种五谷，粪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罽。有金、银、铜、锡以为器物。市用钱。他畜与诸国同。每使朝献。（《魏书》卷一〇二，又《北史》卷九七）

（一）善见城，梵语苏达撒拿普拉(Sudarsana-pura)之义译也。在斯利那格尔(Srinagar)附近。波路今译作博罗尔(Bolor)。

南天竺国去代三万一千五百里。有伏丑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一)。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谷。世宗时，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贡。（《魏书》卷一〇二，又《北史》卷九七）

（一）伏丑及拔赖二城不可考。

乌菴国(一)在罽弥南。北有葱岭，南至天竺。婆罗门胡为其上族。婆罗门多解天文吉凶之数，其王动则访决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丰稻麦。事佛，多诸寺

塔，事极华丽。人有争诉，服之以药，曲者发狂，直者无恙。为法不杀，犯死罪，唯徙于灵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驴数头运食山下。无人控御，自知往来也。（《魏书》卷一〇二，又《北史》卷九七）

（一）乌菴，《洛阳伽蓝记》作乌场，《佛国记》作乌长，玄奘《西域记》作乌仗那，慧超《五天竺国传》作乌长，彼自云郁地引那，《新唐书·西域传》作乌茶，《开元释教录》卷六作邬茶，《文献通考》卷三三九作越底延，皆梵语 Udyana 之译音，华语游园也。《西域记》注，唐言苑，昔轮王之苑囿也。乌仗那之领域，随时变易，而大概在今斯瓦忒河（Swat）沿岸。玄奘《西域记》谓“谷稼虽播，地利不滋”，与《魏书》此书之“土多林果，引水灌田，丰稻麦”者，两说不同也。《佛国记》谓“尽作中天竺语”，《西域记》“谓语言虽异，大同印度，文字礼仪，颇相参预”。

乾陀国在乌菴西，本名业波（一），为嚧哒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临国已二世矣。好征战，与罽宾斗，三年不罢，人怨苦之。有斗象七百头，十人乘一象，皆执兵仗，象鼻缚刀以战。所都城东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谓“雀离佛图”也。（《魏书》卷一〇二，又《北史》卷九七）

（一）乾陀国即《三辅黄图》与《拾遗记》之千涂国，汉武帝时已通中国。《洛阳伽蓝记》作乾陀罗，玄奘《西域记》作健驮逻，《慈恩传》、《吴船录》皆作健陀罗，慧超《五天竺

国传》作犍陀罗或建驮罗，皆梵语 Gandhara 之译音。《佛国记》作犍陁卫，又有作乾陀卫，或健陀越者，此三名由于梵语 Gandhavat 之译音。梵语 Gandha 华言香也。《唐高僧传》卷一，译其义为香行国。慧苑之《华严经音义》作香遍国。又有作香风国、香洁国者。慧苑之《华严经音义》又云乾陀罗者，又可为持地之义。此国多佛教之大德，保持国人之元气，故有此译。梵语 Dhara 为保持之义，Gan 为地之义。乾陁罗开国甚古，阿输迦王《岩面敕文》第五云，王遣送传教师于其国。《善见律毗婆沙》卷二，记阿输迦王时代，遣佛僧于诸方以开教，末闍提（Mādhyantika）赴罽宾及犍陀罗，历史上乾陁罗无一定之范围。《魏书》此节言在乌菴之西，约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境。《洛阳伽蓝记》谓其国“本名业波罗”，为梵语 Gopala 之译音。《魏书》之业波，则其略音也。《佛国记》载从犍陁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国，弗楼沙即玄奘《西域记》之布路沙布逻，位于迦布逻河（R. Kabul）之北。《魏书·西域传》又云“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皆由梵语 Purusapura 译音也。布逻（pura），梵语城市也。土语称此城曰 Parsavar，今之配夏洼（Peshawar）也。梵语此城原义，犹云“丈夫宫”也。迦膩色迦王建都于富楼沙城，统治全国，当时之乾陁罗者，实东西文化辐凑融合之地也。第四世纪末叶，大月氏既衰，而小月氏种族受嚙哒民族（Ephthal）之压迫，乃次第南下，入北印度，亦都于富楼沙城，为乾陁罗之政治中心，领有迦布逻及彭甲伯两地。至第五世纪时，

嚧哒民族更南进，入北印度，取小月氏之领土，夺乾陀罗。至超日王（Vikramaditya）出，讨破嚧哒，逐之于印度之外。自阿输迦大王遣末闍提（Madhyantika）至乾陀罗开教以后，佛教即盛兴其地。迦腻色迦王时代，世友、马鸣等学者，云集于此，布施教化。后无著、世亲等大乘家，皆出此地。

《魏书·西域传》仅记印度诸国情形，而不详各部通使年岁。兹就各《本纪》中所记者摘录如下：

高祖孝文皇帝太和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九月庚子，车多罗、西天竺、舍卫、叠伏罗诸国各遣使朝贡。

世宗宣武皇帝景明三年（五〇二年），是岁，疏勒、罽宾、婆罗捺、乌菴、阿喻陁、罗婆、不仑、陁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槃、乌稽、悉万斤、朱居槃、诃盘陁、拔斤、厌味、朱沱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贡。

景明四年（五〇三年）四月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

正始四年（五〇七）九月甲子，疏勒、车勒、阿驹、南天竺、婆罗等诸国遣使朝献。冬十月丁巳，半社、悉万斤、可流、伽比沙（即《西域记》之迦毕试）、疏勒、于阗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元年（五〇八）二月辛未，南天竺国遣使朝献。

秋七月辛卯，罽宾国遣使朝献。

永平二年(五〇九)春正月丁亥，胡密、步就磨、怛密、槃是、悉万斤、辛豆(即身毒)、那越、拔怛诸国并遣使朝献。十二月，叠伏罗、弗菩提、乾陁、咤波罗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三年(五一〇)九月壬寅，乌菴、伽秀沙尼诸国并遣使朝献。

永平四年(五一一)三月癸卯，婆比、幡弥、乌菴、比地、乾达(即乾陁)诸国并遣使朝献。六月乙亥，乾达、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似即《唐书》之箇失密)、不流沙(似即弗楼沙国之别译)诸国并遣使朝献。八月辛未，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诸国并遣使朝献。九月，嚧哒、朱居槃、波罗、莫伽陁、移婆仆罗、俱萨罗、舍弥、罗槃陁等诸国并遣使朝献。冬十月丁丑，婆比、幡弥、乌菴、比地、乾达等诸国并遣使朝献。十有一月戊申，难地、伏罗国并遣使朝献。

延昌三年(五一四)十有一月庚戌，南天竺、佐越、费实诸国并遣使朝献。

肃宗孝明皇帝熙平二年(五一七)春正月癸丑，地伏罗、罽宾国并遣使朝献。秋七月乙丑，地伏罗、罽宾国并遣使朝献。

神龟元年(五一八)闰七月丁未，波斯、疏勒、乌菴、

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

正光二年（五二一）五月乙酉，乌菴国遣使朝贡。

（《魏书》卷七、卷八、卷九《高祖纪》、《世宗纪》、《肃宗纪》）

第三章 唐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一 两《唐书》、《通典》记天竺国

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或云婆罗门地也。在葱岭^(一)西北，周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邻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会^(二)，其都城周迴七十余里，北临禅连河^(三)。云昔有婆罗门领徒千人，肄业于树下，树神降之，遂为夫妇。宫室自然而立，僮仆甚盛。于是使役百神，筑城以统之，经日而就。此后有阿育王^(四)复役使鬼神，累石为宫阙，皆雕文刻镂，非人力所及。阿育王颇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谓之地狱，今城中见有其迹焉。中天竺王姓乞利啞氏，或云刹利氏^(五)，世有其国，不相篡弑。厥土卑湿暑热，稻岁四熟。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郁金诸香，通于大秦，故其宝物或至扶南、交阯^(六)贸易焉。百姓殷乐，俗无簿籍，耕王地者输地利，以齿贝为货^(七)。

人皆深目长鼻^(八)。致敬极者，舐足摩踵。家有奇乐倡伎。其王与大臣多服锦罽，上为螺髻于顶，余发剪之使拳。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唯梵志种姓披白叠以为异。死者或焚尸取灰，以为浮图；或委之中野，以施禽兽；或流之于河，以饲鱼鳖。无丧纪之文^(九)。谋反者幽杀之，小犯罚钱以赎罪。不孝则断手刖足，截耳割鼻，放流边外。有文字^(一〇)，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曇章》，云是梵天法。书于贝多树叶以纪事。不杀生饮酒。国中往往有旧佛迹。隋炀帝时，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当武德中，其国大乱。其嗣王尸罗逸多^(一一)练兵聚众，所向无敌。象不解鞍，人不释甲，居六载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势远振，刑政甚肃。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佗王^(一二)，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一三)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多部而归。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

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一四)。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时就其国得方士那罗迺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飀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延历岁月，药成，服竟不效，后放还本国。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五天竺所属之国数十，风俗物产略同。有伽没路国^(一五)，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那揭罗^(原作陀，兹改正)国^(一六)有醯罗城，中有重阁，藏佛顶骨及锡杖。贞观二十年，遣使贡方物。

天授二年，东天竺王摩罗枝摩、西天竺王尸罗逸多、南天竺王遮娄其拔罗婆、北天竺王娄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并来朝献。景龙四年，南天竺国复遣使来朝。景云元年，复遣使贡方物。开元二年，西天竺复遣使贡方物。八年，南天竺国遣使献五色能言鹦鹉。其年，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及名其军。玄宗甚嘉之，名军为怀德军。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枝摩为国造寺，上表乞寺额。敕以归化为名，赐之。十一月，遣使册利那罗伽宝多为南天竺国王。遣使来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国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摩遣其大德僧来朝贡。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一七)来朝，授游击将军，放还。天宝中，累遣使来。（《旧唐书》卷一九八）

（一）印度在葱岭东南，而此言西北者，误也。

（二）五天竺国之分划，可参见玄奘《西域记》。

（三）中天竺之都城，初号曰拘苏摩补罗城。（Kusumapura = Kanauj，华言香花宫城），王宫多花，故以名焉。后更名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佛国记》作巴连弗邑，华言华氏城。阿输迦（华言无忧王，旧曰阿育王）大王自王舍城迁都于此，筑外郭，北临殒伽河，今之巴德那城（Patna）是也。禅连河似即殒伽河。《西域记》另有尼连

禅河亦在附近。

(四) 阿育王事迹,可参见《西域记》卷八。

(五) 唐初印度北部尽隶哈尔夏朝(Harsha—Vardhana)。《唐书》此处之乞利啞或云刹利氏,不知何指。查哈尔夏,印度人亦称之为司利哈尔夏(Sri-Harsha)。刹利必即司利之转音也。《西域记》卷二,印度四族姓:一婆罗门,净行也,守道居贞,洁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种也,奕世君临,仁恕为志。三曰吠舍,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阇罗,农人也,肆力畴陇,勤身稼穡。《唐书》之刹利氏王姓,亦可为刹帝利之略也。印度朝代屡更,而《唐书》言“世有其国,不相篡弑”,盖传闻之误也。

(六) 六朝隋唐时,印度西与大秦,东与扶南、交趾、中国有交通贸易,可以科斯麻士之《基督教诸国风土记》证之也。

(七) 齿贝为货,据《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四十八章。

(八) 深目长鼻,乃阿利安人种之标记也。

(九) 《唐书》记印度人葬尸之法,近代尚然也。

(一〇) 文字,即所谓梵文(Sanskrit),为世界上最古文字之一种。天文算历,为印度人特长之学。阿拉伯哈里发阿蒲茶拂时,印度天文书即译成阿拉伯文。代数学亦由印度而传入阿拉伯,更由阿拉伯而传入西欧也。《悉曇章》,似为印度一种法章,其详不可考。

(一一) 尸罗逸多(Siladitya)即哈尔夏(Harsha),玄

奘《西域记》作尸罗阿迭多，又名戒日王，《西域记》卷五有详记。王迁都曲女城。自公元六〇六年（隋炀帝大业二年）迄六四八年（唐太宗贞观二二年），统治北印度。

（一二）摩伽佗（Magadha）在恒河下流，距河口不远，今孟加拉之西部是也。

（一三）摩诃震旦为 Mabachinasthana 之译音，梵语谓大为摩诃，谓秦为震旦也。

（一四）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有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十卷，今已散佚，致使此一段事迹竟无详记。更可异者，新、旧《唐书》皆不为玄策立传。兹将他书所记玄策事迹数条，撮集如下。

《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贞观十七年，敕衛尉丞李义表、黄水令王玄策使西域，游历百余国。至毗离邪城（应作毗舍离城）东北维摩室，玄策以手板量之，纵横得十笏，因号方丈。复登耆闍崛山，刻碑纪唐威德。高宗时，玄策又奉命使天竺。至龙朔元年，归，进西天所得佛顶舍利。《释迦方志》卷下，记王舍旧城北门西毗布罗山温泉云：“诸有僧寺，多取饮之。以水沐发，终身常净。使人王玄策曾以沐首，经今五载，发常润净，不可思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王玄策，洛阳人也。玄策有侄曰智弘律师，年才弱冠，志蔑轻肥，情怀栖遁，在少林山飡和服饵，乐诵经典，颇工文笔。遂背八水而去三吴，济湘川，跨衡岭，入桂林，欲观礼西天。得遇荆州江陵人无行禅师，与之同契，至合浦，泛海至交州。住经一夏，随舶南游室利

佛逝国。乘王舶达末罗瑜洲，更至羯荼国。至冬末，转舶西行，至伽钵亶那。从此泛海二日，到师子洲（即锡兰岛）观礼佛牙。从师子洲复东北泛舶一月，到诃利鸡罗国。东天之东界，即瞻部洲之地也。停在一年，渐之东印度，到大觉寺住二载，计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后向北天羯湿弥罗，拟回乡国。后不知何往。又沙门玄照求学印度，深具实德，玄策归乡，表奏高宗，遂蒙降敕，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新唐书》叙玄策功绩，略详于《旧书》，可互校也。

（一五）伽没路国即玄奘《西域记》卷十之迦摩缕波国（梵 Kamarupa），今之甘姆路勃（Kamrup）为亚萨姆（Assam）西部。其首府即今之高和第（Gauhati）也。《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贾耽之安南通天竺道云：“又自暹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脱去缕字）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西域记》载由奔那伐弹那国至迦摩缕波国九百里。《新唐书》此处，仅为六百里，盖仅指由迦罗都河至奔那伐弹那国而言也。迦罗都河即雅鲁藏布江（Brahmaputra）。

（一六）那揭罗国即玄奘《西域记》之那揭罗曷国（Nagarkot），今之哲拉拉八德（Jalalabad），在北印度境内。《佛国记》省作那竭国。醯罗城（Hilla）亦见《佛国记》及《西域记》卷二，今之黑达（Hidda）地方也。祀佛之顶骨、髑髅骨、眼球、僧伽胝（复衣）、锡杖，每物各立一塔以储之，礼祀甚隆。《佛国记》及《西域记》皆有详细记载，兹不赘录。

(一七) 开元二十九年来朝之中天竺王子李承恩，乃汉式名字，必玄宗所赐者也。

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一)。去京师九千六百里，都护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岭南^(二)，幅圆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南天竺濒海，出师子、豹、獐、橐驼、犀、象、火齐、琅玕、石蜜、黑盐。北天竺距雪山，圜抱如壁，南有谷，通为国门。东天竺际海，与扶南、林邑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会，都城曰茶钵和罗城^(三)，滨迦毗黎河。有别城数百，皆置长，别国数十，置王。曰舍卫^(四)，曰迦没路^(五)，开户皆东向。曰迦尸，或曰波罗柰^(六)，亦曰波罗那斯。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细，长四尺许，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饮其血，或曰寿五百岁，牛寿如之。中天竺王姓乞利唎氏，亦曰刹利，世有其国，不篡杀。土溽热，稻岁四熟。禾之长者，没橐它。以贝齿为货。有金刚、旃檀、郁金，与大秦、扶南、交阯相贸易。人富乐，无簿籍，耕王地者乃输税。以舐足摩踵为致礼。家有奇乐倡伎。王大臣皆服锦罽，为螺髻于顶，余发剪使卷。男子穿耳垂璫，或悬金耳缓者为上类。徒跣，衣重白。妇人项饰金银珠纓络。死者燔骸取灰，建窆堵，或委野中及河，饵鸟兽鱼鳖，无丧纪。谋反者幽杀之，小罪赎钱。不孝者断手

足，剡耳鼻，徙于边。有文字，善步历，学《悉昙章》，妄曰梵天法。书贝多叶以记事。尚浮图法，不杀生饮酒。国中处处指曰“佛古迹也”。信盟誓，传禁咒，能致龙起云雨。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武德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勒兵，战无前，象不弛鞍，士不释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璈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二十二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钵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禽之，俘斩千计。余众奉

王妻息，阻乾陀卫江^(七)。师仁击之，大溃，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降城邑五百八十所。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拜上地图，请老子象。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有司告宗庙，帝曰：“夫人耳目玩声色，口鼻耽臭味，此败德之原也。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逻迹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帝改馆使治丹，命兵部尚书崔敦礼护视。使者驰天下，采怪药异石，又使者走婆罗门诸国。所谓畔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销草木金铁，人手入辄烂，以橐它髑髅转注瓠中。有树名咀赖罗，叶如梨，生穷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叶者，以方镞矢射枝则落，为群鸟衔去，则又射，乃得之。其诡譎类如此。后术不验，有诏听还，不能去，死长安。高宗时，卢伽逸多者，东天竺乌荼^(八)人，亦以术进，拜怀化大将军。乾封二年，五天竺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乞师讨大食、吐蕃，丐名其军。玄宗诏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带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事赐之。北天竺一来朝。（《新唐书》卷一二一上）

（一）摩伽陀(Magadha)乃恒河下流一小邦之名，不

足以包括全印度。《新唐书》此节谓天竺国或曰摩伽陀者，误也。至婆罗门(Brahman)乃印度四族姓(Kasten)之首，更不能作为国名也。四族姓者，婆罗门(Die Brahmanen)为首，世为僧侣，专司学习及传授《吠陀》圣经(Veda)。次曰刹帝利(Die Kschatriya)，贵族也。三曰吠舍(Die Vaisya)，畜牧种田，营商作工。此三级皆称闾族，亦谓之“二次生者”(Zweimal Geborenen)，职须学习《吠陀经》，供祠神圣，施舍济贫。三级皆阿利安种。第四级为戍阇罗(Die Sudras)，执各种仆役之事，盖原来土著也。四级之外，又有帕利雅人(Paryas)，为阿利安人与土著之混合种，最为社会所贱视。

(二)《新书》谓天竺国在葱岭之南，是也。

(三)迦毗黎河原音必即 Kapila，近劫比罗伐率堵国(旧译作迦罗卫国 Kapilavastu)，恒河上源支流也。荼钵和罗城究为今代何城，不可考。日人石泽所作之《东洋历史地图》唐初亚细亚形势图，荼钵和罗城在曲女城(Kanyakubja=Kanauj=Kanoj)西北，东经约八十二度，北纬约二十八度。

(四)舍卫见《佛国记》，属拘萨罗国(Kosala)。印度境内有两拘萨罗国，一在南方，一在北方。《佛国记》此处之拘萨罗在北方，今乌多省(Oudh)之一部分也。玄奘《西域记》作室罗伐悉底国(Sravasti)，在腊勃梯河(Rapti)南岸，乌多城北五十八英里，遗址今尚存。释迦牟尼成佛后，尝居舍卫城颇久。

(五) 迦没路(Kamarupa)已详上方《旧唐书》。

(六) 迦尸国(Kasi), 波罗奈城, (Varanasi)皆见《佛国记》。《西域记》作婆罗痾斯国, 其义犹云“四周环水之城”也。今之班那勒斯城(Benares), 即此国也。位于北纬二十五度二十三分, 东经八十三度五分。

(七) 乾陀卫江即健陀卫国(见《佛国记》)附近之河, 健陀卫即乾陀罗(Gandahara)也。王玄策战胜后, 由东南面向西北。玄策往印度时, 经何路线, 凯旋归国, 经何路线, 皆不可知。其书之遗失, 良可惋惜。既追逐至乾陀卫, 则其归国献俘之道途, 似经由葱岭也。

(八) 乌荼国(即乌仗那)在北天竺, 近葱岭, 而《新书》谓为东天竺, 非撰述有误, 亦必刊印所误也。乌荼或为乌茶之误。乌荼(Oude)见玄奘《西域记》卷十。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一), 本中天竺属国, 环五十里。土沃宜稼穡, 有异稻巨粒, 号供大人米(二)。王居拘闍揭罗布罗城(三), 或曰俱苏摩补罗, 曰波吒厘子城, 北濒菟伽河。贞观二十一年, 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 献波罗树, 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 即诏扬州上诸蔗, 柞漚如其剂, 色味愈西域远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国摩诃菩提祠立碑焉。后德宗自制钟铭, 赐那烂陀祠(四)。又有那揭者(五), 亦属国也。贞观二十年, 遣使者贡方物。乌荼者(六), 一曰乌仗(原作伏, 兹改正)那, 亦曰乌菴, 直天竺南。地广五千里, 东距勃律六百里, 西

鬬兵四百里。山谷相属，产金、铁、蒲陶、郁金。稻岁熟。人柔诈，善禁咒术。国无杀刑，抵死者，放之穷山。罪有疑，饮以药，视溲清浊而决轻重。有五城，王居术营夔利城，一曰营揭厘城^(七)。东北有达丽罗川^(八)，即乌苾旧地。贞观十六年，其王达摩因阏诃斯遣使者献龙脑香，玺书优答。大食与乌苾东鄙接，开元中，数诱之。其王与骨咄^(九)、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册为王。章求拔国^(一〇)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种，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后徙山西，与东天竺接，衣服略相类，因附之。地表八九百里。胜兵二千人。无城郭，好钞暴，商旅患之。贞观二十年，其王罗利多善伽因悉立国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讨中天竺，发兵来赴，有功，由是职贡不绝。悉立当吐蕃西南，户五万，城邑多旁涧溪。男子缙束头，衣毡褐。妇人辮发短裙。婚姻不以财聘。其谷宜秔稻、麦、豆。死者葬于野，不封树，丧制为黑衣，满年而除。刑有刖劓。常羈属吐蕃。（《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一）摩揭它考已详上文。玄奘《西域记》卷八、卷九，皆记此国事迹。

（二）《慈恩传》卷三云：“供大人米，……其米大于乌豆，作饭香鲜，余米不及，唯摩揭陀国有此秔米，余处更无，独供国王及多闻大德，故号为供大人米。”

（三）拘阁揭罗布罗城名不可考。俱苏摩补罗（Ku-

sumapura)见《西域记》卷八,俱字作拘,唐言香花宫城,王宫多花,故以名焉。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亦见《西域记》卷八,唐言华氏城,《佛国记》作巴连弗邑,今之巴德那城(Patna)也。殒伽河(Ganges)即恒河。

(四)那烂陀祠(Nalanda)亦见《西域记》卷八及卷九,唐言施无厭也,在华氏城北三十余里。如来于此三月说法,修菩萨行。据义净之《求法高僧传》,唐时,中国高僧留此寺学佛者,极众也。

(五)那揭国见《佛国记》,《西域记》卷二作那揭罗曷国(Nagarahara),在北印度境。

(六)乌荼,《佛国记》作乌长,《西域记》卷三作乌仗那(Udyana),《新唐书》此节原作乌伏那,伏字误刊。在北印度境,而《新书》谓直天竺南,大误。《西域记》卷十,另有乌荼国,在东印度境。乌荼与乌荼不可混合为一。

(七)瞢揭厘城亦见《西域记》卷三,玄奘谓“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据恭尼翰(Cunningham)之说,即今之曼格罗尔(Manglaur)也。玄奘谓“瞢揭厘城东北,逾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险,山谷杳冥,或履绳索,或牵铁镮,栈道虚临,飞梁危构,椽杙蹶蹬。行千余里至达丽罗川,即乌仗那国旧都也。”

(八)达丽罗即今之打莱尔河(Darel)。

(九)骨咄,《西域记》卷一作珂咄罗国(Khotol)。俱位似即《西域记》卷一之鞠和衍那(Kuvayana)。二国俱在巴达克山附近。

(一〇) 章求拔国据地理位置考之,当在今哲孟雄境内。悉立不可考。当近今尼泊尔(Nepal)国也。

天竺,后汉通焉,即前汉时身毒国。(初,张騫使大夏,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身毒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陁,或云婆罗门,在葱岭之南,去月氏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相邻,但隔一小海而已。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间,国并有王。汉时,又有捐毒国,去长安九千八百里,去都护理所二千八百里,南与葱岭相连,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故塞种也。颜师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则天竺也,塞种即释种也,盖语音有轻重也。”)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有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名身毒。(《扶南传》云:“舍卫国隶属天竺。伽尸国一名波罗奈国,亦名皮波罗奈斯国。”竺法维《佛国记》云:“波罗奈国在伽维罗越国南千四百八十里。”释法盛《历国传》云:“其国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细长,可四尺余,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

人服牛血，皆老寿。国人皆寿五百岁，牛寿亦等于人，亦天竺属国。”）都临恒河，一名迦毗黎河。灵鹫山胡语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头，似鹫鸟。（竺法维《佛国记》云：“在摩竭提国南，亦天竺属国也。”）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俗修浮图道，不杀生饮酒。桓帝延熹二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时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至转盛。其国人士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人弱于月氏。魏晋代，绝不复通。梁武帝天监初，其王遣长史竺罗贡献。后魏宣武帝时，南天竺国遣使献骏马，云其国出师子、貂、豹、犴（胡昆反）、橐驼、犀、象；有火齐如云母而色紫，裂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沙穀之重沓；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玳瑁、铜、铁、铅、锡、金缕织成金罽、白叠、毼毼（毼音塔，毼音登）；又有旃檀、郁金等香、甘蔗诸果、石蜜、胡椒、姜、黑盐。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阯贸易。多珊瑚、珠玑、琅玕。俗无簿籍。以齿贝为货，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极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辞。家有音乐倡伎。其王与大臣多服锦罽。王为螺髻于顶，余发剪之使短。丈夫剪发，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于斗战。有弓箭、甲稍，亦有飞梯、地道、木牛流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曇章》，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隋炀帝志通

西域，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

大唐武德中，其东西南北四天竺，悉为中天竺所并。贞观十五年，其王姓乞利啞(丑栗反)，名尸罗逸多，或云姓刹利氏，遣使奉表。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奉使天竺。会尸罗逸多死，国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乃发兵拒玄策。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书征邻国之兵。吐蕃发精锐千二百人，泥婆罗国发七千余骑来赴。玄策与其副蒋师仁率二国之兵，进至茶博(音博)和罗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连战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获其王妃及王子等，虏男女万三千人、牛马三万余匹。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遂俘阿罗那顺以还^(一)。(晋宋时，《浮图经》云：临倪国其王生浮图，太子也。父曰屑头耶，母曰莫耶。浮图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始莫耶梦白象始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髻，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馆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国曰复豆者其人也。伊蒲塞、桑门、伯开、疏间、白间、比丘、桑门^(二)皆弟子号也。《浮图》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昔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为浮图。徒属弟子，号各有二十九，不能计载

故略之。诸家记天竺国事，多录诸僧法明、道安之流传记，疑皆怪诞不经，不复悉纂也。已具序略注中。)(《通典》卷一九三)

(一)《通典》此节皆录自《后汉书》及鱼豢《魏略》，别无新材料，记王玄策事亦极简略。杜佑号称博洽，而关于边防，乃竟简陋如此，岂以外域事皆怪诞不经，而不屑措意耶？余意本不愿录存，徒以其既为巨典，不得不搜罗之也。《文献通考》天竺、摩揭它、师子诸条，今俱不录。

(二)桑门，《三国志·魏书》三〇引《魏略》作晨门。

二 乌菴王献方物表

达摩，乌菴国王，其国在天竺北。贞观十六年，因隋诃斯遣使奉表献方物。表曰：“大福德至尊，一切王中上乘天宝车，破诸黑暗。譬如帝释，能伏阿修罗王。奴宿种善根，得生释种，拜至尊，因献龙脑香。”(《全唐文》卷九九九)

三 《册府元龟》记唐与印度之交通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五月，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国(此处似有误刊，帝字应在伏字下。《旧

唐书》卷三《本纪》贞观二十二年作帝那伏帝国)，大破之。初，玄策使天竺国，会中天竺国王死，国大乱。那伏帝王阿那顺自立，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宵遁，抵于吐蕃之西界，以书征邻国之兵。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泥婆罗国发七千余骑，与玄策击阿那顺，大破之。吐蕃寻遣使来献捷。

王玄策往西域为中天竺所劫，章求拔国王发兵赴之，破贼有功。（《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咸亨三年（六七二）三月，南天竺国各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天授三年（六九二）三月，东天竺国王摩罗拔摩、西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南天竺国王遮娄其拔罗，北天竺国王那那、中天竺国王地摩西那、龟兹国王延繇并来朝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先天二年（七一三）六月，南天竺遣使朝贡。凡夷狄朝贡，太上皇皆御门楼以见之。（《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年（七一四）八月，西天竺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三年（七一五）二月，天竺国使翟昙、惠感来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五年（七一七）五月，中天竺国遣使来朝，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七二〇)正月,中天竺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五月,南天竺国遣使献豹及五色鸚鵡、问日鸟。(《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八月丁丑,敕中书门下南天竺王远遣朝贡。其使却还,并须周旋发遣,令满望,乃以锦袍、金带、鱼袋七事赐其使,遣之。(《册府元龟》卷九七四)

开元八年十一月,南天竺王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十一月,遣使册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拔摩为南天竺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八年,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以名其军。帝甚嘉之,名军为怀德军。(《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又九九五)

开元十三年(七二五)七月丁未,中天竺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六月,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十一月,中天竺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十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磨遣其臣大德僧勃达信来朝,且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

七一)

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四月，东天竺国三藏大德僧达摩战来献胡药、卑斯比支等及新咒法、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梵本诸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三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五八)五月壬申，乾陀罗国王使大首领中郎将踏匍勒特车鼻施远千并授将军，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四 天竺僧献长生药

李藩对唐宪宗曰：贞观末年，有胡僧自天竺至中国，自言能治长生之药，文皇帝颇信待之。数年药成，文皇帝因试服之，遂致暴疾^(一)。及大渐之际，群臣知之，遂欲戮胡僧，虑为外夷所笑而止。载在国史，实为至戒。(《唐会要》卷五二《识量》下)

(一) 唐太宗不独服天竺方士药石，即本国方士之金石亦好之也。高士廉卒，上将临其第。房玄龄以上饵药石，不宜临丧，上表切谏。长孙无忌伏马前固谏曰：“饵石临丧，经方明忌。”士廉卒于贞观二十一年，是未得天竺方士之前已好服本国之药石矣。(见《旧唐书·高士廉传》)

是时(贞观二十二年)就其国(天竺)得方士那逻迺娑婆寐,自言年二百,云有长生之术。上深礼之,馆于金甌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延历岁月,药成服之,无效。后放还本国。(《唐会要》卷一〇〇《天竺国》)

有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处俊谏曰:“修短有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迺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龟镜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纳之,但加卢伽为怀化大将军,不服其药。(《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传》)

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迺娑婆于金甌门造延年之药。(《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

五 《新唐书》记泥婆罗

泥婆罗(一)直吐蕃之西乐陵川。土多赤铜犛牛。俗翦发、速眉、穿耳,植以笮若角,缓至肩者为姣好。无匕筋,攫而食。其器皆用铜,其居版屋画壁。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习商贾。一幅布蔽身,日数盥浴。重博

戏，通推步历术。祀天神，镌石为象，日浴之，烹羊以祭。铸铜为钱，面文人形，背牛马形。其君服珠、颇黎、车渠、珊瑚、虎魄垂纓，耳金钩玉璫，佩宝伏突，御师子大床，燎香布花于堂，而大臣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数百列侍。宫中有七重楼，覆铜瓦。楹极皆大珮杂宝，四隅置铜槽，下有金龙，口激水仰注槽中，初，王那陵提婆之父为其叔所杀，提婆出奔，吐蕃纳之，遂臣吐蕃。贞观中，遣使者李义表到天竺，道其国。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观阿耨婆弥池。池广数十丈，水常溢沸，共传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则生烟，釜其上，少选可熟。二十一年，遣使入献波梭、酢菜、浑提葱。永徽时，其王尸利那连陀罗又遣使入贡。（《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一）泥婆罗《大唐西域记》卷七作尼波罗，《明史》卷三百三十一作尼八刺，今代地图皆作尼泊尔(Nepal)。清代官书又作廓尔喀，乃其国王族之名也。泥婆罗在吐蕃西，希玛拉耶山(Himalaya)之南。乐陵川，丁谦谓即阿尔伦河，其言似确也。

六 两《唐书》记罽宾国

罽宾国(一)在葱岭南，去京师万二千二百里。常役属于大月氏。其地暑湿，人皆乘象。土宜秔稻，草木凌

寒不死。其俗尤信佛法。隋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三十余国。唯罽宾不至。贞观十一年，遣使献名马。太宗嘉其诚款，赐以繒彩。十六年，又遣使献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显庆三年，访其国俗，云王始祖馨孽，至今曷撻支，父子传位已十二代。其年改其城为修鲜都督府。龙朔初，授其王修鲜等十一州诸军事兼修鲜都督。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诏遣册其王为葛罗达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乌散特勒洒以年老，上表请以子拂菻罽婆嗣位，许之，仍降使册命。天宝四年，又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苾国王，仍授左骁卫将军。乾元元年，又遣使朝贡。又有勃律国^(二)在罽宾、吐蕃之间。开元中，频遣使朝献。八年，册立其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朝贡不绝。二十二年，为吐蕃所破。（《旧唐书》卷一九八）

（一）罽宾国即今之克什弥尔(Kashmere)。

（二）勃律国即今之博罗尔(Bolor)，勃律喇(Bolora)亦博罗尔转音。

罽宾，隋漕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羸，南距舍卫三千里。王居修鲜城，常役属大月氏。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醃、颇黎状若酸枣。贞观中献名马。太宗语大

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长皆来献。此征力也。”遣果毅何处罗拔等厚赉赐其国。并抚尉天竺。处罗拔至罽宾，王东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导护使者至天竺。十六年，献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疮即愈。国人共传王始祖曰馨孽，至曷擷支传十二世。显庆三年，以其地为修鲜都督府。神龙初，拜其王修鲜等十一州诸军事、修鲜都督。开元七年，遣使献天文及秘方奇药。天子册其王为葛逻达支特勒。后乌散特勒洒年老，请以子拂菻罽婆嗣。听之。天宝四年，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苾国王。乾元初，使者朝贡。（《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七 《册府元龟》记罽宾国

长寿元年（六九三）九月，罽宾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八年（六二〇）二月，罽宾国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九月，罽宾国献善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九月，遣使册葛达罗支特勒为罽宾国王。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十月，罽宾国王乌散特勒酒以年老上来，请立其嫡子拂林罽婆嗣位。从之，乃封拂林罽婆为罽宾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天宝四载(七四五)三月，罽宾国遣使献波斯锦舞筵。(《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四载九月，命罽宾国王男勃准袭父位。册曰：“维天宝四年，岁次乙酉，九月乙卯朔二十二日丙子，皇帝诏曰：于戏！远方恭顺，褒锡宜优。累代忠勤，宠章斯及。咨尔罽宾国王男勃准，宿承信义，早竭欵诚，宁彼下人，二蕃安静。继其旧业，万里来朝，秉节不渝，恳怀弥著，愿情之至，深可嘉焉。是用册命袭罽宾国王及乌长国王，仍授右骁卫将军。往钦哉，尔其肃恭典册，保尚忠义，承膺于宠命，以率于遐蕃，可不慎欵！”(《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五载(七四六)罽宾国遣使来朝，献绣舞筵、毼毼、红盐、黑盐、白戎盐、余甘子质汗、千金藤、瑠璃、金银等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七载(七四八)六月，罽宾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三月，罽宾国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五八)六月,罽宾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八 《新唐书》、《册府元龟》记箇失蜜

箇失蜜或曰迦湿弥逻^(一),北距勃律五百里,环地四千里,山回縈之,他国无能攻伐。王治拔逻勿逻布逻城^(二)。西濒弥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风。出火珠、郁金、龙种马。俗毛褐。世传地本龙池,龙徙水竭,故往居之。开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诏册其王真陀罗秘利^(三)为王。间献胡药。天木死,弟木多笔立。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臣身与中天竺王阇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战辄胜。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四),愿为天可汗营祠。”因丐王册。鸿胪译以闻。诏内物理多宴中殿,赐赍优备,册木多笔为王。自是职责有常。其役属五种,亦名国。所谓坦叉始罗^(五)者,地二千里,有都城。东南余七百里,得僧诃补罗^(六),地三千余里,亦治都城。东南山行五百里,得乌刺尸^(七),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东南限山千里即箇失蜜。西南行险七百

里得半笈蹉^(八)，地二千里。又得曷逻阁补罗^(九)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骁勇，五种皆无君长云。（《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一）《新唐书》既有《罽宾传》，复有《箇失蜜传》。初视之，似若画蛇添足，而细察之，两国地域，实为不同。“罽宾，隋漕国也。”漕国即《西域记》之漕矩吒国。漕矩吒国之都城号鹤悉那（Ghazna），元时曰哥疾宁城。隋唐时之罽宾，与汉时之罽宾不同矣。箇失蜜即迦湿弥罗之别译。勃律今之博罗尔（Bolor）。

（二）王都拔逻勿逻布逻（Pravara-pura），拔逻勿逻犀那二世王（Pravarasena II）所建筑，为今斯利那格尔城（Srinagar）。城西濒弥那悉多河（Menasita），即今之维塔斯塔河（Vitasta）也。

（三）查迦湿弥罗国史（Kashmir Annals）有王曰真陀罗秘多（Chandrapida），似即开元八年受中国册封之真陀罗秘利也。唯此人已于公元六九一年（武后天授二年）被杀矣。六九五年（武后证圣元年）至七三二年（玄宗开元二十年）间，君临迦湿弥罗国者，为拉拉的梯亚（Laladitya），其人英武，战胜邻境诸国。王有弟曰木多笔塔（Muktopida），《唐书》略去其尾音塔字也。开元时，迦湿弥罗见侮吐蕃，故乞援于唐也。

（四）摩河波多磨龙池（Mahapadma）即今佛楼尔湖（Volur）。

(五) 咀叉始罗(Takshasila)国名见《西域记》卷三。古代希腊地理家作塔格西拉(Taxila)。法显《佛国记》谓自犍陁卫国“东行七日，有国名竺刹尸罗。竺刹尸罗，汉言截头也。佛为菩萨时，于此处以头施人，故因以为名。”既为截头之义，梵语原名当为 Taksasira 也。《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八作特叉尸罗，注云削石也。《阿育王经》卷十注云凿石也，其义无一定。恭尼翰谓即今之歇代里(Shah-dheri)，胡格尔男爵(Baron Hügel)谓即今之拉瓦尔平底(Rawalpindi)，斯密司(Vincent Smith)谓即今代拉瓦尔平底附近之哈散阿伯达尔(Hasan Abdal)也。异说纷纷，莫衷一是。斯密司之语，似较可信。咀叉始罗乃北天竺之都会，印度古代学术之中心，尤以医学见长。昔耆婆远自摩揭陀国来此修医学，遂成大家。阿输迦王时代，此地属孔雀王朝。阿输迦为王子时，尝充北天竺之总督，驻于咀叉始罗。盖此地为由阿富汗入印度中心地之要道，政治上、军事上俱为重要之地也。至后代或属迦毕试，或隶迦湿弥罗国，随东西邻国之盛衰，而常蒙强邻之征服。国人奉佛教，据玄奘所记，唐初此国佛教已衰。伽蓝虽多，而荒芜已甚，僧徒寡少。

(六) 僧诃补罗(Simhapura)亦见《西域记》卷三。西临信度河，役属迦湿弥罗国。恭尼翰谓即今之扫尔忒山脉(Salt Range)以北诸地。开塔斯(Ketas)为该地之首府。

(七) 乌刺尸国亦见《西域记》卷三，其梵语原音为

Ursi，《慈恩传》卷二作乌刺叉。恭尼翰谓即古代拖雷美《地理书》所载瓦尔撒境域(Varsa Regio)，其地约当今之拉胥(Rash)。斯维谋吞(C.Swymerton)谓乌刺尸即今之哈柴腊(Hazara)。其首府为哈利普儿(Haripur)。斯氏此说，最得学者信任。

(八) 半笈蹉亦见《西域记》卷三，梵语原音为 Parnotsa，今勃伦次(Prunts)地方是也。

(九) 曷逻阁补罗国亦见《西域记》卷三，梵语原音为 Raja-pura。恭尼翰谓即今拉教里(Rajaori)也。(参见颉谦德《解说西域记》)

开元八年(七二〇)八月，遣使册箇夫密国王真陀罗秘利为箇失密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闰三月辛卯，箇失密王木多笔遣大德僧物理多年来献表诏。引物理多年宴于内殿，赐绢五百匹。数日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一年四月，册箇失密国王木多笔为本国王。册曰：“维开元二十一年，岁次癸酉，四月丁酉朔，五日辛丑，皇帝若曰：咨尔箇失密国王木多笔，呜呼！奕叶归顺，远输诚节，修职贡之礼，受蕃落之寄。时有代谢，兄亡弟袭，保界山川，辑率黎庶，国有制度，俗尚清静，可不勉欤！今命尔为箇失密国王，恭膺册命，往钦哉！”(《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九 《册府元龟》记诃毗施国

开元七年(七一九)四月己卯,诃毗施国(一)捺塞使吐火罗大首领罗摩娑罗献狮子及五色鹦鹉。帝以其远蕃修贡,加宴劳,赐锦彩五百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诃毗施即玄奘《西域记》卷一之迦毕试国,今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也。

一〇 《新唐书》、《册府元龟》、 《通典》记师子国

师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余里。有稜伽山(一),多奇宝,以宝置洲上,商舶偿直辄取去。后邻国人,稍往居之。能驯养师子,因以名国。总章(二)三年,遣使者来朝。天宝初(三),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瓔、象齿、白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一)稜伽山(Lanka),《大唐西域记》作跋迦山。锡兰土人自称其国曰稜伽,犹云光华也。

(二)总章三年,即公元六七〇年。斯时锡兰岛王名达陀皮提沙二世(Datopiatissa II),又名哈他达他(Hatthadata),即位于公元六六四年(唐高宗麟德元年),卒于六七三年(咸亨四年)。

(三)天宝元年,即公元七四二年。考此时锡兰岛王

为阿迦菩提六世，又名锡拉梅迦（Aggabodhi VI Silamegha），尸罗迷迦即锡拉梅迦之异译也。《宋高僧传》卷一《释不空传》亦作尸罗迷伽，即位于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卒于七八一年（唐德宗建中二年）。《文献通考》作尸罗述伽，述字误刊。天宝初，献方物之使者，即不空也。据《宋高僧传·不空传》及《佛祖统纪》卷四〇，确实年代，为天宝五载也。

天宝五载（七四六）正月，师子国王尸罗迷伽遣婆罗门僧灌顶三藏，阿日伽跋折罗来朝，献钿金、宝瓔珞及贝叶梵写《大般若经》一部，细白氎四十张。（《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九载（七五〇）三月，狮子国献象牙真珠。（《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师子国，东晋时通焉，天竺旁国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余里，多出奇宝。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所种，不须时节。其国旧无人，止有鬼神，有龙居之。诸国商贾来共市易，鬼不见其形，但珍宝明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能驯养神师子，遂以为名。风俗与婆罗门同，而尤敬佛法。安帝义熙初，遣使献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历晋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有征士载安道手制佛像五

躯，及顾长康画维摩诘并玉像，时人谓为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时咸叹惜之。建康即今丹阳郡江宁县。）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诃南遣使贡献。梁武帝大通元年，后王伽叶伽罗珂黎耶亦使使贡献。（杜环记师子国亦曰新檀，又曰婆罗门，即南天竺也。国之北人，尽胡貌，秋夏炎旱。国之南人，尽獠面，四时霖雨。从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僂耳，布裹腰。）（《通典》卷一九三）

一一 贾耽记通天竺道

安南经交趾太平^(一)，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十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贵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湧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经浮动山、天井山。山上夹道皆天井，间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汤泉州。又五十里至禄索州。又十五里至龙武州，皆獠蛮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傜迟顿，又经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经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二)，剑南地也。又经通海镇^(三)，百六十里渡海河^(四)、利水，至絳县。又八十里至晋宁驿^(五)，戎州地也^(六)。又八十里至柘

东城(七)。又八十里至安宁故城(八)。又四百八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七十里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九)。又十里至太和城(一〇)。又二十五里至羊苴咩城。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一一)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一二)，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一三)境，经万公(一四)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一五)，至东天竺迦摩波国(一六)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一七)至奔那伐檀那国(一八)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一九)南岸羯朱唵罗国(二〇)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二一)六百里。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城(二二)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箇没卢国(二三)。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国东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国，与骠国往婆罗门路合。(《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一) 贾耽此记安南古地名。在今代地图上，已多不可见，实难于考证究为今代何地也。吾今据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所能查出者，注之如下。太平城在今海防之南，海滨一小市也。

(二) 沿富良江而行，过安南后，入云南境。曲江仍

可见于今图，在通海县南。

(三) 通海镇即今之通海县也。

(四) 海河利水，当为今杞麓湖与星云湖，或此二湖间之小川，而不见于今图也。

(五) 晋宁驿即今晋宁县，在滇池之南。

(六) 戎州见《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治南溪。其地在今四川省叙州与泸州之间，尚为一县。

(七) 柘东城即今昆明。

(八) 安宁城即今安宁县，在滇池之西。由是而沿今之驿道，经楚雄、镇南而至紫海西面之云南县。

(九) 白崖城今之白崖驿也。龙尾城今下关。

(一〇) 太和城属今之大理府，在洱海之西。羊苴咩城即今大理县治。《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戎州下注云：“由柘东城经安宁并三百九十里至曲水，又经石鼓二百二十里渡石门，至佉龙驿，又六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贞元十年，诏祠部郎中袁滋与内给事刘贞谅使南诏，由此。”

(一一) 永昌郡始建于东汉，清时为永昌府，今之保山县也。

(一二) 怒江在永昌府城西。诸葛亮城不可考，当在怒江之西，今腾越附近也。考今代地图，由滇池西之安宁县向西至大理，更由大理至永昌、腾越、干崖而入缅甸之八莫（又作拔摩）有驿道。贾耽所记者，必即此也。此道

在甚早时期，必有商人利用以往来于滇、蜀、印度之间也。张骞在大夏时所见之邛竹杖、蜀布，必皆由此商道西行者也。汉武帝遣张骞、柏始昌、吕越人探觅此道，皆闭昆明而止，未能再西，是以其探险无成功也。《魏书·西域传》记大秦“水道通益州永昌郡”，盖大秦贾人必由伊洛瓦第江(Irawadi)口逆流上航，至八莫而更至永昌也。汉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所献之大秦幻人，亦必由此道至昆明，更由昆明，经巴蜀而至洛阳京都也。

(一三) 骠国即今之缅甸。

(一四) 万公即孟拱之转音，在迈立开江之西岸，又有孟拱江为迈立开江之支流。悉利城及突曼城不可考。

(一五) 查地图，迈立开江及伊洛瓦第江以西，须越山数次，始得至孟加拉。唯不知孰为黑山耳。

(一六) 迦摩波国即玄奘《西域记》之迦摩缕波国，梵语 Kamarupa，贾耽遗脱一缕字，今亚萨姆西部是也。

(一七) 迦罗都河即雅鲁藏布江(Brahmaputra)，又名布拉马普得拉江。

(一八) 奔那伐檀那见《西域记》卷十，作奔那伐弹那国，梵语原音为 Punyavardhana，恭尼翰谓即今之佩尼亚(Pabna)。福格森(Ferguson)谓即今隆普尔(Rangpur)。佩尼亚音相近，唯距旃伽河不远，与玄奘之说不大合。隆普尔太偏于北。

(一九) 恒河即旃伽河(Ganges)。

(二〇) 羯朱唵罗国《西域记》作羯朱唵祇罗国，巴利

语原音为 Kajangala。恭尼翰谓今之拉日马哈 (Rajmahal), 即古之羯朱唵祇罗也。福格森亦同其说。

(二一) 摩羯陀国《西域记》作摩伽陀国, 考已详上文, 兹不赘述。

(二二) 腾充城似即今腾冲城, 清时作腾越。弥诺江似即迈立开江也。

(二三) 箇没卢国即上方之迦摩缕波国别译。此第二路线, 似在前第一路线之南。

贾耽尚有《广州通海夷道》, 关于印度沿海各港, 颇有所记, 已详《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编中, 兹不重录。

第四章 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

一 佛教之传入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讨匈奴，过焉耆山（在今肃州及甘州）千余里。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得休屠祭天金人，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所谓金人，必佛像。印度佛像皆以金涂之。古代匈奴人，无所谓金像也。陈寿《三国志》卷三〇引鱼豢《魏略》曰：“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豆者其人也。”浮屠、复豆皆佛陀（Budha）之别译也。西汉时，佛法已入中国，此皆其确凿证据也。大月氏为葱岭西大国，南与印度接壤，首受佛教熏染。中央亚细亚及东方中国之佛教，初皆自月氏人得之也。吾人读《梁高僧传》，初期译经诸外国硕德，大抵皆月氏人或康国人，即可了然于其中历史事迹矣。世传谓汉明帝时始迎佛入中国者，皆未加详审也。宋时，长洲王楙之《野客丛谈》卷四《佛入中国》一条，即已明白言之矣。晚近法国人马斯排罗（H. Maspero, *Le songe et l'ambassade de l'empereur Ming*, Bull. Ecole Ext-Orient, Jan-March, 1910, pp. 95-136.）详考汉明帝迎佛入中国一节寓言，乃完全为第二世纪时所造成者也。梁启超近亦有《佛教之初

入中国》一篇，辩论颇为详悉。东汉时，中国与西域交通更繁，海陆皆至便利。佛徒之来中国，必较前汉时更众。虽贵族中，亦多有信之者矣。《后汉书》卷七二《楚王英传》云：“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饷。”（梵语伊蒲塞即优婆塞，此云清信男，今受五戒称僧童者。桑门即沙门，此云息心，今受具足戒称僧者。）楚王英为光武之子，明帝之弟，崇尚浮屠，是浮屠在明帝时，民间必已通行，后始及于贵胄也。《佛祖统纪》卷三五《法运通塞志》，汉桓帝九年：“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图者，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于禁中铸黄金浮图、老子像，亲于濯龙宫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之乐。”《后汉书》卷六〇下《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七年，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汉桓帝为中国第一帝王信奉佛教者。以后则孙权亦信之。至东晋以后，则南北帝王，皆无不酷好。凶悍如石勒，而事佛图澄独谨。悖戾如姚兴，亦大兴佛法，远迎罗什入关，讎校前译。什持梵本，兴执旧经，礼遇之隆，逾于帝师。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降及隋唐，帝王以译经为装饰太平之具，有译经院之设，宰辅为之润文。佛教根基，至是已固。虽时遇厄运，如唐武宗，周世宗之毁佛寺，然终无损于佛教。不出数年，皇帝死而佛教复兴，较之以前，或且更盛。盖唐以后，中国之佛教，经中国人之改革，已与印度原有者，多不同矣。

余今将四朝《高僧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中，印度僧人来华及中国僧人往印度者，摘录于下。

二 印度来中国之僧人

1. 摄摩腾

摄摩腾，本中天竺人，善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任。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锋镝方始，曾是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劝，遂二国交欢。由是显誉。逮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但大法初传，未有归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后少时，卒于雒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

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一)。

(《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 据《佛祖统纪》卷三五，汉明皇帝梦金人，因遣使西域求佛，为永平七年(公元六四)事。摩腾、法兰等以永平十年(公元六七)入雒。此事自昔士人皆信之不疑。韩文公《谏迎佛骨表》有“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此二语，则尤家喻户晓也。佛法之入中国，不始汉明帝，前一节吾已言之矣。若云明帝以前，中国全无佛法，则傅毅又何从而知有佛？故《高僧传》此节记事，实使人可疑也。或以前仅民间私习之，非由政府特迎而来者。摩腾、法兰乃皇帝专使所迎，故全国注意也。摩腾、法兰既入中国，受政府之供养，保持其沙门生活，一心一意，以传教为职志，不因迁地而变服式，故《高僧传》谓为“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不谓为有佛法之始也。下文“大法初传”，谓以政府之力传之也。以后借政府之力，而佛法始盛。援摩腾《佛祖统纪》作迦叶摩腾。迦叶二字速读之即成掇也。梵语原音为 Kasiapa Matanga。《佛祖统纪》谓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遇摩腾、法兰也。白马寺今仍存在，惟因洛阳城基之迁徙，白马寺今在城东面矣。

2. 竺法兰

竺法兰^(一)亦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

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悟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亦作填）王旃檀像师第四作。既至雒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旧像今不复存焉。又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迫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兰后卒于雒阳，春秋六十余矣。（《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竺法兰，梵语原音作 Dharmaraksha。

3. 维祇难

维祇难，本天竺人也。世奉异道，以火祀为上。时有天竺沙门，习学小乘，多行道术，经远行逼暮，欲寄难家宿。难家既事异道，猜忌释子，乃处之门外，露地而宿。沙门夜密加咒术，令难家所事之火，欻然变灭。于是举家共出，稽请沙门入室供养。沙门还以咒术变火令生。难既睹沙门神力胜己，即于佛法大生信乐，乃舍本所事，出家为道。依此沙门，以为和尚。受学三藏，

妙善四含，游化诸国，莫不皆奉。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昙钵》者，即《法句经》也。时吴士共请出经，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在义本，辞近朴质。至晋惠之末，有沙门法立，更译为五卷。沙门法巨著笔，其辞味小华也。立又别出小经近百许首。值永嘉末乱，多不复存。（《高僧传》初集卷一）

4. 昙柯迦罗

昙柯（《佛祖统纪》卷三十五作摩）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罗幼而才悟，质像过人，诗书一览，皆文义通畅。善学《四韦陀论》。风云、星宿、图讖、运变，莫不该综。自言天下文理，毕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见《法胜毗昙》，聊取览之，茫然不解。殷勤重省，更增悒漠，乃叹曰：“吾积学多年，浪志坟典，游刃经籍，义不再思，文无重览。今观佛书，顿出情外。必当理致钩深，别有精要。”于是赍卷入房，请一比丘，略为解释。遂深悟因果，妙达三世。始知佛教宏旷，俗书所不能及。乃弃舍世荣，出家精苦。诵大小乘经及诸部毗尼。常贵游化，不乐专守。以魏嘉平中（《佛祖统纪》作嘉平二年，即公元二五〇）来至雒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

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祇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罗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一）

5. 耆域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而倜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恒，时人莫之能测。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涉交广，并有灵异。既达襄阳，欲寄载过江。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船达北岸，域亦已渡。前行见两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头，虎下道而去。两岸见者，随从成群。晋惠之末（公元三〇六），至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域胡踞晏然，不动容色。时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谓支法渊从牛中来，竺法兴从人中来。又讥诸众僧，谓衣服华丽，不应素法。见洛阳宫城，云仿佛似忉利天宫，但自然之与人事不同耳。域谓沙门耆闍蜜曰：“匠此宫者，从忉利天来，成便还天上矣。屋脊瓦下，应有千五百作器。”时咸云：“昔闻此匠，实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宫成之后。寻被害焉。”时衡阳太守南阳滕永文在洛，寄住满水寺，得病经年不瘥，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

欲得病瘥不？”因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枝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两膝令起，即时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树数十株枯死。域问永文：“树死来几时？”永文曰：“积年矣。”域即向树咒，如咒永文法。树寻萋发，扶疏荣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症将死。域以应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咒愿数千言，即有臭气熏彻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举布，应器中有若坭淤泥者数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阳兵乱，辞还天竺。洛中有沙门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时人方之乐令，因请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愿留一言以为永诫。”域曰：“可普会众人也。”众既集，域升高座曰：“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讫，便禅默。行重请曰：“愿上人当授所未闻。如斯偈义，八岁童子亦已谙诵，非所望于得道人也。”域笑曰：“八岁虽诵，百岁不行，诵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虽少，行者益多也。”于是辞去。数百人各请域中食。域皆许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谓独过，及相仇问，方知分身降焉。既发，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画地曰：“于斯别矣。”其日有从长安来者，见域在彼寺中。又贾客胡湿登者，即于是日将暮，逢域于流沙，计已九千余里。既还西域，不知所终^(一)。（《高

僧传》初集卷九)

(一) 耆域为第一梵僧由海道来中国,以后更由陆道去者。

6. 竺佛调

竺佛调者,未详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图澄为师。住常山寺积年,业尚纯朴,不表饰言,时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妇疾笃,载出寺侧,以近医药。兄既奉调为师,朝昼常在寺中,谘询行道。异日调忽往其家,弟具问嫂所苦,并审兄安否。调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调去后,弟亦策马继往,言及调旦来。兄惊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见?”兄弟争以问调,调笑而不答。咸共异焉。调或独入深山,一年半岁,赍乾饭数斗,还恒有余。有人尝随调山行数十里,天暮大雪,调入石穴虎窟中宿。虎还,共卧窟前。调谓虎曰:“我夺汝处,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从者骇惧。调后自克亡日,远近皆至,悉与语曰:“天地长久,尚有崩坏,岂况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荡除三垢,专心真净,形数虽乖,而神会必同契。”众咸流涕固请。调曰:“死生命也。其可请乎!”调乃还房端坐。以衣蒙头,奄然而卒。后数年,调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见调在高岩上,衣服鲜明,姿仪畅悦,

皆惊喜作礼：“和尚尚在耶？”调曰：“吾常在耳。”具问知旧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舍事还家，向诸同法者说。众无以验之。共发塚开棺，不复见尸，唯衣履在焉。有记云，此竺佛调。译出《法镜经》及《十慧》等。按：释道安《经录》云，汉灵帝光和中，有沙门严佛调共安玄都尉，译出《法镜经》及《十慧》等，语在译经传。而此中佛调，乃东晋中代。时人见名字是同，便谓为一，谬矣。（《高僧传》初集卷九）

7. 僧伽跋澄

僧伽跋澄，此云众现，罽宾人，毅然有渊懿之量。历寻名师，备习三藏。博览众典，特善数经。暗诵《阿毗昙毗婆沙》，贯其妙旨。常浪志游方，观风弘化。苻坚建元十七年，来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既至长安，咸称法匠焉。苻坚秘书郎赵正，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毗昙毗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释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等，集僧宣译。跋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以伪秦建元十九年译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讫。初跋澄又赍《婆须蜜》梵本自随。明年，赵正复请出之。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惠嵩笔

受，安公法和对其校定。故二经流布，传学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虚静离俗，关中僧众则而象之。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一）

8. 僧伽提婆

僧伽提婆，此言众天，或云提和，音讹故也。本姓瞿昙氏，罽宾人。入道修学，远求明师，学道三藏。尤善《阿毗昙心》，洞其纤旨。常诵三法度论，昼夜嗟味，以为人道之府也。为人儒朗有深鉴，而仪止温恭，务在诲人，恂恂不怠。苻氏建元中来入长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须蜜》及昙摩难提所出二《阿含毗昙》、《广说》、《三法度》等，凡百余万言。属慕容之难，戎敌纷扰，兼译人造次，未善详悉，义旨句味，往往不尽。俄而安公弃世，未及改正。后东山清平，提婆乃与冀州沙门法和，俱适雒阳。四五年间，研讲前经。居华稍积，博明汉语，方知先所出经，多有乖失。法和慨叹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昙》，及《广说》众经。顷之，姚兴王秦，法事甚盛。于是法和入关，而提婆渡江。先是庐山慧远法师翹勤妙典，广集经藏，虚心侧席，延望远宾，闻其至止，即请入庐岳。以晋太元中，请出《阿毗昙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于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去华存实，务尽义蕴。今之所传，盖其文也。至隆安元

年，来游京师。晋朝王公及风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时卫军东亭侯琅琊王珣，渊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提婆既至，珣即延请，仍于其舍讲《阿毗昙》，名僧毕集。提婆宗致既精，辞旨明析，振发义理，众咸悦悟。时王僧珍亦在座听，后于别屋自讲。珣问法纲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启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义学沙门释慧持等四十余人，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至来夏方讫。其在河洛左右，所出众经百余万言。历游华梵，备悉风俗，从容机警，善于谈笑，其道化声誉，莫不闻焉。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一）

9. 昙摩耶舍

昙摩耶舍，此云法明，罽宾人。少而好学，年十四，为弗若多罗所知。长而气干高爽，雅有神慧，该览经律，明悟出群，陶思入禅，游心七觉，时人方之浮头婆馱。孤行山泽，不避虎兕，独处思念，动移宵日，常于树下，每自克责。年将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于是累日不寝不食，专精苦到，以悔先罪。乃梦见博叉天王语之曰：“沙门当观方弘化，旷济为怀，何守小节，独善而已。道假众缘，复须时熟，非分强求，死而无证。”觉

自思惟，欲游方授道。既而逾历名邦，履践郡国，以晋隆安中，初达广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普明谿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来入长安。时姚兴僭号，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礼异。会有天竺沙门昙摩掘多来入关中，同气相求，宛然若旧。因共耶舍译《舍利弗阿毗昙》，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文，至十六年翻译方竟，凡二十二卷，伪太子姚泓亲管理味，沙门道标为之作序。耶舍后南游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禅法，其有味静之宾，披榛而至者三百余人。凡士庶造者，虽先无信心，见皆敬悦。自说有一师一弟子，修业并得罗汉，传者失其名。又尝于外门闭户坐禅，忽有五六沙门来入其室。又时见沙门飞来树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蒙俗，虽道迹未彰，时人咸谓已阶圣果。至宋元嘉中辞还西域，不知所终。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中途于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长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为耶舍弟子，承受经法。耶舍既还外国^(一)，度便独执矫异，规以摄物。乃言专学小乘，禁读方等，唯礼释迦，无十方佛。食用铜钵，无别应器。又令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阳尹颜瑗

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业、弘光等诸尼，习其遗风。东土尼众，亦时传其法。

（《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昙摩耶舍亦由海道而来中国者也。

10.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家世国相，什祖父达多，倜傥不群，名重于国。父鸠摩炎，聪明有懿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弃荣，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请为国师。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过目必解，一闻则诵，且体有赤胤，法生智子，诸国娉之，并不肯行。及见摩炎，心欲当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怀什。什在胎时，其母慧解倍常。闻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语，难问之辞，必穷渊致，众咸叹异。有罗汉达摩瞿沙曰：“此必怀智子。”为说舍利弗在胎之证。及什生之后，还忘前言。久之，什母乐欲出家，夫未之许。遂更产一男，名弗沙提婆。后因出城游观，见冢间枯骨，异处纵横。于是深惟苦本，定求离俗，誓至落发，不咽饮食。至六日夜，气力绵乏，疑不达旦，夫乃惧而许焉。以未剃发故，犹不尝进，即敕人为除发，乃下饮食。次旦受戒，仍业

禅法，专精匪懈，学得初果。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诵《毗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时龟兹国人以其母王女，利养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岁，随母渡辛头河至罽宾。遇名德法师盘头达多，即罽宾王之从弟也。渊粹有大量，才明博识，独步当时，三藏九部，莫不该博。从旦至中，手写千偈，从中至暮，亦诵千偈，名播诸国，远近师之。什至，即崇以师礼。从受杂藏中长二舍，凡四百万言。达多每称什神俊，遂声彻于王。王即请入宫。集外道论师，共相攻难，言气始交。外道轻其年幼，言颇不逊。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无言。王益敬异，日给鹅腊一双、粳米面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国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营视扫洒，有若弟子，其见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诸国皆聘以重爵，什并不顾。时什母将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罗汉见而异之，谓其母曰：“常当守护此沙弥。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鞠多^(二)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止可才明僂艺，法师而已。”什进到沙勒国^(三)，顶戴佛钵，心自念言：“钵形甚大，何其轻耶？”即重不可胜，失声下之。母问其故。答云：“儿心有分别，故钵有轻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诵《阿毗昙》，于《十门》、

《修智》诸品，无所谘受，而备达其妙。又于六足诸问，无所滞碍。沙勒国有三藏沙门名喜见，谓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轻。王宜请令初开法门，凡有二益。一国内沙门，耻其不逮，必见勉强。二龟兹王必谓什出我国，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来交好。”王许焉，即设大会，请什升座，说《转法轮经》。龟兹王果遣重使，酬其亲好。什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善学《韦陀舍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又博览《四韦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毕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不厉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时有莎车王子、参军王子兄弟二人，委国请从而为沙门。兄字须利耶跋陀，弟字须耶利苏摩。苏摩才技绝伦，专以大乘为化，其兄及诸学者，皆共师焉。什亦宗而奉之，亲好弥至。苏摩后为什说《阿耨达经》。什闻阴界诸入，皆空无相，怪而问曰：“此经更有何义，而皆破坏诸法？”答曰：“眼等诸法，非真实有。”什即执有眼根，彼据因成无实，于是研覈大小，往复移时，什方知理有所归，遂专务方等。乃叹曰：“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镡石为妙。”因广求义要，受诵中百二论及十二门等。顷之，随母进到温宿国^(四)，即龟兹之北界。时温宿有一道士，神辩英秀，振名诸国，手击王鼓而自誓言：“论胜我者，斩首谢之。”什既至，以二议相检，即迷

闷自失，稽首归依。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宗，莫之能抗。时王女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览群经，特深禅要，云已证二果、闻法喜踊，乃更设大集，请开方等经奥。什为推辩诸法，皆空无我分别阴界，假名非实。时会听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有顷，什母辞往天竺，谓龟兹王白纯曰：“汝国寻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进登三果。什母临去谓什曰：“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五)，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蒙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于是留住龟兹^(六)，止于新寺。后于寺侧故宫中，初得《放光经》。始就披读，魔来蔽文，唯见空牒。什知是魔所为，誓心逾固。魔去字显，仍习诵之。复闻空中声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读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时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转也。”停住二年，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什曰：“家师犹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师盘头达多不远而至。王曰：“大师何能远顾？”达多曰：“一闻弟子所悟非常，二闻大王弘赞佛道，故冒涉艰危，远奔神国。”什得师至，欣遂本怀。即为师说《德女问经》。多明因缘

空假，昔与师俱所不信，故先说也。师谓什曰：“汝于大乘见何异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滞名相。”师曰：“汝说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舍有法而爱空乎？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绵，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绩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连类而陈之，往复苦至，经一月余日，方乃信服。师叹曰：“师不能达，反启其志，验于今矣。”于是礼什为师，言：“和尚是我大乘师，我是和尚小乘师矣。”西域诸国，咸伏什神僂，每至讲说，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东国。时苻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坚于正殿引见。二王因说坚云：“西域多产珍奇，乃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苻坚建元十三年岁次乙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坚遣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等，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及乌耆(七)诸国。临发，坚

钱光于建章宫，谓光曰：“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娴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到，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勍敌。日下人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乃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墮落。什常怀忍辱，曾无异色，光惭愧而止。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运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苻坚为姚萇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称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八)大风。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好叛。”然不劳自定也。俄而梁谦、彭晃相继而反，寻皆殄灭。光至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男成及从弟蒙逊反，推建康太守段业为王。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众五万讨之。时论谓业

等乌合，篡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问什。什曰：“观察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篡败绩于合梁。俄又郭馨作乱，篡大军轻还，复为馨所败，仅以身免。光中书监张资，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疾。光喜，给赐甚重。什知又诳诈，告资曰：“又不能为，盖烦徒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既而又治无效。少日，资亡。顷之，光又卒。子绍袭位。数日，光庶子篡杀绍自立，称元咸宁。咸宁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厢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篡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篡改九宫门为龙兴门。什奏曰：“比日潜龙出游，豕妖表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威。”篡不纳。与什博，戏杀棋曰：“砍胡奴头。”什曰：“不能砍胡奴头，胡奴将砍人头。”此言有旨，而篡终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后果杀篡斩首，立其兄隆为主，时人方验什之言也。什停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苻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萇僭有关中，闻其高名，虚心要请。诸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人。及萇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

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庙庭，逍遥园葱变为茝，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晤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尽，则穷年忘倦。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谳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僧晷、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讎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慙伏，莫不欣赞。兴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则，故托意九经，游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论》，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并钦赞厥风。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将军安城侯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续出《小品金刚盘若》、《十住》、《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菩萨藏》、《遗教》、《菩提无行》、《呵欲自在王》、《因缘观》、《小无量寿》、《新贤劫》、《禅经》、《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弥勒下生》、《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释成实》、

《十住》、《中》、《百》、《十二门》诸论，凡三百余卷，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于时四方义士，万里必集，盛业久大，于今式仰。龙光释道生，慧解入微，玄构文外，每恐言舛，入关请决。庐山释慧远学贯群经，栋梁遗化，而时去圣久，疑义多端，乃封以谿什。语见远传。初沙门慧睿，才识高明，常随什传写。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噦也。什常作颂，赠沙门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凡为十偈，辞喻皆尔。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广，常叹曰：“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翻于此，将何所论。”乃凄然而止。唯为姚兴著《实相论》二卷，并注《维摩》。出言成章，无所删改，辞喻婉约，莫非玄奥。什为人神情鉴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其匹。且笃性仁厚，汎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姚主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使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已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龟

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问什曰：“汝在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什答云：“汉境经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什未终日，少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后世，惻怆可言。自以暗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熏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后外国沙门来云：“罗什所译，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鸠摩罗耆婆，外国制名，多以父母为本。什父鸠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为名焉。然什死年月，诸记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寻七与十一，字或讹误。而译经录中，犹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无以正焉。（《高僧传》初集卷二）

（一）鸠摩罗什，梵语原名为 Kumarajiva，鸠摩罗耆

婆即其真译音也。

(二) 优波鞠多 (Upagupta)《西域记》卷四及卷十一作乌波鞠多。此人为佛教第四代祖师,事迹详《释氏稽古略》卷一。中国书谓为周平王时人。然近西人考证,则谓与阿输迦王同时,生于乔达摩入涅槃后一百年左右。南派佛教中,不知有此人也。(参见 Beal's Buddhist Records, I. p. 182)

(三) 沙勒国即疏勒国,今喀什噶尔也。

(四) 温宿在今新疆阿克苏城北,惟恐非即古代温宿国旧址也。

(五) 真丹即震旦之别译。

(六) 龟兹为今之库车,在温宿之东。

(七) 乌耆为今之喀喇沙尔(Karashar)。

(八) 姑臧属凉州,今已废。

11. 释道融

释道融,汲郡林虑人。十二出家,厥师爱其神彩,先令外学,往村借《论语》。竟不赍归,于彼已诵。师借本覆之,不遗一字,既嗟而异之,于是恣其游学。迄至立年,才解英绝,内外经书,暗游心府。闻罗什在关,故往谘禀。什见而奇之,谓姚兴曰:“昨见融公,复是大奇聪明释子。”兴引见叹重。敕入逍遥园,参正详译。因请什出《菩萨戒本》,今行于世。后译《中论》,始得两

卷，融便就讲，剖析文言，预贯终始。什又命融，令讲《新法华》。什自听之，乃叹曰：“佛法之兴，融其人也。”俄而师子国有一婆罗门，聪辨多学，西土俗书，罕不披诵，为彼国外道之宗，闻什在关，大行佛法。乃谓其徒曰：“宁可使释氏之风，独传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东国。”遂乘驼负书，来入长安。姚兴见其口眼便辟，颇亦惑之。婆罗门乃启兴曰：“至道无方，各遵其事。今请与秦僧拏其辨力。随有优者，即传其化。”兴即许焉。时关中僧众，相视缺然莫敢当者。什谓融曰：“此外道聪明殊人，拏言必胜。使无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则法轮摧轴，岂可然乎。如吾所睹，在君一人。”融自顾才力不减，而外道经书，未尽披读。乃密令人买婆罗门所读经目，一披即诵。后克日论义，姚兴自出。公卿皆会阙下，关中僧众，四远必集。融与婆罗门拟相酬抗，锋辩飞玄，彼所不及。婆罗门自知辞理已屈，犹以广读为夸。融乃列其所读书，并秦地经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闻大秦广学，那忽轻尔远来。”婆罗门心愧悔伏，顶礼融足。旬日之中，无何而去，像运再兴，融之力也。融后还彭城，常讲说相续，闻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性不狎喧，常登楼披玩，殷勤善诱。毕命弘法。后卒于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华》、《大品金光明》、

《十地》、《维摩》等义疏，并行于世矣（一）。（《高僧传》初集卷六）

（一）道融未至天竺，而叙师子国某婆罗门甚详，故采录，附于罗什传之后。

12. 弗若多罗

弗若多罗，此云功德华，罽宾人也。少出家，以戒节见称。备通三藏，而专精《十诵》律部，为外国师宗，时人咸谓已阶圣果。以伪秦弘始中振锡入关。秦主姚兴待以上宾之礼，罗什亦挹其戒范，厚相崇敬。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闻多罗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伪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义学僧数百余人于长安中寺，延请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遘疾，奄然弃世。众以大业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逾常痛。（《高僧传》初集卷二）

13. 卑摩罗叉

卑摩罗叉，此云无垢眼，罽宾人，沉静有志力，出家履道，苦节成务。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及龟兹陷没，乃避地乌缠。顷之，闻什在长安，大弘经藏，又欲使《毗尼胜品》复洽东国，于是杖锡流沙，冒险东渡。以伪秦弘始八年达自

关中。什以师礼敬待，又亦以远遇欣然。及罗什弃世，又乃出游关左，逗于寿春，止石涧寺。律徒云聚，盛阐《毗尼》。罗什所译《十诵》本五十八卷，最后一诵谓明受戒法，及诸成善法事，逐其义要，改名《善诵》。又后赍往石涧，开为六十一卷，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故犹二名存焉。顷之，南适江陵。于新寺夏坐，开讲《十诵》。既通汉言，善相领纳，无作妙本，大阐当时。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条知禁者，数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场慧观，深括宗旨，记其所制，内禁轻重，撰为二卷，送还京师。僧尼披习，竞相传写。时闻者谚曰：“卑罗鄙语，慧观才录。都人缮写，纸贵如玉。”今犹行于世，为后生法矣。又养德好闲，弃喧离俗。其年冬，复还寿春石涧，卒于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为人眼青，时人亦号为青眼律师。（《高僧传》初集卷二）

14.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觉名，罽宾人，婆罗门种，世事外道。有一沙门，从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挛蹇，不能行止。乃问于巫师，对曰：“坐犯贤人，鬼神使然也。”即请此沙门，竭诚忏悔，数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为其弟子，时年十三。常随师远行，于旷野逢虎，师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饱，必不侵人。”俄而

虎去，前行果见余磧，师密异之。至年十五，诵经日得二三万言。所住寺，常于外分卫，废于诵习。有一罗汉，重其聪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诵大小乘经数百万言。然性度简傲，颇以知见自处，谓少堪己师，故不为诸僧所重。但美仪止，善谈笑，见者忘其深恨。年及进戒，莫为临坛，所以向立之岁，犹为沙弥。乃从其舅学《五明》诸论。世间法术，多所练习。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读诵为务，手不释牒。每端坐思义，不觉虚中过时，其专精如此。后至沙勒国，国王不忿，请三千僧会，耶舍预其一焉。时太子达磨弗多，此言法子，见耶舍容服端雅，问所从来。耶舍酬对清辩，太子悦之，仍请留宫内供养，待遇隆厚。罗什后至，复从舍受学，甚相尊敬。什既随母还龟兹，耶舍留止。顷之，王薨。太子即位，时苻坚遣吕光等西伐龟兹，龟兹王急，求救于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辅太子，委以后事。救军未至，而龟兹已败。王归，具说罗什为光所执。舍乃叹曰：“我与罗什相遇虽久，未尽怀抱。其忽羈虏，相见何期。”停十余年，乃东适龟兹，法化甚盛。时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粮欲去，国人留之。复停岁许，后语弟子云：“吾欲寻罗什，可密装夜发，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复还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钵，以药投中。咒数十言，与弟子洗足，即便夜发。

比至旦，行数百里。问弟子曰：“何所觉耶？”答曰：“唯闻疾风之响，眼中泪出耳。”耶舍又与咒水洗足，住息。明旦，国人追之，已差数百里不及。行达姑臧，而什已入长安。闻姚兴逼以妾媵，劝为非法。乃叹曰：“罗什如好绵，何可使人棘林中。”什闻其至姑臧，劝姚兴迎之。兴未纳。顷之，兴命什译出经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义圆通。贫道虽诵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达幽致，今在姑臧，愿诏征之。一言三译，然后著笔，使微言不坠，取信千载也。”兴从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赠遗，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应载驰。檀越待士既厚，脱如罗什见处，则未敢闻命。”使还具说之。兴叹其几慎，重信敦喻，方至长安。兴自出候问。别立新省于逍遥园中，四事供养，并不受。时至分卫，一食而已。于是罗什出《十住经》。一月余日，疑难犹豫，尚未操笔。耶舍既至，共相征决，辞理方定。道俗三千余人，皆叹其赏要。舍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时人号曰赤髭毗婆沙。既为罗什之师，亦称大毗婆沙。四事供养，衣钵卧具，满三间屋，不以关心，姚兴为货之，于城南造寺。耶舍先诵《昙无德律》，伪司隶校尉姚爽请令出之。疑其遗谬，乃试耶舍。令诵羌籍药方，可五万言。经一日，乃执文覆之，不误一字，众服其强记。即以弘始十二年，译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长

阿含》等。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为秦言，道含笔受。至十五年解座，兴赀耶舍布绢万匹，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绢各千匹，名德沙门五百人，皆重赀施。耶舍后辞还外国，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二）

15. 佛驮跋陀罗

佛驮跋陀罗，此云觉贤，本姓释氏，迦维罗卫人，甘露饭王之苗裔也。祖父达摩提婆，此云法天，尝商旅于北天竺，因而居焉。父达摩修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贤三岁孤，与母居。五岁复丧母，为外氏所养。从祖鸠婆利，闻其聪敏，兼悼其孤露，乃迎还，度为沙弥。至年十七，与同学数人，俱以习诵为业。众皆一月，贤一日诵毕。其师叹曰：“贤一日，敌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业精勤，博学群经，多所通达。少以禅律驰名，常与同学僧伽达多共游罽宾，同处积载，达多虽服其才明，而未测其人也。后于密室闭户坐禅，忽见贤来，惊问何来。答云：“暂至兜率，致敬弥勒。”言讫便隐。达多知是圣人，未测深浅。后屡见贤神变，乃敬心祈问，方知得不还果。常欲游方弘化，备观风俗。会有秦沙门智严，西至罽宾，睹法众清净，乃慨然东顾曰：“我诸同辈，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发悟莫由。”即谘询国众，

孰能流化东土。金曰：“有佛驮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一)。族姓相承，世遵道学。其童龀出家，已通解经论，少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先时亦在罽宾。”乃谓严曰：“可以振维僧徒，宜授禅法者，佛驮跋陀其人也。”严既要请苦至，贤遂愍而许焉。于是舍众辞师，裹粮东逝。步骤三载，绵历寒暑。既度葱岭，路经六国。国主矜其远化，並倾怀资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经一岛下，贤以手指山曰：“可止于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调风难遇，不可停也。”行二百余里，忽风转，吹舶还向岛下，众人方悟其神，咸师事之，听其进止。后遇便风，同侣皆发。贤曰：“不可动。”舶主乃止。既而有先发者，一时覆败。后于暗夜之中，忽令众舶俱发，无肯从者。贤自起收缆，唯一舶独发。俄尔贼至，留者悉被抄害。顷之，至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即往从之。什大欣悦，共论法相，振发玄微，多所悟益。因谓什曰：“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什每有疑义，必共谘决。秦太子泓欲闻贤说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宫。罗什与贤数番往复。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唯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师或破析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

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问答之大意也。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並往来宫阙。盛修人事。唯贤守静，不与众同。后语弟子云：“我昨见本乡，有五舶俱发。”既而弟子传告外人，关中旧僧，咸以为显异惑众。又贤在长安，大弘禅业，四方乐静者，并闻风而至。但染学有浅深，所得有浓淡，浇伪之徒，因而诡滑。有一弟子，因少观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贤未即检问，遂致流言，大被谤黷，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逾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贤乃怡然，不以介意。时旧僧僧晷、道恒等谓贤曰：“佛尚不听说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将至，虚而无实。又门徒诳惑，互起同异。既于律有违，理不同止。宜可时去，勿得停留。”贤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怀抱未伸，以为慨然耳。”于是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俱发，神志从容，初无异色。识真之众，咸共叹惜，白黑送者千有余人。姚兴闻去怅恨，乃谓道恒曰：“佛贤沙门协道来游，欲宣遗教，缄言未吐，良用深慨。岂可以一言之咎，令万夫无导？”因敕令追之。贤谓使曰：“诚知恩旨，无预闻命。”于是率侣宵征，南指庐岳。沙门释

慧远久服风名，闻至欣喜，倾盖若旧。远以贤之被摈，过由门人。若悬记五舶，止说在同意，亦于律无犯。乃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解其摈事。远乃请出《禅数》诸经。贤志在游化，居无求安，停山岁许，复西适江陵。遇外国舶至，既而讯访，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见者也。倾境士庶，竞来礼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钵分卫，不问豪贱。时陈郡袁豹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宋武南讨刘毅，豹随府居于江陵。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饱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复少留。”贤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设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饭，饭果尽。豹大惭愧，既而问慧观曰：“此沙门何如人？”观曰：“德量高远，非凡所测。”豹深叹异，以启太尉。太尉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尉还都，请与俱归，安止道场寺。贤仪轨率素，不同华俗，而志韵清远，雅有渊致。京师法师僧弼与沙门宝林书曰：“道场禅师，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风流人也。”其见称如此。先是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译。到义熙十四年吴郡内史孟顛、右卫将军褚叔度即请贤为译匠。乃手执梵文，共沙门法业、慧义、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译出，诠定文旨，会通华梵，妙得经意，故道场寺犹有华严堂焉。又沙门法显，于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复请

贤译为晋文，语在显传。其先后所出《观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论》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有幽旨，妙尽文意。贤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高僧传》初集卷二）

（一）那呵梨城，《西域记》卷二作那揭罗曷国（Nagarahara），在北印度边境。佛驮跋陀罗，梵语原音为 Buddhādra。

16. 昙无讖

昙无讖，或云昙摩忏，或云昙无忏，盖取梵音不同也。其先中天竺人，六岁遭父忧，随母佣织毳毼为业。见沙门达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丰于利养，其母羨之，故以讖为其弟子。十岁，同学数人读咒，聪敏出群，诵经日得万余言。初学小乘，兼览《五明》诸论，讲说精辩，莫能酬抗。后遇白头禅师，共讖论议，习业既异，交诤十旬。讖虽攻难锋起，而禅师终不肯屈。讖服其精理。乃谓禅师曰：“颇有经典，可得见不？”禅师即授以树皮《涅槃经》本。讖寻读惊悟，方自惭恨，以为坎井之识，久迷大方。于是集众悔过，遂专业大乘。至年二十，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讖从兄善能调象骑，杀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诛之，令曰：“敢有视者夷三族。”亲属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诛讖。讖曰：

“王以法故杀之，我以亲而葬之，並不违大义，何为见怒？”傍人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气，遂留供养之。讖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后随王入山，王渴须水，不能得。讖乃密咒石出水，因赞曰：“大王惠泽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邻国闻者，皆叹王德，于是雨泽甚调，百姓称咏。王悦其道术，深加优宠。顷之，王意稍歇，待之渐薄。讖以久处致厌，乃辞往罽宾。赍《大涅槃》前分十卷，並《菩萨戒》经、《菩萨戒》本等。彼国多学小乘。不信《涅槃》，乃东适龟兹。顷之，复进到姑臧，止于传舍。虑失经本，枕之而寝。有人牵之在地。讖惊觉，谓是盗者。如此三夕，闻空中语曰：“此如来解脱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惭悟，别置高处。夜有盗之者，数过提举，竟不能动。明旦讖持经去，不以为重。盗者见之，谓是圣人，悉来拜谢。时河西王沮渠蒙逊僭据凉土，自称为王。闻讖名，呼与相见，接待甚厚。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请出经本。讖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方译写《初分》十卷。时沙门惠嵩、道朗独步河西，值其宣出经藏，深相推重，转易梵文，嵩公笔受。道俗数百人，疑难纵横。讖临机释滞，清辩若流，兼富于文藻，辞制华密。嵩朗等更请广出诸经，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优婆塞戒》、《金光明》、《海龙王》、《菩萨

戒》本等，六十余万言。讖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外国究寻。值其母亡，遂留岁余。后于于阗更得经本中分，复还姑臧译之。后又遣使于阗，寻得后分，于是续译为三十三卷。以伪玄始三年初就翻译，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裘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讖云：“此经梵本三万五千偈，于此方减百万言，今所出者，止一万余偈。”讖尝告蒙逊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逊不信，欲躬见为验。讖即以术加逊。逊见而骇怖。讖曰：“宜洁诚斋戒，神咒驱之。”乃读咒三日，谓逊曰：“鬼已去矣。”时境首有见鬼者，云见数百疫鬼，奔骤而逝。境内获安，讖之力也，逊益加敬事。至逊伪承玄二年，蒙逊济河伐乞伏暮末于抱罕，以世子兴国为前驱，为末军所败，兴国擒焉。后乞伏失守，暮末与兴国俱获于赫连勃勃，后为吐谷浑所破，兴国遂为乱兵所杀。逊大怒，谓事佛无应，即欲遣斥沙门。五十已下，皆令罢道。蒙逊先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讖又格言致谏，逊乃改心而悔焉。时魏虜拓跋焘闻讖有道术，遣使迎请。且告逊曰：“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逊既事讖日久，未忍听去。后又遣伪太常高平公李顺策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傅、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又命逊曰：“闻彼有昙摩讖法师，博通多识，罗什之流，秘咒神验，澄公

之匹。朕思欲讲道，可驰驿送之。”逊与李顺谯于新乐门上，逊谓顺曰：“西蕃老臣蒙逊，奉事朝廷，不敢违失，而天子信纳佞言，苟见蹙迫，前遣表求留县无讖，而今使来征索。此是门师，当与之俱死，实不惜残年。人生一死，讵觉几时。”顺曰：“王款诚，先著遣爱子入侍。朝廷钦王忠绩，故显嘉殊礼。而王以一胡道人，亏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损由来之美，岂朝廷相待之厚。窃为大王不取。主上虚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逊所遣聘魏之使也。逊曰：“太常口美如苏秦，恐情不副辞耳。”逊既吝讖不遣，又迫魏之强。至逊义和三年三月，讖因请西行，更寻《涅槃》后分。逊忿其欲去，乃密图害讖。伪以资粮发遣，厚赠宝货。临发之日，讖乃流涕告众曰，讖业对将至，众圣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义不容停。”比发，逊果遣刺客于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岁宋元嘉十年也，黑白远近，咸共嗟焉。既而逊左右常白日见鬼神，以剑击逊。至四月，逊寝疾而亡。初，讖在姑臧，有张掖沙门道进，欲从讖受《菩萨戒》。讖云：“且悔过。”乃竭诚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诣讖求受。讖忽大怒。进更思惟，但是我业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禅且定。即于定中，见释迦文佛与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余人，皆感梦如进所见。进欲诣讖说之，未至数十步，讖惊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当更

为汝作证。”次第于佛像前，为说戒相。时沙门道朗，振誉关西，当进感戒之夕，朗亦通梦。乃自卑戒腊，求为法弟。于是从进受者千有余人。传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讖之余则。有别记云，《菩萨地持经》应是伊波勒菩萨传来此土，后果是讖所传译。疑讖或非凡也。蒙逊有从弟沮渠安阳侯者，为人强志疏通，涉猎书记。因讖入河西，弘阐佛法，安阳乃锐意内典，奉持五禁。所读众经，即能讽诵。常以为务学多闻，大士之盛业。少时，尝度流沙，至于阆国。于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师佛驮斯那，谘问道义。斯那本学大乘，天才秀发，诵半亿偈，明了禅法，故西方诸国号为人中师子。安阳从受《禅秘要治病经》。因其梵本，口诵通利。既而东归，于高昌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晋文。及伪魏吞并西凉，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务。常游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弥勒》、《观音二观经》，丹阳尹孟覬见而善之，深加赏接。后竹园寺慧浚尼复请出《禅经》。安阳既通习积久，临笔无滞，旬有七日，出为五卷。顷之，又于锺山定林寺译出《佛母般泥洹经》一卷。安阳居绝妻孥，无欲荣利，从容法侣，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后遘疾而终。讖所出诸经，至元嘉中，方传建业。道场慧观法师志欲重寻《涅槃》后分，乃启宋太祖资给，遣沙门

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道普临终叹曰：“《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矣。”普本高昌人，经游西域，遍历诸国。供养尊影，顶戴佛钵，四塔道树，足迹形像，无不瞻覩。善能梵书，备诸国语。游履异域，别有大传。时高昌后有沙门法盛，亦经往外国，立传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维，释僧表並经往佛国云。（《高僧传》初集卷二）

17. 佛驮什

佛驮什，此云觉寿，罽宾人。少受业于弥沙塞部僧，专精律品，兼达禅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届于扬州。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什执梵文，于阆沙门智胜为译，龙光道生、东安慧严共执笔参正，宋侍中琅琊王练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于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于世。什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三）

18. 僧伽达多、僧伽罗多哆

天竺沙门僧伽达多、僧伽罗多哆等，并禅学深明，来游宋境。达多尝在山中坐禅，日时将迫，念欲虚斋。

乃有群鸟衔果，飞来授之。达多思惟，猕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飞鸟授食，何为不可。于是受而进之。元嘉十八年夏，受临川康王请，于广陵结居。后终于建业。僧伽罗多哆此云众济，以宋景平之末来至京师。乞食人间，宴坐林下，养素幽闲，不涉当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锺阜之阳。剪棘开榛，造立精舍，即宋熙是也。（《高僧传》初集卷三《盩良耶舍传》）

19. 昙摩密多

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年至七岁，神明澄正。每见法事，辄自然欣跃。其亲爱而异之，遂令出家。罽宾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所得之要，皆极其微奥。为人沉邃有慧解，仪轨详正，生而连眉，故世号连眉禅师。少好游方，誓志宣化，周历诸国，遂适龟兹。未至，一日，王梦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当入国，汝应供养。”明旦，即敕外司，若有异人人境，必驰奏闻。俄而密多果至，王自郊迎。乃请入宫，遂从禀戒，尽四事之礼。密多安而能迁，不拘利养。居数载，密有去心。神又降梦曰：“福德人舍王去矣。”王惕然惊觉。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进到燉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棕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净。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

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传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转至蜀。俄而出峡，停止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阁。翘诚恳恻，祈请舍利。旬有余日，遂感一枚，冲器出声，放光满室。门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顷之，沿流东下，至于京师。初止中兴寺，晚憩祇洹。密多道声素著，化洽连邦。至京甫尔，倾都礼讯。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设斋桂宫，请戒椒掖。参候之使，旬日相望。即于祇洹寺译出《禅经》、《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等。常以禅道教授，或千里谕受，四辈远近，皆号大禅师。会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正法，以三宝为己任，素好禅味，敬心殷重。及临浙右，请与同游。乃于鄞县之山，建立塔寺。东境旧俗，多趋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自西徂东，无思不服。元嘉十年还都，止锺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静，雅爱山水。以为锺山镇岳，埒美嵩华。常叹下寺基构，临涧低侧。于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势，以元嘉十二年斩木刊石，营建上寺。士庶钦风，献奉稠叠，禅房殿宇，郁尔层构。于是息心之众，万里来集，讽诵肃邕，望风成化。定林达禅师即神足弟子，弘其风教，声震道俗。故能净化久而莫渝，胜业崇而弗替，盖密多之遗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游履，靡不兴造檀会，敷陈教法。初，密多之发罽宾也，有迦毗罗

神王卫送，遂至龟兹。于中路欲反，乃现形告辞密多曰：“汝神力通变，自在游处，将不相随共往南方。”语毕，即收影不现。遂远从至都，即于上寺图像著壁。迄至于今，犹有声影之验，洁诚祈福，莫不享愿。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众，行哭相趋，仍葬于锺山宋熙寺前。（《高僧传》初集卷三）

20.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一)，此云功德铠，本刹利种，累世为王，治在罽宾国。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师子贤，以刚直被徙。父僧伽阿难，此言众喜，因潜隐山泽。跋摩年十四，便机见傖达，深有远度，仁爱泛博，崇德务善。其母尝须野肉，令跋摩办之。跋摩启曰：“有命之类，莫不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设令得罪，吾当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误浇其指。因谓母曰：“代儿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途耶？”母乃悔悟，终身断杀。至年十八，相工见而谓曰：“君年三十，当抚临大国，南面称尊。若不乐世荣，当获圣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晓四含。诵经百余万言，深达《律品》，妙入《禅要》，时人号曰三藏法师。至年三十，罽宾王薨，绝无绍嗣。众咸议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请令还

俗，以绍国位。”群臣数百，再三固请。跋摩不纳，乃辞师违众，林栖谷饮，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后到师子国观风弘教，识真之众咸谓已得初果，仪形感物，见者发心。后至阇婆国。初未至一日，阇婆王母夜梦见一道士，飞船入国，明旦果是跋摩来至。王母敬以圣礼，从受五戒。母因劝王曰：“宿世因缘，得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生之因，永绝今果。”王迫以母敕，即奉命受戒。渐染既久，专精稍笃。顷之，邻兵犯境。王谓跋摩曰：“外贼恃力，欲见侵侮。若与斗战，伤杀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将至。今唯归命师尊，不知何计？”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须御捍。但当起慈悲心，勿兴害念耳。”王自领兵拟之。旗鼓始交，贼便退散。王遇流矢伤脚，跋摩为咒水洗之，信宿平复。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栖法门，卿等可更择明主。”群臣皆拜伏劝请曰：“王若舍国，则子民无依。且敌国凶强，恃险相对。如失恩覆，则黔首奚处？大王天慈，宁不愍命。敢以死请，伸其悃悃。”王不忍固违，乃就群臣请三愿，若许者当留治国。一愿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愿尽所治内，一切断杀。三愿所有储财，赈给贫病。群臣欢喜，佥然敬诺。于是一国皆从受戒。王后为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伤王脚指。跋摩又为咒治，有顷平复。道化之声，播于遐迩。邻国闻风，皆遣

使要请。时京师名德沙门慧观、慧聪等，远挹风猷，思欲餐禀。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启文帝，求迎请跋摩。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至。观等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僂等，往彼祈请，并致书于跋摩及阇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顾临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故其遗文云，“业行，风所吹，遂至于宋境”，此之谓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路由始兴，经停岁许。始兴有虎市山，仪形耸峙，峰岭高绝，跋摩谓其仿佛耆阇，乃改名灵鹫，于山寺之外，别立禅室，去寺数里，磬音不闻。每至鸣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污，时众道俗，莫不肃然增敬。寺有宝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成之后，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兴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后茂之将死，跋摩躬自往视，说法安慰。后家人梦见茂之在寺中，与众僧讲法，实由跋摩化导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抒之而去。于是山旅水宾，去来无梗，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尝于别室坐禅，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室弥漫生青莲华。沙弥惊恐大呼，往逐师子，豁然无所见。其灵异无方，类多如此。后文帝重敕观等，

复更敦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业。文帝引见，劳问殷勤。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殉物，不获从志。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将何为用？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女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无劳力，则使风雨适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如此持斋亦大矣，不杀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弘济耶？”帝乃抚几叹曰：“夫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至道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恋篇章。至如法师所言，真谓开悟明达，可与言天人之际矣。”乃敕住祇洹寺，供给隆厚。王公英彦，莫不宗奉。俄而于寺开讲《法华》及《十地》。法席之日，轩盖盈衢，观瞩往还，肩随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辩天逸，或时假译人，而往复悬悟。后祇洹慧义请出《菩萨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后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缮写，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犹有两本，或称《菩萨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于彭城请外国伊叶波罗译出《杂心》，至择品而缘碍，遂辍。至是更请跋摩译出后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四戒》等，

凡二十六卷，并文义详允，梵汉弗差。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共请跋摩云：“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经有尼，那得二众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众发，设不本事，无妨得戒，如爱道之缘。”诸尼又恐年月不满，苦欲更受。跋摩称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随喜。但西国尼年腊未登，又十人不满，且分学宋语。别因西域居士，更请外国尼来，足满十数。”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时有信者，采华布席，唯跋摩所坐，华彩更鲜，众咸崇以圣礼。夏竟，还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毕，先起还阁，其弟子后至，奄然已终，春秋六十有五。未终之前，預告遗文偈颂三十六行。自说因缘，云已证二果。手自对緘，付弟子阿沙罗云：“我终后，可以此文还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终之后，即扶坐绳床，颜貌不异，似若人定。道俗赴者，千有余人，并闻香气芬烈。咸见一物，状若龙蛇，可长一匹许，起于尸侧，直上冲天，莫能谕者。即于南林戒坛前，依外国法阁毗之四部鳞集，香薪成积，灌之香油，以烧遗阴，五色焰起，氛氲丽空。是天景澄朗，道俗哀叹。仍于其处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诸尼，悲泣望断，不能自胜。（《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求那跋摩，梵语原音作 Gunavarman。

21. 僧伽跋摩

僧伽跋摩^(一)，此云众铠，天竺人也。少而弃俗，清峻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杂心》。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于京邑。器宇宏肃，道俗敬异，咸宗事之，号曰三藏法师。初，景平元年，平陆令许桑舍宅建刹，因名平陆寺。后道场慧观以跋摩道行纯备，请住此寺，崇其供养，以表厥德。跋摩共观加塔三层，今之奉诚是也。跋摩行道讽诵，日夜不辍。僧众归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师明于戒品，将为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二)等至都，众乃请跋摩为师，继轨三藏。时祇洹慧义擅步京邑，谓为矫异，执志不同，亲与跋摩拒论翻覆。跋摩标宗显法，理证明允，既德有所归，义遂回刚，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数百许人。宋彭城王义康崇其戒范，广设斋供，四众殷盛，倾于京邑。慧观等以跋摩妙解《杂心》，讽诵通利。先三藏虽译，未及缮写，即以其年九月，于长干寺招集学士，更请出焉。宝云译语，观自笔受，考核研校，一周乃讫。续出《摩得勒伽》，分别业报略，劝发诸王要偈，及请圣僧浴文等。跋摩游化为志，不滞一方。既传经事讫，辞还本国，众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随西

域贾人舶还外国，莫详其终。（《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僧伽跋摩，梵语原音为 Sanghavarman。

（二）铁萨罗原音为 Tissara。

22. 求那跋陀罗

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世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后遇见《阿毗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绝沙门，乃舍家潜遁，远求师范，即投簪落髻，专精志学。及受具戒，博通三藏。为人慈和恭恪，事师尽礼。顷之，辞小乘师，进学大乘。大乘师试令探取经匣，即得《大品华严》。师嘉而叹曰：“汝于大乘有重缘矣。”于是读诵讲宣，莫能酬抗。进受《菩萨戒法》。乃奉书父母，劝归正法，曰：“若专守外道，则虽还无益。若归信三宝，则长得相见。”其父感其言至，遂弃邪从正。跋陀前到师子诸国，皆传送资供，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汎海。中途风止，淡水复竭，举舶忧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称观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诵咒经，恳到礼忏。俄而信风暴至，密云降雨，一舶蒙济，其诚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广州，刺史车朗表闻。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慰劳。见其神情朗

彻，莫不虔仰，虽因译交言，而欣若倾盖。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请，深加崇敬。琅玕颜延之通才硕学，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丞相南谯王义宣并师事焉。顷之，众僧共请出经。于祇洹寺集义学诸僧，译出《杂阿含经》，东安寺出《法鼓经》，后于丹阳郡译出《胜鬘楞伽经》。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谘析，妙得本旨。后谯王镇荆州，请与俱行。安止辛寺，更创房殿，即于辛寺出无忧王《过去现在因果经》一卷、《无量寿》一卷，《泥洹》、《央掘魔罗》、《相续解脱》、《波罗密了义》、《现在佛名经》三卷、《第一义》、《五相略》、《八吉祥》等诸经，并前所出，凡百余卷，常令弟子法勇传译度语。谯王欲请讲《华严》等经，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怀愧叹。即旦夕礼忏，请观世音，乞求冥应。遂梦有人白服持剑，擎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忧耶？”跋陀具以事对。答曰：“无所多忧。”即以剑易首，更安新头，语令回转。曰：“得无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觉，心神喜悦。旦起，语义皆通，备领宋言，于是就讲。元嘉将末，谯王屡有怪梦。跋陀答云：“京都将有祸乱。”未及一年，元凶构逆。及孝建之初，谯王阴谋逆节，跋陀颜容忧惨。未及发言，谯王问其故。跋陀谏诤恳切，乃流涕而出曰：“必无所冀。贫道不容扈从。”谯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与俱

下。梁山之败，火舰转迫，去岸悬远，判无全济。唯一心称观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齐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驶。见一童子寻后而至，以手牵之，顾谓童子：“汝小儿，何能度我？”恍忽之间，觉行十余步，仍得上岸。即脱衲衣欲偿童子，顾觅不见，举身毛竖，方知神力焉。时王玄谟督军梁山，世祖敕军中得摩诃衍，善加料理，驿信送台。俄而寻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时引见，顾问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鬢戾，分当灰粉。今得接见，重荷生造。”敕问并谁为贼。答曰：“出家之人，不预戎事。然张畅、宋灵秀等，并是驱逼，贫道所明。但不图宿缘，乃逢此事。”帝曰：“无所惧也。”是日敕住后堂，供施衣物，给以人乘。初，跋陀在荆州十载，每与譙王书疏，无不记录。及军败检简，无片言及军事者。世祖明其纯谨，益加礼遇。后因闲谈，聊戏问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从陛下乞愿，愿为丞相三年烧香。”帝凄然惨容，义而许焉。及中兴寺成，敕令移住，为开三间房。后于东府讌会，王公毕集，敕见跋陀。时未及净发，白首皓然。世祖遥望，顾谓尚书谢庄曰：“摩诃衍聪明机解，但老期已至。朕试问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阶，因迎谓之曰：“摩诃衍不负远来之意，但唯有一在。”即应声答曰：“贫道远归帝京，垂三十载。天子恩遇，衍

愧罔极。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机辩，敕近御而坐，举朝属目。后于秣陵界凤凰楼西起寺，每至夜半，辄有推户而唤，视不见人，众屡厌梦。跋陀烧香咒愿曰：“汝宿缘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礼忏，常为汝等。若住者，为护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随所安。”既而道俗十余人，同夕梦见鬼神千数，皆荷担移去，寺众遂安。今陶后渚白塔寺即其处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祷祈山川，累月无验。世祖请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无获，不须相见。跋陀曰：“仰凭三宝，陛下天威，冀必降泽。如其不获，不复重见。”即往北湖钓台，烧香祈请，不复饮食，默而诵经，密加秘咒。明日晡时，西北云起，初如车盖，日在桑榆，风震云合，连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贺，敕见慰劳，颺施相续。跋陀自幼已来，蔬食终身，常执香炉，未尝辍手。每食竟，辄分食飞鸟，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礼供弥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觉体不愈，便与太宗及公卿等告别。临终之日，延伫而望，云见天华圣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赙甚厚，公卿会葬，荣哀备焉。（《高僧传》初集卷三）

23. 求那毗地

求那毗地，此言安进，本中天竺人。弱年从道，师事天竺大乘法师僧伽斯。聪慧强记，勤于讽诵，谙究

大小乘，将二十万言。兼学外典，明阴阳，占时验事，征兆非一。齐建元初来至京师，止毗耶离寺。执锡从徒，威仪端肃，王公贵胄，迭相供请。初，僧伽斯于天竺国抄《修多罗藏》中要切譬喻，撰为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学。毗地悉皆通诵，兼明义旨。以永明十年秋，译为齐文，凡有十卷。诵《百句喻经》。复出《十二因缘》及《须达长者经》各一卷。自大明已后，译经殆绝，及其宣流，世咸称美。毗地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皆受，悉为营法。于建业淮侧，造正观寺居之，重阁层门，殿堂整饰。以齐中兴二年冬，终于所住。梁初，复有僧伽婆罗者，亦外国学僧，仪貌谨洁，善于谈对。至京师，亦止正观寺，今上甚加礼接。敕于正观寺及寿光殿古云馆中，译出《大阿育王经》、《解说道论》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门释宝唱、袁昙允等执笔受，现行于世。（《高僧传》初集卷三）

24. 佛陀禅师

佛陀禅师，此云觉者，本天竺人，学务静摄，志在观方。结友六人，相随业道，五僧证果，唯佛陀无获。遂勤苦励节，如救身衣，进退惟咎，莫知投厝。时得道友曰：“修道借机，时来便克，非可斯须，徒为虚死。卿于震旦，特是别缘，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从之游历

诸国，遂至魏北台之恒安焉。时值孝文敬隆诚至，别设禅林，凿石为龕，结徒定念，国家资供，倍加余部，而应征潜著，皆异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内康家，资财百万，崇重佛法，为佛陀造别院，常居室内，自静遵业。有小儿见门隙内炎火赫然，惊告院主，合家总萃，都无所见。其通微玄，观斯例众也，识者验以为得道矣。后随帝南迁，定都伊洛，复设静院，敕以处之。而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有敕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处，四海息心之俦，闻风向会者，众恒数百。笃课出要，成济极焉。时或告众曰：“此少林精舍，别有灵祇卫护。一立已后，终无事乏。”由使造者弥山而僧廩丰溢。沿彼至今将二百载。虽荒荐频繁而寺业充实，远用比之佛陀，无谬传矣。时又入洛将度有缘。沙门慧光年立十二，在天街井栏上反踢蹠，一连五百。众人喧竞，异而观之。佛陀因见怪曰：“此小儿世戏有工，道业亦应无味。”意欲引度，叔以杖打头，声响清彻，既善声论，知堪法器。乃问：“能出家否？”光曰：“固其本怀耳。”遂度之，解冠终古，具如别传。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门僧稠，教其定业。自化行东夏，唯此两贤得道记之。谅有深疑，年渐迟暮，不预僧伦，委诸学徒，自相成业。躬移寺外，别处零房。感一善神常随影护，亦令设食而祠飨之。后报欲终，在房门

之壁，手画神像，于今尚存。（《高僧传》二集卷一九）

25. 菩提达磨

菩提达磨，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谄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人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诉。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

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磨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一）。（《高僧传》二集卷一九）

（一）菩提达磨(Bodhidharma)为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师，传释迦牟尼衣钵者。而《高僧传》二集此节竟不道及，诚可异也。达磨来抵中国年代，据《佛祖统纪》及《佛祖历代通载》为梁武帝大通元年(五二七)，据《释氏稽古略》为普通元年(五二〇)。无论如何，应在梁时，而《高僧传》谓在宋时，亦大误也。《高僧传》此节记载，亦不甚详，余故于下方另录《释氏稽古略》一节，以补其略焉。达磨事迹亦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一〇。

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初祖菩提达磨尊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名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至其国，受其父王供养，得所施珠，试其所言。祖谓之曰：“汝于诸法已得通量。夫达磨者，通大之义也。宜名菩提达磨。”磨谘之曰：“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作佛事？”祖曰：“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设大法药，护菩提者不可胜数。”磨于是恭禀教义，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殆祖顺世，演化本国。时有二师，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胜多，俱同

学于佛陀跋陀小乘禅观。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罗尊者，舍小趣大，与达磨并化号二甘露门。而佛大胜多更分徒为六宗。一曰有相宗，二曰无相宗，三曰定慧宗，四曰戒行宗，五曰无得宗，六曰寂静宗。各封已解，别展化源。达磨叹彼六宗，缠于邪见，一一诣彼开化之。六众开悟，咸誓皈依。时国王名异见，磨之侄也，初信外道，达磨化之归正。既而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辞于侄王。王为具大舟，实以珍宝，泛重溟，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当此梁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也^(一)。广州刺史萧昂迎礼表闻。武帝览奏，遣使迎请。次年十月一日，至建康。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帝曰：“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祖曰：“不识。”帝不领悟。祖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之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届洛阳。当魏孝明帝正光二年也。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魏明帝三诏之，祖终不起。就赐磨衲袈娑，祖亦不受。使三返，帝强授之。时有僧神光者，博览群书，善谈玄理，闻祖住止，乃往参承。是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雪，光坚立庭中，迟明积雪过膝。祖悯之。问曰：“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泣曰：“愿和尚慈悲，开甘

露门,广度群品。”至于断臂哀恳。祖因以易名曰慧可。可乃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祖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可曰:“我心未宁,乞师安心。”祖曰:“将心来与汝安。”可良久曰:“觅心了不可得。”祖曰:“我与汝安心竟。”……是后祖欲返西竺。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时诸参侍各陈所见。最后慧可出,礼三拜,依位而立。祖乃顾慧可而告之曰:“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展转嘱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并授汝袈娑,以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请师指陈。”祖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娑,以定宗旨。虑后代之疑竟,指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凭何得法,以何证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后难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无碍。至吾灭后二百年,衣止不传,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潜符密证,千万有余。汝当阐扬,勿轻未悟,一念回机,便同本得。听吾偈曰: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楞伽经》四卷者,盖如来极谈法要,亦可以与世开示悟入。今并付汝,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为法求人,际会未谐,如愚若讷。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乃与徒众往禹门干圣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杨衙之问祖曰:“西天五印师承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

名之曰祖。”又问：“此外如何？”祖曰：“须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厌有无，于法无取，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故称为祖。”又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矣。适听师言，罔知攸措。愿师慈悲，开示宗旨。”祖知慧到，即说偈曰：“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衡之闻偈，悲喜交并曰：“愿师久住世间，化导群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衡之礼辞而去。祖于是奄然长逝。魏幼主钊与孝庄帝废立之际，当梁大通之二年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洛阳嵩州之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魏遂以其丧告梁，梁武皇帝即赐宝帛，悉诏宗子诸王以祭礼而供养之。太子为之文。其略曰：洪惟圣胄大师，荷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运悲智于梵方，拯颠危于华土。”后三岁，魏使宋云者，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岭，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之。答曰：“西天去。”云归具说之。门人起坟，空棺只履存焉。诏取遗履供养于少林寺。梁武帝闻祖化迹，亲为制碑。至唐代宗皇帝谥号圆觉大师，塔曰空观。（《正宗记》转录《释氏稽古略》卷三）

（一）达磨之来中国，《佛祖统纪》卷三七谓当大通元年，下注：“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旧云普通者误。”《释氏

稽古略》此节谓当梁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下注云：“《传灯》曰七年，今从《正宗记》。”又记其卒年，当梁大通之二年十月五日也。由是观之，达磨抵中国年代共有三说。一为普通元年，二为普通七年，三为大通元年。三说孰确，余尚未得详考也。达磨为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师。其以前诸祖之名，皆见《稽古略》及《佛祖历代通载》，兹不赘录。达磨东来后，尚传六代。其名如下：曰二祖慧可大师，洛京武牢姬氏子。卒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年一百七岁。曰三祖僧璨大师，不知何许人。卒于隋大业二年。曰四祖道信大师，姓司马氏，世居河内，徙居蕲州广济县，卒于唐高宗永徽二年闰九月四日，年七十二。曰五祖弘忍大师，蕲州黄梅县人，卒于上元二年，年七十四。曰六祖慧能大师，姓卢氏名能，新兴人，卒于唐玄宗开元元年八月三日，年七十六。自是衣钵不传。肃宗上元元年，帝慕祖之道，遣使诏取其所传西竺衣钵，就内瞻礼。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五日，帝梦祖请衣钵还。帝即遣使驰送曹溪。释迦牟尼衣钵，自是亦不知所往矣。所谓祖师，犹之基督教之有教皇，管理一切僧众，在汉土仅传六代即绝。

26.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宁寺，善五明，工道术。时信州刺史裴母怀文巧思多知，天情博

艺。每国家营宫室器械，无所不关，利益公私，一时之最。又敕令修理永宁寺，见提有异术，常送饷祇承，冀有闻见。而提视之平平，初无叙接。文心恨之。时洛南玄武馆有一蠕蠕客，曾与提西域旧交，乘马衣皮，时来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懈。文旁见夷言，不晓往复。乃谓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来供承，望师降意，而全不赐一言。此北狄耳。兽心人面，杀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对面，遂成彼此。”提曰：“尔勿轻他，纵使读万卷书，事用未必相过也。”怀文曰：“此有所知，当与角伎赌马。”提曰：“尔有何耶？”曰：“算术之能。无问望山临水，悬测高深，围圃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儿戏耳。”庭前有一枣树极大，子实繁满，时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视树曰：“尔知其上可有几许子乎？”文怪而笑曰：“算者所知，必依钩股标准，则天文地理，亦可推测。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计斯实谩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文愤气不信，即立契赌马。寺僧老宿，咸来同看，具立旁证。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云文复要云，必能知者，几许成核，几许瘵死无核。断许既了，蠕蠕腰间皮袋里出一物，似今秤锤，穿五色线，线别贯白珠，以此约树，或上或下，或旁或侧，抽线映眼，周回良久，向提撼头而笑，述其数焉。乃遣人扑子实下尽，一一看阅。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数

成不，卒无欠剩，因获马而归。提每见洛下人远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许地担负辛苦。我欲暂牵取二山，枕洛水头，待人伐足，乃还放去。不以为难，此但数术耳。但无知者，诬我为圣，所以不敢。”提临终欲语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住一处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怀眷恋。”便寝疾闭户而卧。弟子窃于门隙视之，见提身不著床，在虚仰卧，相告同视。一僧忽歎。提还床如旧，遥谓曰：“门外是谁？何不来入。我以床热，故取凉耳，尔勿怪也。”是后数日，便舍命矣。（《高僧传》二集卷三三）

27. 菩提流支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总持，志在宏法，广流视听。遂挟道宵征，远莅葱左。以魏永平之初，来游东夏。宣武皇帝下敕引劳，供拟殷华，处之永宁大寺。四事将给，七百梵僧，敕以流支为译经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在宫前闾阖门南御道之东。……先时流支奉敕创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亲对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佛法隆盛，英俊蔚然，相从传授，孜孜如也。帝又敕清信士李廓撰众经录。廓学通玄素，条贯经论，雅有标拟。故其录云，三藏流支自洛及

邺，爰至天平二十余年，凡所出经，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经，《胜思惟大宝积》、《法华》、《涅槃》等论是也，并沙门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笔受，具列唐贞观《内典录》。廓又云：“三藏法师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所翻新文笔受藁本，满一间屋。”然其慧解与勒那相亚，而神悟聪敏，洞善方言，兼工咒术，则无抗衡矣。尝坐井口，澡罐内空。弟子未来，无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加诵咒，才始数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栏。即以钵酌，用之盥洗。旁僧具见，莫测其神。咸共嘉叹大圣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赏，斯乃术法。外国共行，此方不习，谓为圣耳。”惧惑世人，遂秘不传。于时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诵一亿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禅法，意存游化。以正始五年，初届洛邑，译《十地》、《宝积论》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觉定，从正光年至元象二年，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等经十部。当翻经日，于洛阳内殿，流支传本，余僧参助。其后三德乃徇流言，各传师习，不相询访。帝以宏法之盛，略叙曲烦，敕三处各翻讫乃参校。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时兼异缀。后人合之，共成通部，见宝唱等录。初宝意沙门神理标异，领牒魏词，偏尽隅奥。帝每令讲

《华严经》，披释开悟，精义每发。一日正处高座，忽有持笏执名者，形如天官，云奉天帝命，来请法师讲《华严经》。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讫经文，当从来命。虽然，法事所资，独不能建。都讲香火维那梵呗，咸亦须之，可请令定。”使者即如所请见讲诸僧。既而法事将了，又见前使，云奉天帝命，故来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众辞诀，奄然卒于法座，都讲等僧亦同时殒。魏境闻见，无不嗟美。时又有沙门法场于洛阳译《辩意长者问经》一卷。虽阙传对，而是正文，见《法上录》。又熙平元，有南天竺波罗柰城^(一)婆罗门姓瞿昙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从元象元年至兴和末，于邺城译《正法》、《念圣》、《善住》、《迴诤》、《唯识》等经论，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门昙琳、僧昉等笔。当时有沙门菩提流支与般若流支前后出经，而众录传写，率多轻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群录译目相涉，难得详定。……至周文帝二年，有波头摩国^(二)律师攘那跋陀罗，周言智贤，共耶舍崛多等译《五明论》，谓声医工术及符印等，并沙门智仙笔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三)沙门达摩流支，周言法希，奉敕为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又令摩伽陀国^(四)禅师闍那耶舍，周言藏称，其弟子闍那崛多等，于长安故城四天王寺译《定意》、《天子问经》六部，沙门圆

明道辯及城阳公萧吉等笔受。(《高僧传》二集卷一)

(一) 波罗柰城即今之拜那莱斯城(Benares)。

(二) 波头摩国今代地图作巴德拿(Patna), 即古之华氏城也。

(三) 摩勒国似即《西域记》卷一一之摩腊婆国(Malava), 在印度西境。

(四) 摩伽陀国(Magadha)已详上方《唐书》节录。

28. 拘那罗陀

拘那罗陀, 陈言亲依, 或云波罗末陀(一), 译云真谛, 并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二)人焉。景行澄明, 器宇清肃, 风神爽拔, 悠然自远。群藏广部, 罔不措怀, 艺术异能, 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 而以通道知名。远涉艰关, 无惮夷险, 历游诸国, 随机利见。梁武皇帝德加四域, 盛昌三宝。大同中, 敕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 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 仪轨圣贤, 搜选名匠, 惠益氓品。彼国乃屈真谛, 并赍经论, 恭膺帝旨, 既素蓄在心, 涣然闻命, 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达于南海。沿路所经, 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闰八月, 始届京邑。武皇面申顶礼, 于宝云殿竭诚供养。帝欲传翻经教, 不羨秦时, 更出新文, 有逾齐日。属道销梁季, 寇羯凭陵, 法为时

崩，不果宣述。乃步入东土，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招延英秀。沙门宝琮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至大宝三年，为侯景请还，在台供养。于斯时也，兵饥相接，法几颓焉。会元帝启祚，承圣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金光明经》。三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后随萧太保度领至于南康，并随方翻译，栖遑靡托。逮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上临川晋安诸郡。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壤，遂泛舶往棱伽修国^(三)。道俗虔请，结誓留之，不免物议，遂停南越。便与前梁旧齿，重核所翻。其有文旨乖竞者，皆熔冶成范，始末轮通。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芳问。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首尾两载，覆疏宗旨，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续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循人事，权止海隅，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颇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指，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后

穆公薨没，世子纆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测。常居别所，四绝水洲。纆往造之，岭峻涛涌，未敢陵犯。帝乃铺舒坐具在水上，跏坐其内，如乘舟焉，浮波达岸。既登接对，而坐具不湿，依常敷置。有时或以荷叶蹋水，乘之而渡，如斯神异，其例甚众。至光太二年六月，帝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时智恺正讲俱舍，闻告驰往。道俗奔赴，相继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卫防遏，躬自稽顙，致留三日，方纆本情，因尔迎还，止于王园寺。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扬鞏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陈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时遗诀。严正勗示因果，书传累纸，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十一日午时仙化，时年七十有一。明日，于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赍经论，还返匡山。自帝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撮论，故讨寻教旨，通览所译，则彼此相发，绮绩铺显。故随处翻传，亲流疏解，依止胜相。后疏并是僧宗所陈，躬对本师重为释旨，增减或异，大义无亏。宗公别著行状，广行于世。且帝之梁，时逢丧乱。感竭运终，道津静济，流离宏化，随方卷行。至于部表或分，译人时别。今总历二代共

通数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初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华饰，盛显隋唐。见《曹毗别历》及《唐贞观内典录》。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是知法宝宏博，定在中天，识量玼琐，诚归东夏。何以明之。见译藏经，减三千卷，生便弃掷，习学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帝传度摄病，宗恺归心，穷括教源，铨题义旨，游心既久，怀敞相承。帝又面对阐扬，情理无伏。一日气属严厉，衣服单疏，忍噤通宵，门人侧席。恺等终夜静立，奉侍谘询。言久情喧，有时眠寐。恺密以衣被覆足，帝潜觉知，便曳之于地。其节俭知足如此。恺如先奉侍，逾久逾亲。帝以他日便喟然愤气，冲口者三。恺问其故。答曰：“君等款诚正法，实副参传。但恨宏法非时，有阻来意耳。”恺闻之如噎，良久声泪俱发。跪而启曰：“大法绝尘，远通赤县。群生无感，可遂理耶？”帝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宏之。但不睹其兴，以为太息耳。”即验往隔。今统敷扬有宗，传者以为神用不同，妄生异执。惟识不识，其识不无慨然。时有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陈言高空，游化东魏。生知俊朗，体悟幽微，专学佛经，尤精义理，洞晓音韵，

兼善方言。译《僧伽吒经》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于邺城司徒公孙腾第，出沙门僧昉笔受。属齐受魏禅，蕃客任情，那请还乡。事流博观，承金陵宏法，道声远肃，以梁武大同年辞齐南度。既达彼国，仍被留住，因译《大乘顶王经》一部。有敕令那总监外国往还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阗僧求那跋陀，陈言德贤，资胜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请，乞愿宏通，嘉其雅操，豁然授与。那得保持，用为希遇。属侯景作乱，未暇翻传，携负东西，讽持供养。至陈天嘉乙酉之岁，始于江洲兴业寺译之，沙门智昕笔受陈文。凡六十日，覆疏陶练，勘阅俱了。江州刺史黄法氈为檀越，僧正释惠恭等监掌，具经后序。那后不知所终。（《高僧传》二集卷一）

（一）波罗末陀梵语原音为 Paramati。

（二）优禅尼国（Ujjaini）在印度西部胡荼辣（Guzarat）之东。

（三）棱伽修国在今马来半岛暹罗之西，缅甸德那萨灵是也。《梁书》卷五四作狼牙修国，《隋书》卷八二《赤土国传》作狼牙须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作郎迦戌国。

29. 那连提黎耶舍

那连提黎耶舍，此言尊称，北天竺乌场国（一）人也。

正音应云邬茶。其王与佛同氏，亦姓释迦，刹帝利种，此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时，先为分地主，因即号焉，今所谓国王者是也。舍年十七，发意出家，寻值名师，备闻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闻诸宿老，叹佛景迹。或云某国有钵，某国有衣，顶骨牙齿，神变非一。遂即起心，愿得瞻奉。以戒初受，须知律相。既满五夏，发足游方。所以天梯石台之迹，龙庙宝塔之方，广周诸国，并亲顶礼，仅无遗逸。曾竹园寺一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识人机。见语舍云：“若能静修，应获圣果。恐汝游涉，终无所成。尔日虽闻，情无领悟。晚来却想，悔将何及。”耶舍北背雪山^(二)，南穷师子^(三)，历览圣迹，仍施旧壤。乃睹乌场国主，真大士焉，自所经见罕俦其类，试略述之。安民以理，民爱若亲。后夜五更，先礼三宝，香华伎乐，竭诚供养。日出升殿，方览万机。次到辰时，香水浴像。宫中常设日百僧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斋后消食，习诸武艺。日景将昃，写十行经。与诸德僧，共谈法义。后与群臣量议治政，暝入佛堂，自奉灯烛，礼拜诵读，各有恒调。了其常业，乃还退静。三十余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诚孝居怀。释种余风，胤流此国。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远投告。六人为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顶。见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险，鬼道利通。行

客心迷，多寻鬼道。渐入其境，便遭杀害。昔有圣王，于其路首，作毗沙门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错入鬼道。耶舍觉已，口诵观音神咒。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咒力得免斯厄，因复前行，又逢山贼。专念前咒，便蒙灵卫。贼来相突，对目不见。循路东指，到芮芮国(四)。值突厥乱，西路不通，返乡意绝。乃随流转，北至泥海之旁，南距突厥七千余里。彼既不安，远投齐境。天保七年，届于京邨。文宣皇帝极见殊礼，偏异恒伦，耶舍时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议惮之。缘是文宣礼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请为翻经。三藏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于寺。处以上房，为建道场。供穷珍妙，别立厨库，以表尊崇。又敕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沙门法智、居士万天懿传语。懿原鲜卑，姓万俟氏，少出家，师婆罗门。而聪有志力，善梵书语，攻咒符术，由是故名，预参传焉。初翻众经五十余卷，大兴正法，弘畅众心。宣帝重法殊异，躬礼梵本，顾群臣曰：“此乃三宝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诚，为如此也。耶舍每于宣译之暇，时陈神咒，冥救显助，立功多矣。未几授昭玄都，俄转为统。所获兵禄，不专自资。好起慈惠，乐兴福业。设供饭僧，施诸贫乏，狱囚系畜，咸将济之。市鄺内所，多造义井，亲自漉水，津给众生。又于汲郡西山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极山美。

又收养痲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又往突厥客馆，劝持六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问起居。耶舍叹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舆今降，重法故尔。内抚其心，惭惧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齐，佛教与国，一时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内袭三衣，避地东西，不遑宁息。五众凋窘，投厝无所。俭饿沟壑者，减食施之。老疾扶力者，随缘济益。虽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强，说导无倦。屯负留难，更历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宝。开皇之始，梵经遥应。爰降玺书，请求弘译。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兴善寺。其年季冬，草创翻业。敕昭玄统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令对翻传。主上礼问殷繁，供奉隆渥。年虽朽迈，行转精勤。曾依舍利弗陀罗尼，具依修业。梦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灵祥杂沓，其例非一。后移住广济寺为外国僧主。存抚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诫尔门徒。佛法难逢，宜勤修学。人身难获，慎勿空过。”言讫就枕，奄然而化。时满百岁，即开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凡前后所译经论一十五部，八十许卷。即《菩萨见实》、《月藏》、《日藏》、《法胜》、《毗昙》等是也。并沙门僧琛、明芬，给事李道宝等度语笔受。昭玄统沙门昙延，昭玄都沙门灵藏等二十余僧，监护始

末。至五年冬，勘练俱了。并沙门彦琮制序。具见齐周隋三代经录。寻耶舍游涉四十余年，国五十余，里十五万。瑞影、灵迹、胜寺、高僧、驶水、深林、山神、海兽，无非恭敬，并预征降。事既广周，未遑陈叙。沙门彦琮为之本传，具流于世。时又有同国沙门毗尼多流支，此言灭喜，不远五百由旬，来观盛化。开皇二年，于大兴善译《象头精舍》、《大乘总持经》二部，给事李道宝传语，沙门法纂笔受，沙门彦琮制序。（《高僧传》二集卷二）

（一）乌场国《西域记》作乌仗那国(Udyana)。

（二）雪山即印度库士山(Hindukush)。

（三）师子即锡兰岛。

（四）芮芮为塞外杂胡。其国本末，详《隋书·蠕蠕传》。又见《南齐书》及《梁书》卷五四，其地当在今内蒙古附近也。

30. 闍那崛多

闍那崛多，此言德志，北贤豆^(一)（贤豆本音因陀罗婆陀那，此云主处，谓天帝所护故也。贤豆之音，彼国之讹略耳。身毒、天竺，此方讹称也，而彼国人总言贤豆而已，约之以为五方也）犍陀罗国^(二)人也，此云香行国焉。居富留沙富逻城^(三)，此云丈夫宫也。刹帝利种，姓金步，此云项也。谓如孔雀之项，彼国以为贵姓。

父名跋闍逻婆罗，此云金刚坚也。少怀远量，长垂清范。位居宰辅，夔理国政。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发道心。适在髫鬣，便愿出家。二亲深识其度，不违其请。本国有寺名大林，遂往投归，因蒙度脱。……崛多自出家后，孝敬专诚，教诲积年，指归通观。然以贤豆圣境，灵迹尚存，便随本师具得瞻奉。时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师徒结志，游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国^(四)，淹留岁序。国王敦请其师，奉为法主。益利颇周，将事巡历，便逾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险之峻极也。至厌怛国^(五)。既初至止，野旷民希，所须食饮，无人营造。崛多遂舍具戒，竭力供侍。数经时艰，冥灵所祐，幸免灾横。又经渴罗槃陀^(六)及于阗等国，属遭夏雨寒雪，暂时停住。既无弘演，栖寓非久。又达吐谷浑国^(七)，便至鄯州^(八)，于时即西魏后元年也。虽历艰危，心逾猛厉。发踪跋涉，三载于兹。十人之中，过半亡没，所余四人，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届长安，止草堂寺。师徒游化，已果来心，更登净坛，再受具足。精诚从道，尤甚由来。稍参京辇，渐通华语。寻从本师胜名，被明帝诏延入后园，共论佛法。殊礼别供，充诸禁中，思欲通法，无由自展。具情上启，即蒙别敕，为造四天王寺，听在居住。自兹已后，乃翻新经，既非弘泰，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阙本，传度梵

文，即《十一面观音》、《金仙问经》等是也。会稽王宇文俭镇蜀，复请同行于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龙渊寺。又翻《观音偈佛语经》。建德隳运，像教不弘，五众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敕，追入京辇，重加爵禄，逼从儒礼，秉操铿然，守死无惧。帝愍其贞亮，哀而放归。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阇黎智贤还西灭度。崛多及以和尚(九)，乃为突厥所留。未久之间，和尚仙化，只影孤寄，莫知所安。赖以北狄君民，颇弘福利。因斯飘寓，随方利物。有齐僧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结同行，采经西域，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回至突厥，俄而齐亡。亦投彼国，因与同处，讲道相娱。所赍新经，请翻名题。勘旧录目，转觉巧便，有异前人。暹等内诚，各私庆幸，获宝遇匠，德无虚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禅，佛法即兴。暹等赍经，先来应运。开皇元年季冬，届止京邑。敕付所司，访人令译。二年仲春，便就传述。……时崛多仍住北狄，至开皇五年，大兴善寺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以躬当翻译，音义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请还，帝乃别敕追延，崛多西归已绝，流滞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宝，忽蒙远访，欣愿交并，即与使者同来入国。于时文帝巡幸洛阳，于彼奉谒。天子大悦，赐问频仍。未还京阙，寻敕敷译。新至梵本，众部弥多，或经或书，且内且外，

诸有翻传，必以崛多为主。金以崛多言识异方，字晓殊俗，故得宣辩自运，不劳传度。理会义门，句圆词体，文意粗定，铨本便成。笔受之徒，不费其力。试比先达，抑亦继之。尔时耶舍已亡，专当元匠。于大兴善更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传梵语。又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暉、明穆、昙迁等监掌翻事，铨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查勘。整理文义。……崛多曾传，于阗东南（应作西南）二千余里，有遮拘迦国（一〇），彼王纯信，敬重大乘。宫中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王躬受持，亲执锁钥，转读则开，香华供养。或以诸饼果诱引小王，令其礼拜。此国东南可二十余里，山甚岩险，有深净窟，置《大集》、《华严》、《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花聚》、《二陀罗尼都萨罗藏》、《摩诃般若》八部，《般若大云经》等，凡十二部，减十万偈。国法相传防卫守护。又有入灭定罗汉三人，窟中禅寂。每至月半，诸僧就山为其净发。此则人法住持，有生之所凭赖。崛多道性纯厚，神志刚正，爱德无厌，求法不懈。博闻三藏，远究真宗，遍学《五明》，兼娴《世论》。经行得道场之趣，总持通神咒之理。三衣一食，终固其诚，仁济弘诱，非关劝请。勤诵佛经，老而弥笃，强识先古，久而逾诣。士庶钦重，道俗

崇敬。隋滕王遵仰戒范，奉以为师。因事尘染，流挨东越。又有瓯闽，道声载路。身心两救，为益极多。至开皇二十年便从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从西服，来至东华，循历翻译，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行集》、《法炬威德护》、《念贤护》等经是也。并详括陶冶，理教圆通，文明义结，具流于世，见费长房《三宝录》。初，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至开皇十二年，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奏闻进内，见唐贞观《内典录》。时又有优婆塞（一）姓瞿昙氏，名达摩般若，此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备详余传。智本中天国人，流滞东川，遂乡华俗。而门世相传，祖习传译。高齐之季，为昭玄都。齐国既平，佛法同毁。智因僧职，转任俗官，册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禅，梵牒即来，有敕召还，使掌翻译。法智妙善方言，执本自传，不劳度语。译《业报差别经》等，成都沙门释智铉笔受文词，铉序义体，日严寺沙门彦琮制序。见《隋代经录》。（《高僧传》二集卷二）

（一）贤豆即印度之转音。

（二）犍陀罗(Gandahara)即《魏书·西域传》之乾陀国，玄奘《西域记》卷二之健驮逻国。

（三）富留沙富逻城(Purushapura)即配夏洼城(Pes-

hawar)。

(四) 迦臂施国《西域记》作迦毕试国，在今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

(五) 厌怛国《魏书·西域传》作嚧哒国，《隋书》卷八三作挹怛国(Ephthalite)，在今阿母河南诸地。

(六) 渴罗槃陀即 Gorbant 之译音。《西域记》作揭盘陀，《魏书·西域传》作渴槃陀，《梁书》作渴盘陀，《洛阳伽蓝记》作汉盘陀，其地为今葱岭撒里库尔(Sarikol)一带地，首府为喀尔楚城(Karchu)。

(七) 吐谷浑国见《唐书》，在今青海附近。

(八) 鄯州即今之西宁府。

(九) 和尚，梵语教师也。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十五节，《师资之道》云，邬波驮耶(Upadhyaya)，“邬波是其亲近，波字长唤中有阿字，阿驮耶义当教读，言和尚者非也。西方泛唤博士皆名乌社，斯非语典，若依梵本经律之文，咸云邬波驮耶，译为亲教师。北方诸国皆唤和社，致今传译，习彼讹音。”

(一〇) 遮拘迦国，玄奘《西域记》作斫句迦国，《唐书·西域传》作朱居波国，今之叶尔羌城也。

(一一) 优婆塞，译云清信男，今受五戒称僧童者。

31. 达摩笈多

达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贤豆罗罗国(一)人也。刹

帝利种，姓弊耶伽罗，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长子。父母留恋，不听出家。然以笃爱法门，深愿离俗。年二十三，往中贤豆界鞞拿究拔闍城^(二)，此云耳出。于究牟地^(三)谓黄色花，因花园以得名也。僧伽罗摩，此云众园，旧云僧伽蓝者，讹略也。笈多于此寺中，方得落发。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笈多受具足后，仍住三年，就师学问。师之所得，略窥户牖。后以普照师为吒迦国^(四)王所请，从师至彼，经停一载。师还本国，笈多更留四年。住于提婆鼻何罗，此云天游也。天谓国王，游谓僧处。其所王立，故名天游。……于是历诸大小乘国，及以僧寺，闻见倍多。此路商人，颇至于彼。远传西域，有大支那国焉。旧名真丹、震旦者，并非正音，无义可译，惟知是此神州之总名也。初虽传述，不甚明信，未作来心，但以志在游方，情无所系，遂往迦臂施国^(五)，六人为伴。仍留此国，停住王寺。笈多遂将四伴，于国城中，二年停止。遍历诸寺，备观所学。远游之心，尚未宁处。其国乃是北路之会，雪山北阴，商旅咸凑其境。于商客所，又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同侣一心属意来此。非惟观其风化，愿在利物弘经。便逾雪山西足，薄佉罗国^(六)、波多叉拿国、达摩悉须多国。此诸国中，并不久住，足知风土诸寺仪式。又至渴罗槃陀国^(七)，留停一年，未多开导。又至沙勒

国(八)。同伴一人,复还本邑。余有三人,停在王寺,谓沙勒王之所造也。经住两载,仍为彼僧讲《念破论》,有二千偈,旨明三印,多破外道。又为讲《如实论》,亦二千偈,约其文理,乃是世间论义之法。又至龟兹国(九),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系心东夏,无志潜停,密将一僧,闲行至乌耆国(一〇)。在阿喇拿寺,讲《通前论》。又经二年,渐至高昌(一一)。客游诸寺,其国僧侣,多学汉言。虽停二年,无所宣述。又至伊吾(一二),便停一载。值难避地西南,路纯沙磧,水草俱乏,同侣相顾,性命莫投。乃以所赉经论,权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济。求既不遂,劳弊转增。专诵观世音咒,夜雨忽降,身心充悦。寻还本途,四顾茫然,方道迷失,踟蹰进退。乃任前行,遂达于瓜州(一三),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远慕大国,跋涉积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独顾单行,屈斯胜地。静言思之,悲喜交集。寻蒙帝旨,延入京城,处之名寺,供给丰渥。即开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华言略悉。又奉别敕,令就翻经。移住兴善,执本对译。允正实繁,所诵大小乘论,并是深要。至于宣解,大弘微旨,此乃旧学,频遣积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静,智水幽而洁。经洞字源,论穷声意。加以

威容详正，勤节高猛，诵响继晨宵，法言通内外。又性好端居，简绝情务，寡薄嗜欲，息杜希求。无倦诲人，有逾利己。曾不忤颜于贱品，轻心于微类。遂使未睹者倾风，暂谒者钦敬。自居译人之首，惟存传授。所有覆疏，务存纲领。炀帝定鼎东都，敬重隆厚。至于佛法，弥增崇树。乃下敕于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经馆，搜举翘秀，永镇传法。登即下征笈多并诸学士，并预集焉。四事供承，复恒常度。致使译人，不坠其绪，成简无替于时。及隋纲云颓，郊垒烟构，梵本新经，一时斯断。笈多蕴其深解，遂阙陈弘。始于开皇中岁，经至大业末年，二十八载。所翻经论七部，合三十二卷。即《起世缘》、《牛药师》、《本愿》、《摄大乘》、《菩提资粮》等是也。并文义澄洁，华质显畅。见《唐贞观内典录》。至武德二年，终于洛纳。初，笈多翻《普乐经》一十五卷，未及练覆，值伪郑沦废，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门彦琮，内外通照，华梵并闻，预参传译，偏承提诱。以笈多游履，具历名邦，见闻陈述，事逾前传。因著《大隋西国传》一部，凡十篇，本传一方物，二时候，三居处，四国政，五学校，六礼仪，七饮食，八服章，九宝货，十盛列山河国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圣之宏图，故《后汉·西域传》云，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词极纶综，广如所述。（《高僧传》二集

卷二)

(一) 罗罗国亦见《宋史》卷四九〇《天竺国传》，即 Lar 之异译，胡荼辣国(Guzarat)之别名也。其地在印度西部，而此云南贤豆者，必传闻之误也。

(二) 鞞拿究拔闍城，梵语原音为 Kanyakubja，玄奘《西域记》卷五作羯若鞠闍国，唐言曲女城也。城临恒河，今日喀脑几(Kanauj)。

(三) 究牟地不可考。僧伽罗摩，梵语原音为 Sangharamas，即寺宇也。

(四) 吒迦国，玄奘《西域记》卷四作磤迦国，印度西北境彭甲伯省(Punjab)内一部落也。英人比耳(S. Beal)及瓦脱斯(Watters)谓其原音为塔喀(Takka)。玄奘记其国周万余里，东据毗播奢河(Vipasa)，西临信度河。在唐初时，固俨然大国也。毗播奢河今名比耶斯(Biyas)为彭甲伯境内五河之一，最在东南。

(五) 迦臂施国已见前注。

(六) 薄佉罗国原音为 Bokhara。《西域记》卷一作捕喝国，又曰安国，今代多译作布哈拉城。波多叉拿国《西域记》卷一二作钵钵创那国，梵语原音为 Badaksana，今之巴达克山(Badakshan)也。达摩悉须多国《西域记》卷一二作达摩悉铁帝国，梵语原音为 Dharmasthiti，《唐书》之护蜜国也，今葱岭瓦汉(Wakhan)附近皆是也。

(七) 渴罗槃陀国名已见前注。

(八) 沙勒国已详上方《梁高僧传》鸠摩罗什条，即汉

时疏勒国，今喀什噶尔城也。

(九) 龟兹国即今库车城(Kucha)。

(一〇) 乌耆国即喀喇沙尔(Karashar)。

(一一) 高昌为今之吐鲁蕃(Turfan)。

(一二) 伊吾后汉时曰伊吾庐，即今之哈密(Hami)也。

(一三) 瓜州之名，已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唐宋时，皆仍此名。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明洪武初乃全废。达摩笈多东来之路线，与明末葡人鄂本笃(Benedict Goës)访契丹所经者相同也。惜乎，彦琮所纂之《大隋西国传》已佚，致其详不可见也。

32. 波罗颇迦罗蜜多罗

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唐言作明知识，或一云波颇，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王种，姓刹帝利。十岁出家，随师习学。诵《一洛叉大乘经》，可十万偈。受具已后，便学律藏。薄通戒网，心乐禅思。又随胜德修习定业。因循不舍，经十二年。未复南游摩伽陀国那兰陀寺^(一)。值戒贤论师盛弘《十七地论》，因复听采，以此论中兼明小教。又诵《一洛叉偈小乘》诸论。波颇识度通敏，器宇冲邃，博通内外，研精大小。传灯教授，同侣所推，承化门人般若、因陀罗、跋摩等，学功树绩，深

达义网。今见领徒，本国匡化，为彼王臣之所钦重。但以出家释子，不滞一方。六月一移，任缘靡定。承北狄贪勇，未识义方，法藉人弘，敢欲传化。乃与道俗十人，展转北行，达西面可汗叶护衙所。以法训勗，曾未浹旬，特为戎主深所信伏。日给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侣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于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与相见。承此风化，将事东归。而叶护君臣留恋不许。王即奏闻，下敕征入，乃与高平同来谒帝。以其年十二月达京，敕住兴善寺。释门英达，莫不修造。自古教传词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宗绪，括其同异，内计外执，指掌释然，征问相讎，披解无滞。乃上简闻，蒙引内见，躬传法理，无爽对扬。赐彩四十段，并宫禁新衲一领。所将五僧，加料供给，重频慰问，劳接殊伦。至三年三月，上以诸有非乐，物我皆空，眷言真要，无过释典，流通之极，岂尚翻传，下诏所司，搜扬硕德备经三教者一十九人，于大兴善创开传译。沙门慧乘等证义，沙门玄奘等译语，沙门慧曠、慧净、慧明、法琳等缀文。又敕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杜正伦参助铨定。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璟总知监护。百司供送，四事丰华。初译《宝星经》，后《移胜光》，又译《般若灯大庄严论》，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阅既周，缮写云毕，所司详读，乃上闻奏。下

敕各写十部，散流海内。仍赐颇物百段，余承译僧有差束帛。又敕太子庶子李伯药制序，具如论首。波颇意在传法，情望若弦，而当世盛德，自私诸己。有人云：“颇侥幸时誉，取驰于后。故聚名达，废讲经论。”斯未是弘通者。时有沙门灵佳，卓萃拔群，妙通机会，对监护使具述事理云：“颇远投东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载，声震上古。昔苻、姚两代，翻经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意在明德同证，信非徒说，后代昭奉无疑于今耳。”识者金议攸同，后遂不行。时为太子染患，众治无效。下敕迎颇入内，一百余日，亲问承对，不亏帝旨。疾既渐降，辞出本寺，赐绫帛等六十段，并及时服十具。颇誓传法化，不惮艰危，远度葱河，来归震旦。经途所亘，四万有余。躬赍梵本，望井翻尽，不言英彦，有坠纶言。本志颓然，雅怀莫诉，因而构疾。自知不救，分散衣资，造诸净业，端坐观佛，遗表施身。下敕特听，寻尔而卒于胜光寺，春秋六十有九。东宫下令给二十人，輶尸坐送至于山所。阼维既了，沙门玄蕃收拾余骸，为之起塔于胜光寺。在乘师塔东。即贞观七年四月六日也。有识同嗟，法轮辍轸，四年之译，三袞献功。掩抑慧灯，望照惑累，用兹弘道，未敢有闻。既而人丧法崩，归倦斯及，伊我东鄙，匪咎西贤。悲夫！（《高僧传》二集卷三）

(一) 摩伽陀国那兰陀寺在王舍城东, 详见《西域记》卷九, 唐时中国高僧留学该寺者甚众。

33. 那提三藏

那提三藏, 此言福生。具依梵言, 则云布如乌伐邪。以言烦多故, 此但讹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 少出家, 名师开悟, 志气雄远, 弘道为怀。历游诸国, 务在开物, 而善达声明, 通诸诂训。大夏召为文士, 拟此土兰台著作者。性汎爱, 好奇尚, 闻有涉悟, 不惮远夷。曾往执师子国(一), 又东南上棱伽山(二), 南海诸国, 随缘达化。善解书语, 至此敷演, 度人立寺, 所在扬扇。承脂那东国, 盛转大乘, 佛法崇盛, 瞻洲(三)称最。乃搜集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余夹, 合一千五百余部, 以永徽六年, 创达京师。在敕令于慈恩安置, 所司供给。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 声华腾蔚, 无由克彰。掩抑萧条, 般若是难, 既不蒙引, 返充给使。显庆元年, 敕往昆仑(四)诸国采取异药。既至南海, 诸王归敬, 为别立寺, 度人授法。弘化之广, 又倍于前。以昔被敕往, 理须命返。慈恩梵本, 拟重寻研。龙朔三年, 还返旧寺。所赍诸经, 并为奘将北出, 意欲翻度, 莫有依凭。惟译《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经, 要约精最, 可常行学。其年南海真腊国(五), 为那提素所化者, 奉敬无已, 思见其

人。合国宗师假途远请。乃云国有好药，唯提识之，请自采取。下敕听往，返迹未由。余自博访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龙树之门人也。所解无相与焚颇返。西梵僧云，大师隐后，斯人第一。深解实相，善达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围陀论》，莫不洞达源底，通明言义。词出珠联，理畅霞举。所著《大乘集义论》，可有四十余卷。将事译之，被遣遂阙。夫以抱麟之叹，代有斯踪，知人难哉，千龄罕遇。那提挟道远至，投俾北冥。既无所待。乃三被毒，载充南役，崎岖数万，频历瘴气。委命遭命，斯人斯在，呜呼惜哉！（《高僧传》二集卷五）

（一）执师子国之名，见《大唐西域记》，即锡兰岛也。以前正史皆仅作师子国。

（二）梭伽山(Lanka)，锡兰岛东部高山也。

（三）瞻洲即瞻部洲之略名。印度古来传说，谓海中可居之地有四洲焉：东毗提诃洲(Purva Videha)，南瞻部洲(Jambudvipa)，西瞿陀尼洲(Godhanya)，北拘卢洲(Kurudvipa)。见《西域记》卷一。此处之瞻洲，指马来半岛及南洋群岛也。

（四）昆仑国今暹罗诸国也。

（五）真腊国今之柬埔寨(Cambodia)也。

34. 释若那跋陀罗

释若那跋陀罗，华言智贤，南海波凌（亦曰诃

凌)(一)国人也,善三藏学。麟德年中,有成都沙门会宁欲往天竺观礼圣迹,泛舶西游,路经波凌,遂与智贤同译《涅槃后分》二卷。此于《阿笈摩经》内译出,说世尊焚棺、收舍利罗等事,与《大涅槃》颇不相涉。译毕寄经达交州。宁方之西域,至仪凤年初,交州都督梁难敌遣使同会宁弟子运期,奉表进经入京。三年戊寅,大慈恩寺沙门灵会于东宫启请施行。运期奉侍其师,因心莫比。师令赍经行化,故无暇影随往西域也。(《高僧传》三集卷二)

(一) 诃凌国即爪哇岛(Java)也。《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诃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社婆、闍婆皆 Java 之转音。《唐书》又记在其国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日人高楠顺次郎之英译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尝依此数以天文学法推算诃凌国之纬度应为北纬六度八分,如是则诃凌当在麻刺甲半岛(Malacca)或婆罗洲(Borneo)北境矣。诃凌为印度人地名无疑,其原音或为羯陵伽(Kalinga),孟加拉湾西岸大国也。中古时,印度人渡海移殖其地甚众。侨民不忘祖国,以本土地名称新区,犹之今代美洲之有新苏格兰或新英格兰也。

35. 释佛陀多罗

释佛陀多罗,华言觉救,北天竺罽宾人也。赍《多罗》夹,誓化支那,止洛阳白马寺。译出《大方广圆觉了

义经》。此经近译不委何年。且隆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直谏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迹，莫究其终。大和中，圭峰密公著疏，判解经本一卷。后分二卷成部，续又为钞，演畅幽邃。今东京、太原、三蜀盛行讲演焉。（《高僧传》三集卷二）

36. 释佛陀波利

释佛陀波利，华言觉护，北印度罽宾国人。忘身徇道，遍观灵迹。闻文殊师利在清凉山，远涉流沙，躬来礼谒。以天皇仪凤元年丙子，杖锡五台。虔诚礼拜，悲泣雨泪，冀睹圣容。倏焉见一老翁，从山而出，作婆罗门语，谓波利曰：“师何所求耶？”波利答曰：“闻文殊大士隐迹此山。从印度来，欲求瞻礼。”翁曰：“师从彼国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否？此土众生，多造诸罪。出家之辈，亦多所犯。佛顶神咒，除罪秘方。若不赍经，徒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能识。师可还西国，取彼经来，流传此土。即是遍奉众圣，广利群生，拯接幽冥，报诸佛恩也。师取经来至，弟子当示文殊居处。”波利闻已，不胜喜跃，裁抑悲泪，向山更礼。举头之顷，不见老人。波利惊愕，倍增虔恪。遂返本国，取得经回。既达帝城，便求进见。有司奏具，天皇赏其精诚。崇斯秘典，下诏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颢与日照三藏于内共译。译

讫，纛绢三十匹，经留在内。波利垂泣奏曰：“委弃身命，志在利人。请帝流行，是所望也。”帝愍其专切，遂留所译之经，还其梵本。波利得经，弥复忻喜。乃向西明寺访得善梵语僧顺贞，奏乞重翻。帝俞其请。波利遂与顺贞对诸大德翻出，名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前杜令所译者，咒韵经文，少有同异。波利所愿既毕，却持梵本入于五台，莫知所之。或云，波利隐金刚窟。今永兴龙首冈有波利藏舍利之所焉。大历中，南岳云峰寺沙门法照入五台山礼金刚窟。夜至未央，克责扑地。忽见一僧，长七尺许，梵音朗畅，称是佛陀波利。问曰：“阿师如此自苦，得无劳乎，有何愿乐？”照对曰：“愿见文殊。”曰：“若志力坚强，真实无妄。汝可脱履于板上，咫尺圣颜，令子得见。”照遂瞑目。俄已入窟，见一院，题额云“金刚般若寺”。字体首健，光色闪烁。其院皆是异宝庄严，名目不暇。楼观复沓，殿宇连延，罽毘密致，铃铎交鸣，可二百所。间有秘藏，中缄《金刚般若》并《一切经法》。人物魁伟，殆非常所睹也。文殊大圣处位尊严，拥从旁午，宣言慰劳，分茶赋食讫，波利引之出去。照苦乞在寺，波利不许。临别勉之努力修进，再来可住。照还至板上蹑履。回眸之际，波利隐焉。（《高僧传》三集卷二）

37. 释尊法

释尊法，西印度人也。梵云伽梵达磨，华云尊法。远逾沙磧，来抵中华。有传译之心，坚化导之愿。天皇永徽之岁，翻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经题但云，西天竺伽梵达磨译，不标年代，推其本末，疑是永徽显庆中也。又准《千臂经》序云：智通同此三藏译也。法后不知所终。（《高僧传》三集卷二）

38. 释无极高

释无极高，中印度人。梵云，阿地瞿多，华云无极高也。出家氏族，未凭书之。高学穷满字，行洁圆珠，精练《五明》，妙通《三藏》。永徽三年壬子岁正月，自西印度赍梵夹来居长安。敕令慈门寺安置。沙门大乘琮等十六人，英公李世勣、鄂公尉迟敬德等十二人，同请高于慧日寺浮图院，建陀罗尼，普集会坛，所须供办。法成之日，屡现灵异。京中道俗，咸叹希逢。沙门玄楷等固请翻其法本。以四年癸丑，至于五年，于慧日寺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而译。集成一部，名《陀罗尼集经》一十二卷，玄楷笔受。于时有中印度大菩提寺阿难律、木叉师、迦叶师等，于经行寺译《功德天法》。编

在集经第十卷内，故不别出焉。（《高僧传》三集卷二）

39. 释地婆诃罗

释地婆诃罗，华言日照，中印度人也。洞明《八藏》，博晓《五明》。戒行高奇，学业勤悴，而咒术尤工。以天皇时来游此国。仪凤四年五月，表请翻度。所赍经夹，仍准玄奘例，于一大寺别院安置，并大德三五人同译。至天后垂拱末，于两京东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后改西崇福寺，东太原寺后改大福先寺）及西京广福寺，译《大乘显识经》，《大乘五蕴论》等，凡一十八部。沙门战陀般若提婆译语，沙门慧智证梵语，敕诸名德，助其法化。沙门道成、薄尘、嘉尚、圆测、灵辩、明恂、怀度证义。沙门思玄、复礼缀文笔受。天后亲敷睿藻，制序冠首焉。照尝与觉护同翻《佛顶》，深体唐言，善传佛意。每逢新经，锡赉丰厚。后终于翻经小房，享年七十五。天后敕葬于洛阳龙门香山，塔见存焉。（《高僧传》三集卷二）

40. 释慧智

释慧智，其父印度人，婆罗门种，因使游此方，而生于智。少而精勤，有出俗之志。天皇时，从长年婆罗门僧，奉敕度为弟子。本既梵人，善娴天竺书语。生于唐国，复练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诃罗、提云若那、宝思惟

等所有翻译,皆召智为证,兼令度语。后至长寿二年癸巳,智于东都佛授记寺自译《观世音颂》一卷,不详所终。有沙门明佺者,不知何许人。出家隶业,悉在佛授记寺。尤善《毗尼》,兼娴经论。天册万岁元年,敕令刊定经目,佺所专纂录,编次持疑。更与翻经大德二十余人,同共参正。号曰《大周经录》焉。智升云,虽云刊定,繁秽尤多,徒见流行,实难凭准。盖此录支经别品,杂沓不伦,致为升公之所黜矣。(《高僧传》三集卷二)

41. 释阿你真那

释阿你真那,华言宝思惟,北印度迦湿密罗国人,刹帝利种。幼而舍家,禅诵为业。进具之后,专精律品。而慧解超群,学兼真俗。乾文咒术,尤攻其妙。加以化导为心,无恋乡国。以天后长寿二年届于洛都,敕于天宫寺安置。即以其年创译,至中宗神龙景午,于佛授记、天宫、福先等寺,出《不空罽索陀罗尼经》等七部。睿宗大极元年四月,太子洗马张齐贤等缮写进内。其年六月,敕令礼部尚书晋国公薛稷、右常侍高平侯徐彦伯等,详定人目施行。那自神龙之后,不务翻译,唯精勤礼诵,修诸福业。每于晨朝,磨香为水,涂浴佛像。后方饮食,从始洎终,此为恒业。衣钵之外,随得随施。后于龙门山请置一寺,制度皆依西域,因名天竺焉。门徒

学侶，同居此寺，精诚所感，灵应实繁。寿百有余岁，以开元九年终于寺，构塔旌表焉。（《高僧传》三集卷三）

42. 释菩提流志

释菩提流志，南天竺国人也，净行婆罗门种，姓迦叶氏。年十二，就外道出家。事波罗奢罗，学《声明僧佉》等论。历数咒术，阴阳讖纬，靡不该通。年逾耳顺，方乃回心，知外法之乖违，悟释门之渊默。隐居山谷，积习头陀。初依耶舍瞿沙三藏，学诸经论。其后游历五天，遍亲讲肆。高宗大帝闻其远誉，挹彼高风。永淳二年，遣使迎接。天后复加郑重，令住东洛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凡十一部。中宗神龙二年，又住京兆崇福寺，译《大宝积经》。属孝和厌代，睿宗登极。敕于北苑白莲池甘露亭续其译事。翻度云毕，御序冠诸。其经旧新凡四十九会，总一百二十卷。先天二年四月八日，进内。此译场中沙门思忠、天竺大首领伊舍罗等译梵文。天竺沙门波若屈多、沙门达摩证梵义，沙门履方、宗一、慧觉笔受。沙门深亮、胜庄、尘外、无著、怀迪证义。沙门承礼、云观、神曠、道本次文。次有润文官卢粲、学士徐坚、中书舍人苏璿、给事中崔璩、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尚书郭元振、中书令张说、侍中魏知古。儒释二家，构成全美。《宝积》用贤既

广，流志运功最多。所嫌者，古今共译《一切陀罗尼》。末句云，莎𠵼诃，皆不穷考清浊，遂使命章有异。或云萨婆诃，或云馱𠵼诃等，九呼不伦，楷定梵音，悉无本旨。此非梵僧传诵不的，自是执笔之误。故克取莎(桑巴反)𠵼(无可反)诃(呼个反)为正矣。志开元十二年，随驾居洛京长寿寺。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嘱诫弟子。五日斋时，令侍人散去。右肋安卧，奄然而卒，春秋一百五十六。帝闻轸悼，敕试鸿胪卿。谥曰开元一切偏知三藏。遣内侍杜怀信监护丧事，出内库物，务令优贍。用卤簿羽仪幡幢花盖，阗塞衢路。十二月一日，迁窆于洛南龙门西北原，起塔勒石志之。(《高僧传》三集卷三)

43. 释极量

释极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刺蜜帝，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乃于广州制止道场驻锡。众知博达，祈请颇多。量以利乐为心，因敷秘𦘔。神龙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译成一部十卷。乌菴国沙门弥迦释迦（释迦稍讹，正云钵佉，此曰云峰）译语，菩萨戒弟子、前正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循州罗浮山南楼寺

沙门怀迪证译。量翻传事毕，会本国王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泛舶西归。后因南使入京，经遂流布。有惟憲法师、资中沈公各著疏解之。（《高僧传》三集卷二）

44. 释善无畏

释善无畏，本中印度人也。释迦如来季父，甘灵饭王之后，梵名戍婆揭罗僧诃，华言净师子，义翻为善无畏。一云输波迦罗，此名无畏，亦义翻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国难分王乌荼。父曰佛手王，以畏生有神姿，宿贲德艺，故历试焉。十岁统戎，十三嗣位。得军民之情，昆弟嫉能，称兵构乱，阋墙斯甚。薄伐临戎，流矢及身，掉轮伤顶。天伦既败，军法宜诛，大义灭亲，忍而曲赦。乃拭泪白母，及告群臣曰：“向者亲征，恩已断矣。今欲让国，全其义焉。”因致位于兄，固求入道。母哀许之，密与传国宝珠，犹诸侯之分器也。南至海滨，遇殊胜招提，得法华三昧。聚沙为塔，仅一万所。黑蛇伤指，而无退息。复寄身商船，往游诸国。密修禅诵，口放白光。无风三日，舟行万里。属商人遇盗，危于拼命。畏恤其徒侣，默讽真言。七俱胝尊全现身相，群盗果为他寇所歼。寇乃露罪归依。指踪夷险，寻越穷荒，又逾毒水。才至中天竺境，即遇其王。王之夫人，乃畏之女兄也。因问舍位之由，称叹不足。是日携手同归，

慈云布阴，一境丕变。畏风仪爽俊，聪睿起群，解究五乘，道该三学。总持禅观，妙达其源。艺术伎能，悉闻精练。初诣那烂陀寺，此云施无厌也。像法之泉源，众圣之会府。畏乃舍传国宝珠，莹于大像之额。昼如月魄，夜若曦轮焉。寺有达摩掬多者，掌定门之秘钥，佩如来之密印，颜如四十许，其实八百岁也。玄奘三藏昔曾见之。畏投身接足，奉为本师。一日侍食之次，旁有一僧，震旦人也。畏现其钵中，见油饵尚温，粟饭犹暖。愕而叹曰：“东国去此，十万余里。是彼朝熟而返也。”掬多曰：“汝能不言，真可学焉。”后乃授畏总持瑜伽三密教也。龙神围绕，森在目前。其诸印契，一时顿受。即日灌顶，为人天师，称曰三藏。夫三藏之义者，则内为戒定慧，外为经律论，以陀罗尼总摄之也。陀罗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轮，解脱吉祥之海。三世诸佛，生于此门。慧照所传，一灯而已。根殊性异，灯亦无边。由是有百亿释迦，微尘三昧菩萨。以纲总摄于诸定。顿升阶位，邻于大觉，此其旨也。于时畏周行大荒，遍礼圣迹，不惮艰险。凡所履处，皆三返焉。又入鸡足山为迦叶剃头，受观音(一)摩顶。尝结夏于灵鹫，有猛兽前导，深入山穴，穴明如昼，见牟尼像，左右侍者如生焉。时中印度大旱，请畏求雨。俄见观音在日轮中，手执军持，注水于地。时众欣感，得未曾有。复锻金如贝叶，

写《大般若经》，熔中金为率堵波等佛身量焉。母以畏游方日久，谓为已歿，旦夕泣泪，而丧其明。洎附信问安，朗然如故。五天之境，自佛灭后，外道峥嵘，九十六宗，各专其见。畏皆随所执，破滞析疑。解邪缚于心门，舍迷津于觉路。法云大小而均泽，定水方圆而任器。仆异学之旗鼓，建心王之胜幢。使彼以念制狂，即身观佛。掬多曰：“善男子，汝与震旦有缘，今可行矣。”畏乃顶辞而去。至迦湿弥罗国。薄暮，次河而无桥梁，畏浮空以济。一日受请于长者家。俄有罗汉降曰：“我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萨。”乃让席推尊。畏施之以名衣，升空而去。畏复至乌菴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讲《毗卢》于突厥之庭，安禅定于可敦之树。法为金字，列在空中。时突厥宫人，以手按乳。乳为三道。飞注畏口。畏乃合掌端容曰：“我前生之母也。”又途中遭寇，举刃三斫，而肢体无伤。挥剑者，唯闻铜声而已。前登雪山大池，畏不念。掬多自空而至曰：“菩萨身同世间，不舍生死。汝久离相，宁有病耶？”言讫冲天。畏洗然而愈。路出吐蕃，与商旅同次。胡人贪货，率众合围。畏密运心印，而蕃豪请罪。至大唐西境。夜有神人曰：“此东非弟子界也。文殊师利实护神州。”礼足而灭，此亦犹迦毗罗神送连眉也。畏以驼负经，至西州，涉于河。龙陷驼足，没于泉下。畏亦入泉。三日止住

龙宫，宣扬法化，开悟甚众。及牵驼出岸，经无沾湿焉。初，畏途过北印度境，而声誉已达中国。睿宗乃诏若那及将军史献出玉门塞表，以候来仪。开元初，玄宗梦与真僧相见，姿状非常，躬御丹青写之殿壁。及畏至此，与梦合符。帝悦有缘，饰内道场，尊为教主。自宁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冥大士于天宫，接梵筵于帝座。礼国师以广成之道，致人主于如来之乘。巍巍法门，于斯为盛。时有术士握鬼神之契，参变化之功，承诏御前，角其神异。畏恬然不动，而术者手足无所施也。开元四年丙辰，赏梵夹始届长安，敕于兴福寺南院安置，续宣住西明寺。问劳重迭，锡赙异常。至五年丁巳，奉诏于菩提院翻译。畏奏请名僧同参华梵，开题先译《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无著华受缀文。缮写进内，帝深加赏叹。有敕畏所将到梵本，并令进上。昔有沙门无行，西游天竺，学毕言归。方及北印，不幸而卒。其所获夹叶，悉在京都华严寺中。畏与一行禅师于彼选得数本，并总持妙门，先所未译。十二年，随驾入洛。复奉诏于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经》。其经具足梵文，有十万颂，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删缀辞理，文质相半，妙谐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缘，利益要门，斯文为最。又出《苏婆呼童子经》三

卷、《苏悉地揭罗经》三卷，二经具足咒毗奈耶也，即秘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荼罗者，不合辄读诵，犹未受具人，盗听戒律也。所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即金刚顶梵本经，成就一切义图，略译少分耳。畏性爱恬简，静虑怡神。时开禅观，奖劝初学。奉仪形者，莲华敷于眼界。稟言说者，甘露润于心田。超然觉明，日有人矣。法侣请谒，唯尊奉长老宝思惟三藏而已。此外皆行门人之礼焉。一行禅师者，帝王宗重，时贤所归。定慧之余，阴阳之妙，有所未决，亦咨稟而后行。畏尝于本院铸铜为塔，手成模范，妙出人天。寺众以销冶至广，庭除深隘，虑风至火盛，灾延宝坊。畏笑曰：“无苦，自当知也。”鼓铸之日，果大雪蔽空。灵塔出垆，瑞花飘席，众皆称叹焉。又属暑天亢旱，帝遣中官高力士疾召畏祈雨。畏曰：“今旱数当然也。若苦召龙，致雨必暴，适足所损，不可为也。”帝强之曰：“人苦暑病矣。虽风雷亦足快意。”辞不获已。有司为陈请雨具，旛幢螺钹备焉。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急撤之。”乃盛一钵水，以小刀搅之，梵言数百咒之。须臾有物如龙，其大如指，赤色矫首，瞰水面，复潜于钵底。畏且搅且咒，顷之，有白气自钵而兴，径上数尺，稍稍引去。畏谓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驰去。回顾白气疾旋，自讲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

而上。既而昏霾，大风震电。力士才及天津桥，风雨随马而骤，街中大树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尽沾湿矣。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谢。又邙山有巨蛇，畏见之叹曰：“欲决湑洛阳城耶。”以天竺语咒数百声，不日蛇死，乃安禄山陷洛阳之兆也。一说畏曾寓西明道宣律师房，示为粗相。宣颇嫌鄙之。至中夜，宣扞虱投于地。畏连呼律师扑死佛子。宣方知是大菩萨。诘旦，摄衣作礼焉。若观此说，宣灭至开元中，仅五十载矣。如畏出没无常，非人之所测也。二十年，求还西域。优诏不许。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右胁累足，奄然而化。享龄九十九、僧腊八十。法侣凄凉，皇心震悼，赠鸿胪卿。遣鸿胪丞李现具威仪，宾律师护丧事。二十八年十月三日，葬于龙门西山广化寺之庭焉。定慧所熏，全身不坏。会葬之日，涕泗倾都，山川变色。僧俗弟子，宝畏禅师、明畏禅师、荥阳郑氏、琅琊王氏，痛其安仰，如丧考妣焉。乾元之初，唐风再振，二禅师刻偈，诸信士营龕，弟子舍于旁，有同孔墓之恋。今观畏之遗形，渐加缩小，黑皮隐隐，骨其露焉。累朝旱涝，皆就祈请。征验随生，且多檀施，锦绣巾帕覆之，如偃息耳。每一出龕，置于低榻，香汁浴之。洛中豪右，争施禅帕，净巾澡豆，以资浴事。上襁祷，多遣使臣往加供施，必称心愿焉。（《高僧传》三集卷二）

(一) 观音菩萨，北派佛教中最著之菩萨也。梵语原名为阿瓦罗吉泰斯瓦拉 (Avalokitesvara)，中国最初译作观世音，读法显《佛国记》及玄奘《西域记》即可知矣。《西域记》卷三，又作阿缚卢枳低湿伐罗菩萨，下注云唐言观自在。合字连声，梵语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缚卢枳多译曰观，伊湿伐罗译曰自在。旧译为光世音，或云观世音，或观世自在，皆讹谬也。吾查比耳之英译《西域记》注 (Beal, *Buddhistic Record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vol. I, p. 60)云，下视神 (The God that looks down) 也。梵语又称之曰喀鲁那那瓦阿伯哈牙达打 (Karuna-rnava, Abhayamdada)，华言去恐怖者 (The remover of fear)。又曰阿伯胡脱格达拉甲 (Abhyutgataraja)，华言大庄严王 (The Great August King) 也。尼泊尔国人称之曰帕德玛帕尼 (Padmapani)，莲花手神也。西藏人称之曰陈莱西汪楚格 (Spyanras-gzigs-dvang-pbyug = Chen-resi-Van-chug 读法)，镇国神也。西藏庙宇中，观音菩萨像辄与历史上佛陀乔答摩 (Budha Gautama) 及天上之佛陀阿弥陀佛 (Buddha Amitabha) 三者并立。在印度、尼泊尔及西藏皆谓观音为男神，而在中国不知何故竟讹作女神。

45. 释跋日罗菩提

释跋日罗菩提，华言金刚智，南印度摩赖耶国(一)

人也，华言“光明”。其国境近观音宫殿补陀落伽山(二)。父婆罗门，善《五明论》，为建支(三)王师。智生数岁，日诵万言，目览心传，终身无忘。年十六，开悟佛理。不乐习尼捷子诸论。乃削染出家，盖宿植之力也。后随师往中印度那烂陀寺，学修《多罗阿毗达磨》等。泊登戒法，偏听十八部律。又诣西印度学小乘诸论，及《瑜伽三密陀罗尼门》。十余年全通三藏。次复游师子国，登楞伽山，东行佛逝(四)、裸人等二十余国。闻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来。以多难故，累岁方至。开元己未岁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拿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后随驾洛阳。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岳渎灵祠，祷之无应。乃诏智结坛祈请。于是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师谨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气熿熿，天无浮翳。午后方开眉眼，即时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远近惊骇。而结坛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场。质明京城士庶，皆云智获一龙，穿屋飞去。求观其处日千万人，斯乃坛法之神验也。于是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问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

去。”数日忽乘传，将之雁门奉辞。帝大惊，下手诏留住。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爱。久疾不救，移卧于咸宜外馆，闭目不语，已经旬朔。有敕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终，故有是命。智诣彼择取宫中七岁二女子，以绯绘缠其面目，卧于地。使牛仙童写敕一纸，焚于他所，智以密语咒之。二女冥然诵得，不遗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敕诣琰摩王。食顷间，王令公主亡保母刘氏护送公主魂，随二女至。于是公主起坐开目，言语如常。帝闻之，不俟仗卫，驰骑往于外馆。公主奏曰：“冥数难移。今王遣回，略覲圣颜而已。可半日间，然后长逝。”自尔帝方如归仰焉。武贵妃宠异六宫，荐施宝玩。智劝贵妃急造金刚寿命菩萨像，又劝河东郡王于毗卢遮那塔中绘像。谓门人曰：“此二人者，寿非久矣。”经数月，皆如其言，凡先觉多此类也。智理无不通，事无不验。经论戒律秘咒余书，随问剖陈，如钟虚受。有登其门者，智一覲其面，永不忘焉。至于语默兴居，凝然不改。喜怒逆顺，无有异容。瞻礼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矣。自开元七年始届番禺，渐来神甸，广敷密藏。建曼拿罗，依法制成，皆感灵瑞。沙门一行，钦尚斯教，数就谘询，智一一指授，曾无遗隐。一行自立坛灌顶，遵受斯法。既知利物，请译流通。十一年，奉敕于资圣寺翻出《瑜伽念诵法》二卷、

《七俱胝陀罗尼》二卷，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十八年于大荐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门智藏译语，一行笔受，删缀成文。复观旧《随求》本中，有阙章句，加之满足。智所译总持印契，凡至皆验，秘密流行，为其最也。两京稟学，济度殊多，在家出家，传之相继。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于洛阳广福寺命门人曰：“白月圆时，吾当去矣。”遂礼毗卢遮那佛。旋绕七匝，退归本院。焚香发愿，顶戴梵夹，并新译教法付嘱讫，寂然而化，寿七十一，腊五十一。其年十一月七日，葬于龙门南伊川之右，建塔旌表。传教弟子不空奏举，敕谥国师之号。灌顶弟子中书侍郎杜鸿渐素所归奉，述碑记德焉。（《高僧传》三集卷一）

（一）摩赖耶国原音为 Malayalan，在印度半岛西面，麻罗拔(Malabar)一带地皆是也。其人自有语言，与半岛东面之塔密耳语(Tamil)相近。皆达罗毗荼(Dravidia)之方言也。《西域记》卷十有秣刺耶山(Malaya)。考其山即今可陈(Cochin)以南，至印度南端之喀打莫姆山(Cardamom)也。摩赖耶音与秣刺耶相同。土语秣刺耶，华言山国也。

（二）补陀落伽山《西域记》卷十作布坦洛迦山(Potalaka)，在秣刺耶山东：“山径危险，岩谷敬倾。山顶有池，

其水澄镜。派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请见，或作自在天形，或为涂灰外道，慰谕其人，果遂其愿。”补陀落伽山者，观音之住处也。定海普陀山亦有观音庙，盖亦仿此也。

（三）建支即《前汉书·地理志》之黄支国。《西域记》卷十作建志补罗城(Kanchipura)。梵语补罗即城也，地图多有仅作建志(Kanchi)者。

（四）佛逝即《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之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Sribogha)。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及《求法高僧传》皆仅作佛逝国，其地即今苏门答腊岛东南之淳淋邦港(Palembang)。裸人国亦见于义净之书，即今之呢咕巴拉群岛(Nicobars)。《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二章作奈库维兰岛(Necuveran)。孛罗亦记其地男女皆裸体，无丝毫衣布掩蔽身体也。

46. 释不空

释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罗，华言不空金刚，止行二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罗门族，幼失所天，随叔父观光东国。年十五，师事金刚智三藏。初导以梵本《悉昙章》及《声明论》。浹旬，已通彻矣。师大异之，与受菩萨戒。引入金刚界大曼荼罗，验以掷花，知后大兴教

法。洎登具戒，善解一切有部，谙异国书语。师之翻经，常令共译。凡学《声明论》，一纪之功，六月而毕。诵文殊、普贤行愿，一年之限，再夕而终。其敏利皆此类也。欲求学《新瑜伽》五部三密法，涉于三载，师未教诏。空拟回天竺，师梦京城诸寺佛菩萨像皆东行，寐寤乃知空是真法器，遂允所求，授与五部灌顶护摩阿闍梨法，及《毗卢遮那经》、《苏悉地轨则》等，尽传付之。厥后师往洛阳，随侍之际，遇其示灭，即开元二十年矣。影堂既成，追谥已毕，曾奉遗旨，令往五天并师子国，遂议遐征。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空自对本尊祈请，旬日感文殊现身。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诚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誓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二十九年十二月，附昆仑舶离南海，至诃陵国界。遇大黑风，众商惶怖。各作本国法禳之无验，皆膜拜求哀，乞加救护。慧誓等亦恸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忧。”遂右手执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经》夹，作法诵《大随求》一遍，即时风偃海澄。又遇大鲸出水，喷浪若山，甚于前患。众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誓诵《娑竭龙王经》，逡巡众难俱息。既达师子国，王遣使迎之。将入城，步骑羽卫，骈罗衢路。王见

空礼足，请住宫中七日供养。日以黄金斛满盛香水，王为空躬自洗浴。次太子后妃辅佐，如王之礼焉。空始见普贤阿闍梨，遂奉献金宝锦绣之属，请开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坛法。并许含光、慧晋等同受五部灌顶。空自尔学无常师，广求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本三昧耶，诸尊密印仪形色像坛法幟帜，文义性相无不尽源。一日，王作调象戏，人皆登高望之，无敢近者。空口诵手印，住于慈定，当衢而立。狂象数头，顿皆踢跌。举国奇之。次游五印度，屡彰瑞应。至天宝五载还京。进师子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瓔珞般若》梵夹，杂珠白氎等。奉敕权止鸿臚，续诏入内立坛，为帝灌顶。后移居净影寺。是岁终夏愆阳，诏令祈雨。制曰：“时不得暍，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坛。未尽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悦，自持宝箱，赐紫袈裟一副，亲为披覆。仍处绢二百匹。后因一日大风卒起，诏空禳止。请银瓶一枚，作法加持，须臾戢静。忽因池鹅误触瓶倾，其风又作，急暴过前。敕令再止，随止随效。帝乃赐号曰智藏焉。天宝八载，许回本国。乘驿骑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十二载。敕令赴河陇节度使哥舒翰所请。十三载至武威，住开元寺。节度使洎宾从皆愿受灌顶，士庶数千人咸登道场。弟子含光等亦受五部法。别为功德使开府李元琮受法，

并授金刚界大曼荼罗。是日道场地震，空曰：“群心之至也。”十五载诏还京，住大兴善寺。至德初，銮驾在灵武凤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请入内。建道场护摩法，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随求》真言袪除。至七过，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礼焉。空表请入山。李辅国宣敕令于终南山智矩寺修功德。念诵之夕，感大乐萨埵舒毫发光，以相证验，位邻悉地。空曰：“众生未度，吾安自度耶？”肃宗厭代，代宗即位，恩渥弥厚。译《密严》、《仁王》二经毕，帝为序焉。颁行之日，庆云俄现，举朝表贺。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制授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大历三年，于兴善寺立道场，敕赐锦绣褥十二领、绣罗幡三十二首。又赐道场僧二七日斋粮，敕近侍大臣诸禁军使并入灌顶。四年冬，空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萨为上座。制许之。此盖谦桥陈如是小乘教中始度故也。五年夏，有诏请空往五台山修功德。于时彗星出焉，法事告终，星亦随没。秋，空至自五台。帝以师子驄并御鞍辔，遣中使出城迎人。赐沿道供帐。六年十月二日，帝诞节，进所译之经。表云：“爰自幼年，承事先师三藏。十有四载，稟瑜伽法门。复游五印度，求所未授者，并诸经论，计五百余部。天宝五载，却至上都，

上皇诏入内，立灌顶道场。所赍梵经，尽许翻度。肃宗于内立护摩及灌顶法。累奉二圣令鸠聚先代外国梵文，或條索脱落者修，未译者译。陛下恭遵遗旨，再使翻传，利济群品。起于天宝，迄今大历六年，凡一百二十余卷，七十七部。并目录及笔受等僧俗名字，兼略出念诵仪轨。写毕遇诞节，谨具进上。”敕付中外，并编入一切经目录中。李宪诚宣敕，赐空锦彩绢八百匹，同翻经十大德各赐三十匹。沙门潜真表谢。僧俗弟子赐物有差。又以京师春夏不雨，诏空祈请。如三日内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敕立坛，至第二日，大雨云足。帝赐紫罗衣并杂彩百匹，弟子衣七副，设千僧斋，以报功也。空进表，请造文殊阁。敕允奏。贵妃、韩王、华阳公主同成之。舍内库钱约三千万计。复翻《摩路荼王经》。宣赐相继，旁午道路。至九年，自春抵夏，宣扬妙法，诚勸门人。每语及普贤愿行，出《生无边法门经》，劝令诵持，再三叹息。其先受法者，偏令属意观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诠阿字了法不生，证大觉身，若指诸掌，重重嘱累，一夜命弟子赵迁：“持笔砚来，吾略出《涅槃荼毗仪轨》，以贻后代，使准此送终。”迁稽首三请，幸乞慈悲久住，不然，众生何所依乎？空笑而已。俄而示疾，上表告辞。敕使劳问，赐医药。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

固让不俞。空甚不悦。且曰：“圣众俨然，舒手相慰。白月圆满，吾当逝矣。柰何临终，更窃名位。”乃以五股金刚铃杵，先师所传者，并银盘子、菩提子、水精数珠留别，附中使李宪诚进。六月十五日，香水澡沐，东首倚卧，北面瞻望阙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享年七十，僧腊五十。弟子慧朗次绍灌顶之位，余知法者数人。帝闻，辍视朝三日，赐绢布杂物，钱四十万，造塔钱二百余万。敕功德使李元琮知护丧事。空未终前，诸僧梦千仞宝台摧，文殊新阁颓，金刚杵飞上天。又兴善寺后池无故而涸，林竹生实，庭花变萎。七月六日茶毗，帝诏高品刘仙鹤就寺置祭，赠司空，谥曰大辩广正智三藏。火灭，收舍利数百粒。八十粒进内。其顶骨不然，中有舍利一颗，半隐半现，敕于本院别起塔焉。空之行化，利物居多，于总持门，最彰殊胜。测其忍位，莫定高卑。始者玄宗尤推重焉。尝因岁旱，敕空祈雨。空曰：“过某日可禱之。”或强得之，其暴可怪。敕请本师金刚智设坛，果风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树木有拔仆者，遽诏空止之。空于寺庭中，捏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骂之。有顷，开霁矣。玄宗召术士罗公远与空换法，同在便殿。空时时反手搔背。罗曰：“借尊师如意。”时殿上有华石，空挥如意击碎于其前。罗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欲起取，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乃举手示罗，如意

复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见之。矫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气。见空人语曰：“弟子恶报，和尚如何见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阳城，以快所怀也。”空为其受归戒，说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那复恚恨乎？吾力何及，当思吾言，此身必舍矣。”后樵子见蛇死涧下，臭闻数里。空凡应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一绣座，手簸旋数寸木神子，念咒掷之。当其自立于座上已，伺其吻角，牙出目瞬，则雨至矣。又天宝中，西蕃、大石、康三国帅兵围西凉府^(一)。诏空入。帝御于道场，空秉香炉，诵《仁王》密语二七遍。帝见神兵可五百员在于殿庭，惊问空。空曰：“毗沙门天王子领兵救安西，请急设食发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东北三十许里，云雾间，见神兵长伟，鼓角喧鸣，山地崩震，蕃部惊溃。彼营垒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绝。城北门楼，有光明天王怒视。蕃帅大奔。”帝览奏，谢空。因敕诸道城楼置天王像，此其始也。空既终，三朝所赐墨制，一皆进纳。生荣死哀，西域传法僧至此，今古少类矣。嗣其法位慧朗师也。御史大夫严郢为碑，徐浩书之，树于本院焉。（《高僧传》三集卷一）

（一）释不空亦释善无畏之流亚也。天宝中，西蕃（即吐蕃）、大食、康三国帅兵围西凉府一事，不见《唐书》。

47. 释利涉

释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罗门之种姓。夙龄强志，机警溢伦。宗党之中，推其达法。欲游震旦，结侣东征。至金梭岭，遇玄奘三藏^(一)。行次相逢，礼求奘度。既而群经众论，凿窍通幽。特尔远尘，归乎正道，非奘难其移转矣。奘门贤哲辐凑，涉季孟于光宝之间。其为人也，犹帛高座之放旷。中宗最加钦重，朝廷卿相感义与游。开元中，于安国寺讲《华严经》。四众赴堂，迟则无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炽，利动人心。有颍阳人韦玎垂拱中中第，调选河中府文学，迁大理评事秘校。见涉讲筵，帛帛堆积，就乞选粮，所获未厌。表请释、道二教，定其胜负。言释、道蠹政可除。玄宗诏三教各选一百人，都集内殿。韦玎先涉高座，挫叶静能及空门思明，例皆辞屈。涉次登座，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韦往返百数千言，条绪交乱，相次抗之。棼丝自理，正直有归。涉重问韦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审主人何姓？”玎曰：“姓韦。”涉将韦字为韵，揭调长吟。偈词曰：“我之佛法是无为，何故今朝得有为。无韦始得三数载。不知此复是何韦。”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忆何韦之事，凛然变色曰：“玎是庶人宗族，敢尔轻蔑朕玄元祖教，及凌轹释门。”玎下殿俯伏待罪。叩头

言：“臣非庶人之属。涉贵其钳利口以解疏狂。”奏曰：“珂是关外之人，非玄贞之族类。”敕贬象州百姓。赐涉钱绢，助造明教寺，加号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论》一卷。公卿间有言曰：“涉公是韦掾之膏肓也。”涉曰：“此举也，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自此京城无不改观。言谈讲者，以涉为最焉。晚节遭其谴谪汉东。寻属宽宥，移徙南阳龙兴寺。时惠忠国师知重涉名，聊款关相谒曰：“纳衣小僧向前，某被门徒朝要连坐于此。适观师当有贵气，可作高道国德，勿同吾也。”乃开篋提衣物，令忠师曳娄。由此襄邓之人，皆惊涉如此悬记。忠师道声，又光阐焉，盖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诏忠师入供养。肃宗时，入宫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见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则知涉才业优长，帝王器重。”复多著述。大历中，西明寺翻经沙门圆照撰涉传，成一十卷，足知言行之多也矣。（《高僧传》三集卷一七）

（一）释利涉金梭岭遇玄奘三藏事，不见《西域记》及《三藏法师传》。金梭岭何在，不可得考。

48. 释智慧

释智慧者，梵名殷刺若^(一)也。姓侨答摩氏，北天竺迦毕试国人。颖悟天资，七岁发心，违侍二亲，归依

三宝。时从大德调伏军教，诵《四阿含》满十万颂，《阿毗达磨》三万颂。及年应法，随师往别国纳具足戒，诵《萨婆多》近四万颂，《俱舍》二万八千颂。又诵《大婆沙》，兼通其义。七年于彼专习小乘。后诣中天竺那烂陀寺稟学大乘，《唯识瑜伽》、《中边》等论，《金刚般若经》、《因明》、《声明》、《医明》、《王律论》等，并依承智护、进友、智友三大论师，复游双林，经八塔，往来瞻礼。十有八年，闻南北竺颇尚持明，遂往谘稟。彼有灌顶师，名达摩耶舍，见慧勤重可教，授瑜伽法。入《曼荼罗三密护身五部印契经》。于一年诵彻三千五百余颂。常闻支那大国，文殊在中，锡指东方，誓传佛教。乃泛海东迈，垂至广州，风飘却返，抵执师子国之东。又集资粮，重修巨舶，偏历南海诸国。二十二年，再近番禺。风涛遽作，舶破人没，唯慧存焉。夜至五更，其风方止。所赍经论莫知所之。及登海壖，其夹策已在岸矣。于白抄内大竹筒中得之，宛为鬼物扶持而到。乃叹曰：“此《大乘理趣》等经，想支那人根熟矣。”遂东北行，半月达广州。即德宗建中初也。属帝违难奉天，贞元二年始届京辇，见乡亲神策军正将罗好心^(二)，即慧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将至家中，延留供养。八年，上表举慧翻传。有敕令京城诸寺大德名业殊众者同译。得闍宾《三藏般若》，开释梵本。翰林待诏光宅寺沙门利

言度语，西明寺沙门圆照笔受，资圣寺道液、西明寺良秀、庄严寺应真、醴泉寺超悟、道岸、辩空并充证义。六月八日，欲创经题，敕右街功德使王希迁，与右神策军大将军王孟涉、骠骑大将军马有邻等，送梵经出内。缙伍威仪，乐部相闻，士女观望，车骑交骈，迎入西明寺翻译。即日赐钱一千贯、茶三十弗、香一大合，充其供施。开名题曰《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成十卷。又《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力经》、《般若心经》各一卷。皆贞元八年所译也。是岁十月缮写毕。二十八日设彩车，大备威仪，引入光顺门进。帝览忻然，慰劳勤至，敕于神策军赐斋食。赐慧绢五百匹，冬服一副，余人赐各有差。慧表谢，答诏褒美，同日请译经。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罗好心上表云：“臣表弟沙门般刺若，先进《大乘理趣六波罗蜜》梵本经，伏奉今年四月十九日敕，令王希迁精选有道行僧，于西明寺翻译。今经帙已终，同诣光顺门进上。”答诏云：“卿之表弟，早悟大乘。远自西方，来游上国。宣六根之奥义，演双树之微言。念以精诚所宜钦重，是令翻译，俾用流行。卿夙慕忠勤，职司禁卫。省览表疏，具见乃怀，所谢知。”好心以朱泚围逼之际，颇有战功，预其中兵，为帝宠重。慧得好心启导，译务有光，帝制经序焉。慧后终于洛阳，葬龙门之西冈，塔今存矣。（《高僧传》三

集卷二)

(一) 般刺若，梵语原音为 Prajña，侨答摩原音为 Gautama。般刺若《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七作般若，尝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名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共依胡本译《六波罗密经》。迦毕试原音为 Kapisa。依玄奘《西域记》之记载，迦毕试在梵衍那国(Bamian)之东，过雪山(Hindukush)，逾黑岭(Siyah Koh)，即至其国。故以地位考之，即今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境也。

(二) 罗好心与般刺若为表兄弟，亦必迦毕试人也。人仕于中国，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位亦不微矣。好心与波斯将李元谅(又名骆元光)同时，皆以平定朱泚有功。元谅《唐书》有专传，而好心则无也。

49. 释牟尼室利

释牟尼室利，华言寂默。其为人也，神宇高爽，量度真率，德宗贞元九年，发那烂陀寺，拥锡东来。自言从北印度往此寺，出家受戒学法焉。十六年，至长安兴善寺。十九年，徙崇福醴泉寺，复于慈恩寺请行翻译事。乃将奘师梵本，出《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十卷，又进六尘兽图。帝悦，檀施极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慈恩寺。初，默说中天竺摩伽陀国那烂陀寺周围四十八里，九寺一门，是九天王所造。默在寺日，住者万余，以大法师处量纲任。西域伽蓝，无如其高广矣。

案《守护国界主经》是般若译，牟尼证梵本，翰林待诏光宅寺智真译语，圆照笔受，鉴虚润文，证观证义焉。（《高僧传》三集卷三）

50. 释莲华

释莲华，本中印度人也。以兴元元年，杖锡谒德宗。乞钟一口，归天竺声击。敕广州节度使李复修鼓铸毕，令送于南天竺金捶寺。华乃将此钟与宝军国毗卢遮那塔所安置。后以《华严》后分梵夹附舶来，为信者般若三藏于崇福寺翻成四十卷焉。一云梵夹本，是南天竺乌荼国（一）王书献支那天子。书云，手自书写《华严经》百千偈，中所说善财童子五十五圣者，善知识，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谨奉进上，愿于龙华会中奉觐云。即贞元十一年也。至十二年六月，诏于崇福寺翻译。罽宾沙门般若宣梵文，洛京天宫寺广济译语，西明寺圆照笔受，智柔智通缀文，成都府正觉寺道恒、鉴虚润文。千福寺大通证义，证观、灵邃详定。神策军护军中尉霍仙鸣、左街功德使窦文场写进。十四年二月解座。（《高僧传》三集卷三）

（一）乌荼国（Oude）今图作乌多，在尼泊尔西南。乌荼见《西域记》卷十，不可与乌荼国相混。乌荼又作乌仗那或乌菴也。

51. 释天竺

释天竺亡名，未详何印度人也。其貌恶陋、缠乾陀色纁条衣，穿革屣，曳铁锡，化行于京辇。当韦南康皋之生也，才三日，其家召僧斋，此僧不速自来。其日僧必历寺，连名请至。韦氏家僮患其长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而斋毕，韦氏令乳母负婴儿出，意请众僧祝愿焉。梵僧先从座起，摄衣升阶视之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相认之意。众皆异之。韦君曰：“此子才生三日，吾师何言别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韦君固问之。梵僧曰：“此子乃诸葛亮之后身耳。武侯鼎国时，为蜀丞相，君所知也。缘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帅，必福坤维之人。吾往在剑门，与此子为善友。既知其生于君门，吾不远而来。此子作剑南节度二十年，官极贵，中书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为字，又单字武也。张镒出为凤翔陇州节度，奏皋权知陇州。及镒为李楚琳所杀，牛云光请皋为帅。朱泚不得已，用皋为凤翔帅。德宗置奉义军节以旌之，续加礼部尚书。兴元中，驾还京，征为左金吾卫将军。贞元元年，为成都尹，代张延赏到任。和南蛮，并战功，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进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末涂甚崇释氏，恒持

数珠诵佛名。所养鸚鵡，教令念经。及死，焚之，有舍利焉。皋又归心南宗禅道，学心法于净众寺神会禅师。在蜀富贵僭差，重赋敛，时议非之。然合梵僧悬记焉。（《高僧传》三集卷一九）

52. 释般若

释般若，罽宾国人也。貌质魁梧，执戒严整，在京师充义学沙门。宪宗敦崇佛门，深思翻译，奈何有事于蜀部，刘辟阻命，王承宗未平，朝廷多故。至元和五年庚寅，诏工部侍郎归登、孟简、刘伯刍、萧俛等就醴泉寺译出经八卷，号《本生心地观》。此之梵夹，乃高宗朝师子国所进者，写毕进上。帝览，有敕朕愿为序。寻颁下其文，冠于经首。三藏赐帛，证义诸沙门，锡赉有差。先于贞元中，译《华严经》后分四十卷。此盖乌荼国王所进者，于时而赐紫衣。后大中中，法宝大师玄畅，奏请入藏焉。（《高僧传》三集卷三）

53. 五代及北宋东来之僧人

吾查《宋高僧传》及《佛祖统纪》等书，唐宪宗元和以后，至于唐末，百有余年，印度僧人东来传教者，竟无一人。其故吾不得而知矣。五代干戈云扰，无暇接待梵僧，研究佛学。虽有一二至者，亦无大表现。宋有天下，欢迎梵僧，重兴翻译。宋仁

宗以后，回教徒侵入印度，扫灭佛教。故自是以后，中国史书无复梵僧东来之记载，而中国亦无西天取经之僧矣。兹特就《佛祖统纪》所记五代及北宋时东来之梵僧，摘录于下：

梁末帝贞明四年，西天三藏钵怛罗至蜀，自言从摩伽陀国至益州，途经九万九千三百八十里。时蜀主王建光天元年也。三藏自言已二百七十岁。（《佛祖统纪》卷四二）

宋太祖开宝五年，西天竺沙门可智、法见、真理三人来朝，赐紫方袍。西天竺沙门苏葛陀来贡舍利、文殊华，赐紫服金币。西天竺沙门弥罗等十四人来朝，并赐紫服。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西天沙门吉祥来进贝叶梵经。

三年，中天竺沙门钵纳摩来献佛舍利塔、犛牛尾拂。西天王子曼殊室利（一）求归本国。诏从之。

（一）曼殊室利事迹亦见《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

五年二月，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三藏天息灾、乌填曩国（一）三藏施护来，召见，赐紫衣。敕二师同阅梵夹。时上盛意翻译，乃诏中使郑守均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为三堂，中为译经，东序为润文，西序为证义。五月，中天竺沙门护罗来献贝叶梵经，敕赐紫服。

（一）乌填曩国即乌菴国，玄奘《西域记》之乌仗那国

(Udyana)。

七年六月，译经院成，诏天息灾等居之。赐天息灾明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令以所将梵本各译一经。证梵学僧法进、常谨、清沼等笔受缀文，光禄卿杨说、兵部员外郎张洎润文，殿直刘素监护。天息灾述译经仪式，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事在藏经），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士天神名佐，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目曰大法曼拿罗（此云大会），请圣贤阿伽沐浴（阿伽此云器，凡供养之器，皆称曰阿伽。今言阿伽，乃是沐浴器）。设香花灯水淆果之供，礼拜绕旋，祈请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𑖀𑖄𑖆初翻为纒哩第野，𑖀𑖄𑖆为素怛览）。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纒哩那野丹翻为心，素怛览翻为经）。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如笔受云，照见五蕴，彼自性空见此。今云照见五蕴皆空。大率梵音多先能后所，如念佛为佛念，打钟为钟打。故须回缀字句，以顺此土之文）。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如无无明，无明剩两字如

上正遍知上阙一无字)。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如心经度一切苦厄一句，元无梵本，又是故空中一句，是故两字元无梵本）。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天息灾言译文有与御名庙讳同者，前代不避。若变文回避，虑妨经旨。今欲依国学九经，但阙点画。诏答佛经用字，宜从正文。庙讳御名，不须回避。七月，天息灾上新译《圣佛母经》、法天上《吉祥持世经》、施护上《如来庄严经》各一卷。诏两街僧选义学沙门百人，详定经义。时左街僧录神曜等，言译场久废，传译至艰。天息灾等即持梵文先翻梵义，以华文证之，曜众乃服。

八年，诏译经院赐名传法院，于西偏建印经院（今临安传法院，即东都译经院。今但供奉入内道场法事）。天息灾等言历朝翻译，并借梵僧。若退阻不来，则译经废绝。欲令两街选童五十人，习学梵字。诏令高品王文寿选惟净等十人引见便殿。诏送译经院受学。惟净者，江南李煜之侄，口受梵章，即晓其义。岁余度为僧，升梵学笔受，赐紫衣光梵大师。

雍熙二年，上览新译经，谓宰臣曰：“天息灾等妙得翻译之体。”乃诏天息灾除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法天、施护并除朝奉大夫，试鸿胪卿。法天改名法贤，并月给酥酪钱有差。新译经论，并刊板印行。天息灾等言，闻

陕西诸路颇有道俗收藏梵经，乞下寻访，以资翻译。诏从之。诏西天僧有精通梵语，可助翻译者，悉馆于传法院。

三年，诏以御制《三藏圣教序》赐天息灾等，令冠新译经首。

淳化二年，中天竺那烂陀寺沙门补陀吃多来朝，进佛舍利、梵经。赐紫服。

四年，诏西边诸郡：梵僧西来、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所持梵经，并先具奏封题进上。

五年，中闻国^(一)沙门吉祥进《大乘祝藏经》。诏五^(恐为三字之误)藏法贤等详定。贤奏此经是于阗书体，非是梵文。其中无请问人及听法众，前后六十五处，文义不正。帝召贤谕之曰：“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佛教也。”宜焚弃此本，以绝后惑。

(一) 中闻国不可考。

至道元年，中天竺沙门迦罗扇帝来朝，进佛顶舍利，贝叶梵经。

三年九月，西天竺沙门罗护罗来朝，进贝叶梵经。赐紫服。(以上见《佛祖统纪》卷四三)

真宗咸平元年，御制《三藏圣教序》赐明教大师法贤等，令置先帝《圣教序》后。沙门可升注序进上。中天竺沙门你尾掘等来朝，进佛舍利、梵经、菩提树叶、菩

提子数珠。赐紫衣。西天竺沙门佛护来朝，进梵经。赐紫衣。

二年，礼部侍郎陈恕言译经院久费供亿，乞罢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许。

三年八月，试光禄卿天息灾亡。谥慧辩法师，敕有司具礼送终。

景德元年，西天三藏法护来进佛舍利、贝叶梵经。赐紫衣束帛，馆于译经院。北天沙门戒贤来进梵经。赐紫服。七月，亢旱，召西天梵僧于金明池水心立坛咒龙。有云雾自池中出，须臾雨至。自后岁旱，必作咒法多验。二年三月，迦湿弥罗国沙门目罗失稽来进梵经、菩提树叶。七月，西天沙门达磨波来进梵经。赐紫服。九月，上幸译经院，令三藏诸僧坐，赐香茶缯彩有差。

大中祥符三年，西天沙门众德来朝，进舍利、梵经、菩提印。中天竺沙门觉戒来朝，进舍利、梵夹、金刚座真容、菩提树叶。召见便殿，慰劳甚厚，馆于译经院。称进赞圣颂，诏惟净译之。称谓学士杨亿曰：“入此国，见屠杀猪羊，市肆悬肉，痛不忍观。西竺食肉五辛者，驱出城。故无货者，心不欲久居此。愿至五台礼文殊，即还本土。”晋公丁谓问之曰：“数万里远来，更何所为？”称曰：“并欲礼宣律师塔耳。”及还，诏赐金襴袈裟，奉安金刚座，及赐装钱茶果。

六年八月，兵部侍郎译经润文官赵安仁奉诏编修《大藏经》录成。凡二十一卷，赐名《大中祥符法宝录》。仍赐御制序，云自太平兴国以来，凡译成经律论四百十三卷。秘书监杨亿、光梵大师惟净等编次。又请以两朝御制佛乘文集，编入大藏。下诏褒许。九月，西天竺沙门知贤等来进舍利、梵经。赐紫服。西天波罗奈^(一)沙门满贤进梵经、无忧树叶。

(一) 波罗奈今之贝那莱斯城 (Benares)，梵语作 Varanasi，巴利语 (Pali) 作 Baranasi。

八年，南海注鞞国遣使来贡，进天竺梵经。其使言四十年以来，海无风涛。意中国有圣人出世。

九年二月，北天竺优填曩国沙门天觉、南天竺师子国沙门妙德、西天竺迦蹉国沙门等来，各进舍利、梵经。各赐紫衣金币。四月，中天竺萨缚罗国沙门童寿来进梵经。赐紫服。五月，东天竺缚邻捺国^(一)沙门普积来进梵经。赐紫服。

(一) 志磐述曰：“五天竺国名，校以《西域记》唯师子国可见，余不可考。盖今古事变，尤昔汉唐而今为宋。其实一区宇耳。”志磐生于南宋之末，外域地理，莫由得考。故言校以《西域记》唯师子一国可见。其实优填曩国即玄奘《西域记》之乌仗那国 (Udyana)，迦蹉国即《西域记》卷十一之契吒国 (Kachha)，西国考古家如久良 (Julian) 及圣

马丁(St. Martin)等皆指定为今之开治(Cutch)。其地在印度斯河口东南。萨缚罗国不可考。缚邻捺国即《西域记》卷七之婆罗痾斯国，《佛祖统纪》上文又作波罗奈国。大中祥符六年，其国沙门满贤来进梵经者也。

天禧四年，西天沙门普善来进梵经。赐紫服。(以上见《佛祖统纪》卷四四)

仁宗天圣元年，南海驻鞞国遣使进金叶、天竺梵经。诏三藏法护译之。

二年，西天沙门爱贤、护贤来进贝叶梵经。赐紫服。

景祐二年，御制《天竺字源序》，赐译经院。是书即法护、惟净以华梵对翻为七卷。声明之学，实肇于兹。其所序云：“翻宣表率，则有天息灾等三藏五人(西土四人，天息灾、施护、法贤、法护。东土一人，则惟净耳)。笔受缀文证义，则自法进至慧灯七十九人。五竺贡梵经僧自法军至法称八十人。此土取经僧得还者，自辞澣至栖秘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译成五百六十四卷。”

庆历元年，三藏法师惟净言西土进经，新旧万轴。鸿臚之设，有费廩禄(鸿臚卿主四方宾客，后世兼领西域梵僧)，欲乞停罢译经。上曰：“三圣旧模，焉敢即废？且琛贡之籍，非鸿臚则不可识。”未几中丞孔辅道

上疏请罢译经。上出净疏示之，谕以先朝盛典，不可辄废。

七年，御制《译经颂》，赐三藏法护。

皇祐五年，西天沙门智吉祥等来朝^(一)，进梵经。赐紫服。（以上见《佛祖统纪》卷四五）

（一）据《佛祖统纪》所载，皇祐以后，无复有梵僧东来，盖自是以后，佛教不传于印度本土矣。综全史而观之，梵僧来中国传布佛教者，以室利房（秦始皇时人）为始，而以智吉祥为终。

三 中国往印度之僧人

1. 朱士行

朱士行^(一)，颍川人，志业方直，欢沮不能移其操。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已后，专务经典。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也。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阆，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未发之顷，于阆诸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

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乱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赍经。士行深怀痛心，乃求烧经为证，王即许焉。于是积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临火誓曰：“若大法应流汉地，经当不然。如其无护，命也如何。”言已，投经火中，火即为灭，不损一字，皮牒如本。大众骇服，咸称其神感。遂得送至陈留仓垣水南寺。时河南居士竺叔兰本天竺人，父世避难，居于河南。兰少好游猎，后经暂死，备见业果，因改厉专精，深崇正法。传究众音，善于梵汉之语。又有无罗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学，乃手执梵本，叔兰译为晋文，称为《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今写为二十卷。士行遂终于于阗，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阁维之，薪尽火灭，尸犹能全。众咸惊异，乃咒曰：“若真得道，法当毁败。”应声碎散，因敛骨起塔焉。后弟子法益从彼国来，亲传此事。故孙绰正像论云，“士行散形于于阗，”此之谓也。（《高僧传》初集卷四）

（一）《佛祖历代通载》卷六及《释氏稽古略》卷一，皆作朱士衡。颍川今河南许昌。朱士行事迹亦见于《佛祖统纪》卷三五。朱士行为中国沙门西游之始，早于法显之往印度一百四十年（法显之出发在公元三九九。朱士行之出发为甘露五年，即公元二六〇）。虽仅至于阗，未至

印度，然其所欲求者，则为印度学也，故先序之于此，为以后往天竺者之先导也。土行可谓为中国第一出国境往外国求学者。

2. 释法显

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一)人。有三兄，并齠龀而亡。其父恐祸及显，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复归。其母欲见之不得，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顷之母丧。至性过人，葬事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于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

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蹶悬絙过河数十处，皆汉之张騫、甘英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二)，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将至天竺，去王舍城^(三)三十余里，有一寺，逼暝过之。显欲诣耆闍崛山^(四)。寺僧谏曰：“路甚艰嶮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啖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遂欲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明晨还反，路穷幽梗，止有一径通行。未至里余，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气雋远。显虽觉其韵高，而不悟是神人。后又逢一少僧。显问曰：“向耆年是谁耶？”答云：“头陀迦叶^(五)大弟子也。”显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显流涕而去。进至迦施国^(六)。国有白耳龙，每与众僧约，令国

内丰熟，皆有信效。沙门为起龙舍，并设福食。每至夏坐讫，龙辄化作一小蛇，两耳悉白。众咸识是龙，以铜盂盛酪，置龙于中。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辄一出，显亦亲见。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波连弗邑^(七)，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线经》、《方等泥洹经》等。显留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八)。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停二年，后得《弥沙塞律》、《长杂二舍》及《杂藏》，并汉土所无。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舶有二百许人，值暴风水众皆惶遽，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舶任风而去，得无伤坏。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九)。停五月，复随他商东适广州^(一〇)。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合舶震惧。众咸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大众俱亡。”共欲推之。法显檀越^(一一)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僴俛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即乘船入浦寻村。见猎者二人。显问：“此是何地耶？”猎者

曰：“此是青州长广郡牢山(一二)南岸。”猎者还，以告太守李疑。疑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一三)，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垂有百余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改。京师共传，咸叹神妙。其余经律未译。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众咸恻惜。其游履诸国，别有大传焉(一四)。(《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 法显之往印度纪程，曰《佛国记》，至今尚存于世。东西洋学者研究颇殷。法人莱麦撒(Abel Rémusat)于公元一八三六年(清宣宗道光十六年)时，即译成法文，出版于巴黎。英人比耳(Samuel Beal)于一八六九年(清穆宗同治八年)译成英文，出版于伦敦。英人雷盖(J. Legge)于一八八六年(清德宗光绪十二年)复译成英文，出版于牛津大学，注释甚多，最为佳译。翟儿斯(H. Giles)亦有译本。晚近中国学人著地理书引证及之者，为邵阳魏源之《海国图志》、杭县丁谦有《佛国记地理考证》，列于

《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中，颇费工夫。惜谦不知西文，未得参酌英法人之考证也。《佛国记》甚为冗长，不便节录于此，鄙人将来拟为专刊一书也。今姑仅取《高僧传》此节释之也。平阳于清时，为山西省一府，入民国，废府存县，今之临汾县即昔日府城也。武阳不可考。

(二) 小雪山依《佛国记》所载路程考之，即今迦布罗城东南之西非得山(Safeid Koh)也。

(三) 王舍城梵名曰曷罗闍结利呬城，(Rajahgriha, City of royal residence, 见玄奘《西域记》卷九)，在印度摩伽陀国，无忧王以前，摩伽陀之都城也。玄奘《西域记》详载其名称之由来，可以参见，兹不赘录。

(四) 耆闍崛山，玄奘译作娑栗陀罗矩吒山(Gridhrakuta)，注谓唐言鹞峰，亦谓鹞台，旧曰耆闍崛山讹也。

(五) 迦叶(Kasiapa)乃释迦牟尼大弟子，西天第一祖也。

(六) 迦施国应依《佛国记》作僧伽施国，梵语原音为Sankasya，今代罽饶夷城(Canouge)西北四十五英里，仍有村庄曰桑喀桑(Samkassam)，即僧伽施城旧址也。其地在北纬二十七度三分，东经七十九度五十分。

(七) 波连弗邑，梵语原音为Pataliputra。玄奘《西域记》卷八作波吒厘子城，又译作华氏城也。摩竭提国(Magadha)印度东部恒河畔古国也。孔雀王朝起于此国。阿育王，玄奘译作阿输迦王，即无忧王也。玄奘译音较准，《高僧传》此节叙事颠倒。依《佛国记》考之，应将“将至

天竺，去王舍城三十余里”以下，迄“进至迦施国，”一段记事，移至“到师子国”句前。盖王舍城在摩竭提国境内。据《佛国记》法显先至波连弗邑，然后至王舍城探耆闍崛山也。“凡所经历三十余国”一句，更应在后，宜置“显持经像随还”句后也。若依《高僧传》原文，则是于度小雪山后，至天竺先，已经历三十余国矣。然按之《佛国记》及地理实情，确无三十余国也。且《佛国记》末尾有“凡所游履，减三十国”之句。是指法显自长安出发，迄于归国，陆海所经，共凡减三十国。非仅指小雪山至天竺中间一段路程上，有三十国也。慧皎作《高僧传》初集，其《法显传》即根据《佛国记》。而《佛国记》叙事至为明了，不知皎何故有此颠倒大谬也。

(八) 师子国即锡兰岛，已详前文。

(九) 耶婆提国，梵语原音为 Javadvipa，今人译作爪哇岛也。

(一〇) 广州在晋时必已成大商埠，为印度洋沿岸诸国之贸易场。法显在锡兰岛时闻知有此海道，可以归回中国，故不依原去陆道而归也。

(一一) 檀越，梵语 danapati，华言保护人也。沙门，梵语 sramana 之译音，佛教出家和尚也。沙弥，梵语 Sramanera，华言初入教发愿守戒者，男女同称。

(一二) 牢山又作劳山，在今青岛东六七十里。山上有道士观。

(一三) 佛驮跋陀(Buddha-bhadra)已见上文。

(一四)《高僧传》此节仅有法显出发长安年代。至何年归国，并缺略之。兹据《佛国记》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还经三年，以晋义熙九年癸丑岁归抵青州长广郡，共出国门十五年。《佛国记》原作义熙十二年，必误刊也。义熙十二年乃丙辰岁，自隆安三年(三九九)至义熙十年甲寅岁(四一四)，南抵建业，正合十六年。义熙九年夏冬二季，显为长广郡太守李嶷留于青州，至次年始南至建业都城也。法显寿八十有六，惟生死年月，不得而知，忆必跨晋宋两朝也。游天竺时，必当其壮年也。

3. 释智严

释智严，西凉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纳衣宴坐，蔬食永岁。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流西国，进到罽宾。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谘受禅法，渐染三年，功逾十载。佛驮先见其禅思有绪，特深器异。彼诸道俗，闻而叹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始不轻秦类，敬接远人。时有佛驮跋陀比丘，亦是彼国禅匠。严乃要请东归，欲令传法中土。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于是逾越沙险，达自关中。常依随跋陀，止长安大寺。顷之，跋陀横为秦僧所摈，严亦分散，憩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励力精学。晋义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长安，克捷旋旆，途出山东。时

始兴公王恢从驾游观山川，至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觉，于是弹指。三人开眼，俄而还闭，问不与言。恢心敬精奇，访诸耆老，皆云：“此三僧隐居求志，高洁法师也。”恢即启宋武，延请还都，莫肯行者。既屡请恳至，二人推严随行。恢怀道素笃，礼事甚殷。还都，即住始兴寺。严性虚静，志避喧尘。恢乃为于东郊之际，更起精舍，即枳园寺也。严前还于西域，所得梵本众经，未及译写。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门宝云译出《普曜》、《广博严净》、《四天王》等经。严在寺，不受别请。常分卫自资，道化所被，幽显咸伏。有见鬼者，云见西州太社，闻鬼相语，“严公至，当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严至，聊问姓字，果称智严，默而识之，密加礼异。仪同兰陵萧思话妇刘氏疾病，恒见鬼来，吁呵骇畏。时迎严说法。严始到外堂，刘氏便见群鬼迸散。严既进，为夫人说经，疾以之瘳。因禀五戒，一门宗奉。严清素寡欲，随受随施。少而游方，无所滞著。禀性冲退，不自陈叙，故虽多美行，世无得而尽传。严昔未出家时，尝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遂更泛海，重到天竺(一)，谘诸明达。值罗汉比丘，具以事问罗汉。罗汉不敢判决，乃为严人定，往兜率宫谘弥勒。弥勒答云得戒。严大喜，于是步归。至

鬬宾，无疾而化，时年七十八。彼国法，凡圣烧身之处，各有其所。严虽戒操高明，而实行未辨。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圣墓，则飘然自轻。严弟子智羽、智远，故从西来，报此征瑞，俱还外国。以此推严，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间深浅耳。（《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智严名见《佛国记》，乃与法显同时往印度者也。第二次往印度，则由海道也。

4. 释宝云

释宝云未详氏族。传云，凉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学行，志韵刚洁，不偶于世，故少以方直纯素为名。而求法恳恻，忘身徇道。志欲躬睹灵迹，广寻经要，遂以晋隆安之初，远适西域。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涉履流沙，登逾雪岭，勤苦艰危，不以为难。遂历于阗、天竺诸国，备睹灵异。乃经罗刹之野，闻天鼓之音。释迦影迹，多所瞻礼。云在外域，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后还长安，随禅师佛驮跋陀业禅师进道。俄而禅师横为秦僧所摈，徒众悉同其咎，云亦奔散。会庐山释慧远解其摈事，共归京师，安止道场寺。众僧以云志力坚猛，弘道绝域，莫不披襟諮问，敬而爱焉。云译出《新无量寿》。晚出诸经，多云所治定。华梵

兼通，音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初，关中沙门竺佛念善于宣译，于苻、姚二代显出众经。江左译梵，莫逾于云。故于晋宋之际，弘通法藏，沙门慧观等咸友而善之。云性好幽居，以保闲寂，遂适六合山寺，译出《佛本行赞经》。山多荒民，俗好草窃。云说法教诱，多有改悟。礼事供养，十室而九。顷之，道场慧观临亡，请云还都，总理寺任。云不得已而还，居道场岁许，复更还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游履外国，别有记传(一)(《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 宝云之名亦见《佛国记》，与法显智严同时往印度者也。

5. 释慧睿

释慧睿，冀州人。少出家，执节清峻。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一)。音译诂训，殊方异义，无不晓。后还憩庐山。俄入关，从什公谘稟。后适京师，止于乌衣寺。讲说众经，皆思彻言表，理契环中。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请以为师，再三乃许。王请入第受戒。睿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康大以为愧。乃入寺虔礼，只

奉戒法。后以貂裘奉睿，睿不著，尝坐之。王密令左右求买，酬三十万。睿曰：“虽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为从用耳。”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谕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睿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高僧传》初集卷七）

（一）此节序事简略。慧睿究从何道得至南天竺莫由而知。

6. 释智猛

释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一）人。禀性端明，厉行清白。少袭法服，修业专至，讽诵之声，以夜继日。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国土，有释迦遗迹及《方等》众经，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以为万里咫尺，千载可追也。遂以伪秦弘始（二）六年甲辰之岁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三），西入流沙，陵危度险，有过前倍。遂历鄯善、龟兹、于阗（四）诸国，备瞩风化。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沦国（五）。同侣竺道嵩又复无常，将欲阇毗，忽失尸所在。猛悲叹惊异，于是自力而前，与余四人，共度雪山（六）。渡辛头河，到罽宾国。国有五百罗汉，常往反阿耨达

池(七)。有大德罗汉见猛至欢喜。猛谘问方士,为说四天子事,具在猛传。猛于奇沙国(八)见佛文石唾壶。又于此国见佛钵,光色紫紺,四际尽然。猛香华供养,顶戴发愿:“钵若有应,能轻能重。”既而转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时,复不觉重。其道心所应如此。复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罗卫国(九)。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具存。又睹泥洹坚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树。猛喜心内充,设供一日。兼以宝盖大衣覆降魔像。其所游践,究观灵变,天梯龙池之事,不可胜数。后至华氏国(一〇)阿育王旧都,有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家举族弘法,王所钦重,造纯银塔高三丈。既见猛至,乃问:“秦地有大乘学不?”猛答悉大乘学。罗阅惊叹曰:“希有希有,将非菩萨往化耶?”猛于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余经梵本,誓愿流通,于是便反。以甲子岁发天竺。同行三伴,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于凉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传,记所游历。元嘉末,卒于成都。余历寻游方沙门,记列道路,时或不同,佛钵顶骨处亦乖爽。将知游往天竺,非止一路,顶钵灵迹,时届异土。故传述见闻,难以例也。(《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 京兆今陕西西安府。

(二) 弘始为姚兴年号，弘始元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戊戌岁。

(三) 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玉门关在敦煌正西，两关相距不遥。

(四) 鄯善国见于《前汉书》，准确地址虽不可考，然大约距今罗布泊南涯不远也。龟兹今之库车县(Kucha)。于阗今之和阗(Khotan)。智猛至龟兹后，折向南行，沿和阗河，渡沙漠而至和阗者也。和阗古为新疆南部佛教中心点。法显记“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

(五) 波沦国《魏书·西域传》作波路国，《西域记》卷三作钵露罗国，今之博罗尔(Bolor)也。

(六) 此节所谓雪山指大雪山而言。大雪山者，即印度库士山(Hindukush)也。在葱岭(今图作帕米尔)之南。山南为印度斯河上流，辛头河即印度斯河也。

(七) 阿耨达池，玄奘《西域记》卷一云：“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Anavatapta)也(唐曰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余里。金、银、琉璃、颇胝饰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镜。八地菩萨，以愿力故，化为龙王，于中潜宅。出清冷水，给瞻部洲。”阿那婆答多池，玄奘于《瑜伽师地论》卷二又译作无热池。以地势考之，帕米尔高原中之大龙池(见《西域记》卷一二)，今代西人称之曰萨里库尔(Sarik-kul)者，似即古代印度人臆想之阿耨达池也。玄奘于《西域记》卷一

二亦尝指明其当贍部洲中。

(八) 奇沙国读音与佉沙国最近。佉沙国见《西域记》卷一二，即今之喀什噶尔也。然《西域记》不载其国有佛文石唾壶及佛钵，故奇沙似指印度境内某地也。

(九) 迦惟罗卫国，玄奘《西域记》卷六作劫比罗伐率堵国(Kapilavastu)，在尼泊尔国南境，释迦牟尼之故乡也。

(一〇) 华氏国又作华氏城，《西域记》卷八作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阿育王(又作阿输迦，即无忧王)之都城也。

7. 释昙无竭

释昙无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黄龙人。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诵经，为师僧所重。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此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一)，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

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相待，料检同侣，失十二人。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梵书梵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复西行至辛头、那提河(二)，汉言师子口。缘河西入月氏国(三)，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水船。后至檀特山(四)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余人，杂三乘学。无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禅师佛驮多罗，此云觉救，彼方咸云，已证圣果。无竭请为和尚，汉沙门志定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复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旷，唯赍石蜜为粮。同侣而有十三人，八人于路并死，余五人同行。无竭虽屡经危棘，而系念所赍《观世音经》，未尝暂废。将至舍卫国，中野逢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归命，即有师子从林中出，象惊惶奔走。后度恒河，复值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害人。无竭归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遂得免之。其诚心所感，在险克济，皆此类也。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所历事迹，别有记传(五)。其所译出《观世音受记经》，今传于京师，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三)

(一) 河南国即元魏，因其已得黄河南岸，故名之也。晋代海西郡在今嘉峪关外，高昌郡今吐鲁蕃附近诸地。沙勒即疏勒之讹音，今喀什噶尔也。葱岭、雪山，注皆见前文。

(二) 辛头即印度斯(Indus)之转音。那提不可考,或即拉达克(Ladak)之讹音也。

(三) 昙无竭至月氏国时,月氏国势已衰,仅保印度斯河西诸地而已。

(四) 檀特山,玄奘《西域记》卷二作弹多落迦山(Dantaloka),在健驮逻国(Gandahara)。恭尼翰(Cunningham)谓即代达理山(Montes Daedali),苏达拿太子修行之处也。

(五) 昙无竭之游印度,由陆路而往,遵海道而归,与法显全然相同。惜其记传不传于后世也。

8. 康法朗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节。尝读经,见双树鹿苑之处,郁而叹曰:“吾已不值圣人,宁可不睹圣处。”于是誓往迦夷(一),仰瞻遗迹。乃共同学四人发趾张掖,西过流沙。行经三日,路绝人踪。忽见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败屋两间,间中各有一人。一人诵经,一人患痢。两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纵横,举房臭秽。朗谓其属曰:“出家同道,以法为亲。不见则已,岂可见而舍耶?”朗乃停六日,为洗浣供养。至第七日,见此房中,皆是香华,乃悟其神人。因语朗云:“比房是我和尚,已得无学,可往问讯。”朗往问讯,因语朗云:“君等诚契,皆当入道,不须远游诸国,于事无益。唯

当自力行道，勿令失时。但朗功业小未纯，未得所愿。当还真丹国^(二)，作大法师。”于是四人不复西行，仍留此专精道业。唯朗更游诸国，研寻经论。后还中山，门徒数百，讲法相系。后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四）

（一）迦夷即玄奘《西域记》卷八之伽耶城。城在摩揭陁国尼连禅河(Nilanjana)畔，今代名曰婆罗门伽耶城(Brahma-gaya)，距巴德拿城(Patna)六十英里。伽耶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印度国俗称曰灵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统，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顶上有石窣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昔如来于此演说《宝云》等经。伽耶山东南有窣堵波，迦叶波(Kasyapa)本生邑也（迦叶波，如来大弟子，西天第一祖师）。其南有二窣堵波。东渡大河，至钵罗笈菩提山(Pragbodhi，唐言前正觉山。如来将证正觉，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觉也)。山西南十四五里，为如来苦行处。有卑钵罗树，树下有金刚座。昔贤劫初成，与大地俱起，据三千大千世界中。下极金轮，上侵地际，金刚所成，周百余步。贤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刚定。故曰金刚座焉。《西域记》卷一二赞曰：“出舍卫之故国，背伽耶之旧郊。”

（二）真丹即震旦或支那之别译。

9. 释慧览

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

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一)，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还至于阆，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闻，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移罗浮天宫寺。宋文请下都，上锺山定林寺。孝武起中兴寺，复敕令移住。京邑禅僧，皆随踵受业。吴兴沈演、平昌孟顛并钦慕道德，为造禅室于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余矣。（《高僧传》初集卷一二）

（一）兜率天即忉利天之别译，忉利乃梵语三十三之义，佛经欲界诸天之一。昔有佛灭度，一女人修塔，三十二人助之。此女后为忉利天主，三十二人为之臣佐，故名忉利天曰三十三天。欲有四种，一是情欲，二是色欲，三是食欲，四是淫欲。斯界天人耽此四者，故称欲界。忉利天人于各欲皆知足也。界亦有三。一欲界，二色界，三无色界。各界皆有其天。欲界诸天之人皆有情欲。色界诸天之人情欲俱无，但有形色。无色界诸天之人色相皆空，得无上乐。

10. 宋云、惠生

闻义里有燉煌人宋云^(一)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

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发京师^(二)，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赤岭^(三)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四)，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即所谓鸟鼠同穴。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五)。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砂走砾，举目皆满，唯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其国有文字，况同魏。风俗政治多为夷法。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六)。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子也。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七)。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从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八)。城傍花果似洛阳，唯土屋平头为异也。从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磨城^(九)。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余众僧。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父老传云，此像本从南方，腾空而来，于阗国王亲见礼拜，载像归，中路夜宿，忽然不见。遣人寻之，还来本处。即起塔，封四百户，供洒扫。户人有患，以金箔贴像所患处，即得阴愈，后人于此像边造丈六像者，及诸宫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

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观其年号，是姚秦时幡。从捍磨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阩国(一〇)。王头著金冠，似鸡幘，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劈面，以为哀戚。发长五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于阩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石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见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阩王更作精舍笼之。令之覆瓦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非皮非綵，莫能审之。案于阩国境东西不过三千余里。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朱驹波国(一一)。人民山居，五果甚丰。食则曲麦，不立屠杀。食肉者以自死肉。风俗言音与于阩相似。文字与婆罗门同。其国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人汉盘陀

国(一二)界。西行六月,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猛城(一三)。三日,至不可依山(一四)。其处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咒杀商人。盘陀王闻之,舍位与子,向乌菴国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善得其术。还复王位,就池咒龙。龙变为人,悔过向王。王即位,徙之葱岭山。去此池二千余里。今日国王,十三世祖也。自此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太行、孟门,匹兹匪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下,实半天矣。汉盘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田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东有孟津河(一五),东北流向沙勒(一六)。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寒。北风驱雁,飞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钵和国(一七)。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国王所住,因山为城。人民服饰,惟有毡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风雪劲切,人畜相依。国之南界有大雪山(一八),朝融夕结,望若玉峰。十月之初,至嚙哒国(一九)。土田庶衍,山泽弥望,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乡士不识文字,礼教俱阙。阴阳运转,莫知其度。年无盈闰,月无大小,用十二月为一岁。受诸国贡

献，南至牒罗(二〇)，北尽敕勒(二一)，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贡(二二)。王居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回以氍毹为壁。王著锦衣，坐金床，以金凤皇为床脚。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至于设会，一人唱则客前，后唱则罢会。唯有此法，不见音乐。嚧哒国王妃亦著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头戴一角，长八尺，奇长三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王妃出则舆之，入坐金床。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自余大臣妻皆随伞。头亦似有角，团圆下垂，状似宝盖。盖观其贵贱，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器用七宝。诸国奉献，甚饶珍异。按嚧哒国去京二万余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国(二三)。境甚狭，七日行过。人民山居，资业穷煎，风俗凶慢，见王无礼。国王出入，从者数人。其国有水，昔日甚浅。后山崩绝流，变为二池，毒龙居之，多有灾异。夏喜暴雨，冬则积雪。行人由之，多致艰难。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闭目，茫然不见。祭祀龙王，然后平复。十一月中旬，入罽弥国(二四)。渐出葱岭，土田峣确。民多贫困，峻路危道。人马仅通，一直一道。从钵卢勒国(二五)向乌场(二六)，铁锁为桥，悬虚而度。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十二月初，入乌场国。北接葱岭，南连天竺。土气和暖，地方

数千里。民物殷阜，匹临淄之神洲，原田膺膺，等咸阳之上土。鞞罗^(二七)施儿之所，萨埵^(二八)投身之地。旧俗虽远，土风犹存。国王精进，菜食长斋。晨夜礼佛，击鼓吹贝，琵琶箜篌，笙箫备有。日中已后，始治国事。假有死罪，不立杀刑。唯徙空山，任其饮啄。事涉疑似，以药服之，清浊则验，随事轻重，当时即决。土田肥美，人物丰饶。百谷尽登，五果繁熟。夜闻钟声，遍满世界。土饶异花，冬夏相接。道俗采之，上佛供养。国王见宋云，云大魏使来，拜受诏书。闻太后崇奉佛法，即面东合掌，遥心顶礼，遣解魏语人问宋云曰：“卿是日出人也？”宋云答曰：“我国东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王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並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陀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宋云于是与惠生出城外寻如来教迹。水东有佛晒衣处。初，如来在乌场国行化，龙王瞋恚，兴大风雨。佛僧伽梨表里通湿。雨止，佛在石下东面而坐，晒袈裟，年岁虽久，彪炳若新。非直条缝明见，至于细缕亦新。乍往观之，如似未彻。假令刮削，其文转明。佛坐处及晒衣所並有塔记。水西有池，龙王居之。池边有一寺，五十余僧。龙王每作神变。国王祈请，以金玉珍宝投之

池中。在后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龙而济，世人名曰龙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有如来履石之迹，起塔笼之。履石之处，若水践泥。量之不定，或长或短。今立寺可七十余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净，嚼杨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树，胡名曰婆楼。城北有陀罗寺，佛事最多。浮图高大，僧房逼侧。周匝金像六十躯。王年常大会于此寺。国内沙门咸来云集。宋云、惠生见彼比丘戒行精苦，观其风范，特加恭敬，遂舍奴婢二人，以供洒扫^(二九)。去王城东南山行八日，如来苦行投身饿虎之处。高山巖嶽，危岫入云。嘉木灵芝，丛生其上。林泉婉丽，花彩曜日。宋云与惠生割舍行资，于山顶造浮图一所，刻石隶书，铭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余僧。王城南一百余里，有如来昔在摩休国^(三〇)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处，阿育王起塔笼之，举高十丈。折骨之处，髓流著石，观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三一)。甘泉美果，见于经记。山谷和暖，山木冬青。当时太簇御辰，温风已扇，鸟鸣春树，蝶飞花丛。宋云远在绝域，因瞩此芳景，归怀之思，独轸中肠。遂动旧疹，缠绵经月。得婆罗门咒，然后平善。山顶东南有太子石室，一口两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记之。塔南一里，太子草庵处。去塔一里东北下山五十步，有太

子男女绕树不去，婆罗门以杖鞭之，流血洒地处。其树犹存，洒血之地，今为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释化为师子，当路蹲坐遮嫚婁^(三二)之处。石上毛尾爪迹，今悉炳然。阿周陀窟^(三三)及门子供养育父母处，皆有塔记。山中有昔五百罗汉床，南北两行，相向坐处。其次第相对，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以驴数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然往还。寅发午至，每及中餐。此是护塔神湿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弥常除灰。因人神定，维那挽之，不觉皮连骨离，湿婆仙代沙弥除灰处。国王与湿婆仙立庙图其形像，以金傅之。隔小岭，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罗汉夜叉常来供养，洒扫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门道荣至此，礼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三四)，土地亦与乌场国相似，本名业波罗国，为嚙哒所灭，遂立敕勤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立性暴凶，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事鬼神。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种，崇奉佛教，好读经典。忽得此王，深非情愿。自恃勇力，与罽宾争境，连兵战斗，已历三年。王有斗象七百头，一负十人，手捉刀，揜象鼻缚刀，与敌相击。王常停境山，终日不归。师老民劳，百姓嗟怨。宋云诣军通诏书。王凶慢无礼，坐受诏书。宋云见其远夷不可制，任其倨傲，未能责之。王遣传事谓

宋云曰：“卿涉诸国，经过嶮路，得无劳苦也？”宋云曰：“我皇帝深味大乘，远求经论。道路虽嶮，未敢言疲。大王亲总三军，远临边境，寒暑骤移，不无顿敝。”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国，愧卿此问。”宋云初见王是夷人，谓不可以礼责，任其坐受诏书。及亲往复，乃有人情。遂责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处世间，亦有尊卑。嚙哒、乌场王並拜受诏书，大王何独不拜？”王答曰：“我亲见魏王则拜。得书坐读，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书，犹自坐读。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读书，于理无失。”云无以屈之。遂将云至一寺，供给甚薄。时跋提国^(三五)送师子儿两头与乾陀王。云等见之，观其意气雄猛，中国所画，莫参其仪，于是西行五日，至如来舍头施人处。亦有塔寺，二十余僧。复西行三日，至辛头^(三六)大河。河西岸上，如来作摩竭大鱼，从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济人处，起塔为记。石上犹有鱼鳞纹。复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三七)。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户殷多，林泉茂盛，土饶珍宝风俗淳善。其城内外，凡有古寺；名僧德众，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宫。寺内佛事皆是石像，装严极丽，头数甚多，通身金箔，眩曜人目。寺前系白象树。此寺之兴，实由兹焉。花叶似枣，季冬始熟。父老传云：“此树灭，佛法亦灭。”寺内图太子夫妻以儿女乞婆罗门像。胡人见之，莫不悲泣。复西行一

日，至如来挑眼施人处，亦有塔寺。石寺石上，有伽叶佛迹。复行西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余步。复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罗城^(三八)。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三九)。《道荣传》云：“城东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来在世之时，与弟子游化此土。指城东曰：“我入涅槃后二百年，有国王名迦尼色迦^(四〇)，此处起浮图。”佛入涅槃后，二百年来，果有国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东，见四童子，累牛粪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道荣传》云：“童子在虚空中向王说偈。”王怪此童子，即此童子，即作塔笼之。粪塔渐高，挺出于外，去地四百尺，然后王始更广塔基三百余步。《道荣传》云：“三百九十步。”从此构木，始得齐等。《道荣传》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为陛。阶砌栌拱，上构众木，凡十三级。”上有铁柱。高三尺，金盘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荣传》云：“铁柱八十八尺，八十围。金盘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讫，粪垢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罗门不信是粪，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岁虽久，粪犹不烂。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满。今天宫笼盖之。雀离浮图自作已来，三经天火所烧，国王修之，还复如故。父老云：“此浮图天火所烧，佛法当灭。”《道荣传》云：“王修浮图，木工既讫，犹有铁柱，无由能上者。王于四角起大高楼，多置金银及诸宝物。王与夫人及诸王子悉在上

烧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后辘轳绞索，一举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尔，实非人力所能举。”塔内物事，悉是金玉，千变万化，难得而称。旭日始升，则金盘晃朗，微风渐发，则宝铎和鸣。西域浮图，最为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为罗网覆于其上。后数年，王乃思量：“此珠网价值万金，我崩之后，恐人侵夺。”复虑大塔破坏，无人修补。即解珠网，以铜镬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种树，树名菩提，枝条四布，密叶蔽天。树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龙，典掌此珠。若兴心欲取，则有祸变。刻石为铭，嘱语将来，若此塔坏，劳烦后贤，出珠修治。雀离浮图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圆，高二丈，甚有神变，能与世人报吉凶。触之若吉者，金铃鸣应；若凶者，假令人摇撼，亦不肯鸣。惠生既在远国，恐不吉反，遂礼神塔，乞求一验。于是以指触之，铃即鸣应。得此验，用慰私心。后果得吉反。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至此顿尽，唯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拟奉尸毗王塔。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永充洒扫。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于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来为尸毗王^(四一)救鸽之处，亦起塔寺。昔尸毗王

仓库为火所烧，其中粳米焦然，至今犹在。若服一粒，永无疟患。彼国人民须禁日取之。《道荣传》云：“至那迦罗诃国(四二)，有佛顶骨，方圆四寸，黄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闪然似仰蜂窠。至耆贺滥寺有佛袈裟十三条。以尺量之，或短或长。复有佛锡杖长丈七，以水筒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轻重不定，值有重时，百人不举，值有轻时，一人胜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发，并作宝函盛之，朝夕供养。至瞿罗窟(原作鹿，兹改正)，见佛影窟。入山十五步，西南向户遥望，则众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见。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渐渐却行，始见其相。容颜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方石，石上有佛迹。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处。窟北一里，有目连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图，高十丈。云此浮图陷入地，佛法当灭。并为七塔，塔南石铭云如来手书，胡字分明，于今可识焉。”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至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銜之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洛阳伽蓝记》卷五)

(一) 宋云、惠生纪行原书已佚。《洛阳伽蓝记》此段，仅节录而已。莱麦撒于甚早时期，即译成法文，附于所译《佛国记》之前。英人比耳又译成英文，附于所译《西域记》之前。杭县丁谦有《宋云求经记地理考证》，在《浙

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中。余特参酌诸家之说，而更为考如下。

惠生，《魏书·西域传》嚙哒国条作慧生。

(二) 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胡太后诏遣宋云偕比丘惠生使西域，采诸经律。正光三年(公元五二二)冬，还京师，所得经论一百七十部。是宋云、惠生之起行，在熙平元年也。此时魏之京都，已移至洛阳矣。

(三) 赤岭见《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鄯州鄯城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故石堡城，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丁谦谓即今西宁丹噶尔西南百三十里之日月山，其言是也。

(四) 秦岭陇坻鸟鼠俱同穴，固不独赤岭一地为然也。

(五) 吐谷浑，《魏书》卷一百一有专传，本辽东鲜卑种，吐谷浑率其部众西徙洮水西南，逐水草，庐帐而居，后世子孙遂以吐谷浑为氏。当其强盛时，今之青海，皆隶属焉。吐谷浑城似即其国都伏俟城也，在青海西十五里。

(六) 鄯善在罗布泊南岸。宋云、惠生之往西域，乃经今青海而至罗布泊，不由普通所行嘉峪关之大道也。

(七) 左末城，《汉书》及《魏书·西域传》皆作且末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沫地。今车尔成(Cherchen)即古且末国也。《魏书·西域

传》云：“且末国都且末城，在鄯善西。……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豫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八) 末城不可考。

(九) 捍磨城即汉时之扞弥国，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丁谦谓即今克里雅市。比耳谓或即玄奘《西域记》之媲摩城也。斯且因(Stein)考谓和阗东北五十五英里之乌村塔第(Uzun-tati)村落即媲摩城云。此处所云之金像，或即玄奘所记之雕檀立佛像也。

(一〇) 于阗国已详前文。

(一一) 朱驹波国，《魏书·西域传》作朱居波国。《新唐书·西域传》作朱俱波，或朱俱槃，即《西域记》之斫句迦国也。东西学者，皆指定叶尔羌附近之喀格里克(Karghalik)村为斫句迦之遗址也。

(一二) 汉盘陀国，《魏书·西域传》作渴槃陀国，在葱岭东，朱驹波西。河经其国，东北流。《新唐书·西域传》作喝盘陀，或曰汉陀，曰渴饭檀，《西域记》作渴盘陀国。亨利玉尔谓即帕米尔东面之撒里库尔(Sarikkul)及塔什库尔干(Tash Kurghan)一带地也。

(一三) 钵猛城，丁谦谓当在今博勒根回庄处。

(一四) 不可依山今为池克里克山口(Chiklik Pass)。

(一五) 孟津河即徙多河(Sita)。

(一六) 沙勒,汉时疏勒,今代喀什噶尔城也。

(一七) 钵和国,丁谦谓为乾竺特,一作坎巨提,比耳谓为博罗尔。余意以为皆非确情。钵和即玄奘《西域记》卷一二之钵利曷国。依玄奘所载情形观之,钵利曷国当在骨克察河(Kokcha)之支流瓦尔撒克河(Varsakh R.)附近。吴德(Wood)纪程附图,有地名法罗喀儿(Farokhar),又名法尔喀儿(Farkhar),或即钵利曷之原音也。

(一八) 大雪山即印度库士山。

(一九) 嚧哒国,《魏书·西域传》有详记。

(二〇) 牒罗比尔谓即铁拉布克梯(Tirabhukti),今代谓之曰铁尔胡忒(Tirhut),福力基族(Vrijjis)之旧壤也。福力基族似为北方月氏人(Skythians)。尝南侵印度至恒河下流之巴德拿城。嚧哒人后亦步尘而南下至巴德拿,西至马拉瓦(Malava)。

(二一) 敕勒即疏勒,今喀什噶尔也。

(二二) 宋云、惠生过嚧哒时,嚧哒势力正盛,故谓“四十余国,皆来朝贡”,“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也。

(二三) 丁谦径将波斯改为波知,不免武断。波知乃巴尔提(Balti)之转音,且地位亦与波斯不合也。比耳谓当此时,东至葱岭之麓,皆可称波斯,或东波斯也。(见爱尔费音斯顿 Elphinstone 之《印度史》)两家之说,比耳较为可信。唯余愿指出《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章,有拍社省(Pashai)者,其地位与读音,皆合于宋云、惠生此处所记之波斯也。

(二四) 除弥国，《魏书·西域传》云：“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专事诸神，亦附嚧哒。东有钵卢勒国，路峻，缘铁锁而度，下不见底。熙平中，宋云等竟不能达。”又《乌苌国传》云：“在除弥南。”除弥之位置已瞭然，其为今之乞特拉尔(Chitral)无疑也。玄奘《西域记》作商弥国，其原音为 Sambhi。

(二五) 钵卢勒国即博罗尔(Bolor)之别译。《西域记》卷三作钵露罗国。

(二六) 乌场国，《魏书·西域传》作乌苌国。玄奘《西域记》作乌仗那国。又有作乌茶者，或邬茶者。《梵语杂名》作乌儂也曩，《文献通考》卷三三九作越底延，皆自梵语 Udyana 转变而来。乌场之领土，依时代而变迁，大概今之斯瓦脱河(Swat R.)沿岸，即其中心也。

(二七) 鞞罗，比耳谓即梵语 Vessantara 之首尾二音。玄奘《西域记》卷二称作苏达拿(Sudana)太子，译言“善施”或“善与”。太子天性慈善好施。国中有白神象，其力可使致雨。太子施与羯陵伽国王，人民不服，诉之其父，使逐太子，并其妻子儿女。玄奘记云：“昔苏达拿太子摈在弹多落迦山(旧曰檀特山讹也)，婆罗门乞其男女于此鬻卖。跋虏沙城东北二十余里至弹多落迦山。岭上有窞堵波，无忧王所建。苏达拿太子于此栖隐。其侧不远有窞堵波，太子于此以男女施婆罗门。婆罗门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诸草木，犹带绛色。”

(二八) 萨埵即菩提(Bodhisattva)。如来未成佛时

之名号，在此投身以饲虎也。

(二九) 据《西域记》，乌仗那国王治耆揭厘城(Manglaur)。

(三〇) 摩休国即 Margus, Margiana 之译音。

(三一) 善持山，比耳谓或为善施之误，即叶波国(Pava)苏达拿太子所居山也。下方记事相合，故比耳之说可信也。

(三二) 嫫婁，梵语 Manti 之译音。苏达拿太子之妃与其子女及夫同时被擒，天帝什(Sakra)使野兽当途以阻妃之归。

(三三) 阿周陀窟(Ajitakuta)，锡兰岛之修行士也。

(三四) 乾陀罗，《魏书·西域传》作乾陀国。《西域记》作健驮逻国(Gandhara)。《佛国记》作犍陀卫又有作健陀越者。梵语乾陀(Gandha)，香也。《唐高僧传》卷一译其义曰香行国。慧苑之《一切经音义》作香遍国，其他有作香风国，或香洁国者。国在乌仗那之南，迦布罗河北岸皆是也。乾陀罗本名业波罗国，西史中无可考证。比耳谓或由乌场国都耆揭厘城东北之阿波逻罗龙泉(Apalala)而有此名。龙泉即斯瓦脱河(Swat)之源也，河水流经全境，灌溉田园，国人赖之。古代即以阿波逻罗为国名，亦意中之事也。(参见《西域记》卷三)

(三五) 跋提国似即《梁书》卷五四之白题国。在滑国东，去滑六日行，西极波斯。依其位置考之，必即巴尔提(Balti)。《魏书》又作波知也。

(三六) 辛头大河即印度斯河。

(三七) 佛沙伏城即《西域记》卷二之跋虏沙城。恭尼翰指定为今巴罗村(Palo-dheri)。丁谦谓即《魏书》之富楼沙, Peshawar, 误矣。

(三八) 乾陀罗城即乾陀罗国都白沙威尔也。

(三九) 雀离乃梵语 Sula 之译音, 顶上三叉戟也。

(四〇) 迦尼色迦(Kanishka) 为月氏国主, 有功佛教, 已详上文。

(四一) 尸毗王,《西域记》卷三作尸毗迦(Sivika), 印度提婆拔提城(Devapati)之城主, 即佛陀之前生也。尸毗迦救鸽逸事, 详《贤鬘经》卷一、《六度集经》卷一、《菩萨本生鬘论》卷一。法显《佛国记》云:“宿呵多国佛法亦盛。昔天帝释(Sakra)试菩萨, 化作鹰鸽割肉贸鸽处。佛既成道, 与诸弟子游行。语云, 此本是吾割肉贸鸽处。国人由是得知, 于此处起塔, 金银校饰。”据《贤遇经》其事迹大概如下: 天帝释及毗首羯摩(Visvakarman)二天, 相谋试尸毗迦之念力。毗首羯摩先化一鸽, 飞向提婆拔提城。天帝释化为鹰, 追鸽入王宫。鸽入王之居室, 遂潜隐怀中。鹰追至王之殿中, 进白曰:“我追鸽, 将作饵以充饥。鸽之命运, 既在我掌中, 愿王速返鸽与我。”王曰:“我救济一切有情。穷鸟恐怖依我, 不能与汝。”鹰曰:“王救一切有情, 请救我饥饿, 则不愧王众生济度之誓愿也。”王乃取利剑, 割股肉与鹰。使侍臣权衡之, 股肉较轻于鸽。王乃再三割股, 次割两臂两胁, 直至昏倒仆地。时帝释现本形, 深

赞尸毗迦王之波罗蜜行，恢复王之身体。

(四二) 那迦罗诃国，《西域记》卷二作那揭罗曷国(Nagarahara)。《佛国记》作那竭国，今之哲拉拉拔德(Jalalabad)地方也。

11. 玄奘

玄奘者，世界史上屈指可数之大旅行家也。其旅行区域甚广，旅行记事详悉。旅行新疆者，大抵专记南道或北道，而玄奘则往返两道。往印度者，大抵皆取道葱岭入迦湿弥罗，而玄奘则涉天山，过热海，至突厥可汗之廷，而后经昭武九姓之地，出铁门，渡雪岭，而后至于印度。纵横印度国内，曲折跋涉，记录当时之政教，至为详细。《大唐西域记》一书，为研究印度古史古地不可缺之键钥也。玄奘者，又教理学大家也。未往印度之先，已通大小乘之学。既入印度，更就大小乘之硕学大德习教义。中印度那烂陀寺为当时佛教研究之渊丛。玄奘留于其寺前后五六年，从戒贤(Silabhadra)受学。戒贤承无著(Asangha)、世亲(Vasubandhu)之教系，鼓吹赖耶《缘起论》，盛说《瑜伽》教系之法门。玄奘入竺之志在传《瑜伽师地论》之教义。故入戒贤之门，以研究《瑜伽》教系之法门及《唯识》之关系。归国以后，于翻译各种经论之外，又自创唯识之大乘教(唯识又曰法相)。以后谈法相宗者，推玄奘为祖师焉(佛教自晋至唐前后共分十三宗。十三宗者，涅槃、地论、摄论、成实、俱舍、律、三论、净土、禅、天台、华严、法相、真言是也。唐时涅槃、地论、摄论、成实、俱舍五宗，或合并他宗，或势力不大，仅

其余八宗最盛行。唐以后又仅有律、禅、净土三宗流行)。玄奘者,翻译界之革命家也。在中国佛教史上,可大书特书之人也。玄奘以前之译经虽多,然往往不能尽原文之真意。玄奘乃新定直译方法。据此定制,改译经论,或译出以前未译之梵本。总共所译出者,达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之多。自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三月,开始翻译,至高宗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前后凡十九年,译事未尝一日辍。玄奘以前之翻译,称曰旧译。玄奘之译及其以后之翻译,称曰新译。译经史上之新纪元,起于此时。

详述玄奘事迹之良书,为慧立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通常简称之曰《慈恩传》。今有英、法文译本。《宋高僧传》卷四、卷五,皆记玄奘者也。其他如《开元释教录》卷八、《贞元释教录》卷一一、《旧唐书》卷一四一、《佛祖统纪》卷三九、《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二至卷一五、《释氏稽古略》卷三、《神僧传》卷六,亦皆有玄奘事迹。录其全传,不免太冗长。兹特参酌《慈恩传》及《高僧传》节录其西游纪程可矣。

玄奘家世及游学以前事迹

释玄奘本名奘,姓陈氏,陈留人也。汉太丘仲弓之后也。曾祖钦,后魏上党太守。祖康,以学优登仕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孙因家。又缙氏人也。父慧,《高僧传》作惠)英洁有雅操,早通经术,形长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带,好儒者之容。拜江陵令,解纓而退。隋政衰微,遂潜心坟典,识者以为克终。有四男,玄奘

即第四子也。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备通经典，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不交童幼之党，无涉阉阝之门。虽钟鼓嘈囂于通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亦未尝出也。又少知色养，温清淳谨。其第二兄长捷先出家，住东都净土寺，因将诣道场，教诵习经业。既得出家，与兄同止。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逾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复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美闻芳声，从兹发矣，时年十三也。其后隋氏失御，天下沸腾。帝城为桀跖之窠，河洛为豺狼之穴。衣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法师虽居童幼，而情达变通，乃启兄曰：“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今闻唐主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兄从之，即共俱来。时武德元年矣。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乃启兄曰：“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兄从之，经子午谷入汉川，进向成都。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毗昙》及震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益部经论，研综既穷，乃泛舟三

峡，沿江而到荆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风斯久，既属来仪，咸请敷说。法师为讲《摄论》、《毗昙》。自夏及冬，各得三遍。罢讲后，复北游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师质难问疑。又到赵州谒深法师学《成实论》。又入长安，止大觉寺就岳法师学《俱舍论》。皆一遍而尽其旨，经目而记于心。虽宿学耆年，不能出也。法师既遍谒众师，备殄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並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又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于是结侣陈表，有诏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

往印度纪程

贞观三年秋八月，首途，时年二十六也。至秦州停一宿。又至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去，至彼停月余日。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左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时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既奉严敕，防禁特切。亮问法师来由，逼还京。彼有慧威法师，河西之领袖。既重法师辞理，复闻求法之志，深生随喜，密遣二弟子窃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出玉门关，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行百余里，

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资，一朝斯罄。又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甯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于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乾焦，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体既苏息，得少睡眠，醒后进发。行可十里，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彻，下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后日盛水取草进发。更经两日，方出流沙伊吾(今哈密)矣。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时高昌王曲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还，适逢法师，归告其王。王闻，即日发使敕伊吾王遣法师来。比停十余日，王使至，陈王意，拜请殷勤。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时日已暮，法师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请进。”数换良马前去，即以其夜半到王城(今吐鲁蕃)。

门司启王。王敕开门。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欲留法师供养。法师坚辞。王乃为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还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驿马)递送出境。法师见王送沙弥及国书绫绢等，至惭其优饯之厚，上启谢。发日，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恸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振动郊邑。敕妃及百姓等还。自与大德以下，各乘马送数十里而归。从是西行，度无半城、笃进城(二城皆不可考)。后人阿耆尼国(Agni，旧名焉耆，今之喀喇沙尔 Karashar)。阿耆尼国(《西域记》起于此)先被高昌寇扰，有恨，不肯给马。法师停一宿而过。前渡一大河(开都河)，西履平川，行数百里入屈支国界(旧云龟兹即今库车)。将近王都，王与群臣及大德僧木叉毳多等来迎。法师至，诸德起来相慰。有高昌人数十，于屈支出家，别居一寺，寺在城东南。

以法师从家乡来，先请过宿，因就之。王共诸德各还。明日王请过宫，备陈供养。时为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淹停六十余日。至发日，王给手力、驼马，与道俗等倾都送出。从此西行二日，逢突厥寇贼二千余骑。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禄迦国（旧曰姑墨，今阿克苏），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馁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玄奘此处记逾天山拔达岭 Bedal 情形）。出山后，至大清池（清池亦云热海，见其对凌山不冻，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也。热海即今亦息渴儿海 Issikkul 也）。周千四五百里（《西域记》作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淼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既与相见，可汗欢喜。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蒲萄浆奉法师。于是益相酬劝，仍请说法。法师因诲以十善，爱

养物命，及波罗蜜多解脱之业。乃举手叩额，欢喜信受。因停留数日。可汗乃令军中访解汉语及诸国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即封为摩咄达官。作诸国书，令摩咄送法师到迦毕试国。又施绯绫法服一袭、绢五十匹，与群臣送十余里。自此西行四百余里，至屏聿，此曰千泉（今喀喇库尔湖南方明白腊克 Mingbulak 地方），地方数百里。既多池沼，又丰奇木，森沉凉润，即可汗避暑之处也。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坦逻斯城（今之奥李阿塔 Aulie-ata）。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今之曼肯特城 Mankent）。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笈赤建国。又西二百里至赭时国（此言石国，今之塔什干城 Tashkent）。国西临叶叶河（今之锡耳河 Syr-daria）。又西千余里至罕堵利瑟那国（今之乌拉泰拍 Ura-tepe）。国东临叶叶河。河出葱岭北原，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磧，无水草，望遗骨而进。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此言康国，今之撒马尔罕城 Samarkand）。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法师为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欢喜，请受斋戒。又西三百余里至屈霜你迦国。又西二百余里至喝捍国。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国。又西百余里至伐地国。又西五百里至货利习弥伽国。国东临缚乌河。又西南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此言史国）。又西南

山行二百余里入铁门。峰壁狭峭，而崖石多铁矿。依之为门扉。又铸铁为铃，多悬于上，故以为名。即突厥之关塞也。出铁门至睹货罗国(旧曰吐火罗)。自此数百里渡缚乌河(Vax-ab，即阿母河)至活国(即孔度斯城 Kunduz)，即叶护可汗长子坦度设(设者官名)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书至其所，比法师到，公主可贺敦已死，坦度设又病。闻法师从高昌来，又得书，与男女等呜咽不能止。因请曰：“弟子见师目明，愿少停息。若差，自送师到婆罗门国。”其后娶可贺敦年少，受前儿嘱，因药以杀其夫。设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儿特勤篡立为设，仍妻后母。为逢丧故，淹留月余。时新设既立，法师从求使人及邬落(驿马也)，欲南进向婆罗门国。设见云：“弟子所部，有缚喝罗国(元代之巴里黑城 Balkh)，北临缚乌河，人谓小王舍城，极多圣迹。愿师暂往观礼，然后取乘南去。”时缚喝罗数十人闻旧设死，子又立，共来迎慰。法师与相见，言其意。彼曰：“即当便去。彼有好路，若更来此，徒为迂会。”法师从其言，即与设辞，取乘随彼僧去。既至，观其城邑郊郭显敞，川野腴润，实为胜地。城外西南有纳缚伽蓝(此言新)，装严甚丽。伽蓝内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二斗余。又有佛齿长一寸，广八九分，色黄白，每有光瑞。又有佛扫帚，迦奢草作，长三尺余，围

可七寸，其帚柄饰以杂宝。时缚喝西南有锐末陀、胡实健国。其王闻法师从远国来，皆遣贵臣拜请过国，受供养。辞不行。使人往来再三，不得已而赴。王甚喜，乃陈金宝饮食，施法师。皆不受。而反自缚喝南行。与慧性法师（磔迦国人）相随入揭职国（今解苏 Gaz 地方）。东南入大雪山。行六百余里，出睹货罗境，入梵衍那国（今巴城 Bamian）。国东西二千余里，在雪山中（即印度库士山）。涂路艰危，倍于凌磧之地。凝云飞雪，曾不暂霁。或逢尤甚之处，则平涂数丈。故宋玉称西方之艰，层冰峨峨，飞雪千里，即此也。嗟呼！若不为众生求无上正法者，宁有稟父母遗体而游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为汉室忠臣。法师今涉雪岭求经，亦可谓如来真子矣。如是渐到梵衍都城。王出迎，延过宫供养，累日方出。此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雪山。经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岭。遇猎人示道，度黑山（《西域记》作黑岭。此乃阿富汗东境锡雅柯山 SiyahKoh 之译义），至迦毕试境。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据地势言之，迦毕试即今之喀菲利斯坦 Kafiristan）。王则刹帝利种也，明略有威，统十余国。将至其都，王共诸僧并出城来迎。就停沙落迦寺。法师即于寺夏坐。于沙落迦安居讫，东进行六百余里，越黑岭，入北印度境，至滥波国（在今阿

富汗东境拉格曼 Lagman 地方)。国周千余里。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岭。岭有窣堵波，是佛昔从南步行到此住立。后人敬恋，故建兹塔。自斯以北，境域皆号蔑戾车(此言边地，梵语 Mleccha 之译音)。从此南二十余里，下岭渡河，至那揭罗喝国(今北印度哲拉拉拔特 Jalalabad)。东南山行五百余里，至健陀逻国(旧云健陀卫 Gandhara)。其国东临信度河(即印度斯河)，都城号布路沙布罗(梵语 Purusha-pura 之译音，今配夏洼城)。国多贤圣，古来作论诸师那罗延天、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法救、如意、胁尊者等，皆此所出也。王城东北有置佛钵宝台。钵后流移诸国，今现在波刺拿斯国(即拜那莱斯城 Benares)。东北百余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逻伐底城(大河即迦布逻河。布色羯逻伐底城 Puskaravati 在迦布逻河之北，今哈夏脱那格儿 Hashtnagar 城也)。城东有窣堵波，无忧王造，即过去四佛说法处也。城北四五里伽蓝内，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所立。即释迦佛昔行菩萨时，乐行惠施于此国。千生为王，即千生舍眼处。此等圣迹无量，法师皆得观礼。自高昌王所施金银绫绢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蓝处，皆分留供养，申诚而去。从此又到乌铎迦汉蓬城(蓬字《西域记》作荼字，以《西域记》为确。圣马丹谓即今俄欣特城 Ohind)。城北涉履山川，行六百余里，

人乌仗那国(此言苑,昔阿输迦王之苑也。旧称乌长讹也,梵语原音为 Udyana),夹苏婆萨堵河(今斯瓦脱河 Swat R.)。其王多居耆揭厘城(在北纬三十四度五十分,东经七十一度五十分),人物丰盛。城东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逻罗龙泉,即苏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冻,暮即雪飞,仍含五色,霏霏舞乱,如杂华焉。城东北,闻说有人登越山谷逆上,从多河,涂路危险,攀缘纒纒,践躐飞梁。可行十余里,至达丽罗川,即乌仗那旧都也。自乌铎迦汉蓬城南渡信度河,河广三四里,流极清急。渡此河,至坦叉始罗国(梵语原音 Taksasila,今哈散阿伯特 Hasan Abdel)。从此东南七百余里,有僧诃补罗国(梵语原音 Simhapura,今盐岭 Salt Range 之北)。又从此东南山行五百余里,至乌刺尸国(梵语原音 Urasī,今拉胥 Rash 地方)。又东南,登危险,渡铁桥,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旧曰罽宾,讹也)。其都城西临大河。法师初入其境,至石门。彼国西门也,王遣母弟将车马来迎。渐进王城,离可一由旬,到达摩舍罗(此言福舍,王教所立,使招延行旅,给贍贫乏)。王率群臣及都内僧诣福舍相迎。羽从千余人,幢盖盈涂,烟华满路。既至相见,礼赞殷厚。自手以无量华供散乞。请乘大象,相随而进。至都,止闍耶因陀罗寺。明日请入宫供养。王给书手

二十人，令写经论。别给五人，供承驱使。资待所须，事事公给。彼师称法师者，高行之人，戒禁淳洁，思理淹深，多闻总持，才睿神茂，而性爱贤重士。既属上宾，盱衡延纳。法师亦倾心谘禀，晓夜无疲。因请讲授诸论。彼公是时年向七十，气力已衰，庆逢神器，乃励力敷扬。自午已前，讲《俱舍论》。午已后，讲《顺正理论》。初夜后，讲《因明声明论》。由是境内学人，无不悉集。法师随其所说，领悟无遗，研幽击节，尽其神秘。彼公欢喜，叹赏无极。谓众人曰：“此脂那僧智力宏贍，顾此众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继世亲昆季之风。所恨生乎远国，不早接圣贤遗芳耳。”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学诸经论，礼圣迹。已乃辞，西南逾涉山涧，行七百里，至半笈嗟国（梵语原音为 Parnotsa，今拍伦次 Prunts 地方）。从此东行四百余里，至遏逻阁补罗国（梵语原音为 Raja-pura，今之拉觉利 Rajaori 地方）。从此东南，下山渡水，七百余里至磔迦国（梵语原音为 Takka，其国在今毗耶奢河 Bias 西，印度河 Indus 东）。自蓝波至于此土，其俗既住边荒，仪服语言，稍殊印度，有鄙薄之风焉。自出曷逻阁补罗国，经二日，渡旃达罗婆伽河（此云月分），到阁耶补罗城。宿于外道寺。后日到奢羯罗城（梵语原音为 Sagala，今之锡尔柯脱 Sia-lkot）。从此出那罗僧诃城，东至波罗奢大林中。逢群

贼五十余人，法师及伴所将衣资，劫夺都尽。仍挥刀驱就道南枯池，欲总屠杀。其池多有蓬棘萝蔓，法师所将沙弥遂映刺林。见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过。私告法师，即相与透出。东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罗门耕地，告之被贼。彼闻惊愕，即解牛与法师向村吹贝声鼓。相命得八十余人，各将器仗，急往贼所。贼见众人逃散，各入林间。法师遂到池，解众人缚。又从诸人施衣分，与相携投村宿，人人悲泣。独法师笑曰：“居生之贵，唯乎性命。性命既存，余何所忧？故我土俗书云，而天地之大宝曰生，生之既在，则大宝不忘。小小衣资，何足忧悒？”由是徒侣感悟，其澄波之量，浑之不浊如此。明日，到磔迦国东境。至一大城，城西道北，有大菴罗林。林中有一七百岁婆罗门。及至观之，可三十许，形质魁梧，神理淹审。明《中百》诸论，善《吠陀》等书。有二侍者，各百余岁。法师与相见，延纳甚欢。就停一月，学《经百论》、《广百论》。其人是龙猛弟子，亲得师承，说甚明净。从此东行五百余里，到至那仆底国，诣突舍萨那寺。有大德毗腻多钵腊婆（此云调伏光，即北印度王子），好风仪，善三藏。自造《五蕴论释》、《唯识三十论释》。因住十四月，学《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等。从此东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阇烂达那国（《西域记》作阇烂达罗国。梵语原音为 Jala-

ndra,在彭甲伯境)。入其国诣那伽罗驮那寺。有大德旃达罗伐摩(此云月胄)善究三藏。因就停四月,学《众事分毗婆沙》。从此东北,登履危嶮,行七百余里至屈露多国(梵语原音为 Kuluta)。自屈露多国南行七百余里,越山渡河,至设多图卢国(梵语原音为 Satadru)。从此西南行八百余里至波里夜咄罗国(梵语原音为 Paryatra)。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秣兔罗国(今之 Muttra)。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萨他泥(原作渥,据《西域记》改正)湿伐罗国(中印度,梵语原音为 Sthanesvara,今唐内斯洼 Thanesar)。又东行四百余里至禄勒那国(中印度,据《西域记》卷四应作宰禄勤那国。梵语原音为 Srughna,今代拉 Dehra 地方)。东临殑伽河,北背大山。阎牟那河(今闍姆那河 Jumna)中境而流。又河东行八百余里至殑伽河,源广三四里。东南流入海处,广十余里。其味甘美,细沙随流。彼俗书记谓之福水。就中沐浴,罪孽消除。啜波嗽流,则殃灾殄灭。没而死者,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妇,常集河滨。皆外道邪言,无其实也。后提婆菩萨示其正理,方始停绝。国有大德名闍耶邇多,善闲《三藏》。法师遂住一冬半春,就听经部《毗婆沙》讫,渡河东岸,至秣底补罗国。(梵语原音为 Matipura,今曼达洼 Mandawar)。其王戌陀罗种也。其国有大德名蜜多斯那,年

九十，即德光论师弟子。善闲《三藏》。法师又半春一夏，就学《萨婆多部怛埵三弟钵论》（此言《辨真论》，二万五千颂，德光所造）、《随发智论》等。又从此北行三百余里至婆罗吸摩补罗国。（北印度梵语原音为 Brahmapura，今喀好吴尔 Carhwal）。又此东南行四百余里至罽鞞怛罗国（中印度境，《慈恩传》脱去罽字，兹就《西域记》改正，梵语原音为 Ahicatra，今罗希康特 Rohikhand 东部之拉姆那格儿 Ramnagar 即其首府也）。又南行二百余里，渡旃伽河，西南至毗罗删拏（原作那字，兹据《西域记》改正）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Virasana，今爱塔 Etah 府之比耳撒儿 Bilsar 地方也）。又东行二百余里至劫比他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apitha，今之桑开撒儿 Sankisa）。从此东南（原作西北，兹据《西域记》改正）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阇国（此言曲女城，中印度，梵语原音为 Kanakubja，今名康脑笈 Kanauj）。国周四千里，都城西临旃伽河，长二十余里，广五六里。其王吠奢种也，字曷利沙伐弹那（此言喜增）。在位仁慈，国人称咏。时东印度羯罗拿苏伐剌那国（此言金耳）设赏迦王（此言日），恶其明略，而为邻患，乃诱而害之。大臣婆尼（此言明了）及群僚等悲苍生之无主，共立其弟尸罗阿迭多（此言戒日）统承宗庙。王雄姿秀杰，算略宏远，德动天地，义感人神。遂能雪报兄

仇，牢笼印度。威风所及，礼教所沾，无不归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于是戢武韬戈，营树福业，敕其境内，无得杀生。凡厥元元，普令断肉。随其圣迹，皆建伽蓝。岁三七日，遍供众僧。五年一陈无遮大会，府库所积并充檀舍。详其所行，须达拿之流矣（参见新、旧《唐书》天竺国传）。法师入其国，到跋达罗毗诃罗寺住三月。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曰《胄毗婆沙记》。自此东南行六百余里渡殑伽河，南至阿逾陀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Ayodhya，今乌德 Oudh 城）。其国有世亲（Vasubandhu）菩萨及无著（Asanga）菩萨兄弟二人说法处及著经处。从此东行三百余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Ayamukha）。从此东南行七百余里，渡殑伽河南阎牟那河（Jumna），北至钵罗耶伽国。（梵语原音为 Prayaga，今阿拉哈巴德市 Allahabad）。从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恶兽野象。经五百余里至侨赏弥国。（旧曰俱胝弥，讹也，在中印度，梵语原音为 Kausambi，今东斯河 Tons R. 西，自阿拉哈巴德市达于哲巴尔普儿 Jabalpur 铁路皆是）。城东南重阁，是世亲造《唯识论》处。次东菴没罗林，有故基。是无著菩萨作《显扬论》处。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鞞索迦国（梵语原音为 Visaka，今毕赛普尔 Biseipur）。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室罗伐悉底国

(旧曰舍卫，讹也。梵语原音为 Sravasthi，巴利语为 Savatthi，侨萨罗国 Kosala 之首府，在今尼泊尔之南)，周六千余里。从此东南行八百余里至劫比罗伐率堵国(旧曰迦毗罗卫国，梵语原音为 Kapilavastu，在尼泊尔南境)，国周四千余里，都城千余里，并皆颓毁。宫城周五里，叠砖而成，极牢固，内有故基。净饭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像。次北有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寝殿。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侧有精舍，是释迦菩萨降神母胎处，中作菩萨降生之像。从此东行荒林五百余里至蓝摩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Ramagrama，在尼泊尔南境)，居人稀少。故城东有砖窣堵波，高百余尺。如来涅槃后，此国先王分得舍利还而造也，每放光明。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罗国(梵语原音为 Kusinagara，在尼泊尔南境)，处极荒梗。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此言无胜，旧曰阿利跋提河，讹也。梵语原音为 Ajitavati)。河侧不远，至婆罗林，其树似榭而皮青叶白，甚光润，四双齐高，即如来涅槃处也。有大砖精舍，内有如来涅槃之像，北首而卧。从此复大林中经五百余里，至婆罗痾斯国(梵语原音为 Varanasi，今拜那莱斯 Benares)，国周四千余里。都城西临殑伽河，长十余里，广五六里。渡婆罗痾斯河，东北行十余里至鹿野伽蓝。从此顺殑伽河流东行三百余里至战主

国(梵语原音为 Yuddhapati, 今恒河及松河中间地, 其首府为格齐普尔 Ghazipur)。从此东北渡菟伽河, 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厘国(旧曰毗舍离国, 讹也。今白萨尔 Besarh 地方)。国周五千余里, 土壤良沃, 多菴没罗果、茂遮果。都城荒毁, 故基周六七十里, 居人甚少。宫城西北五六里有一伽蓝, 旁有窣堵波。是佛昔说《毗摩罗诘经》处。又南渡菟伽河至摩揭陀国(旧曰摩伽陀, 讹也。梵语原音为 Magadha), 周五千余里。俗崇学重贤, 伽蓝五十余所, 僧万余人, 多大乘学。河南有故城, 周七十余里。虽复荒颓, 犹有雉堞。昔人寿无量岁时, 号拘苏摩补罗城(此言香花宫城)。王宫多花, 故致此号。后至人寿数千岁时, 更名波吒厘子国(旧曰熙涟弗邑, 讹也。梵语为 Pataliputra, 又作华氏城), 复约波吒厘树为名。至佛涅槃后第一百年, 有阿输迦王(此言无忧王, 旧曰阿育王), 即频毗娑罗王(此言影坚)之曾孙, 自王舍城迁都来此。年代浸远, 今唯故基。伽蓝数百, 存者二三。故宫北临菟伽河, 为小城, 城有千余家。宫北有石柱, 高数十尺, 无忧王作地狱处。法师在小城停七日, 巡礼圣迹。从此又南行百余里, 到菩提树。树垣垒砖, 高峻极固, 东西长, 南北稍狭。正门东对尼连禅河。南门接大花池, 西带嶮固, 北门通大伽蓝。其内圣迹连接, 或精舍, 或窣堵波, 并诸王大臣, 豪

富长者，慕圣营造，用为旌记。正中有金刚座。停八九日，礼拜方遍。

那烂陀寺留学

至第十日，那烂陀寺众差四大德来迎，即与同去。既至，合众都集。法师与相见讫，于上坐头别安床命法师坐，徒众亦坐。坐讫，遣维那击鞞椎，唱法师住寺。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道具，咸皆共同。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闲解经律，威仪齐整者，将法师参正法藏即戒贤法师也。众共尊重，不斥其名，号为正法藏。于是随众入谒。既见，方事师资，务尽其敬，依彼仪式，膝行肘步，鸣足顶礼。问讯赞叹讫，法藏令广敷床座，命法师及诸僧坐。坐讫，问法师从何处来。报曰，从支那国来，欲依师学《瑜伽论》。闻已啼泣。法师得亲承斯记，悲喜不能自胜。法藏又问曰，法师汝在路几年。答三年。既与昔梦符同，种种诲喻，令法师欢喜，以申师弟之情。言讫辞出。向幼日王院安置于觉贤房第四重阁，七日供养已，更安置上房，在护法菩萨房北，加诸供给。日得担步罗果一百二十枚、槟榔子二十颗、豆蔻二十颗、龙脑香一两、供大人米一升。其米大于乌豆，作饭香鲜，余米不及。唯摩揭陀国有此秔米，余处更无。独供国王及多闻大德，故号为供大人米。月给油三斗，酥乳等随日取足。净人一人、婆罗门一人，免诸僧事，

行乘象舆。那烂陀寺主客万僧，预此供给，添法师合有十人。其游践殊方，见礼如此。印度伽蓝数乃千万，状丽崇高，此为其极。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集。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居，自然严肃。建立已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人，犯讥过者。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秬米酥乳数百石。由是学人端拱，无求而四事自足。艺业成就，斯其力焉。法师于那烂陀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观礼圣迹，皆周遍观礼讫。还归那烂陀寺，方请戒贤法师讲《瑜伽论》。同听者数千人，经十五日讲彻。遣人将婆罗门送与戒日王，王封以三邑。法师在寺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已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讫，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兼学婆罗门书、印度梵书。如是钻研诸部，及学梵书，凡经五岁。

巡游五印度

从此复往伊烂拿钵伐多国（梵语原音为 Iranapa-

rvata, 义犹沙山也。今孟吉尔 Munghir 地方, 又简称伊烂拿国)。其国伽蓝十所, 僧徒四千余人。多学小乘说、《一切有部》义。近有邻王, 废其国君, 以都城施僧, 于中并建二寺, 各有千僧。有二大德, 一名怛他揭多毘多 (此云如来密), 二名羼底僧诃 (此云狮子忍也)。俱善《萨婆多部》。又停一年, 就读《毗婆沙》、《顺正理》等。自此顺旃伽河南岸东行三百余里至瞻波国 (中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Campa, 今拔格尔普儿 Bhagalpur)。伽蓝十所, 僧徒二百余人, 习小乘教。城垒砖, 高数丈, 基隍深阔, 极为崇固。自此东行四百余里, 至羯朱唵祇罗国 (中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Kajanghara, 今之拉基马哈尔 Rajmahal 地方)。寻礼圣迹, 伽蓝六七所, 僧徒三百余人。自此东渡旃伽河, 行六百余里至奔那伐弹那国 (中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Punyavardhana, 今拍白那 Pabna)。寻礼圣迹。自此东南行九百余里至羯罗拿苏伐刺那国 (东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Karnasuvarana, 今巴拉白姆及其附近。《慈恩传》此处行程与《西域记》不合, 似有颠倒)。不食乳酪, 此承提婆达多遗教也。从此东南出, 至三摩怛吒国 (东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Samatata, 今恒河口附近)。滨近大海, 气序和畅。自此三摩怛吒国西行九百余里至耽摩栗底国 (东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Tamralipti, 今汤陆港 Tamruk), 居近海隅。

是时闻海中有僧伽罗国(此云执师子,今锡兰岛),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论》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达彼。未去间,逢南印度僧相劝云:“往师子国者不须水路,海中多有恶风药义涛波之难,可从南印度东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虽复跋履山川,然用为安稳,并得观乌荼等诸国圣迹。”法师即西南向乌荼国(梵语原音为 Udra,今俄利萨 Orissa)。国东南境,临大海,有折利怛罗城(此言发行,梵语原音为 Caritra,今喀塔克市 Cuttak 附近之南得拉市 Nendra),即入海商人及远方客旅往来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罗国二万余里。每夜静无云之时,遥望见彼佛牙窳堵波上宝珠,光明莹然,状似空中星烛。自此西南大林中行一千二百余里至恭御陀国(东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ongoda,今甘哲姆 Ganjam)。从此西南行大荒林一千四五百里至羯陵伽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alinga,今果达瓦利河以北,孟加拉湾沿岸皆是)。伽蓝十余所,僧五百余人。学《上座部法》。自此西北行一千八百余里至南侨萨罗国(中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osala)。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爱尚学艺。其国有婆罗门善解《因明》。法师就停月余日,读《集量论》。从此南大林中,东南行九百余里至案达罗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Andhra。今果达瓦利河口)。城侧有大伽蓝,雕构宏壮,尊容丽肃,

前有石窠堵波高数百尺。从此南行千余里至驮那羯磔迦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Dhanakataka, 今克利胥那 Krishna 河口处)。法师在其国逢二僧,一名苏部底,一名苏利耶,善解《大众部三藏》。法师因就停数月,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彼亦依法师学大乘诸论,遂结志同行,巡礼圣迹。自此南行千余里至珠利耶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Cholya, 今彭纳河口以南诸地)。从此南经大林,行一千五六百里至达罗毗荼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Dravida, 今玛德拉斯市以南诸地),国大都城,号建志补罗(梵语原音为 Kanchipura, 即《汉书·地理志》之黄支国)。建志城即达磨波罗(此言护法)菩萨本生之处。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罗国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间,而彼王死,国内饥乱。有大德名菩提迷祇湿伐罗(此云觉自在云)、阿跋耶邓瑟嚧罗(此云无畏牙)如是等三百余僧来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师与相见讫,问彼僧曰:“承彼国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论》,今欲往彼参学。师等因何而来?”报曰:“我国王死,人庶饥荒,无可依仗。闻赡部洲丰乐安稳,是佛生处,多诸圣迹,是故来耳。又知法之辈,无越我曹。长老有疑,随意相问。”法师引《瑜伽》要文大节征之,亦不能出戒贤之解。自达罗毗荼与师子国僧七十余人西北归,观礼圣迹。行二

千余里至恭建那补罗国（南印度境。《慈恩传》脱去恭字，兹据《西域记》改正，梵语原音为 Konkanapura，今 Goa 东北内地，克里胥纳河上流诸地）。城北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叶长色润，诸国抄写，最以为贵。从此西北经大林猛兽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诃刺侏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Maharashtra，今孟买东北内地是也），其俗轻死重节。王刹帝利种也，好武尚戎，故其国土兵马齐整，法令严明。每使将与敌战，虽丧军失利，不加刑罚，但赐女服，使其羞惭。彼人耻愧，多至自死。常养勇士数千人，暴象数百，临将对阵，又多饮酒，量其欲醉，然后麾旗，以此奋冲，未有不溃。恃兹慢傲，莫顾邻敌。戒日王自谓智略宏远，军帅强盛，亲临征伐，亦不能摧制。自此西北行千余里，渡耐秣陀河（梵语原音为 Narmada，今之那巴达 Narbada 河），至跋禄羯咭婆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Bharukacchapa，今巴罗赫 Bharoch）。从此西北二千余里至摩腊婆国（南罗罗国也，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Malava，今巴罗赫以北诸地），风俗调柔，崇爱艺业。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腊婆、东北摩揭陀二国，称为好学尚贤，善言谈，有风韵。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厘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Atali，在印度斯河中流，北纬二十七度附近。此地远出路线之外，似为玄奘传闻者）。土出胡椒

树,树叶似蜀椒。出熏陆香树,树叶类此棠梨也。自此(据《西域记》从摩腊婆国西北行三百余里至契吒国。《释迦方志》卷下,从摩腊婆国西北三日行至契吒国)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Kita,今之开治 Kaccha)。自此北行千余里至伐腊毗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Valabhi,今喀梯洼 Kathiawar 半岛之东部瓦拉市 Vala)。今王刹帝利种也,即羯诺鞠闍国施罗阿迭多王(即戒日王 Siladitya)之女婿,号杜鲁婆跋吒(此言帝胄),性躁急,容止疏率,然贵德尚学,信爱三宝。岁设大会七日,延诸国僧,施以上味、奇珍、床座、衣服,爰至药饵之资,无不悉备。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阿难陀补罗国(西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Anandapura,今巴那格尔市 Barnagar)。又西北行(据《西域记》从伐腊毗国西行)五百余里至苏刺佗国(西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Surashtra,今之苏刺佗城 Surath)。自此东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罗国(梵语原音为 Gurjjara,其首府为今之巴尔穆尔 Barmer)。又东南行二千八百余里至邬闍衍那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Ujjayani,今之邬真 Ujjain)。去城不远有窞堵波,是无忧王作地狱处。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掷枳陀国(南印度境,梵语原音为 Jijhoti,今之本德尔康特 Bundelkand)。从此东北行九百余里至摩醯湿伐罗补罗国(中印度境,梵语原

音为 Mahesvara-pura, 今果瓦楼城 Gowalior)。从此又西还苏刺侏国。自此复西行至阿点婆翅罗国(西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Adhyavakila, 今印度斯河口, 其首府为喀拉支 Karachi)。如来在日频游其地。无忧王随有圣迹之处, 皆起窣堵波, 今皆具在。从此西行二千余里至狼揭罗国(西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Langala, 自印度斯河口以西至卑鲁芝沿岸, 梅克兰 Mekran 东部皆是也), 临近大海。又从狼揭国东北行七百余里至臂多势罗国(西印度境, 梵语原音为 Patasila, 今印度斯河西岸锡喀普儿城 Shikarpur 附近)。从此东北行三百余里至阿鞞荼国(西印度境, 原音为 Avanda, 今拉强普儿城 Rajanpur 附近)。从此又东行七百余里至信度国(西印度境, 今身毒 Sindh 省也, 其首府为今之阿罗尔 Alor), 土出金、银、瑜石、牛、羊、骆驼、赤盐、白盐、黑盐等, 余处取以为药。如来在日, 数游此国。所有圣迹, 无忧王皆建窣堵波以为表记。又有乌波鞞多大阿罗汉游化之迹。从此东行九百余里, 渡河东岸, 至茂罗三部卢国(西印度境, 原音为 Mulasthanipura, 今之麦尔塘 Multan 地方)。从此东北行七百余里至钵伐多罗国(北印度境, 《西域记》无罗字, 其原音为 Parvata, 今之哲谋 Jamu 地方)。其国有二三大德, 并学业可遵。法师因停二年, 就学《正量部》、《根本》、《阿

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

回至那烂陀寺及游学成绩

从此复东南还摩揭陀施无厌寺（即那烂陀寺），参礼正法藏讫。闻寺西三逾缮那，有低罗择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罗，本缚罗钵底国人，于萨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及《声明》、《因明》等。法师就停两月，谘决所疑。从此复往杖林山居士胜军论师所。军本苏刺侏国人，刹帝利种也。法师就之，首末二年，学《唯识决释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及问《瑜伽》、《因明》等疑。复还那烂陀寺。时戒贤论师遣法师为众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法师又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乌荼国有小乘师恃凭小见，制论诽谤大乘，词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张鳞共师等一论。法藏戒贤择海慧、智光、师子光及玄奘四人往破其说。其海慧等咸忧。法师谓曰：“小乘诸部三藏，玄奘在本国及入迦湿弥罗已来遍皆学讫，具悉其宗。若欲将其教旨，能破大乘义，终无此理。奘虽学浅智微，当之必了，愿诸德不烦忧也。若其有负，自是支那国僧无关此事。”诸人咸喜。时复有顺世外道来求论难，乃书四十条义悬于寺门，曰：“若有难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经数日，无人出应。法师遣房内净

人出取其义，毁破，以足蹶蹉。婆罗门大怒问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摩诃耶那提婆奴。”婆罗门亦素闻法师名，惭耻更不与论。法师令唤入。将对戒贤法师及命诸德为证，与之共论，征其宗本。婆罗门默无所说。起而谢曰：“我今负矣，任依先约。”法师曰：“我曹释子终不害人。今役汝为奴，随我教命。”婆罗门欢喜敬从。即将向房，闻者无不称庆。时法师欲往乌荼，乃访得小乘所制破大乘义七百颂者。法师寻省，有数处疑，谓所伏婆罗门曰：“汝曾听此义不？”答曰：“曾听五遍。”法师乃于夜中屏去诸人，令讲一遍，备得其旨。遂寻其谬节，申大乘义而破之，为一千六百颂，名《破恶见论》。将呈戒贤法师，及宣示徒众，无不嗟赏。曰：“以此穷覈，何敌不亡。”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原音为 Kamarupa，今阿撒母 Assam）拘摩罗王闻法师德义，发使来请。法师乃辞别戒贤师，与使俱去。至彼，王见甚喜，率群臣迎拜赞叹，延入宫。日陈音乐饮食花香，尽诸供养，请受斋戒。如是经月余，戒日王讨恭御陀还，亦遣使来迎。法师参之于河北。既至，顶礼法师足，散花瞻仰，以无量颂赞叹。周览各地，留连多日。

归国纪程

法师辞欲归。王曰：“弟子方欲共师阐扬遗法，何遽即归？”如是留连复十余日。鸠摩罗王殷勤亦如是，

谓法师曰：“师能住弟子处受供养者，当为师造一百寺。”法师见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国去此遥远，晚闻佛法。虽沾梗概，不能委具，为此故来访殊异耳。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经言障人法者当代代无眼。若留玄奘，则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无眼之报，宁不惧哉！”王曰：“弟子慕重师德，愿常瞻奉。既损多人之益，实惧于怀，任师去住。虽然，不知师欲从何道而归。师取南海去者，当发使相送。”法师报曰：“玄奘从支那来，至国西界。有国名高昌，其王明睿乐法，见玄奘来此访道，深生随喜，资给丰厚。愿法师还日相过。情不能违。今者还，北路而去。”（案高昌已于贞观十四年为唐所灭，玄奘在印度尚未知也。）王曰：“师须几许资粮？”法师报无所须。王曰：“何得尔！”于是命施金钱等物。鸠摩罗王亦施众珍。法师并皆不纳，唯受鸠摩罗王曷刺厘帔（即粗毛下细者所作），拟在涂防雨。于是告别。王及诸众相饯数十里而归。将分之际，呜噎各不能已。法师以经像等附北印度王乌地多军鞍乘渐进。后戒日王更附乌地王大象一头、金钱三千、银钱一万，供法师行费。别三日，王更与鸠摩罗王跋吒王等各将轻骑数百，复来送别。其殷勤如是。仍遣达官四人名摩诃怛罗（类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书，红泥封印，使达官奉

书，送法师所经诸国，令发乘递送，终至汉境。自发钵罗耶伽国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侨赏弥国城南。钵师罗长者施佛园处礼圣迹讫，复与乌地多王西北行一月余日，历数国，重礼天梯圣迹。复西北行三逾缮那，至毗罗那拿国（又作毗罗删那国 Virasana，已见上文）都城，停两月日，逢师子光、师子月同学二人讲《俱舍》、《摄论》、《唯识论》等，皆来迎接，甚欢。法师至，又开《瑜伽》、《决择》及《对法论》等。两月讫，辞归。复西北行一月余日，经数国，至闍兰达国，即北印度王都。复停一月，乌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余日，至僧诃补罗国。时有百余僧皆北人，赍经像等依法师而还。如此复二十余日，山涧中行。其处多贼，法师恐相劫掠，常遣一僧预前行。若逢贼时，教说远来求法，今所赍持，并经像舍利，愿檀越拥护，无起异心。法师率徒侣后进。时亦屡逢，然卒无害。如是二十余日，行至咀叉尸罗国。重礼月光王舍千头处。国东北五十逾缮那即迦湿弥罗国。其王遣使迎请法师。为象行辎重，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广五六里。经象及同侣人并坐船而进。法师乘象涉渡时，遣一人在船看守经及印度诸异花种。将至中流，忽然风波乱起，摇动船舫，数将覆没。守经者惶惧堕水，众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夹经本及花种等，自余仅得保全。时迦毕

试王先在乌铎迦汉茶城，闻法师至，躬到河侧奉迎。问曰：“承师河中失经，师不将印度花果种来？”答曰：“将来。”王曰：“鼓浪倾船，事由于此。自昔已来，欲将花种渡者并然。”因共法师还城，寄一寺。停五十余日。为失经本，更遣人往乌长那国抄写《迦叶臂耶部三藏》。迦湿弥王闻法师渐近，亦忘远，躬来参拜，累日方归。法师与迦毕试王相随，西北行一月余日，至蓝婆国境（上方作滥波国）。王遣太子先去，敕都人及众僧庄办幢幡，出城迎候。王与法师渐发。比至，道俗数千人，幢幡甚盛。众见法师欢喜。礼拜讫，前后围绕，赞咏而进。至都，停一大乘寺。时王亦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此复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刺拿国（原音为 Varana，今之班奴 Bannu，《佛国记》作跋那国）礼圣迹。又西北往阿薄健国（比耳英译《慈恩传》作 Avakan）。又西北往漕矩吒国（原音为 Jaguda，哥疾宁城 Ghazna 附近）。又北行五百余里至佛栗氏萨佻那国（查《西域记》有弗栗恃萨佻那国，梵语原音为 Varijisthana，今迦布罗 Kabul 附近）。从此东出至迦毕试境。北行，王遣一大臣将百余人，送法师度雪山，负刍草粮食资给。行七日，至大山顶。其山叠嶂危峰，参差多状，或平或耸，势非一仪。登陟艰辛，难为备叙。自是不得乘马，策杖而前。复经七日，至一高岭。岭下有村，可百余家。养

羊，畜羊大如驴。其日宿于此村。至夜半发，仍令村人乘山驼引路。其地多雪涧凌溪，若不凭乡人引导，交恐沦堕。至明尽日，方渡凌嶮。时唯七僧并雇人等有二十余，象一头，骡十头，马四匹。明日到岭底，寻盘道。复登一岭，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岭最高，虽云结雪飞，莫至其表。是日将昏，方到山顶。而寒风凄凛，徒侣之中，无能正立者。又山无卉木，唯积石攒峰，岌岌然如林笋矣。其处既山高风急，鸟将度者，皆不得飞。自岭南岭北，各行数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法从西北下数里，有少平地。施帐宿。旦而进，经五六日，下山至安怛罗缚婆国（原音为 Andrava，今安达拉伯 Andarab），即睹货罗之故地。法师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余里至阔悉多国（原音为 Khosita，今阔斯忒 Khost），亦睹货罗之故地。从此西北，复山行三百余里至活国（《西域记》作活国，今昆度斯 Kunduz）。居缚乌河侧，即睹货罗东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见叶护可汗孙，王睹货罗，自称叶护。至衙，停一月。叶护遣卫送。共商侣东行二日，至瞿健国（今之瞿甘城 Mungan）。自瞿健复东行入山三百余里至呬摩怛罗国（原音为 Himatala，梵语山下之义，在今骨克察河 Kokcha 之南，开胥姆 Kishm 与肥察拔德 Faizabad 之中间地），亦睹货罗故地，风俗大同突厥。而尤异者，

妇人首冠木角，高三尺余。前有两歧，表夫父母。上歧表父，下歧表母。随先丧亡，除去一歧。若舅姑俱歿，则举冠全弃。自此复东行二百余里至钵创那国，亦睹货罗国故地也。为寒雪停月余日。从此又东南山行二百余里至淫薄健国（《西域记》作淫薄健国。玉尔指定为今骨克察河畔甲尔姆 Jarm 地方，古名 Yamgan）。又东南，履危蹶嶮，行三百余里至屈浪拿国（原音为 Kurana，今之苦兰 Kuran）。从此又东北山行五百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亦名护密也，原音为 Dharmasthiti，今瓦汉 Wakhan 南，印度库士山及帕米尔连山中间地）。国在两山间，临缚乌河，出善马，形小而健。俗无礼义，性暴形陋。眼多碧绿，异于诸国。从此国大山北，至尸弃尼国（今锡克南 Shignan）。又越达摩悉铁帝国至商弥国。从此复东山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在两雪山间。又当葱岭之中，风雪飘飞，春夏不止。以其地寒烈，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萧条，无复人迹。从此川东出，登危履雪，行五百余里，至羯盘陀国（原音为 Gorband，今撒里库尔 Sarikol）。城依峻岭，北背徙多河。其河东入海盐泽，潜流地下，出积石山，为此国河源也。法师在其国停二十余日，复东北行五日，逢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贼过后，与商人渐进。东下，冒寒履嶮。行

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鞞国(原音为 Usha，今英吉莎尔 Yanghissar，南面乞黑尔贡拔斯 Chihil Gunbaz)。从此北行五百余里至佉沙国(旧曰疏勒，乃称其城号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尚讹也。今喀什噶尔城 Kashgar)。又从此东南行五百余里，渡徙多河，逾大岭，至斫句迦国(今之叶尔羌 Yarkand)。此国多大乘经典，十万颂为部者，凡有数十。从此东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此言地乳，即其俗雅言也，俗谓涣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沙磧大半，宜谷丰乐。出氍毹、细毡氍毹。工绩纒绌。又土多白玉、璧玉。气序和调，俗知礼义。尚学好音，风仪详整，异诸胡俗。文字远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蓝百所，僧五千余人，多学大乘。法师停七日。于阗王闻法师到其境，躬来迎谒。后日发引，王先还都，留儿侍奉。行二日，王又遣达官来迎，离城四十里宿。明日王与道俗将音乐香花，接于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于小乘萨婆多寺。法师前为渡河失经，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访本。乃为于阗王留连，未获即还。因修表使高昌小儿逐商伴入朝，陈已昔往婆罗门国求法，今得还，归到于阗。是后为于阗诸僧讲《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论》。一日一夜，四论递宣，王与道俗，归依听受，日有千数。时间经七八月，

使还，蒙恩敕，降使迎劳，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燉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法师奉敕已，即进发。于阗王资钱甚厚。自发都三百余里，东至媲摩城。从媲摩城东入沙磧，行二百余里至泥壤城。又从此东入流沙，风动沙流，地无水草，多热毒鬼魅之患，无径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遗骸以为幪帜。碛确难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余里至睹货罗故国。又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沫地。又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展转达于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阗使人及驼马还。有敕酬其劳，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时帝在洛阳宫。表至，知法师渐近，敕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使有司迎接法师。承上欲问罪辽滨，恐稽缓不及，乃倍途而进。奄至漕上，官司不知迎接，威仪莫暇陈设，而闻者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得，因宿于漕上矣。贞观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承法师赍经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祐奉迎。自漕而入舍于都亭驿。其从若云。壬辰，法师谒文武圣皇帝于洛阳宫。二月己亥，见于仪鸾殿。帝迎慰甚厚。敕

令法师修《西域记》。至贞观二十年七月十三日，书成，进表呈上。表中云：“窃以章亥之所践籍，空陈广袤，夸父之所凌厉，无述土风。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至于玄奘所记，微为详尽。”（末二句，据日本西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本，常州天宁寺刊本作“今所记述，有异前闻”。以下俱与西京本异。）斯固天下后世所公认，而非玄奘一人自负之语也（一）。（录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一）此录根据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而作。其《西域记》记载诸国风土，尤为详悉。唯不记奘师在印度留学情形耳。《西域记》于公元一八五七年时（清咸丰七年），久良氏（Stanislas Julien）译成法文，在当时实为拔群之翻译书。公刊以后，欧美之东洋研究一大进步。英人比耳（Samuel Beal）译成英文，以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出版伦敦。此书亦经苦心而成之良书，唯其成绩不及久良之法译。比耳时有改正久良之注释，殊不知原注未错，所改者谬误，反见改正人之浅陋也。以后又有瓦透斯（Thomas Watters）者，博通中国儒释两教之书，兼娴中国正史，研究《西域记》多年，重译成英文，题曰《玄奘印度纪行论》（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译本完结后，而瓦透斯死。李思达维资（T. W. Rhys Davids）及白歇尔（S. W. Bushell）二人于一九〇四年及五年（光绪三十年及三十一年）公刊之于伦敦。东方日本人亦为奋

起研究中国典籍者，有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堀谦德者，于民国元年刊印其所著之《解说西域记》于东京，解释确当，考证精密。以余观之，实优于英法之译也。

12. 玄照

沙门玄照法师者，太州仙掌人也，梵名般迦舍末底（唐言照慧）。乃祖乃父，冠冕相承。而总髻之秋，抽簪出俗，成人之岁，思礼圣踪。遂适京师，寻听经论。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师处，初学梵语。于是杖锡西迈，挂想祇园^(一)。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陟葱阜而翘心，誓度三有。途经速利^(二)，过睹货罗^(三)。远跨胡疆，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四)送往北天，渐向阇阑陀国^(五)。未至之间，长途险隘，为贼见拘。既而商旅计穷，控告无所。遂乃授神写契，杖圣明衷。梦而感征，觉见群贼皆睡，私引出围，遂便免难。往阇阑陀国，经于四载。蒙国王钦重，留之供养。学经律，习梵文。既得少通，渐次南上，到莫诃菩提^(六)。复经四夏，自恨生不遇圣，幸睹遗踪。仰慈氏所制真容，著精诚而无替。爰以翘敬之余，沉情俱舍。既解《对法》，清想《律仪》，两教斯明。后之那烂陀寺^(七)，留住三年。就胜光法师学《中百》等论。复

就宝师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禅门定激，亟睹关涯。既尽宏纲，遂往犂^(八)(巨亮反)伽河北，受国王苦部供养。住信者等寺，复历三年。后因唐使王玄策^(九)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罗国，蒙王发遣送至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辞苦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于时麟德年中，驾幸东洛，奉谒阙庭。还蒙敕旨，令往羯湿弥罗国，取长年婆罗门卢迦溢多。既与洛阳诸德相见，略论佛法纲纪。敬爱寺导律师、观法师等请译《萨婆多部律摄》。既而敕令促去，不遂本怀，所将梵本，悉留京下。于是重涉流沙，还经磧石。崎岖栈道之侧，曳半影而斜通。摇泊绳桥之下，没全躯以傍渡。遭吐蕃贼，脱首得全。遇凶奴寇^(一〇)，仅存余命。行至北印度界，见唐使人引卢迦溢多于路相遇。卢迦溢多复令玄照及使僦数人，向西印度罗荼国取长年药。路过缚渴罗^(一一)，到纳婆毗诃罗(唐云新寺)，睹如来澡盥及诸圣迹。渐至迦毕试国^(一二)，礼如来顶骨。香华具设，取其印文，观来生善恶。复过信度国^(一三)，方达罗荼矣。蒙王礼敬，安居四载。转历南天，将诸杂药，望归东夏。到金刚座^(一四)，旋之那烂陀寺。净与相见，尽平生之志愿。契总华于龙华^(一五)。但以泥波罗道吐蕃^(一六)

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一七)。遂且栖志鹫峰(一八),沉情竹苑(一九)。虽有传灯之望,而未谐落叶之心。嗟乎!苦行标诚,利生不遂,思攀云驾,坠翼中天。在中印度庵摩罗跋国(二〇)遘疾而卒,春秋六十余矣(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 祇园,法显《佛国记》作祇洹精舍(Jetavana vihara),在拘萨罗国(Kosala)舍卫城(Sravasti)附郭。原隶波斯匿王(Prasenajit)太子逝多(Jeta),故《西域记》卷六亦谓之逝多园。释迦牟尼得道后,尝居此二十五年之久。大半个佛经论,皆在此构成也。

(二) 速利,《西域记》卷一作率利。“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率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在今代地图上,大约自楚河(Chu River)至渴石城(Kesh)之间皆是也。

(三) 睹货罗,《唐书》作吐火罗(Tokharistan),在铁门关之南,阿母河两岸皆其境也。“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台大河中境西流。”(见《西域记》卷一)

(四) 文成公主,唐之宗室女,以贞观十五年下嫁吐蕃弄赞,卒于高宗永隆元年(公元六八〇)。故玄照之离国远游,必在贞观十五年之后也。

(五) 闍阗陀国,《西域记》卷四作闍烂达罗国(Jala-

ndhara),《慈恩传》卷二作阇阑达那,卷五作阇阑达。《吴船录》王继业之印度行程,作左栏陀罗。其地即今彭甲伯省(Punjab)之阇阑达(Jalandhar)市也。

(六) 莫诃菩提(Mahabodhi)寺在中印度摩揭陀国菩提树北门外。“庭宇六院,观阁三层,周堵垣墙,高三四丈,极工人之妙,穷丹青之饰。至于佛像,铸以金银,凡厥庄严,厠以珍宝。诸宰堵波,高广妙饰,中有如来舍利。僧徒减千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律仪清肃,戒行贞明。”(见《西域记》卷八)

(七) 那烂陀寺在摩揭陀国王舍城北三十余里。

(八) 踰伽河,《唐书》作旃伽河,即恒河(Ganges)也。苦部王不可考。踰伽河甚长,河北分国甚多,苦部不知究为何国之王也。

(九) 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在高宗显庆年间(六五六至六六〇),至龙朔元年(六六一)始归,进西天佛顶舍利(见《佛祖统纪》卷三十九)。玄照似即于此时归国。而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归国,或亦经泥婆罗(Nepal)及吐蕃也。玄奘卒于麟德元年(六六四),玄照适于此时归国。高宗宜使之赍续翻经盛业,而乃使重往羯湿弥罗国(即迦湿弥罗国)取妄人婆罗门卢迦溢多,以致客死外国,良可惜也。

(一〇) 凶奴即匈奴。

(一一) 缚渴罗即《高僧传》二集卷三达摩笈多传之薄佉罗国,今之布哈拉国(Bokhara)也。余意义净撰此传

时，心中实将捕喝国(Bokhara)及缚喝国(Balkh，皆见《西域记》卷一)相混也。据《西域记》所载，唯缚喝国有纳缚(唐言新)僧伽蓝，义净此处作为纳婆毗诃罗(唐云新寺)者也。“大雪山北，作论诸师，唯此伽蓝，美业不替。……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余。又有佛牙，佛扫帚。凡此三物，每至六斋，法俗咸会，陈设供养。”(见《西域记》卷一)捕喝国无此诸物也。

(一二) 迦毕试国已屡见上方，即今之喀菲利斯坦也。

(一三) 信度国即古身毒(Sind)，今印度西北彭甲伯省也。罗荼国不可考。

(一四) 金刚座(梵 Vajrasana)在中印度摩揭陀国，见《西域记》卷八。

(一五) 弥勒为佛时，坐于龙华树下。华枝如龙头，故名。亦云种出龙宫，故曰龙华树。(见《法苑珠林》)

(一六) 吐蕃与唐室自咸亨元年(六七〇)以后，即处战争状态。青海境内之羁縻州，新疆境内之安西四镇，尽为所破。故玄照第二次欲由泥波罗经吐蕃回国，不能如愿也。

(一七) 多氏即大食之转音，义净本文已注明矣。

(一八) 鹞峰《佛国记》作耆闍崛山，《西域记》卷九作娑栗陀罗矩吒山(Gridhrakuta)。在中印度摩揭提国王舍城东南，茅宫城东北十四五里。恭尼翰谓今之赛拉山(Saila-giri)即古鹞峰也。

(一九) 竹苑即迦兰陁竹园。见《西域记》卷九。在茅宫城北一里。鹞峰、竹园，皆如来在世时，久居之地，说法开化，导凡拯俗。

(二〇) 庵摩罗跋国即《西域记》卷一〇之迦摩缕波国(Kamarupa)，今阿撒母(Assam)西部甘姆路勃(Kamrup)地方也。

13. 道希

道希法师者，齐州历城人也。梵名室利提婆(唐云吉祥天也)。乃门传礼义，家袭搢绅。幼渐玄门，少怀贞操。涉流沙之广荡，观化中天。陟雪岭之嵌岑，轻生殉法。行至吐蕃，中途危厄。恐戒检难护，遂便暂舍。行至西方，更复重受。周游诸国，遂达莫诃菩提。翘仰圣踪，经于数载。既住那烂陀，亦在俱尸国(一)。蒙庵摩罗跋国(二)王甚相敬待。在那烂陀寺频学大乘。住输婆伴娜(在涅槃处寺名也)，专功律藏。复习声明，颇尽纲目。有文情，善草隶。在大觉寺造唐碑一首，所将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並在那烂陀矣。净在西国，未及相见，住庵摩罗跋国，遭疾而终，春秋五十余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 俱尸国(Kusinagara)见《西域记》卷六，作拘尸那揭罗国，又作拘尸城，在今尼泊尔国南境。如来寂灭之

所也。

(二) 庵摩罗跋国亦见玄照传。

14. 师鞭、道方、道生

师鞭法师者，齐州人也。善咒禁，娴梵语。与玄照师从北天向西印度，到庵摩罗跋城。为国王所敬，居王寺，与道希法师相见，申乡国之好。同居一夏，遇疾而终。年三十五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道方师者，并州人也。出沙磧，到泥婆罗，至大觉寺住，得为住持。经数年，后还向泥婆罗，于今现在。既亏戒检，不习经书，年将老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道生法师者，并州人也。梵名栴达罗提婆（唐云月天）。以贞观末年，从吐蕃路往游中国。到菩提寺，礼制底訖。在那烂陀，学为童子。王深所礼遇。复向此寺东行十二驿，有王寺，全是小乘。于其寺内停住多载。学小乘三藏，精顺正理。多赍经像，言归本国。行至泥婆罗，遭疾而卒，可在知命之年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15. 释义净

释义净，字文明，姓张氏，范阳（一）人也。髻鬣之

时，辞亲落发。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娴习，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加以勤无弃时，手不释卷。弱冠登具，愈坚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有七，方遂发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数十人。及将登舶，余皆退罢。净奋励孤行，备历艰险。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酋长，俱加礼重。鹫峰(二)、鸡足(三)，咸遂周游。鹿苑(四)、祇林(五)，並皆瞻瞩。诸有圣迹，毕得追寻。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旛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初与于闐三藏实叉难陀翻《华严经》。久视之后，乃自专译。起庚子岁，至长安。癸卯于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弥勒成佛》、《一字咒王》、《庄严王陀罗尼》、《长爪梵志》等经，《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掌中》、《取因》、《假设》、《六门教授》等论及《龙树劝诫颂》，凡二十部。北印度沙门阿你真那证梵文义，沙门波仑、复礼、慧表、智积等笔受证文，沙门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证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监护。缮写进呈，天后制《圣教序》，令标经首。暨

和帝神龙元年乙巳，于东洛内道场译《孔雀王经》，又于大福先寺出《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一切庄严王经》四部。沙门盘度读梵文，沙门玄伞笔受，沙门大仪证文，沙门胜庄、利贞证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帝深崇释典，特抽睿思，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又御洛阳西门，宣示群官新翻之经。二年，净随驾归雍京。置翻经院于大荐福寺，居之。三年，诏入内，与同翻经沙门，九旬坐夏。帝以昔居房部，幽厄无归，祈念药师，遂蒙降祉，荷兹往泽，重阐鸿猷。因命法徒更重传译于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药师琉璃光佛大愿功德经》。帝御法筵，手自笔受。睿宗永隆元年庚戌，于大荐福寺出《浴像功德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唯识》、《宝生》、《所缘释》等二十部。吐火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拔弩证梵义，罽宾沙门达磨难陀证梵文，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证梵本，沙门慧积、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语梵本，沙门文纲、慧沼、利贞、胜庄、爱同、思恒证义，玄伞、智积笔受，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证译，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环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景云二年辛亥，复

于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太常卿薛崇嗣监护。自天后久视迄睿宗景云，都翻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别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凡五部九卷。又出说《一切有部跋率堵》，即诸律中《犍度跋渠》之类，盖梵音有楚夏耳，约七十八卷。净虽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译缀之暇，曲授学徒。凡所行事，皆尚急护。漉囊涤秽，特异常伦。学侣传行，遍于京洛。美哉！亦遗法之盛事也。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腊五十九。葬事官供所出《跋率堵》唯存真本，未暇覆疏，而逼泥曰，然其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比其著述，净多文性，传密咒，最尽其妙。二三合声，尔时方晓矣。今塔在洛京龙门北之高冈焉。（《高僧传》三集卷一）

（一）范阳今河北省涿县。

（二）鹫峰已详上玄照传。

（三）鸡足山(kukutapadagiri)见《西域记》卷九，在王舍城西南，逾佛陀伐那山即至，西天第一祖大迦叶尊者寂灭之所也。

（四）鹿苑(Mrigadava)见《西域记》卷七，在婆罗痾河东北十余里。婆罗痾河在婆罗痾斯大城东北。婆罗痾斯城今之拜那莱斯城(Benares)也。

(五) 祇林即祇园,已见玄照传。

义净自记其游印度事,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特摘录如下:

净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一法师、莱州弘禪论师,更有二三诸德,同契鹫峰,标心觉树(一)。然而一公属母亲之年老,遂怀恋于并川(二)。禪师遇玄瞻于江宁(三),乃敦情于安养。玄逵既到广府,复阻先心。唯与晋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尔分飞。印度新知,冥焉未会。此时踟躅,难以为怀。戏拟四愁,聊题两绝而已。(五言):

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那教六尺影,独步五天陲。(五言,重自解忧曰:)

上将可凌师,匹士志难移。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祇。

于时咸亨三年,坐夏杨府(四)。初秋,忽遇龚州(五)使君冯孝詮,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复蒙使君命往岗州(六),重为檀主。及弟孝诞、使君孝軫、郡君宁氏、郡君彭氏等合门眷属,咸见资赠,争抽上贿,各舍奇馐。庶无乏于海途,恐有劳于险地。笃如亲之惠,顺给孤之心。共作归依,同缘胜境。所以得成礼谒者,盖冯家之力也。又岭南法俗,共鲠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怀生别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

指鹿园而遐想，望鸡峰(七)而太息。于时广莫初飏，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弃玄朔而五两单飞。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未隔两旬，果之佛逝(八)。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九)(今改为室利佛逝也)。复停两月，转向羯荼。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舶渐向东天矣。从羯荼北行十余日，至裸人国。向东望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传闻斯国当蜀川西南界矣。此国既不出铁，亦寡金银。但食椰子、薯根，无多稻谷。是以卢呵最为珍贵(此国名铁为卢呵)。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织团藤箱，余处莫能及。若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无复再生。从兹更半月许，望西北行。遂达耽摩立底国(一〇)，即东印度之南界也。去莫诃菩提(一一)及那烂陀可六十余驿。与此创与大乘灯师相见。留住一载，学梵语，习声闻论。遂与灯师同行，取正西路，商人数百，诣中天矣。去莫诃菩提有十日在，过大山泽，路险难通。要藉多人，必无孤进。于时净染时患，身体疲羸。求趁商徒，困不能及。虽可励己，求进五里，终须

百息。其时有那烂陀寺二十许僧，并灯上人，并皆前去。唯余单己，孤步险隘。日晚晡时，山贼便至。援弓大唤，来见相陵。先撮上衣，次抽下服。空有缘带，亦并夺将。当是时也，实为长辞人代，无谐礼谒之心。体散锋端，不遂本求之望。又彼国相传，若得白色之人，杀充天祭。既思此说，更轶于怀。乃入泥坑，遍涂形体。以叶遮蔽，扶杖徐行。日云暮矣，营处尚远。至夜两更，方及徒侣。闻灯上人村外长叫。既其相见，令授一衣，池内洗身，方入村矣。从此行数日，先到那烂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闍崛，见氍毹衣处。后往大觉寺，礼真容像。山东道俗，所赠纯绢，持作如来等量袈裟，亲奉披服，濮州(一)玄律师，附罗盖数万，为持奉上。曹州安道禅师寄拜礼菩提像，亦为礼讫。于时五体布地，一想虔诚。先为东夏四恩普及，法界含识，愿龙华初会，遇慈氏尊。并契真宗，获无生智。次乃遍礼圣迹，过方丈(一三)而届拘尸(一四)，所在钦诚。入鹿园而跨鸡岭(一五)，住那烂陀。十载求经，方始旋踵言归，还耽摩立底。未至之间，遭大劫贼。仅免剗刃之祸，得存朝夕之命。于此升舶，过羯荼国。所将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权居佛逝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 觉树即菩提树(Bodhidruma)，在摩揭陀国尼连

禅河西，伽耶山南，前正觉山（Pragbodhigiri）西南十四五里，佛陀成道之地也。

（二）并川似为并州之误刊。并州今山西太原也。

（三）江宁今江宁县。广府即广州府。晋州今山西平阳府临汾县。

（四）杨府即扬州府。

（五）龚州今广西浔州府桂平县。

（六）岗州今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以地有金冈，故名州。唐时，广州与波斯湾各埠航道久通，东西往来如织，故中国人往印度者甚众。义净即其一也。

（七）鹿园、鸡峰皆已详本节上文。

（八）佛逝国《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作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Sribogha）。即今苏门答腊岛。佛逝国即宋时之三佛齐，今之浮淋邦港（Palembang）。义净居留此国前后七年（自唐睿宗垂拱四年起，至武后证圣元年止），研究梵文，翻译佛经，在当时其国势似甚强盛也。

（九）据《求法高僧传》无行禅师条，由室利佛逝国经十五日，达末罗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国。是末罗瑜正在佛逝与羯荼之中间。羯荼北行十余日至裸人国。裸人国即呢古巴拉群岛（Nicobars）。证以阿拉伯人苏烈曼及马哥孛罗等《游记》，可无庸疑也。羯荼在裸人国之南十余日海程，必即苏门答腊北境亚齐（Achin）海岸，又可无疑也。由是观之，末罗瑜必在苏门答腊岛之中部东海岸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八章，有木刺由国（Malaiur）。爪

哇人称淳淋邦港曰木刺育 (Malayo)。木刺由及末罗瑜，皆木刺育之转音也。义净自注，末罗瑜今改为室利佛逝。或原为二国，在义净时代，合并为一也。然末罗瑜之名则至马哥孛罗时代尚存留，而室利佛逝反不得见矣。苏烈曼《游记》载“蓝哲已鲁斯 (Lanjabalus) 亦名蓝喀巴鲁斯 (Lankhabalus, 即尼古巴拉岛)，人口甚众。男女出门，皆裸体，仅女子以树叶带蔽体而已。有海舶至，其男子驾大小艇而来，以龙涎香及椰子与客人交换铁而去。”(见 Reinaud, Relation, tom. i, p. 8) 与义净所记以铁为珍贵者，全相同也。

(一〇) 耽摩立底国 (Tamralipti)，法显《佛国记》作多摩梨帝国，玄奘《西域记》卷十作耽摩栗底国，在恒河口。《西域记》谓“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古代拖雷美《地理书》已有此国，称曰 Tamalitis，今代名曰同卢克 (Tamluk)，在赛雷川 (Selai) 及呼格里河 (Hughli) 交汇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义净记抵印度云：“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舶广州，举帆南海。缘历诸国，振锡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抵耽摩立底国，即东印度之海口也。停至五月，遂伴西征。”义净归国，离印度，亦由此口也。

(一一) 莫诃菩提及那烂陀二寺皆已见上文。大觉寺即莫诃菩提寺也。

(一二) 濮州今山东濮县。曹州今菏泽县。

(一三) 方丈在印度毗舍离国 (Vaisali)。“贞观十七

年(六四三),黄水令王玄策使西域,游历百余国。至毗离邪城(应作毗舍离城)东北维摩室,玄策以手板量之,纵横得十笏,因号方丈。”(见《佛祖统纪》卷三九)

(一四)拘尸又作俱尸,即《西域记》卷六之拘尸那揭罗国。

(一五)鸡岭即鸡足山。义净事迹,可更参见下方贞固传。

16. 常愍

常愍禅师者,并州人也。自落发投簪,披缁释素,精勤匪懈,念诵无歇。常发大誓,愿生极乐。所作净业,称念佛名。福基既广,数难详悉。后游京洛,专崇斯业。幽诚冥兆,有所感征。遂愿写《般若经》,满于万卷。冀得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圣迹,以此胜福,回向愿生。遂诣阙上书,请于诸州,教化抄写《般若》。且心所致也,天必从之。乃蒙授墨敕,南游江表。敬写《般若》,以报天泽。要心既满,遂至海滨。附舶南征,往河陵国(一)。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二)。复从此国,欲诣中天。然所附商舶,载物既重,解缆未远,忽起沧波,不经半日,遂便沉没。当没之时,商人争上小舶,互相战斗。其舶主既有信心,高声唱言:“师来上舶。”常愍曰:“可载余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轻生为物,顺

菩提心。亡己济人，斯大士行。于是合掌西方，称弥陀佛(三)。念念之顷，舶沉身没，声尽而终，春秋五十余矣。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许人也，号咷悲泣，亦念西方，与之俱没。其得济之人，具陈斯事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 诃陵国今之爪哇岛也。

(二) 末罗瑜已详上方义净传。

(三) 弥陀佛即阿弥陀佛 (Amitabha)，无尽光 (The boundless light) 也。天上五佛，以阿弥陀为最尊，犹之地上之乔答摩 (Gautama) 也。(参见 (H. Hackmann, Buddhism as a Religion, p. 159))

17. 末底僧诃玄会

末底僧诃者(唐云师子慧)，京兆人也。俗姓皇甫，莫知本讳。与师鞭同游，俱到中土，住信者寺。少娴梵语，未详经论。思还故里，路过泥婆罗国，遇患身死。年四十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玄会法师者，京师人也。云是安将军之息也。从北印度入羯湿弥罗国。为国王赏识，乘王象，奏王乐。日日向龙池山寺(一)供养。寺是五百罗汉受供之处，即尊者阿难陀(二)室洒末田地所(三)化龙王之地也(室洒译在所教，旧云弟子者非)。复劝化羯湿弥罗王，大放

恩赦国内，有死囚千余人，劝王释放。出入王宅，既渐年载。后因失意，遂乃南游。至大觉寺，礼菩提树，睹木真池^(四)，登鹫峰山，陟尊足岭^(五)。禀识聪睿，多善工技。虽复经过，未几而梵韵清彻。少携经教，思反故居。到泥婆罗国，不幸而卒。春秋仅过而立矣（泥婆罗国既有毒药，所以到彼皆亡也）。（《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玄奘《西域记》卷三迦湿弥罗国条有龙池，《新唐书·箇失蜜传》有摩诃波多磨龙池(Mahapadma)，今之瓦楼湖(Volur)也。龙池山寺必在池之近旁也。

（二）阿难陀亦曰阿难(Ananda)，乃西天第二祖，继大迦叶之后者也。祖为王舍城人，姓刹帝利，白饭王之子，释迦如来之从弟也。

（三）末田地所即《西域记》上之末出底迦(Madhyantika)，首先开教于迦湿弥罗者也。

（四）木真池在摩揭陀国。《西域记》卷八作目支邻陀(Mucilinda)龙王池。

（五）尊足岭，梵名窣卢播陀山(Gurupada-giri)，亦名鸡足山，梵名屈屈吒播陀山(Kukkutapada-giri)，在尼连禅河东岸，大迦叶寂灭之处也。

18. 无名氏六人

复有一人，与北道使人相逐至缚渴罗国^(一)。于新

寺小乘师处出家，名质多跋摩。后将受具，而不食三净。其师曰：“如来大师，亲开五正。既其无罪，尔何不食。”对曰：“诸大乘经具有令制。是所旧习，性不能改。”师曰：“我依三藏律有成科。汝之引文，非吾所学。若怀别见，我非汝师。”遂强令进，乃掩泣而食。方为受具，少嫻梵语。复取北路而归，莫知所至。传闻于北天之僧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缚渴罗国新寺，可参见上玄照传。

复有二人，在泥婆罗国，是吐蕃公主奶母之息也。初并出家，后一归俗，住天王寺。善梵语并梵书。年三十五、二十五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复有大唐三僧，从北道到乌长那国。传闻向佛顶骨处礼拜，今亦弗委存亡。乌长僧至，传说之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19. 隆法师

隆法师者，不知何所人也。以贞观年内从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观化中天。诵得梵本《法华经》。到健陀罗国，遇疾而亡。北方僧来，传说如此。（《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20. 益州三法师(明远、义朗、会宁)

明远法师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婆提(唐云思天)。幼履法训，长而弥修。容仪雅丽，庠序清遵。善中百，议庄周。早游七泽之间，后历三吴之表。重学经论，更习定门。于是栖隐庐峰，经于夏日。既慨圣教陵迟，遂乃振锡南游，届于交趾。鼓舶鲸波，到诃陵国(一)。次至师子洲(二)，为君王礼敬。乃潜形阁内，密取佛牙，望归本国，以兴供养。既得入手，翻被夺将，不遂所怀，颇见陵辱。向南印度。传闻师子洲人云，往大觉中方，寂无消息。应是在路而终，莫委年几。其师子洲防守佛牙，异常牢固。置高楼上，几闭重关，鑰钥泥封，五官共印。若开一户，则响彻城郭。每日供养，香华遍覆。正心祈请，则牙出华上，或现异光，众皆共睹。传云：“此洲若失佛牙，并被罗刹之所吞食。”为防此患，非常守护。亦有传云：“当向支那矣。”斯乃圣力遐被，有感便通，岂由人事强申非分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 诃陵国即今爪哇岛。

(二) 师子洲今锡兰岛。

义朗律师者，益州成都人也。善娴律典，兼解《瑜伽》。发自长安，弥历江汉，与同州僧智岸并第一人名

义玄。年始弱冠，知钦正理。颇娴内典，尤善文笔。思瞻圣迹，遂与弟俱游。秀季良昆，递相携带，鹩鸽存念，鱼水敦怀。既至乌雷(一)，同附商舶。挂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二)，缀缆郎迦戎(三)。蒙郎迦戎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智岸遇疾于此而亡。朗公既怀死别之恨，与弟附舶向师子洲。披求异典，顶礼佛牙，渐之西国。传闻如此，而今不知的在何所。师子洲既不见，中印度复不闻，多是魂归异代矣。年四十余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 乌雷县名，见《新唐书》卷四三上《地理志》。今已废。地隶广东钦州。

(二) 扶南今柬埔寨。

(三) 郎迦戎即《梁书》卷五四之狼牙修国，《隋书》卷八二赤土条之狼牙须国。其地即玄奘《西域记》卷十之迦摩浪迦国(Kamalanka)，在今缅甸白古部(Pegu)及伊勒瓦第江口附近。

会宁律师，益州成都人也。禀志操行，意存弘益。少而聪慧，投迹法场。敬胜理若髻珠，弃荣华如脱屣。薄善经论，尤精律典。志在演法，结念四方。爰以麟德年中，仗锡南海，泛舶至诃陵洲，停住三载。遂共诃陵国多闻僧若那跋陀罗于《阿笈摩经》内，译出如来涅槃焚身之事。斯与大乘涅槃颇不相涉。然大乘涅槃西

国，净观见目云，其大教有二十五千颂，翻译可成六十余卷。检其全部，竟而不获，但得《初大众问品》一夹，有四千余颂。会宁既译得《阿笈摩》本，遂令小僧运期奉表赍经，还至交府，驰驿京兆，奏上阙庭，冀使未闻，流布东夏。运期从京还达交趾，告诸道俗。蒙赠小绢数百匹，重诣诃陵报德智贤（若跋那达罗也）与会宁相见。于是会宁方适西国，比于所在，每察风闻。寻听五天，绝无踪绪。准斯理也，即其人已亡，春秋可三十四五矣。伤曰：嗟矣会宁，为法孤征。才翻二轴，启望天庭。终期宝渚，权居化城。身虽没而道著，时纵远而遗名。将菩萨之先志，共后念以扬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21. 信胄

信胄法师者，不知何所人也。梵名设唎跋摩（唐云信胄），取北道而到西国。礼谒既周，住信者寺。于寺上层造一砖阁，施上卧具，永贻供养。遇疾，数日余命辍，然忽于夜中云：“有菩萨授手迎接。”端居合掌，太息而终。年三十五。（《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22. 高昌二法师（彼岸、智岸）

彼岸法师、智岸法师，并是高昌人也。少长京师，

传灯在念。既而归心胜理，遂乃观化中天。与使人王玄廓相随泛舶，海中遇疾俱没。所将汉本《瑜伽》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23. 洛阳三法师(昙润、义辉、智弘)

昙润法师，洛阳人也。善咒术，学玄理。探律典，玩医明。善容仪，极详审。振锡江表，拯物为怀。渐次南行，达于交趾。住经载稔，溜素钦风。泛舶南上，期西印度。至诃陵北渤盆国^(一)，遇疾而终，年三十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渤盆国（Pembuan）在今婆罗洲南岸，由爪哇北渡海即可至。

义辉论师，洛阳人也。受性聪敏，理思钩深。博学为怀，寻真是务。听摄论、《俱舍》等，颇亦有功。但以义有异同，情生舛互。而欲思观梵本，亲听微言，遂指掌中天，还望东夏。惜哉！苗而不实，壮志先秋，到郎迦戎国，婴疾而亡，年三十余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智弘律师者，洛阳人也。即聘西域长使王玄策之侄也。年才弱冠，早狎冲虚。志蔑轻肥，情怀栖遁。遂往少林山，餐松服饵。乐诵经典，颇工文笔。既而悟朝市之喧哗，尚法门之澄寂，遂背八水而去三吴，舍素褻

而撮緇服。事瑳禅师为师，禀承思慧。而未经多载，即髣髴玄关。复往蕲州忍禅师处，重修定激。而芳根虽植，崇条未耸。遂济湘川，跨衡岭，入桂林而托想，遁幽泉以息心。颇经年载，仗寂禅师为依止。睹山水之秀丽，玩林薄之清虚。挥翰写衷，制幽泉山赋，申远游之怀。既览三吴之法匠，颇尽芳筵；历九江之胜友，几娴妙理。然而宿植善根，匪由人奖。出自中府，欲观礼西天。幸遇无行禅师，与之同契。至合浦升舶，长泛沧溟。风便不通，漂居上景（应作七景）。复向交州，住经一夏。既至冬末，复往海滨神湾。随舶南游，到室利佛逝国。自余经历，具在行禅师传内。到大觉寺，住经二载。瞻仰尊容，倾城励想。讽诵梵本，月故日新。娴声论，能梵书，学律仪，习对法。既解《俱舍》，复善《因明》。于那烂陀寺则披览大乘，在信者道场乃专功小教。复就明德，重洗律仪。恳恳勤勤，无忘寸影。习德光律师所制律经，随听随译，实有工夫。善护浮囊，无亏片检。常坐不卧，知足清廉。奉上谦下，久而弥敬。至于王城、鹞岭、仙苑、鹿林、祇树、天阶、庵园、山穴。备申翘想，并契幽心。每撮衣钵之余，常怀供益之念。于那烂陀寺则上飧普设，在王舍城中乃器供常住。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后向北天羯湿弥罗，拟之乡国矣。闻与琳公为伴，不知今在何所。然而翻译之功，其人已

就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24. 荊州五法師(道琳、曇光、慧命、无行、法振)

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羅鉢頗(唐云戒光)。弱冠之年，披緇離俗。成人之歲，訪友尋真。搜律藏而戒珠瑩，啟禪門而定水清。稟性虛潔，雅操廉貞，濯清溪以恬志，漱玉泉而養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后復慨大教東流，時經多載，定門鮮入，律典頗亏。遂欲尋流討源，遠游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而屆郎迦，歷訶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禮待，極致殷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毗摩立底國。住經三年，學梵語。于是舍戒重受，學習一切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蓋亦情耽咒藏。后乃觀化中天，頂禮金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爛陀寺，搜覽大乘經論。漬情《俱舍》，經于數年。至于鷲嶺、杖林(一)、山園(二)、鵝樹(三)、各盡翹仰，并展精誠。乃游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西印度，于羅荼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重稟明咒。嘗試論之曰：夫明咒者，梵云毗睇陀羅必得(丁澤反)家。毗睇，譯為明咒。陀羅，是持。必得家，是藏。應云持明咒藏。然相承云此咒藏，梵本有十萬頌，唐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少全。而大聖沒后，阿離耶那伽曷樹那即龍樹菩薩，特精斯要。時彼弟子厥号難陀，聰明

博识，渍意斯典。在西印度经十二年，专心持咒，遂便感应。每至食时，食从空下。又诵咒求如意瓶，不久便获。乃于瓶中得经欢喜，不以咒结，其瓶遂去。于是难陀法师恐咒明散失，遂便撮集，可十二千颂，成一家之言。每于一颂之内，离合咒印之文。虽复言同字同，实乃义别用别。自非口相传授，而实解悟无因。后陈那论师见其制作，巧殊人智，思极情端，抚经叹曰：“向使此贤致意《因明》者，我复何颜之有乎！”是知智士识己之度量，愚者罔他之浅深矣。斯之咒藏，东夏未流。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咒藏云：“升天乘龙，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咒是亲。”净于那烂陀亦屡入坛场，希心此要，而为功不并就，遂泯斯怀，为广异听，粗题纲目云耳。道琳遂从西境转向北天，观化羯湿弥罗，便入乌长那国。询访《定门》，搜求《般若》。次往迦毕试国，礼乌率臛沙（佛顶骨也）。自尔之后，不委何托。净回至南海羯荼国。有北方胡至云，有两僧，胡国逢见，说其状迹，应是其人。与智弘相随，拟归故国，闻为途贼所拥还，乃复向北天，年应五十余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杖林，梵语泄瑟知林（Yastivana）之译义，在王舍城西南附近。《西域记》卷九云：“佛陀伐那山（Buddhavana）空谷中，东行三十余里，至泄瑟知林（唐言杖林）。林

竹修劲，被山满谷。其先有婆罗门闻释迦佛身长丈六，常怀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恒于杖端，出过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穷实。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窰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七日，为诸天人，现大神通，说深妙法。”

(二) 山园或指那烂陀寺附近之因陀罗势罗窰诃山(唐言帝释窟, Indrasalaguha Parvata) 而言。“其山岩谷杳冥，华林蓊郁。岭有两峰，岌然特起。西峰南岩，间有大石室，广而不高。昔如来尝于中止，时天帝释以四十二疑事，画石请问。佛为演释，其迹犹在。……因陀罗势罗窰诃山东峰伽蓝前，有窰堵波，谓巨娑(唐言雁)。……有慈乌经行，忽见群雁飞翔。戏言曰，今日众僧中，食不充。摩诃萨埵宜知是时。言声未绝，一雁退飞，当其僧前，投身自殒。慈乌见已，具白众僧，闻者悲感。……于是建窰堵波，式昭遗烈。以彼死雁，瘞其下焉。”(《西域记》卷九)

(三) “因陀罗势罗窰诃山东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Kapotaka, 唐言鸽)伽蓝。……伽蓝东有窰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昔佛于此为诸大众一宿说法。时有罗者，于此林中，网捕羽族。经日不获，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恒为弊事。’来至佛所，扬言唱曰：‘今日如来于此说法，令我网捕都无所得。妻孥饥飢，其计安出。’如来告曰：‘汝应缽火，当与汝食。’如来是时化作大鸽，投火而死。罗者持归，妻孥共食。其后重往佛所，如来方便摄化。罗者闻法，悔过自新。舍家修学，便证圣果。因名所建为鸽伽

藍。”(《西域记》卷九)所谓鹄树,殆指此寺之树而言也。

昙光律师者,荆州江陵人也。既其出俗,远适京师,即诚律师之室洒。善谈论,有文情。学兼内外,戒行清谨。南游溟渤,望礼西天。承已至诃利鸡罗(一)国,在东天之东。年在盛壮,不委何之。中访寂无消息。应是摈落江山耳。又见诃利鸡罗国僧,说有一唐僧,年余五十。得王敬重,秉权一寺。多赍经像,好行楚挹。即于此国遇疾,而瘞他乡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 诃利鸡罗国在东天之东,即《西域记》卷十之羯朱唵祇罗国。彼俗或谓羯蛄揭罗国(Kajanghira),在恒河下流,东经约八十八度,北纬约廿五度。

慧命禅师者,荆州江陵人也。戒行疏通,有怀节操。学兼内外,逸志云表。仰祥河(一)而标想,念竹苑以翹心。泛舶而行,至占波(二)遭风,而屡遘艰苦。适马援之铜柱,息上景(三)而归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 祥河不可考。竹苑或名竹林,已详上文。

(二) 占波为 Champa 之译音,即今之越南中圻一带。

(三)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有七景,又有上景。上景之上字必为七字之误刊。考《隋书·地理志》有比景郡。

大业元年，平林邑置。《唐书·地理志》驩州下注云，贞观元年以隋北景郡置七州又更名七州曰南景州。吾意七景又必为北景之简写也。其地约当今越南顺化附近。

无行禅师者，荆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唐云慧天）。叶性虚融，禀质温雅，意存仁德，志重烟霞。而竹马之年，投足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怀金马之门。颇已渔猎百氏，流睇三经。州望推奇，乡曲排俊。于时则绚彩霞开，镜三江而挺秀；芳思泉涌，灌七泽而流津。然宿因感会，今果现前。希慕法门，有窥玄化，幸遇五人之度，爰居等界道场。既而创染谛门，初霑法侶。事大福田寺慧英法师为邬波驮耶（唐云亲教师和上者，讹也）。斯乃吉藏法师之上足，可谓蝉联硕德，固乃世不乏贤。于是标心《般若》，栖志禅居，屏弃人间，往来山水。每因谈玄讲肆，击阐微言。虽年在后生，而望逾先进。及乎受具，同坛乃二十余人，诵戒契心，再辰便了，咸称上首，余莫能加。次隐幽岩，诵《法华》妙典。不盈一月，七轴言终。乃叹曰：“夫寻筌者，意在得鱼。求言者，本希趣理。宜可访名匠，镜心神，启定门，断烦惑。”遂乃杖锡九江，移步三越。游衡岳，处金陵。逸想嵩华，长吟少室。濯足八水，举袂三川。求善知识，即其志也。或携定门而北上，猎智者禅匠之精微；麾戒嚙而东归，究道宣律师淳粹。听新旧经论，

讨古今仪则，洋洋焉波澜万顷，巍巍也崖岸千寻。与智弘为伴，东风泛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国。国王厚礼，特异常伦。布金华，散金粟，四事供奉，五对呈心。见从大唐天子处来，倍加钦上。后乘王舶，经十五日，达末罗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国。至冬末，转舶西行。经三十日，到伽钵亶那^(一)。从此泛海，二日到师子洲，观礼佛牙。从师子洲复东北，泛舶一月，到诃利鸡罗国。此国乃是东天之东界也，即瞻部州^(二)之地也。停在一年，渐之东印度。恒与智弘相随。此去那烂陀途有百驿。既停息已，便之大觉。蒙国安置入寺，俱为西国主人，稍难得也。若其得主，则众事皆同如也，为客但食而已。禅师后向那烂陀，听《瑜伽》，习《中观》，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后往羝罗荼寺。去斯两驿。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屡在芳筵，习《陈那法称》之作。莫不渐入玄关，颇开幽键。每唯杖锡，乞食全躯。少欲自居，情超物外。曾因闲隙，译出《阿笈摩经》，述如来涅槃之事，略为三卷。已附归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论其进不，乃与会宁所译同矣。行禅师既言欲居西国，复道有意神州。拟取北天，归乎故里。净来日，从那烂陀相送，东行六驿，各怀生别之恨，俱希重会之心业也，茫茫流泗交袂矣。春秋五十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 伽钵亶那不可考。惟因泛海二日，即可至师子洲。师子洲即锡兰岛(Sinhaladvipa)，然则伽钵亶那必近锡兰岛矣。

(二) 瞻部洲(Jambu-dvipa, Jambu-dipa)，据印度古代世界构成说，乃南方海中可居之一洲也。《西域记》卷十，有瞻波国亦瞻部之转音也。安南南部曰占婆，或曰占城。占婆之名，或亦因有瞻波国移民来此，故有是名。犹之爪哇岛之别称诃陵，以有印度羯陵伽国移民也。

法振禅师者，荆州人也。景行高尚，唯福是修。濯足禅波，栖心戒海。法侣钦肃，为导为归。讽诵律经，居山居水。而思礼圣迹，有意西遄。遂共同州僧乘悟禅师、梁州乘如律师，学穷内外，智思钩深，其德不孤，结契遊践。于是携二友，出三江。整帆上景（应作七景）之前，鼓浪诃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荼。未久之间。法振遇疾而殒，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委，彼二情疑。遂附舶东归，有望交阯。复至瞻波（即林邑国也），乘悟又卒。瞻波人至，传说如此，而未的委。独有乘如言归故里，虽不结实，仍嘉令秀，尔独何为三无一就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25. 澧州二法师(大津、僧哲)

大津法师者，澧州人也。幼染法门，长敦节俭。有

怀省欲，以乞食为务。希礼圣迹，启望王城。每叹曰：“释迦悲父，既其不遇。天宫慈氏，宜勗我心。自非睹觉树之真容，谒祥河之胜躅，岂能收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锡南海。爰初结旅，颇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进。乃赍经像与唐使相逐。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洁行齐心，更受圆具。净于此见，遂遣归唐，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既睹利益之弘广，乃轻命而复沧溟。遂以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长安矣。今附新译杂论十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僧哲禅师者，澧州人也。幼敦高节，早托玄门。而解悟之机，实有灌瓶之妙。谈论之锐，固当重席之美。沉深律苑，控总禅哇。中百两门，久提纲目。庄刘二籍，亟尽枢关。思慕圣踪，泛舶西域。既至西土，适化随缘，巡礼略周。归东印度，到三摩咀吒国（一）。国王名曷罗社跋吒。其王既深敬三宝，为大邬波索迦（二）。深诚彻信，光绝前后。每于日日造拓模泥像十万躯，读《大般若》十万颂，用鲜华十万朵，亲自供养。所呈荐设，积与人齐。整驾将行，观音先发。旗幡鼓乐，涨日弥空。佛像僧徒，并居前引，王乃后从。于王城内僧尼有四千许人，皆授王供养。每于晨朝，令使人寺，合掌

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問法師等，宿夜得安和不？”僧答曰：“愿大王无病长寿，国祚安宁。”使返报已，方论国事。五天所有聪明大德，广慧才人，博学十八部经，通解《五明》大论者，并集兹国矣。良以其王仁声普泊，骏骨遐收之所致也。其僧哲住此王寺，尤蒙别礼。存情梵本，颇有日新矣。来时不与相见，承闻尚在，年可四十许。僧哲弟子玄游者，高丽国人也。随师与师子国出家，因住彼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三摩咀吒国(Samatata)亦见《西域记》卷十。其国在今恒河口一带之地。其国都城，或即《瀛涯胜览》榜葛刺国之锁纳儿港(Sonar-gaon)也。《西域记》云：“三摩咀吒国周三千余里。滨近大海，地遂卑湿。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稼穡滋植，花果繁茂。气序和，风俗顺。人性刚烈，形卑色黑，好学勤励，邪正兼信。”

（二）邬波索迦，即优婆塞之别译也。

26. 苾刍贞固、孟怀业

苾刍贞固(一)律师者，梵名娑罗笈多(译为贞固)。即郑地滎川人也。俗姓孟。粤以驱乌之岁，早蕴慈门。总角之秋，栖心慧苑。年甫十四，遂丁蓼莪。眷流俗之难保，知法门之可尚。爰兴正念，企步胜场。遂于汜水等慈寺远法师处申侍席之业。意存教纲，便诵大经。

经三两岁，师遂沦化。后往相州林虑诸寺，寻师访道。欲致想禅扃，自念教检未窥，难辨真伪。即往东魏听览《唯识》。复往安州大猷禅师处习学方等。数旬未隔，即妙相现前。复往荆州，历诸山寺，求善知识，希觅未闻。复往襄州，遇善导禅师，受《弥陀胜行》。当尔之时，交望弃索诃之秽土，即欲趣安养之芳林。复思独善，伤大士行。《唯识》所变，何非净方。遂往岷山恢复寺澄禅师处，创蒙半字之训，渐通完器之言。禅师则沉研律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纒经论，当末代四依之住持。定激波深，灌八解而流派。慧峰岳峻，耸六度而疏嶽。五尘无杂，九恼非惊。外跨四流，内澄三定。法俗钦望，推为导首。特蒙纶旨，召入神都。在魏国东寺，居多闻之数。固师年余二十，即于禅师足下而进圆具。才经一载，总涉律纲。复向安州秀律师处三载，端心读宣律师文抄。可谓问绝邬波离，贯五篇之表里。受谐毗舍女，洞七聚之幽关。律云五岁得游方，未至岁而早契，十年离依止，不届年而预合。其秀律师即蜀郡兴律师之上足，既进圆具，仍居蜀川，于和尚处学律四载。后往长安宣律师处，为依止之客。投心乳器，若饮鹅之善识精粗；竭志水瓶，等欢喜之妙持先后。经十六年，不离函丈。研穷诸部，淘炼数家。将首律师疏，以为宗本。然后去三阳之八水，复向黄州报所生

地。次往安州，大兴律教。诸王刺史，咸共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师处，与我身不殊。居十力寺，年七十余，方始寂化。戒行清素，耳目详知。嗟乎，代有其人，栋梁佛日。蝉联靡绝，继踵相承。实谓汉珠荆玉，虽别川而俱媚。桂枝兰叶，纵毕节而同芳。固师既得，律典斯通，更披经论。又复诵《法华》、《维摩》向一千遍。心心常续，念念恒持。三业相驱，四仪无废。复往襄州，在和上处，重听苏坦罗披，寻对法藏。颇通蕴处，薄检衣珠。化城是息，终期宝渚。遂乃濯足襄水，顾步庐山。仰上德之清尘，往东林而散志。有意欲向师子洲，顶礼佛牙，观诸圣迹。以垂拱之岁，移锡桂林。适化游方，渐之清远峡谷。同缘赴感，后届番禺广府。法徒请开律典。时属大唐圣主，天下普置三师，欲令佛日再明，法舟长泛。既而威仪者律也，固亦众所钦情。三藏道场，讲《毗柰耶》教。经乎九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泛诱时俗。于时制旨寺恭阇梨，每于讲席，亲自提奖。可谓恂恂善诱，弘济忘倦。阇梨则童真出家，高行贞节。年余七十，而恒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实乃禅池淼漫，引法海而通波；思岭崔嵬，耸慧岳而腾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虽娴诸法体空，而利物之用盛集。构有为之福业，作无上之津梁。而屡写藏经，常营众食，实亦众所知识，应物感生，劝悟诸人，共敦律

教。固师既法侣言，散还向峡山，冀托松林之下，用毕幽栖之志。蒙谦寺主等特见宾迎。寺主乃道冠生知，体含仁恕，供奉四海，靡倦三朝，屈己伸他，卑辞是务。固师意欲息想山门，有怀营构，倾廊通直道脱，阶正邪基。曲制山池，希流八解之清润；傍开坛戒，冀闾七聚之芳规。复欲于戒坛之后，造一禅龕立方等道场，修法华三昧。功虽未就，而情已决然。布萨轨仪，已绍纲目。又每叹曰：“前不遭释父，后未遇慈尊。末代时中，如何起行。”既沉吟于空有之际，复踟躕于多师之门矣。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于时商人风便，举帆高张，遂被载来，求住无路。是知业能装饰，非人所图。遂以永昌元年七月二十日，达于广府。与诸法俗重得相见。于是在制旨寺处众嗟曰：“本行西国，有望流通。回住海南，经本尚阙。所将三藏五十余万颂，并在佛逝，终须复往。既而年余五十，重越沧波。隙肆不留，身城难保。朝露溢至，何所嘱焉。经典既是要门，谁能共往收取。随译随受，须得其人。众金告曰：“去寺不远，有僧贞固，久探律教，早蕴精诚。傥得其人，斯为善伴。”亦既才闻此告，仿佛雅合求心。于是裁封山扃，薄陈行李。固乃启封暂观，即有同行之念。譬乎辽城一发，下三将之雄心。雪山小偈，牵大隐之深志。遂乃喜辞幽涧，欢去松

林。攘臂石门之前，褰衣制旨之内。始倾一盖，合襟情于抚尘。既投五体，契虚怀于曩日。虽则平生未面，而实冥符宿心，共在良宵，颇论行事。固乃答曰：“道欲合，不介而自亲；时将至，求抑而不可。谨即共弘三藏，助烛千灯者欤！”于是重往峡山，与谦寺主等言别。寺主乃照机而作，曾不留连。见述所怀，咸助随喜。已阙无念，他济是心。并为资装，令无少乏。及广府法俗，悉赠资粮。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长驱。作含生之梯陞，为欲海之舟舫。庆有怀于从志，庶无废于长途。固师年四十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苾刍即比丘（Bhikshu）之别译，依他人施舍而生活之僧人也。

又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怀业，梵号僧伽提婆。祖父本是北人，因官遂居岭外。家属权停广府，慕法遣奉师门。虽可年在弱冠，而实志逾强仕。见师主怀弘法之念，即有随行之心。割爱抽悲，投命溟渤，至佛逝国。解骨仑语（一），颇学梵书。诵《俱舍》论偈。虽事凭于一猎，冀有望于千途。佻策勤于熟思，希比迹于生刍。且为侍者，现供翻译，年十七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一）骨仑语即昆仑语也。

27. 苾刍道宏

苾刍道宏者，梵名佛陀提婆（唐云觉天），汴州雍丘人也。俗名靳。其父早因商侣，移步南游，远历三江，遐登五岭。遂过韶部，后届峡山。睹岩谷之清虚，玩川源之澄寂。逢善知识，披缁释素。于时道宏其年尚小，任业风而萍转，随父师而游涉。入桂林以翘想，步幽泉而叠息。父名大感禅师。遂于寂禅师处，学秘密关。颇经年载，薄知要义。还之峡谷，道宏随父亦复出家。年满二十，此焉进具。往来广府，出入山门。虽可年望未高，而颇怀节概。既闻净至，走赴庄严。询访所居，云停制旨。一申礼事，即有契于行心。再想生津，实无论于性命。闻说滔天之浪，蔑若小池。观横海之鲸，意同鳅鱓。寻即重至清远，言别山庭。与贞固师同归府下。于是乎毕志南海，共赴金州。拟写三藏，德被千秋。识悟聪敏，叶性温柔。颇功草隶，复玩庄周。体《齐物》之篇虚诞，知指马之说悠悠。不凭河而徒涉，能临惧而善筹。虽功未厕于移照，终有庆于英猷。英猷何陈，求法轻身。不计乐而为乐，不将亲而作亲。欲希等生灵于己体，岂若媿刍狗而行仁。既至佛逝，敦心律藏。随译随写，传灯而望。重莹戒珠，极所钦尚。求寂灭之圆成，弃迷津之重障。毕我大业，由斯小匠。庆尔拔擢于有

流，庶福资于无量。年二十二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28. 善行

善行师者，晋州人也。少辞桑梓，访道东山。长习律仪，寄情明咒。温恭俭素，利物是心，则净之门人也。随至室利佛逝。有怀中土，既染痼疾，返棹而归。年四十许。（《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29. 襄阳二法师（灵运、苾刍法朗）

灵运师者，襄阳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怀耿介，情存出俗，追寻圣迹，与僧哲同游。越南溟，达西国。极娴梵语，利物在怀。所在至处，受王礼敬。遂于那烂陀画慈氏真容菩提树像，一同尺量，妙简工人。资以归唐，广兴佛事。翻译圣教，实有堪能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苾刍法朗者，梵名达摩提婆（唐云法大）。襄州襄阳人也，住灵集寺。俗姓安，实乃家传礼义，门袭冠纓。童年出家，钦修是务。遂离桑梓，游涉岭南。净至番禺，报知行李。虽复学悟非远，而实希尚情深，意喜相随，同越沧海。未经一月，届乎佛逝。亦既至此，业行是修。晓夜端心，习《因明》之秘册。晨昏励想，听《俱

舍》之幽宗。既而一篲已倾，庶罔隳于九仞。三藏虔念，拟克成乎五篇。弗惮劬劳，性有聪识。复能志托弘益，抄写忘疲。乞食自济，但有三衣。袒膊徒跣，遵修上仪。虽未成于角立，终有慕于囊锥。凡百徒侣，咸希自乐。尔独标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专斯至理。若能弘广愿于悲生，冀大明于慈氏。年二十四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30. 释慧日

释慧日，俗姓辛氏，东莱人也。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后遇义净三藏，造一乘之极，躬诣竺乾，心恒羡慕。日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誓、师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礼谒圣迹，寻求梵本。访善知识，一十三年。咨禀法训，思欲利人，振锡还乡，独影孤征。雪岭胡乡，又涉四载。既经多苦，深厌阎浮。何国何方，有乐无苦。何法何行，能速见佛。偏问天竺三藏，学者所说。皆赞净土。后合金口，其于速疾，是一生路。尽此报身，必得往生极乐世界，亲得奉事阿弥陀佛。闻已顶受，渐至北印度健驮罗国。王城东北有一大山，山有观音像。有志诚祈请，多得现身。日遂七日叩头，又断食，毕命为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观音空中现紫金色相，长一丈

余。坐宝莲花，垂右手摩日顶曰：“汝欲传法，自利利他。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弥陀佛国，劝令念佛，诵经回愿往生。到彼国已，见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当知净土法门，胜过诸行。”说已忽灭。日断食既困，闻此强壮。及登岭东归，计行七十余国，总一十八年。开元七年，方达长安。进帝佛真容梵夹等，开悟帝心，赐号曰慈愍三藏。生常勤修净土之业，著《往生净土集》行于世。其道与善导、少康异时同化也。又以僧徒多迷五辛中兴渠。兴渠人多说不同，或云芸苔胡荽，或云阿魏。唯《净土集》中别行书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韭，三葱，四薤。阙于兴渠，梵语稍讹。正云形具，余国不见。回至于阆，方得见也。根粗如细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国人种，取根食也。于时冬天到彼，不见枝叶。苔荽非五辛，所食无罪，日亲见为验欤。以天宝七年，卒于住寺，报龄六十九。葬于白鹿原，成小塔焉。（《高僧传》三集卷二九）

31. 慧超

慧超者，不知何许人。清末宣统时，法人伯希和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残书一部。其首尾皆残缺，楮纸写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记周游五天竺行程，及国土、宗教、物产、民风。初不省其书名及作者之姓氏。后经罗振玉

等考检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有慧超（又作惠超）《往五天竺国传》。就其音义，证以此卷，合者凡十五条。其次第并与一一吻合，知此即慧超传矣。书失千余年，至是复得，虽不完全，亦诚大乐事矣。慧超行业，释氏传录，多不记载。书中有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云云。借以知慧超为何时人，及游印度之在何时也。书中记述，不如《西域记》之详瞻。然如称胡密国北山中，有九识匿国，国有一王。足证《唐书·西域传》五识匿各有首长之误。谓疏勒外国人呼伽师祇离国。证以《唐书·疏勒传》，足正慧琳《音义》伽师佶黎即葱岭之非。其他可资考证者，尚不少。书虽节略残阙，然其价值亦不亚于宋云、惠生之纪行矣。罗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有十四页，凡六千余字。全录之，则非吾志，姑举其纪程足矣。前文残阙，故慧超究由何道往印度不可得知。以吾意揣之，似亦由今新疆逾葱岭而往者也。

自拘尸那国（名见《西域记》卷六又作拘尸那揭罗），又至彼罗疵斯国（《西域记》卷七作婆罗疵斯国）。由是而至中天竺国王住城，名葛那及（似即曲女城，梵名羯若鞠阇，Kanyakubja 今名喀脑笈 Kanauj）。中天王境界极宽，百姓繁闹。王有九百头象，余大首领各有三二百头。其王每自领兵马斗战，常与余天战也。中天王常胜。此中天大小乘俱行。从中天国南行三月余，至南天竺国王所住。王有八百头象。境土极宽，南至南海，东至东海，西至西海，北至中天、西天、东天等国

接界。衣著、饮食、人风与中天相似，唯言音稍别。土地热于中天。五天总无王及领首。又从南天北行两月，至西天国王住城。此西天王亦五六百头象。王及首领百姓等极敬信三宝。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土地甚宽，西至西海。国人多善唱歌。余四天国不如此国。今被大实(即大食)来侵，半国已损。又五天法，出外去者，不将粮食，到处即便乞得食也。唯首领等自资粮，不食百姓。又从西天北行三个余月，至北天国阁兰达罗国(见《西域记》卷四。慧超周游五天竺路线，似与玄奘大概相同)。王有三百头象，依山作城而住。从兹已北，渐渐有山。为国狭小，兵马不多。常被中天及迦叶弥罗国屡屡所吞，所以依山而住。人风、衣著、言音与中天不殊，土地稍冷于中天等也。亦无霜雪，但有风冷。西是平川，东近雪山。国内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又一月过雪山。从阁兰达罗国西行经一月，至一社吒国(疑有误字)。言音稍别，大分相似。衣著、人风、土地所出、节气寒暖与北天相似。亦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王及首领百姓等大敬信三宝。又从此吒国(有缺字)西行一月，至新头故罗国(似即身毒 Sindh)。衣著、风俗、节气寒暖与北天相似，言音稍别。此国极足骆驼，国人取乳酪吃也。王及百姓等大敬三宝，足寺足僧。即造《顺正理论》众贤论师是此国人也。

此国大小乘俱行。见今大实侵，半国损也。即从此国乃至五天，不多饮酒。遍历五天，不见有醉人相打之者。纵有饮者，得气得力而已。不见歌舞作剧饮宴之者。北天山中，有一寺名那揭罗驮娜。有一汉僧，于此寺身亡。彼大德说从中天来，明娴三藏圣教，将欲还乡，忽然违和，便即化矣。于时闻说，莫不伤心，便题四韵，以悲冥路，五言：

故里灯无主，他方宝树摧。神灵去何处，玉貌已成灰。忆想哀情切，悲君愿不随。孰知乡国路，空见白云归。

又从此行十五日入山，至迦叶弥罗国，此国稍大。王有三百头象，住在山中。道路险恶，不被外国所侵。人民极众，贫多富小。王及首领、诸富有者衣著，与中天不殊。土地极寒，不同以前诸国。秋霜冬雪，夏足霜雨。百卉亘青叶凋，冬草悉枯。川谷狭小，南北五日程，东西一日行，土地即尽。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番所管。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在小勃律国。此属汉国所管。又从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一月程，至建驮罗。此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罗门。此国旧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杀彼罽宾王自为国

主。因兹国境，突厥霸王此国已北，并住中。又从此建驮罗国正北入山，三日程，至乌长国，彼自云郁地引那。此王大敬三宝。百姓村庄，多分施入寺家供养，少分自留，以供养衣食。足寺足僧，僧稍多于俗人也。专行大乘法也。衣著、饮食、人风、与建驮罗国相似，言音不同。节气甚冷。又从乌长国东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卫国。彼自呼云奢摩褐罗阇国。此王亦敬信三宝，有寺有僧。衣著、言音与乌长国相似（拘卫即《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波斯传》后之俱位，或曰商弥，治阿赊颯师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谷、蒲萄、石榴。冬窟室）。从建驮罗国西行入山七日，至览彼国（即《西域记》卷一之滥波国）。此国无王，有大首领，亦属建驮罗国所管。衣著、言音与建驮罗国相似。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行大乘法。又从此览波国西行入山，经八日程，至罽宾国。亦是建驮罗王所管。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衣著、言音、食饮与吐火罗国大同小异。又从此罽宾国西行七日，至谢颯国（名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彼自呼云社护罗萨他那（即吐火罗斯坦那，Tokharistana 之转音）。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宾王之侄儿，自把部落兵马住于此国，不属余国，亦不属阿叔。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乘法。衣著、人风、土地所出，

与罽宾相似。言音各别。又从谢颺国北行七日至犯引国(《新唐书》作帆延或曰望衍,《西域记》作梵衍那,今之 Bamian 城)。此王是胡,不属余国。兵马强多,诸国不敢来侵。土地有雪,极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领百姓等大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人风大分与罽宾相似,言音不同余国。又从此犯引国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罗国,王住城名为缚底耶(《新唐书》书帆延条后,作缚底野,即希腊人所称 Bactria 之译音)。见今大实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菴持山住。见属大实所管。言音与诸国别,共罽宾国少为相似,多分不同。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国王首领及百姓等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不事外道。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在发。土地足山。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实。大实是波斯王放驼户,于后叛,便杀彼王,自立为主。然今此国却被大实所吞。言音各别,不同余国。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土地出好细叠。国人爱杀生,事天,不识佛法。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实国。彼王不住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国人爱杀,事天,不识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离缚底耶西行一月,自当达波斯国境。唯自波

斯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实国。实不知其所指何地。开元初年时，西部土耳其斯坦全境皆已归大食所管。而大食国都则在叙利亚之大马色克城，故言见向小拂林国住也。又从大实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似即石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实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而能自护。言音不同诸国。又此六国，总事火袄，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波斯国亦纳母为妻。其吐火罗国仍至罽宾国、犯引国、谢颯国中，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从康国已东，即跋贺那国（《唐书》作拔汗那），又有两王。缚叉大河当中西流（考拔汗那中境大河实为锡尔河，Syr daria 而非缚叉河。《西域记》作缚乌河又名阿母河。慧超此处有误会）。河南一王，属大实。河北一王，属突厥所管。言音各别，不同余国。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僧尼。又跋贺那国东有一国，名骨咄国。此王元是突厥种族，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王及首领百姓大敬信三宝，有寺有僧，行小乘法。此国属大实所管。从此胡国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东至汉国，已北，总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识佛法，无寺无僧（波斯、大实、胡国、跋贺那等，慧超似仅据传

闻，而非亲见者也)。又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密(《唐书》作护蜜国)。王住城。当来于吐火罗国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取辞，五言：

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嶷，人去偏梁难。平生不扞泪，今日洒千行。

冬日在吐火罗国逢雪述怀，五言：

冷雪牵冰合，寒风擘地烈。巨海冻塄坛，江河凌嵯啮。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结。伴火上脍歌，焉能度播蜜。

此胡密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实，每年输税绢三千匹。住居山谷，处所狭小，百姓贫多。衣著皮裘毡衫。王著绫绢叠布。食唯饼钞。土地极寒，甚于余国。言音与诸国不同。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领百姓等，总事佛，不归外道。所以此国无外道。其山无有树木，及于百草。从胡密国东行十五日，过播蜜(即帕米尔)，以即至葱岭镇。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此即旧日王裴星国境，为王背叛，走投土番。然今国界，无有百姓。外国人呼云渴饭檀国，汉名葱岭(《西域记》作竭盘陀国)。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Kashgar之译音)。此亦汉军马守捉，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土人著叠布

衣也。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是汉军马领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时节度大使赵君，又从安西东行□□至焉耆国，是汉军兵领押，有王，百姓是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一）。（《敦煌石室遗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一）此传文理，不若《西域记》远矣。即较《佛国记》亦嫌不及。往往有不可解处，或即当时之白话，又时有字句遗脱，故文义晦而不明也。

32. 释舍光

释舍光，不知何许人也。幼觉器尘，驰求简静。开元中，见不空三藏颇高时望，乃依附焉。及不空却回西域，光亦影随。匪惮艰危，思寻圣迹。去时泛舶海中，遇巨鱼望舟，有吞噬之意。两遭黑风天吴异物之怪。既从恬静，俄抵师子国。属尊贤阿闍梨，建大悲胎藏坛。许光并慧普同受五部灌顶法。天宝六载回京。不空译经，乃当参议华梵。属师卒，后代宗重光，如见不空。敕委往五台山修功德。时天台宗学湛然，解了禅观，深得

智者膏腴。尝与江淮僧四十余人，入清凉境界。湛然与光相见，问西域传法之事。光云：“有一国僧，体解空宗。问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闻此教定邪正，晓偏圆，明止观，功推第一。再三嘱光，或因缘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屡屡握手叮嘱。详其南印土多行龙树宗。见故有此愿流布也。”光不知其终。（《高僧传》三集卷二七）

33. 释悟空

释悟空，京兆云阳人，姓车氏，后魏拓跋之远裔也。天假聪敏，志尚典坟。孝悌之声，蔼于乡里。属玄宗德被遐方，罽宾国愿附大唐，遣大首领萨婆远干与三藏舍利越摩，于天宝九载来朝阙庭，请使巡按。明年，敕中使张韬光将国信行官，兼吏四十余人西迈。时空未出俗，名奉朝，授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令随使臣自安西路去。至十二载，至健陀罗国。罽宾东都城也。其王礼接唐使。使回，空笃疾，留健陀罗。病中发愿，痊当出家。遂投舍利越摩落发，号达摩驮都，华言法界。当肃宗至德二年也，泊年二十九，于迦湿弥罗国受具足戒。文殊矢涅地为亲教师，邬不羼提为羯磨，阿遮利耶驮里巍地为教授，于蒙鞞寺讽声闻戒，习根本律仪。然北天竺国皆萨婆多学也。后巡历数年，遍瞻八塔。为

忆君亲，因咨本师舍利越摩，再三方允。摩手授梵本《十地》、《回向轮》、《十力》三经，共一夹，并佛牙舍利以赠别。空行从此路，至睹货罗国。五十七蕃中，有一城号骨咄国^(一)，城东有小海。空行次南岸，地辄摇动，云阴雨暴，霆击雹飞。乃奔就一大树间。时有众商，咸投其下。商主告众曰：“谁赏佛舍利异物殊珍耶？不尔，龙神何斯忿怒？有则投于海中，无令众人惶怖。如藏匿者，自贻伊咎。”空为利东夏之故，潜乞龙神宥过。自卯达申，雨雹方霁。回及龟兹，居莲华寺。遇三藏法师勿提提羸鱼，善于传译。空因将《十力经》夹请翻之。寻抵北庭，大使复命空出梵夹。于阗三藏戒法为译主，空证梵文并度语，翻成《十地回向轮经》。事讫，随中使段明秀，以贞元五年己巳达京师。敕于跃龙门使院安置。进上佛牙舍利经本，宣付左神策军缮写。功德使窦文场写毕进呈，敕署空壮武将军，试太常卿。乃归章敬寺。次返云阳，问二亲，坟树已拱矣。凡所往来经四十年，于时已六十余。所翻经三本共十一卷。翻经大德圆照《续开元录》皆编入藏，复记空之行状焉。（《高僧传》三集卷三）

（一）骨咄国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又见卷四三下《地理志》。其原音为 Khotl 在帕米尔高原西北库拉伯（Kulab）地方东北。玄奘《西域记》卷一作珂咄

罗。此名亦见于阿拉伯人爱德利奚(Edrisi)之《地理书》。

34. 释智宣

释智宣，泉州人也。壮岁慕法，学义净之为人也，轻生誓死，欲游西域。礼佛八塔，并求此方未流经法。以唐季结侣渡流沙。所至国土，怀古寻师。好奇徇异，聚梵夹求舍利。开平元年五月中，达今东京。进辟支佛骨，并梵书多罗叶夹经律。宣壮岁而往，还已衰老矣。梁太祖新革唐命，闻宣回大悦，宣赐分物，请译将归夹叶。于时干戈，不遑此务也^(一)。(《高僧传》三集卷三〇)

(一) 智宣事迹，亦见《佛祖统纪》卷四二。

35. 北宋初往印度之僧人

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沧洲沙门道圆游五天竺，往返十八年^(一)。及远，偕于阗使者至京师，献佛舍利、贝叶梵经。上召见便殿，问西土风俗。赐紫方袍器币。(《佛祖统纪》卷四三)

(一) 道圆起程于汉高祖刘知远乾祐元年(九四八)。《宋史·天竺传》谓道圆起程晋天福中者，误也。晋天福至乾德四年，为时不止十八年。刘知远即位元年，仍称天福。故或指汉天福也。

四年(九六六),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所历焉耆、龟兹、迦湿弥罗等国,并赐诏书,谕令遣人前导。仍各赐装钱三万。

开宝四年(九七一),沙门建盛自西竺还。诣阙进贝叶梵经,同梵僧曼殊室利偕来(一)。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诏馆于相国寺,持律当精。都人施财盈屋,并无所用。(《佛祖统纪》卷四三)

(一)建盛必乾德四年所遣,首先归回者也。曼殊室利亦见《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

继业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一)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阙。业自阶州(二)出塞,西行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石(三)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四)。又度大葱岭、雪山,至伽湿弥罗国。西登大山,有萨埵(五)太子投崖饲虎处。遂至健陀罗国,谓之中印土。又西至庶流波国及左烂陀罗国(六),国有二寺。又西过四大国(七),至大曲女城(八)。南临陷牟河(九),北背洹河,塔庙甚多,而无僧尼。又西二程,有

宝阶故基。又西至波罗柰国(一〇)。两城相距五里，南临洹河。又西北十许里，至鹿野苑塔庙，佛迹最夥。业自云，别有传记，今不传矣。南行十里，渡洹河。河南有大浮图。自鹿野苑西至摩羯提国，馆于汉寺(一一)。寺多租人，八村隶焉，僧徒往来如归。南与杖林山(一二)相直，巍峰岿然。山北有优波掬多(一三)石室及塔庙故基。南(一作西南)百里，有孤山，名鸡足(一四)三峰，云是迦叶(一五)入定处。又西北百里，有菩提(一六)宝座城。四门相望，金刚座在其中。东向至东尼连禅河。东岸有石柱，记佛旧事。自菩提座东南五里，至佛苦行处。又西三里，至三迦叶村及牧牛女池。金刚座二，北门外有师子国伽蓝。又北五里，至迦耶城(一七)。又北十里，至迦耶山，云是佛说《宝云经》处。又自金刚座东北十五里，至正觉山(一八)。又东北三十里，至骨磨城(一九)。业馆于鰕罗寺，谓之(疑有阙文)南印土诸国僧多居之。又东北四十里，至王舍城(二〇)。东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东北登大山，细路盘斜，有舍利子塔。又临涧，有下马迎风塔。度绝壑，登山顶，有大塔庙，云是七佛说法处。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鹞峰，云是佛说《法华经》处。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址，有温泉二十余井。又北有大寺及迦兰陁竹园遗迹。又东有阿难半身舍利塔。温汤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

腹，有毕钵罗窟。业止其中，诵经百日而去。窟西，复有阿难澄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会新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有树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轮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二一)。寺之南北，各有数十寺。门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东北十五里，至乌巔头寺(一作乌岭头寺)。东南五里，有圣观自在像。又东北十五里，至伽湿弥罗(二二)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至郤提希山。又东七十里，有鸽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二三)，阿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毗耶离城(二四)，有维摩方丈遗迹。又至拘尸那城(二五)及多罗聚落。逾大山数重，至泥波罗国(二六)。又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太祖已宴驾。太宗即位，业诣阙，进所得梵夹舍利等。诏择名山修习。登峨眉，北望牛心，众峰环翊，遂作菴居，已而为寺。业年八十四而终。(《吴船录》)

(一) 宋太祖乾德年间，派僧一百五十七人往天竺求经，见之于《宋史》卷四九〇《天竺国传》及《佛祖统纪》卷四三《法运通塞志》。《宋僧史略》谓遣僧百人，而《吴船录》此处有三百人之谱。吾意《僧史略》及《吴船录》皆为误记，应以《宋史》及《佛祖统纪》为确也。《吴船录》，宋范成大撰。

(二) 阶州今甘肃东南武都县。灵武县隶今宁夏府。西凉即凉州府。伊吴应作伊吾，汉时之伊吾庐，今之哈密也。高昌即今吐鲁蕃。焉耆即今之焉耆道，清时作喀喇沙尔(Karashar)。由是以后，继业似沿和阗河而至于阗(今作和阗，不可与今于阗混)者也。疏勒即今喀什噶尔城。过疏勒而至大石。

(三) 大石音与火食相似，火食即阿拉伯。证之西史，阿拉伯人于北宋初已衰。葱岭以西，皆隶波斯萨漫朝。是此处之大石，不指阿拉伯人明矣。查帕米尔高原有大笈克族(Tajiks)，其拼写读音，与波斯人称阿拉伯人之名，完全相同。吾意此处之大石，即指帕米尔高原之大笈克族，可无庸疑。帕米尔之大笈克族，与唐时之阿拉伯人有无关系，吾尚未能知也。

(四) 布路州国即今之博罗尔(Bolor)。

(五) 萨埵太子即如来也。投崖饲虎处，在乌仗那国。见上方宋云惠生纪行。

(六) 庶流波国不可考。左烂陀罗国《西域记》卷三作闍烂达罗国(Jalandra)，在彭甲伯省。周世棠《二十世纪大地图》作遮兰达。

(七) 由健陀罗国至摩羯提国，乃由西北向东南行，而此处皆云向西，实大误也。此或为范成大抄录之误。原记未必如是也。

(八) 曲女城《西域记》卷五作羯若鞠闍国(Kanyakubja)，今之喀脑笈城(Kanauj)。法显《佛国记》作罽饶

夷城。

(九) 陷牟河即 Jumna 河。今城仅古城北部而已。

(一〇) 波罗柰城《西域记》卷七作婆罗痾斯国，今之拜那莱斯城(Benares)也。

(一一) 摩羯提国汉寺不见《西域记》及义净诸书，必盛唐以后，中国留学印度僧人大盛以后所建筑者。

(一二) 杖林山(Yastivana)在王舍城附近，考详上文。

(一三) 优波掬多(Upagupta)，西天第四祖也。据《西域记》卷九，杖林山中仅有邬波索迦闍耶犀那者(唐言胜军)之石室。继业此处，或有误记也。

(一四) 鸡足山考，亦见前文。

(一五) 迦叶，西天第一祖也。

(一六) 菩提宝座城即《西域记》卷八之菩提树(Bodhi-druma)。周垣叠砖 崇峻险固。垣正中有金刚座。垣正门东辟，对尼连禅河(Nairanjana)，今之法尔古河(Phalgu)也。佛苦行处及三迦叶村、牧牛女池，皆见《西域记》，俱在菩提树垣附近。师子国伽蓝即所谓摩诃僧提僧伽蓝(Mahabodhi-sangharama)。

(一七) 迦耶城(Gaya)在大菩提寺之北。据玄奘，迦耶山在迦耶城之西南五六里，而此云在北十里，误也。恭尼翰指定今伽耶市西南伯拉玛约尼(Brahmayoni)山是也。

(一八) 正觉山，梵名钵罗笈菩提山(Pragbodhigiri)，在伽耶山东南，尼连禅河东岸。唐言前正觉山。“如来勤

求六岁，未成正觉。后舍苦行，示受乳糜。行自东北，游止此山。有怀幽寂，欲证正觉。自东北冈，登以至顶。地既震动，山又倾摇。山神惶惧，告菩萨曰，此山者，非成正觉之福地也。若止于此，入金刚定，地当震陷，山亦倾覆。”见《西域记》卷八。

(一九) 骨磨城不可考。

(二〇) 王舍城沿革，详《西域记》卷九。梵名曷罗姑利呬城(Rajahgriha)，频毗沙罗王之都也。如来降服醉象事，亦见《西域记》卷九，其塔在王舍城南。上茅宫城(梵名矩奢揭罗补罗城 Kusagara-pura)北门外鹞峰，梵名姑栗陀罗矩吒山(Gridhrakuta)，法显《佛国记》作者闍崛山。其山顶形状如鹞，故王舍城之人民，称之为鹞峰也。恭尼翰指定赛拉山(Saila-giri)即古鹞峰也。舍利子塔及石涧中下马临风塔，皆鹞峰山中古迹也。继业所谓下马临风塔似即玄奘之如来晒衣处也。鹞峰山下之王舍城，即指上茅宫城而言，昔时摩揭陀王皆都于此。频毗娑罗王筑新王舍城后，上茅城遂称为旧城矣。城北之山，指毗布罗山(Vipula)而言。“山西南崖阴，昔有五百温泉，今者数十而已。然犹有冷有暖，未尽温也。”(见《西域记》卷九)迦兰陁(Kalandaka)竹园，即所谓竹林精舍也。如来在世，多居其中。阿难又作阿难陀，西天第二祖，白饭王之子，释迦如来之从弟也。阿难分身之传说，详《西域记》卷七吠舍厘国条。阿难骸骨一部，为摩揭陀国王所得，一部为吠舍厘王所得。毕钵罗窟(Pippala-guha)在毗布罗山温泉西。

如来在昔，恒居其中。新王舍城在旧城之北平原上，频毗娑罗王所建也。树提迦，玄奘译作殊底色迦（梵 Jyotiska）。其宅在王舍新城之西北（见《西域记》卷九）。轮王塔不可考。

（二一）那烂陀寺已详上文。乌巖头寺不可考。玄奘《西域记》卷九，那烂陀寺西，亦有观自在菩萨立像及鸽寺。

（二二）伽湿弥罗汉寺及郤提希山皆不见《西域记》。所有汉寺必为玄奘以后所建，备中国求法僧之住宿者也。

（二三）花氏城即华氏城，梵名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今名巴德那（Patna）。无忧王所建之新都也。

（二四）毗耶离城即吠舍离（Vaisali）。维摩方丈考，已详前文。

（二五）拘尸那城即拘尸那揭罗国（Kusinagara）。那揭罗，梵语城市之义。《佛国记》作拘夷那竭，《南海寄归内法传》作俱尸那，《慧超传》亦作拘尸那。多罗聚落不可考。

（二六）泥波罗国即尼泊尔。磨逾里即《西域记》卷四之摩裕罗城（Mayura）。在北纬三十一度，东经约七十九度，在恒河上流之西岸。此城今代又名哈利得瓦拉（Haridwara）。雪岭指印度库士山。三耶寺不可考。

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开宝寺沙门继从等自西天还。献梵经、佛舍利塔、菩提树叶、孔雀尾拂。并赐

紫方袍。

七年(九八二)成都沙门光远游西天还。诣阙进西天竺王子没徒囊表、佛顶印、贝多叶、菩提树叶。诏三藏施护译其表：“伏闻支那国(西竺指大唐为支那，今因旧以称也)有大天子，至圣至神，富贵自在。自惭福薄，无由朝谒。远蒙皇恩，赐金刚座释迦如来袈裟一领，即已披挂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一切有情，度诸沉溺。谨以释迦舍利，附沙门光远(一)以进。”(奉金刚佛袈裟两朝未见遣送之实，今详乾德四年，行勤等应诏西天求法，诸国并赐诏书，应以此年附献也。)

(一) 此条记事，亦见《宋史·天竺传》。光远，乾德四年遣出者也。

八年(九八三)沙门法遇自西天来献佛顶舍利、贝叶梵经。法遇化众造龙宝盖、金襴袈裟，将再往中天竺金刚座所供养，乞给所经诸国书。诏赐三佛齐、葛古罗、柯兰(一)诸国敕书以遣之。

(一) 法遇第二次欲由海道而往也。三佛齐即唐时之室利佛逝国(Sribogha)，在今苏门答腊东南之渤淋邦港(Palembang)。葛古罗不可考。柯兰似即麻素提(Mas'udi)《黄金牧地》之喀拉港(Kalah)也。

淳化二年(九九一)，太原沙门重达自西天还，往反十年。进佛舍利、贝叶梵经。赐紫服，住西京广爱寺(一)。

(《佛祖统纪》卷四三)

(一) 重达往反十年，上溯之，当在太平兴国七年时出发，非太祖乾德时所遣出者也。西京者洛阳也。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一〇一六)，沙门继全自西天还，得佛舍利。建塔于扬州。(《佛祖统纪》卷四四)

仁宗天圣九年(一〇三一)传法院^(一)言沙门怀问尝往天竺为真宗皇帝建塔于佛金刚座之侧，今欲再往，为皇太后今上更建二塔。乞赐先朝《圣教序》、《皇太后发愿文》、《圣上三宝赞》刊石塔下及制袈裟奉释迦像。诏可。仍令词臣撰《沙门怀问三往西天记》。

(一) 传法院即译经院，太平兴国八年改名。

宝元二年(一〇三九)五月，三往西天怀问同沙门得济、永定、得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国还。进佛骨舍利、贝叶梵经、贝多子、菩提树叶、无忧树叶、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见慰劳。赐号显教大师，紫衣金币^(一)。(《佛祖统纪》卷四五)

(一) 据《佛祖统纪》所载，怀问以后，迄于南宋之末，中国无复有往印度求经学佛者矣。

第五章 古籍所载之印度 矿石及动植物

一 矿石

琉璃亦名火齐

《异物志》云：南天竺诸国出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重沓可开，拆之则薄如蝉翼，积之乃如纱縠，亦琉璃云母之类也。（《本草纲目》卷八）

消石

升玄子《伏汞图》云：消石生乌场国，其石青白，用白石英炙热点上，便消入石中者为真。其石出处，气极秽恶，飞鸟不能过其上。人或单衣过之，身上诸虫，悉化为水。能消金石，为水服之长生。以形若鹅管者佳。（《本草纲目》卷一一）

二 植物

胡椒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

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一)。（《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胡椒为印度之产品。五印度全境，北自尼泊尔(Nepal)、阿撒母(Assam)、孟加拉，西至孟买、嘛罗拔，南至锡兰岛及麻刺甲皆有之，由印度而散播四方者也。《后汉书·西域传》已记天竺国产胡椒。味履支为梵语 marica 之译音。印度人有时亦直称胡椒为摩伽陁(magadha)者，盖以其国产之尤多也。梵语又称胡椒为 pippali，由是名而转成今英文之 pepper，德文之 pfeffer。此名唐时亦传入中国，唯似误会为另一物，且以为波斯国之出产也。《本草纲目》卷十四之荜茇或荜拔，即其译音。苏恭谓生波斯国，盖由波斯商人贩运来华，故误以为波斯国产也。荜茇已见于晋时嵇含《南方草木状》。荜拔见《周书》卷五〇《波斯传》。

白豆寇

白豆寇出伽古罗国，呼为多骨。形如芭蕉，叶似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浅黄色，子作孕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一)。（《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伽古罗国不可考。《本草纲目》卷一四转录陈藏器《本草拾遗》，所载与《酉阳杂俎》相同。段成式似即自《本草拾遗》取材者。

蜜草

北天竺国出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盐。（《酉阳杂俎》卷一九）

郁金香

《南州异物志》云：郁金出罽宾国。人种之，先以供佛，数日萎，然后取之。色正黄，与芙蓉花裹嫩莲者相似，可以香酒。又《唐书》云：太宗时，伽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似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花而不实，欲种者取根。二说皆同，但花色不同，种或不一也。（《本草纲目》卷一四）

天竺干薑

陈藏器曰：味辛温，无毒。主冷气寒中，宿食不消，腹胀下痢，腰背痛痲，辟气块，恶血积聚。生婆罗门国，一名胡干薑。状似薑，小黄色也。（《本草纲目》卷二六）

菠薐，亦名菠薐菜，又名波斯草。

李时珍曰：《唐会要》云，太宗时，尼波罗国献波棱菜，类红蓝，实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即此也。方士隐名为波斯草。刘禹锡《嘉话录》云：菠棱种出自西国。有僧将其子来云，本是颇陵国之种，语讹为波棱耳（一）。（《本草纲目》卷二七）

（一）尼波罗国献波棱菜，亦见段公路《北户录》。

沙糖

李时珍曰：此紫沙糖也，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传其法入中国。以蔗汁过樟木槽，取而煎成。清者为蔗糖，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也，紫糖亦可煎化，印成鸟兽果物之状，以充席献。今之货者，又多杂以米饴诸物，不可不知(一)。(《本草纲目》卷三三)

(一) 唐太宗遣使摩揭陀国取熬糖法，亦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载沙糖之起始，谓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问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与外国者等。自此中国方有沙糖。唐以前书传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八十章，谓元世祖时始有埃及国开罗人至福建，教授净糖术云。

天竺桂

李时珍曰：此即今闽粤浙中山桂也。而台州天竺最多，故名。大树繁花，结实如莲子状。天竺僧人称为月桂是矣。李珣曰：天竺桂生南海山谷。(《本草纲目》卷三四)

沉香

苏恭曰：沉香、青桂、鸡骨、马蹄煎香，同是一树，出天竺诸国。木似榉柳，树皮青色，叶似橘叶，经冬不凋。夏生花，白而圆。秋结实，似槟榔，大如桑椹，紫而味

辛。（《本草纲目》卷三四）

熏陆香亦名乳香

寇宗奭曰：熏陆木叶类棠梨，南印度界呵吒厘国出之，谓之四香。南番者更佳，即乳香（一）也。（《本草纲目》卷三四）

（一）呵吒厘国似即《西域记》卷一所言之瞿施尼洲（Godhani）西方海中可居之洲也。此为印度古代寓言，实不知所指何地也。

竹黄

马志曰：天竺黄生天竺国。今诸竹内往往得之。人多烧诸骨及葛粉等杂之。（《本草纲目》卷三七）

干陀木皮

李珣曰：按《西域记》，生西国，彼人用染僧褐，故名干陀褐色也。（《本草纲目》卷三七）

唐人所记印度植物，已见欧洲及波斯等篇者，兹不重录。

三 动物

食蛇鼠

李时珍曰：按《唐书》云，罽宾国贡食蛇鼠，喙尖尾赤，能食蛇。有被螫者，以鼠嗅而尿之即愈。（《本草纲目》卷五一下）

第六章 宋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一 天竺国

天竺国旧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复曰婆罗门。俗宗浮图道，不饮酒食肉。汉武帝遣使十余辈，间出西南，指求身毒。为昆明所闭，莫能通。至汉明帝梦金人，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由是其教传于国中。梁武帝、后魏宣武皆来贡献。隋炀帝志通西域，诸国多有至者，惟天竺不通。唐贞观以后，朝贡相继。则天天授中，五天竺王并来朝献。乾元末，河陇陷没，遂不复至。周广顺三年，西天竺僧萨满多等十六族，来贡名马。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晋（依年代上溯，晋应为汉）天福中诣西域，在涂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理，一一能记。四年，僧行勤（原作劝，兹依《佛祖统纪》等书改正）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一）等国，又历布路沙（二）、加湿彌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开宝后，天竺僧持

梵夹来献者不绝。八年冬，东印度王子穰结说罗来朝贡。天竺之法，国王死，太子袭位，余子皆出家为僧，不复居本国。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随中国僧至焉。太祖令馆于相国寺。善持律，为都人之所倾向，财施盈室，众僧颇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伪为奏，求还本国。许之。诏既下，曼殊室利始大惊恨。众僧谕以诏旨，不得已，迟留数月而后去。自言诣南海，附贾人船而归。终不知所适。太平兴国七年，益州僧光远自天竺，以其王没徙曩表来上。上令天竺僧施护译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每惭薄幸，朝谒无由。遥望支那，起居圣躬万福。光远来，蒙赐金刚吉祥无畏坐释迦圣像袈裟一事，已披挂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常为引导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诸沉溺。今以释迦舍利，附光远上进。”又译其国僧统表，词意亦与没徙曩同。施护者，乌坩曩国(三)人，其国属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罗国(四)。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谶罗贺罗国(五)。又西行十日至岚婆国(六)。又西行十二日至俄惹曩国(七)。又西行至波斯国，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呵罗尾国(八)。又西行十二日至未曩罗国(九)。又西行十二日至钵赖野迦国(一〇)。又西行六十日至迦罗拿俱惹国(一一)。又西行二十日至摩罗尾

国(一二)。又西行二十日至乌然泥国(一三)。又西行二十五日至罗罗国(一四)。又西行四十日至苏罗茶国(一五)。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拿国(一六)。又西行一月,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护之所述云。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经回至三佛齐,遇天竺僧弥摩罗失黎,语不多。令附表,愿至中国译经。上优诏召之。法遇后募缘,制龙宝盖、袈裟,将复往天竺,表乞给所经诸国敕书。遂赐三佛齐国(一七)王遐至葛、古罗国(一八)主司马佶芒、柯兰国(一九)主赞坦罗,西天王子谟驮仙书以遣之。雍熙中,卫州僧辞浣自西域还。与胡僧密坦罗奉北印度王及金刚坐王那烂陀书来。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本国名利得国,王姓牙罗五,得名阿喏你缚。衣黄衣,戴金冠,以七宝为饰。出乘象或肩舆。以音乐螺钹前导。多游佛寺,博施贫乏。其妃曰摩诃你,衣大绸缕金红衣。岁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冤抑,候王及妃出游,即迎随伸诉。署国相四人,庶务并委裁制。五谷、六畜、果实,与中国无异。市易用铜钱。有文漫,圆径,如中国之制,但实其中心,不穿贯耳。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烟自云:本国王号黑衣,姓张,名哩没。用锦彩为衣。每游猎三二日一还

国。署大臣九人治国事。无钱货，以杂物贸易。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婆罗门。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随舶至海岸。持帝钟铃杵、铜铃各一、佛像一躯、贝叶梵书一夹。与之语不能晓。天圣二年九月，西印度僧爱贤智、信护等来献梵经，各赐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书来献，赐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称等九人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赐以束帛。（《宋史》卷四九〇）

（一）割禄即唐代之葛逻禄，元初之哈喇鲁（Karluks）。

（二）布路沙，《西域记》作布路沙布逻（Purushapura），今之配夏洼（Peshawar）也。

（三）乌坩曩即《西域记》之乌仗那国（Udyana），《佛国记》之乌苌。

（四）乾陀罗即《魏书》之乾陀国，《西域记》作健驮逻国。

（五）曩俄罗贺罗即《西域记》之那揭罗曷国（Nagarahara），《佛国记》作那揭国。据《西域记》之记载，健驮逻在那揭罗曷东南五百余里。《宋史》此处谓须西行二十日，所费日期不免过多。

（六）岚婆国即《西域记》之滥波国，今阿富汗东境拉格曼（Lagman）是也。玄奘记那揭罗曷国在滥波国东南百余里。《宋史》此处记须行十日，不免过久。

(七) 诶惹曩国即《西域记》卷十二之鹤悉那城(Ghazna),《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哥疾宁城。过此而西,入波斯境。西海者,即阿拉伯海也。

(八) 呵罗尾国即迦罗卫国。玄奘《西域记》作劫比罗伐率堵国(Kapilavastu)。

(九) 未曩罗国即《西域记》之婆罗尼斯国(梵 Varanasi, 巴利语之 Baranasi),今印度班拿勒斯城(Benares)。

(一〇) 钵赖野迦国即《西域记》卷五之钵逻耶伽国(Prayaga),今之阿拉哈巴德城(Allahabad),在恒河及阎牟那河(Jumna)交流处。

(一一) 迦罗拿俱惹国,丁谦《宋史外国传考证》谓即《西域记》之曷罗闍姑利泗又名王舍城(Rajagriha)。余意不然。王舍城在迦罗卫国之东,而此则在西也。法国久良(Julien)谓即《西域记》之羯若鞠闍国(Kanyakubja),又名曲女城,今曰喀脑几(Kanauj),其言是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74页)

(一二) 摩罗尾国即《西域记》卷一一之摩腊婆国(Malava),今之马尔洼(Malwa)、巴罗达以东诸地皆是也。

(一三) 乌然泥国即《西域记》之邬闍衍那国(Ujjayini),今之乌镇(Ujain)。以地图观之,由东向西,应先至乌然泥,后至摩罗尾。《宋史》此处记载有误。或由施护口述时错乱也。

(一四) 罗罗国即 Lar 之异译，胡茶辣国 Guzarat 之别名也。《西域记》卷一一，摩腊婆国 (Malava) 注谓即南罗罗国。摩腊婆国境即胡茶辣也。

(一五) 苏罗茶应作苏罗荼，即《西域记》卷一一之苏刺侏国 (Surath)，在今巴罗达半岛之南端。苏刺侏国已滨大海，而此处言西行十一日至西海，亦为不确也。

(一六) 供迦拿国即《西域记》卷十一之恭建那补罗国 (Konkanapura)，今卧亚 (Goa) 东北一带地皆是也。

(一七) 三佛齐即唐时之室利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岛南方之渤淋邦港 (Palembang)。

(一八) 古罗国在今檳榔屿之南。麻素提 (Mas'udi) 之喀拉港 (Kalah)，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之箇罗国也。

(一九) 柯兰国似即周去非《岭外代答》之故临国，《元史》之俱蓝国也。利得国不可考。

天竺国隶大秦国(一)，所立国主，悉由大秦选择。俗皆髻发，垂下两鬓及顶。以帛缠头，所居以石灰代瓦。有城郭居民。王服锦罽，为螺髻于顶，余发剪之使短。晨出坐毳皮(毳乃兽名)，用朱蜡饰之，画杂物于其上。群下皆礼拜祝寿。出则骑马，鞍辔皆以乌金银闹装。从者三百人，执矛剑之属。妃衣大袖镂金红衣。岁一出，多所赈施。国有圣水，能止风涛。番商用琉璃瓶盛贮，猝遇海扬波，以水洒之则止。后魏宣武时，尝遣使献骏马。云其国出狮子、貂、豹、囊、犀、象、玳瑁、

金、铜、铁、铅、锡、金缕织成金罽、白叠、毳毼。有石如云母而色紫，裂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纱縠。有金刚石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又有旃檀等香、甘蔗、石蜜诸果。岁与大秦、扶南贸易，以齿贝为货。俗工幻化，有弓箭、甲稍、飞梯、地道及木牛流马之法，而怯于战斗。善天文、算历之术，皆学悉昙章书，以贝多树叶为纸。唐贞观天授中，尝遣使人贡。雍熙间，有僧罗护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番商以其胡僧，竞持金缯珍宝以施，僧一不有。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今宝林院是也。（《诸蕃志》卷上）

（一）天竺国向未属罗马（大秦），此言隶大秦云者，盖必传闻之误也。

二 注鞞国

注鞞国^(一)东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罗兰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国。水行至广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其国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东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砖，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为之，皆植花果杂木。其第一至第三皆民居，环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王之四子居之。第六城为佛寺，百僧居之。第七

城即王之所居，室四百余区，所统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曰：只都尼、施亚卢尼、罗琶离鳖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林蒲登、故里、娑轮岑、本蹄揭蹄、阎黎池离、那部尼、遮古林、亚里者林。其南八，曰：无雅加黎麻蓝、眉古黎苦低、舍里尼、密多罗摩、伽蓝蒲登、蒙伽林伽蓝、琶里琶离游、亚林池蒙伽蓝。其北十二，曰：拔罗耶、无没离江、注林、加里蒙伽蓝、漆结麻蓝、握折蒙伽蓝、皮林伽蓝、蒲稜和蓝、堡琶来、田注离、卢婆罗、迷蒙伽蓝。今国王相传三世矣。民有罪，即命侍郎一员处治之。轻者系于木格，笞五十至一百。重者即斩，或以象践杀之。其宴则国王与四侍郎膜拜于阶，遂共坐作乐歌舞。不饮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饼饵。掌馔执事用妇人。其嫁娶先用金银指环，使媒妇至女家。后二日，会男家亲族，约以土田、生畜、槟榔酒等，称其有无为礼。女家复以金银指环、越诺布及女所服锦衣遗婿。若男欲离女则不取聘财，女却男则倍偿之。其兵阵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枪次之，长刀又次之，弓矢在后。四侍郎分领其众。国东南约二千五百里，有悉兰池国，或相侵伐。地产真珠、象牙、珊瑚、颇黎、槟榔、豆蔻、吉贝布。兽有山羊、黄牛。禽有山鸡、鸚鵡。果有余甘、藤罗、千年枣、椰子、甘罗、昆仑梅、娑罗蜜等。花有白茉莉、散丝、蛇脐、佛桑、丽秋、青黄碧娑罗、瑶莲、

蝉紫、水蕉之类。五谷有绿豆、黑豆、麦、稻。地宜竹。自昔未尝朝贡。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国主罗茶罗乍遣进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亚勒加等奉表来贡。三文等以盘奉真珠、碧玻璃，升殿，布于御坐前，降殿再拜。译者导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诚。”其国主表曰：“臣罗茶罗乍言，昨遇舸舶船商人到本国，告称巨宋之有天下也，二帝开基，圣人继统。登封太岳，礼祀汾阴。至德升闻，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语幸闻，辄倾就日之诚，仰露朝天之款。臣伏闻人君之御统也，无远不臻。臣子之推诚也，有道则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道建大中，衣裳垂而德合乾坤，剑戟铸而范围区宇。神武不杀，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临御下民；怀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伤于行苇，大信爰及于渊鱼。故得天鉴孔彰，帝文有赫。显今古未闻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窃念臣微类醯鸡，贱如刍狗，世居夷落，地远华风。虚荷烛幽，曾无执贄。今者窃听歌颂，普及遐陬。恨年属于桑榆，阻躬陈于玉帛。矧沧溟之旷绝，在跋涉以稍艰。是敢倾倒赤心，遥瞻丹阙。任土作贡，同蝼蚁之慕膻。委质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谨遣专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来贡。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万一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献珠六千六百两、香药三千三

百斤。初，罗茶罗乍既闻商船言，且曰：“十年来海无风涛。古老传云，如此则中国有圣人。”故遣三文等人贡。三文离本国，舟行七十七昼夜。历那勿丹山(二)、娑里、西兰山，至占宾国。又行六十一昼夜，历伊麻罗里山，至古罗国(三)。国有古罗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昼夜，历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宝龙山，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四)，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望东西王母冢，距舟所将百里。又行二十昼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之琵琶洲。离本国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广州焉。诏阁门祇候史祐之馆伴。凡宴赐恩例，同龟兹使。其年承天节，三文等请于启圣禅院会僧以祝圣寿。明年，使回。降诏罗茶罗乍，赐物甚厚。天禧四年，又遣使琶栏得麻烈吒奉方物入贡。至广州病死。守臣以其表闻。诏广州宴犒从者，厚赐以遣之。明道二年十月，其王尸离罗茶印俺罗注罗遣使蒲押陁离等以泥金表，进真珠、衫帽，及真珠一百五两、象牙百株。西染院副使、阁门通使舍人符惟忠假鸿臚少卿押伴。蒲押陁离自言数朝贡，而海风破船不达，愿将上等珠就龙床脚撒殿，顶戴瞻礼，以申向慕之心。乃奉银盘升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景祐元年二月，以蒲押陁离为金紫光禄大夫、怀化将军，还本国。熙宁十年，国王地华加罗遣使奇罗罗、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图华罗等二十七

人，来献豌豆、珠麻、琉璃、大洗盘、白梅花脑、锦花犀牙、乳香、瓶香、蔷薇水、金莲花、木香、阿魏、鹏砂、丁香。使副以真珠、龙脑，登陛跪而散之，谓之撒殿。既降，诏遣御药室劳之，以为怀化将军、保顺郎将，各赐衣服器币有差。答赐其王钱八万一千八百缗、银五万二千两。（《宋史》卷四八九）

（一）注犍国即南印度之绰拉（Chola），又曰珠利耶（Cholya，名见《西域记》卷十）王朝之转音。据玄奘之记载，此国初地，在今马达拉斯市（Madras）之北，本脑河（Pennar）之南。北宋时，此国大盛。开朝始祖曰拉哲拉哲绰拉（Raja-raja Chola）。即位于公元九八四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在位二十九年。卒于一〇一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王击灭浙拉国（Chera，印度西海岸）之水师于康达路儿（Kandalur）口外，征服米梭儿（Mysore）、羯陵伽（Kalinga）及锡兰岛，霸有南印度全部。又造舰队，称雄海上。《宋史》此节之罗茶罗乍，即拉哲拉哲之转音。拉哲拉哲已卒于大中祥符六年，而《宋史》此节记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尚遣使朝献。使者必久离本国，不知王之已卒也。拉哲拉哲既卒，其子拉真特拉绰拉代瓦一世（Rajendra Choladeva I）嗣位，征服俄立撒（Orissa）、胡茶辣（Gujarat）、拜哈儿（Behar）、孟加拉（Bengal），纵战象饮水于恒河而还。西渡海，收服辣喀代父（Laccadives）及马尔底甫（Maldives）两群岛。东渡海，征服喀达拉姆（Kadaram）。

喀达拉姆即缅甸白古部(Pegu, 在今伊落瓦第河口, 仰光附近皆是)。同时缅甸沿海之塔柯拉姆(Takkolam)(亦在伊落瓦第河口)及马尔达般(Martaban)两港, 亦被征服。晏陀蛮(Andaman)及呢古巴拉(Nicobar)两群岛, 悉入版图。绰拉朝之威势, 达于最高潮, 幅员之广, 为南印度前古所未有。拉真特拉在位三十一年。王卒于一〇四四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宋史*记明道二年(一〇三三年)其王尸离罗茶印俺罗注罗遣使朝献, 其梵名原音为 Sri Raja Indra Chola, 罗茶印俺罗即拉真特拉之转音, 注罗即绰拉之转音。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年)遣使来献之国王地华加罗即绰啦王库罗东伽(Kulotunga), 颠倒其音耳。王即位于公元一〇七七年(宋神宗熙宁十年), 卒于一一一八年(宋徽宗重和元年)。(见 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p. 174—177.) 东距海五里, 其国都距海不遥也。罗兰、顿田皆不可考。罗字或为误刊, 其实或指锡兰岛也。*宋史*此节, 乃录自赵汝适*诸蕃志*, 而*诸蕃志*则又自周去非*岭外代答*脱胎而出。丁谦*宋史外国传考证*谓注犂国不载他书, 惟见于此, 准其地望, 当在缅甸之西, 阿刺干等处。丁氏读书甚少, 故有此谬也。南印度早通中国, 而此云自古不通中国, 宋人陋见也。南印度距中国水程不过万余里, 而此云四十一万余里, 较绕全地球数周尤多。其荒诞甚可笑也。*宋史*此处记其南北及西三面部落之名, 无一可考。中国旧史, 人地名数个相连者, 无分辨之术, 故尤困难也。

(二) 那勿丹山不可考。娑里似即《明史》之琐里。与注犂同在一境。西兰山即锡兰山。占宾国，丁谦谓即苏门答腊岛中部之占碧城(Jambi)。其言似确也。

(三) 古罗，《宋史·阇婆传》作古逻，《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作箇罗国。箇罗国即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之喀拉(Kalah)，其地在今槟榔屿之南。伊麻罗里山及加八山，皆不可考。占不牢山据《新唐书》即占城国。舟宝龙山不可考。《宋史》此节所记地名，颠倒错乱，绝非由西而东，按程记载者也。占不牢山既为占城，过占城向中国行，以下地名，当在占城之东北矣，而乃又回至三佛齐，此必三文乱述之故也。考证此处诸地名，尤不能按程稽之也。

(四) 蛮山水口亦不可考。天竺山即所谓东西竺，在新加坡东北大海中。宾头狼山即《诸蕃志》之宾隆龙国(Binthuan)，在今湄公河口。西王母冢在南海中，说尤奇特，为他书所未见。

注犂国是西天南印度也(一)。欲往其国，当自故临国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国(二)亦可往。其国王冠有明珠异宝，多与西天诸国战争。国有战象六万，皆高七八尺。战时象背立屋，载勇士。远则用箭，近则用槊。战胜者象亦赐号以旌其功，至有赐锦帐金槽者。每日象亦朝王。国王及官民皆撮髻，绕白布。以金银为钱。出指环脑子，盖猫儿睛之类也。真珠、象牙、杂色琥珀、色

丝布。妓女近万家。每日轮妓三千，入朝祇役。国人尚气轻生，有不相伏者日数十对。在王前用短刀格斗，死而无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义。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注犂国王遣使贡珍珠等。译者道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宁十年六月，此国亦贡方物。上遣内侍劳问之，乃此国也。（《岭外代答》卷二）

（一）南宋时，珠利耶朝奄有南印度全部，故此处言其为西天南印度也。

（二）蒲甘国在今缅甸伊洛瓦第江东岸，京城满大来之南，北纬二十二度，东经九十三度。

注犂国，西天南印度也。东距海五里，西至西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罗兰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三千里。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欲往其国，当自故临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国亦可往。其国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东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四城用砖，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为之，皆植花果杂木。第一第二城皆民居，环以小濠。第三第四城侍郎居之。第五王之四子居之。第六城为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即王之所居。屋四百余区。所统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曰：只都尼、施亚卢尼、罗琶离鳖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林蒲登、故里、婆轮岑、本蹄揭

蹄、闾黎池离、那部尼、遮古林、亚里者林。其南八，曰：无雅加黎麻蓝、眉古黎苦低、舍里尼、蜜多罗摩、加蓝蒲登、蒙伽林伽蓝、琶里琶离游、亚林池蒙伽蓝。其北十二，曰：拔罗耶、无没离江、注林、加里蒙伽蓝、漆结麻蓝、握折蒙伽蓝、皮林伽蓝、蒲稜和蓝、堡琶来、田注离、卢娑罗、迷蒙伽蓝。民有罪，命侍郎一员处治之。轻者繫于木格，笞五七十至一百。重者即斩，或以象践杀之。其宴则王与四侍郎膜拜于阶，遂共作乐歌舞。不饮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饼饵。掌馔执事用妓。近万余家，日轮三千辈祇役。其嫁娶先用金银指环，使媒妇至女家。后三日会男家亲族，约以田土、生畜、槟榔、酒等，称其有无为礼。女家复以金银指环、越诺布及女所服锦衣遗婿。若男欲离女则不敢取聘财，女欲却男则倍偿之。其国赋税繁重，客旅罕到。与西天诸国斗战。官有战象六万，皆高七八尺。战时象背立屋，载勇士。远则用箭，近则用槊。战胜者象亦赐号以旌其功。国人尚气轻生。或有当王前用短兵格斗，死而无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义。地产真珠、象牙、珊瑚、玻璃、槟榔、荳蔻、琉璃、色丝布、吉贝布。兽有山羊、黄牛。禽有山鸡、鸚鵡。果有余甘、藤萝、千年枣、椰子、甘罗、昆仑梅、波罗蜜之类。花有白茉莉、散丝、蛇脐、(据《宋史》脱去佛字)桑、丽秋、青黄

碧婆(据《宋史》作娑字)罗、瑶莲、蝉紫、水蕉之类。五谷有绿黑豆、麦、稻。地宜竹。自昔未尝朝贡。大中祥符八年,其王遣使贡真珠等。译者导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意。诏阁门祇候史祐之馆伴宴。锡恩例同龟兹使。适值承天节,其使获预启圣院祝寿。至熙宁十年又贡方物。神宗遣内侍郎劳问之。其余南尼华罗等国,不啻百余,悉冠以西天之名。又有所谓王舍城者。俗传自交趾之北至大理。大理西至王舍城不过四十程。按贾耽《皇华四(原作西,兹改正)达记》云(一):自安南通天竺,是有陆可通其国。然达摩之来浮海至番禺,岂陆程迂回不如海道之迅便欤?西天鹏茄罗国(二)都号茶那咭城,围一百二十里。民物好胜,专事剽夺。以白砑螺壳磨治为钱。土产宝剑、兜罗绵等布。或谓佛教始于此国。唐三藏玄奘取经曾到。西天南尼华罗国,城有三重。人早晚浴,以郁金涂体,效佛金色。多称婆罗门,以为佛真子孙。屋壁坐席悉涂牛粪,相尚以此为洁。家置坛,崇三尺,三级而升。每晨焚香献花,名为供佛。大食番至其国,则坐之门外,馆之别室,具供帐器皿。妇人犯奸辄杀之,官不问。土产上等木香、细白花蕊布。人多食酥酪、饭、豆、菜,少食鱼肉。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轻骑来劫,但闭门距之,数日乏粮自退。(《诸蕃志》卷上)

(一) 贾耽安南通天竺道，亦详上文。以今代地图观之，由云南往印度，仅须过缅甸而已。然古代南诏横梗其间，而沿途瘴气氛氤，其害甚于涉葱岭，过悬渡也。唐代高僧往印度者，未尝不知此道。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条云：“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瘴气氛氤，毒蛇毒草，为害滋甚。”玄奘不由此道归国，于此已详言其故矣，非因道途迂回也。

(二) 鹏茄罗国即《明史》卷三二六之榜葛刺，今图多译作孟加拉(Bengal)。茶那咭城(Janagar)在恒河入海处之东北，城市已坏，仅余区域之名而已。

三 故临国

故临国(一)与大食国相迹。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其国人黑色，身缠白布。须发伸直，露头撮髻，穿红皮履，如画罗汉脚踏者。好事弓箭，遇斗战敌时，以彩纛缠髻。国王身缠布，出入以布作软兜，或乘象。国人好奉事佛。其国有大食国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毕，用郁金涂身，欲象佛之金身也。监篋国(三)递年贩象牛，大食贩马，前来此国货卖。国王事天尊牛，杀之偿死。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四)。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

二年矣。（《岭外代答》卷二）

（一）周去非之故临国，即《元史》之俱蓝国，在南印度半岛之西海岸。宋元时代为东西往来大埠。

（二）蓝里即《诸蕃志》之蓝无里，《元史》作南巫里，又作南无力，《李罗游记》作 Lambri，在苏门答腊岛西北。

（三）监篔国在苏门答腊岛北部东面，北纬五度半。今作监布(Jambu Ayer)。

（四）参见下方元代之俱蓝国及明代之小葛兰国。苏烈曼《游记》载唐时，中国已有大商舶，常至此国。

四 西天诸国

西天诸国，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数百国。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国中印度，盖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传闻其地之东，有黑水、淤河、大海。越之而东，则西域、吐蕃、大理、交阯之境也。其地之西，有东大食海^(一)。越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细兰国^(二)。其海亦曰细兰海。昔张骞使大夏，闻身毒国在大夏东南一千里。余闻自大理国至王舍城，亦不过四十程。案，贾耽《皇华四达记》云，自安南^(三)通天竺。又达摩之来，浮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验也。（《岭外代答》卷三）

(一) 东大食海即今阿拉伯海。黑水、淤河，似指雅鲁藏布江及伊洛瓦第江也。

(二) 细兰国即今之锡兰岛。在东晋义熙时，即交通中国。而以前史书皆称之曰师子国或僧伽罗国。《岭外代答》为中国书中最早用今名 Ceylon, Seyllan 之音者也。

(三) 贾耽安南通天竺道，已详前文。

五 尼华罗国

西天南尼华罗国(一)，城有三重。其人早晚必浴，以郁金涂身面，效佛金色。国人多称婆罗门，以为佛真子孙。屋壁坐席，涂以牛粪。家置坛，崇三尺，三级而升，每晨以牛粪涂，焚香献花供养。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轻骑来劫，俱闭门距之。数日乏粮自退。(《岭外代答》卷三)

(一) 据上文观之，周去非以西天当天竺。《明史》卷三三一，有西天阿难功德国及西天尼八刺国。西天亦皆指印度而言。尼华罗即尼八刺，《大唐西域记》卷七作尼波罗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上，作泥婆罗，今代地图多作尼泊尔(Nepal)。尼泊尔在印度北境，而此云在其南者，误也。

六 南毗国

南毗国(一)在西南之极，自三佛齐便风月余可到。国都号蔑阿抹，唐语曰礼司。其主裹体跣足，缚头缠腰皆用白布，或著白布窄袖衫。出则骑象，戴金帽。以真珠珍宝杂拖其上。臂系金缠，足圈金鍊。仪仗有纛，用孔雀羽为饰。柄拖银朱。凡二十余人，左右翊卫。从以番妇，择貌壮奇伟者，前后约五百余人。前者舞导，皆裸体跣足，止用布缠腰。后者骑马，无鞍，缠腰束发。以真珠为纓络，以真金为缠鍊，用脑麝杂药涂体，蔽以孔雀毛伞。其余从行官属，以白番布为袋，坐其上，名曰布袋轿，以扛舁之。扛包以金银，在舞妇之前。国多沙地。王出，先差官一员及兵卒百余人持水洒地，以防飓风播扬。饮食精细，鼎以百计，日一易之。有官名翰林，供王饮食，视其食之多寡，每裁纳之，无使过度。或因而致疾，则尝粪之甘苦以疗治之。国人紫色，耳轮垂肩。习弓箭。善刀稍，喜战斗。征伐皆乘象，临敌以彩纒缠头。事佛尤谨。地暖无寒。米、谷、麻、豆、麦、粟、芋、菜，食用皆足，价亦廉平。凿杂白银为钱，镂官印记，民用以贸易。土产真珠、诸色番布、兜罗绵。国有淡水江，乃诸流湊汇之处。江极广袤，旁有山突兀，常

有星现其上。秀气锤结，产为小石，如猫儿睛。其色明透，埋于山坎中，不时山水发，溯洪推流，官时差人乘小舸采取，国人珍之。故临(二)、胡茶辣、甘琶逸、弼离沙、麻罗华、冯牙罗、麻哩抹、都奴何、哑哩喏、噉罗罗哩，皆其属国也。其国最远，番舶罕到。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今居泉之城南。土产之物，本国运至吉罗、达弄(三)、三佛齐。用荷池、缣绢、磁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荳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故临国自南毗舟行顺风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土俗大率与南毗无异。土产椰子、苏木。酒用密糖和椰子花汁醞成。好事弓箭、战斗，临敌以彩缣缠髻。交易用金银钱，以银钱十二准金钱之一。地暖无寒。每岁自三佛齐、监篔吉陀等国发船，博易用货，亦与南毗同。大食人多寓其国中，每浴毕，用郁金涂体，盖欲仿佛之金身。(《诸蕃志》卷上)

(一) 南毗之原音不可考。而就其所辖属国，如故临、胡茶辣等地位考之，南毗必即印度西海岸麻罗拔(Malabar)等地也。《瀛涯胜览》及《西洋朝贡典录》皆记古里、柯枝等国王族为南毗人。南毗国名，或即由此而起也。

(二) 故临国已见《岭外代答》。胡茶辣详下节。甘

毘逸(Cambay)可参见《李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八章。弼离沙不可考。麻罗华(Malva)即《西域记》卷十一之摩腊婆国,在巴罗达半岛之东。余国不可考。

(三)吉罗即前《宋史·注辇传》之古罗国,麻素提之喀拉国(Kalah, Kilah)。在今槟榔屿南。达弄音与 Daya 相近,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面。

七 胡茶辣国

胡茶辣国(一)管百余州。城有四重。国人白净,男女皆穴耳,坠重环,著窄衣,缠纁布,戴白暖耳,蹑红皮鞋。人禁荤食。有佛宇四千区,内约二万余妓。每日两次歌,献佛饭及献花。献花用吉贝线结缚为毯,日约用三百斤。有战象四百余隻,兵马约十万。王出入乘象,顶戴冠。从者各乘马持剑。土产青碇至多,紫矿、苜子、诸色番布。每岁转运就大食货卖。(《诸蕃志》卷上)

(一)胡茶辣《西域记》卷一一作瞿折罗国,在西印度境。《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六章作 Gozurat。又有作 Gujerat 者。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仅以巴罗达半岛为胡茶辣,而据玉尔《李罗游记》第二册第 312 页附图,则半岛以东诸地,亦胡茶辣也。参见《李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六章。

八 麻罗华国

麻罗华国(一)与胡荼辣连接。其国管六十余州,有陆路。衣服风俗与胡荼辣国同。产白布甚多。每岁约发牛二千余隻驼布,就陆路往他国博易。(《诸蕃志》卷上)

(一)麻罗华(Malava)即《西域记》卷十一之摩腊婆国,在巴罗达半岛之东。

九 南宋时在印度之中国人

读周去非及赵汝适之书,得悉海外番人来广州及泉州贸易者,其数几不可以胜计矣。然当时中国人究有往外国者否,周赵二书皆未记也。田能德(Sir E. Tennent, History of Ceylon, I. p. 497—8.)之《锡兰史》,谓锡兰著作家尝详录由中国运进口诸货物目录。公元一二六六年(宋度宗咸淳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锡兰岛王之军队中,有中国人从戎者。十六世纪时,葡人巴尔比(Gasparo Balbi)记绕锡兰岛时,在奈格巴塘(Negapatam)见有支那七塔(Sette Pagodi de' Chini),古代中国航海者,所建者也。考其所谓支那七塔,大约指摩诃巴力补罗(Mahabalipuram)地方之七座宝塔也。汪大渊《岛夷志略》土塔条云:“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

字书云：咸淳三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八丹即巴塘（Patam）之别译。印度地名末尾有巴塘音者甚多，《岛夷志略》此处之八丹，或即奈格巴塘也。奈格巴塘（《二十世纪大地图》作那洛巴特）在南印度加惟利河（Kaveri）口，与锡兰岛隔水相望。南宋末年，南印度半岛之有甚众中国人，可由此而知也。

第七章 元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一 蒙古人用兵印度

兔儿年(即元太祖十四年,己卯岁,宋甯宗嘉定十二年),太祖去征回回。……命失吉忽秃忽做头哨,与札刺勒丁对阵败了,将追及太祖处。者别等三人自札刺勒丁后至,将札刺勒丁胜了,欲入不合儿城(一)不得,直追至申河(二),军马溺死者殆尽,独札刺勒丁与篋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先城(三)。至子母河巴鲁安客额儿(四)地面,下了营。命巴刺追札刺勒丁等。(《元朝秘史》卷一三)

(一) 不合儿城即《元史·地理志》之不花刺城(Bokhara)。

(二) 申河即辛头河(Sind),又名印度斯河(Indus)。

(三) 巴惕客先城即《元史·地理志》之巴达哈伤(Badakshan)。

(四) 巴鲁安,《元史·太祖本纪》十八年作八鲁湾(Paruan),在印度库士山中。客额儿,蒙古语,平原也。八鲁湾附近之河,为彭笈失儿(Panjshir),子母河必即此也。《元秘史》此节,叙成吉思汗追札刺勒丁至印度斯河年代

有误。可参见丁谦《元秘史》卷十三此节考证。

再命速别额台勇士征迤北康邻、乞卜察兀、巴只吉、斡鲁速、马札刺、阿速、撒速、薛儿客速、客失米儿(一)、孛刺儿、刺刺等十一部落。(《元朝秘史》卷一三)

(一) 客失米儿即唐代之迦湿弥罗或箇失密，今代作克什弥尔(Cashmere)。其余十部落之考证，皆已见于相当各节。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刺追回回王札刺勒丁并篋力克王。追过申河，直至欣都思种地面，根寻不见回来。着将欣都思边城百姓的驼羊都掠了。于是太祖遂回至额儿的石(一)地面过夏。(《元朝秘史》卷一三)

(一) 额儿的石又作也里的石，河名，今作额尔齐斯河(Irtysh)。

时篋里可汗与札阑丁合，就战，我不利，遂遣使以闻。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锐亲击之。追及辛目连河(一)，获篋里可汗，屠其众。札阑丁脱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刺那颜将兵急追之。不获，大掠忻都(二)人民之半而还。癸未(元太祖十八年)春，上率兵循辛目连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将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来禀命。上曰：“隆暑将及，宜别遣将攻之。”夏，上避暑于八鲁湾川。候八刺那颜，因讨近敌，悉平之。(《元圣武亲征录》)

(一) 蒙古人谓河为目连, 辛目连即印度斯河也。

(二) 忻都即印度之转音。

十九年甲申, 帝至东印度国(一)。角端见, 班师。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一) 成吉思汗时, 蒙古人势力仅及于印度斯河沿岸而已。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 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春, 成吉思汗决意欲由印度及图伯特班师, 东归蒙古。大军皆向此方出发, 而道路艰险, 不得过, 乃返配夏洼(Peshawar)。成吉思汗未尝至东印度, 仅有此意而已。《元史》此云在东印度见角端, 乃大误也。

太宗元年己丑, 印度国主、穆垒国(一)主来朝。(《元史》卷二《太宗本纪》)

(一) 穆垒国即木刺夷, 又名没里奚(Mulahida)也。

宪宗二年秋七月, 命诸王托罗该萨奇勒征身毒(一)。(《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一) 元宪宗即位, 命将西征。如忽必烈平大理、旭烈兀平报达, 皆有成绩, 见于史书。独征身毒之役, 毫无结果。《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言侃至乞石迷部, 忽里算滩降, 或即指此也。

宪宗三年夏六月, 命塔塔儿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儿等国。(《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二 元代迦叶弥儿人与尼波罗人在中国

铁哥姓伽乃氏，迦叶弥儿^(一)人。迦叶弥儿者，西域筑乾国也。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氏。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乃偕入见。太宗礼遇之。定宗师事那摩。以斡脱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斡脱赤亦贵用事，领迦叶弥儿万户。奏曰：“迦叶弥儿西陲小国，尚未臣服。请往谕之。”诏偕近侍以往。其国主不从，怒而杀之。帝为发兵，诛国主。……斡脱赤之歿，铁哥甫四岁，性颖悟，不为嬉戏。……世祖即位，幸香山永安寺。见书畏吾字于壁，问谁所书。僧对曰：“铁哥书也。”帝召见，爱其容仪秀丽，语音清亮。命隶丞相孛罗，备宿卫。……铁哥年十七，诏择贵家女妻之。辞曰：“臣母汉人，每欲求汉人女为妇。臣不敢伤母心。”乃为娶冉氏女。……初，诏遣宋新附民种蒲萄于野马川晃火儿不刺^(二)之地，既献其实。铁哥以北方多寒，奏岁赐衣服。从之。成宗即位，以铁哥先朝旧臣，赐银一千两、钞十万贯。他日又赐以玛瑙碗，谓铁哥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赐卿，以卿久侍先皇故也。”……仁宗皇庆二年，奉命诣万安寺祀世

祖，感疾归。皇太后令内臣问疾。铁哥附奏曰：“臣死无日。愿太后辅陛下，布惟新之政，社稷之福也。”是年薨。赐赙礼加厚，敕有司治丧事，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秦国公，谥忠穆，加封延安王，改谥忠献。子六人，忽察淮东宣慰使，平安奴太平路达鲁花赤；也识哥同知山东宣慰司事，虎里台同知真定总管府事，亦可麻同知都护府事，重喜隆禧院副使。孙八人，伯颜中书平章政事，余多居宿卫。（《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

（一）迦叶弥儿即怯失迷儿（Kashmere）。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帕米儿南有乾筑特，筑乾吾意乃乾筑误刊也。

（二）野马川晃火儿不刺在今甘肃甘州附近。

阿尼哥，尼波罗国（一）人也，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粧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中统元年，命帝师八合思巴建黄金塔于吐蕃。尼波罗国选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请行。众以其幼难之。对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师一见奇之，命监其役。明年，塔成请归。帝师勉以入朝，乃祝发受具为弟子，从帝师入见。帝视之久，问曰：“汝来大国得

无惧乎？”对曰：“圣人子育万方。子至父前，何惧之有？”又问：“汝来何为？”对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载而成。见彼土兵难，民不堪命。愿陛下安辑之。不远万里，为生灵而来耳。”又问：“汝何所能。”对曰：“臣以心为师。颇知画塑铸金之艺。”帝命取明堂针灸铜像示之曰：“此宣抚王楸使宋时所进，岁久阙坏，无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对曰：“臣虽未尝为此，请试之。”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为七宝鍱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原庙列圣御容，织绵为之，图画弗及也。至元十年，始授人匠总管，银章虎符。十五年，有诏返初服，授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宠遇赏赐，无与为比。卒，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腊，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元史》卷二〇三《方技传》）

（一）尼波罗即今之尼泊尔(Nepal)也。

三 《元史》记印度及锡兰等

海外诸番国，惟马八儿(一)与俱蓝(二)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三)至其国约十万

里。其国至阿不合^(四)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比余国最大。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番。未儿，占城、马八儿国俱奉表称藩，余俱蓝诸国未下。行省议遣使十五人往谕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专也。若无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国主必纳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省书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进，言来岁遣使人贡。十月，授哈撒儿海牙俱蓝国宣慰使，偕庭璧再招谕。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五)。舟人郑震等以阻风乏粮，劝往马八儿国，或可假陆路以达俱蓝国。从之。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马头^(六)登岸。其国宰相马因的谓：“官人此来甚善。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马因的乃托以不通为辞。与其宰相不阿里相见。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辞。五月，二人早至馆，屏人，令其官者为通情实，乞为达朝廷。我一心愿为皇帝奴。我使札马里丁入朝。我大必阁亦赴算弹^(七)（华言国主也）告变。算弹籍我金银田产妻孥，又欲杀我，我诡辞得免。今算弹兄弟^(七)五人皆聚加一^(八)之地，议与俱蓝交兵。及闻天使来，对众称本国贫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

其余回回尽来商贾此间。诸国皆有降心。若马八儿既下，我使人持书招之，可使尽降。”时哈撒儿海牙与庭璧以阻风不至俱蓝，遂还。哈撒儿海牙入朝计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风再举。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独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蓝国。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人贡。时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等^(九)亦在其国。闻诏使至，皆相率来告，愿纳岁币，遣使人觐。会苏木达国^(一〇)亦遣人因俱蓝主乞降。庭璧皆从其请。四月，还至那旺国^(一一)。庭璧复说下其主忙昂。比至苏木都刺国，国主土汉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喻以大义。土汉八的即日纳款称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蛮^(一二)二人入朝。二十年，马八儿国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将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诸途。二十三年，海外诸番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一三)，曰僧急里^(一四)，曰南无力^(一五)，曰马兰丹^(一六)，曰那旺，曰丁呵儿^(一七)，曰来来^(一八)，曰急兰亦斛^(一九)，曰苏木都刺，皆遣使贡方物。（《元史》卷二一〇《外夷传》）

（一）马八儿原音为 Maabar，南印度半岛之东面，本脑河(Pennar)以南，皆是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皆记马八儿国，至为详悉，可补

《元史》此节之阙也。

(二) 俱蓝原音为 Kaulam 或 Coilum 或 Coilon, 在南印度半岛之西南角, 元代东西往来必经之大商埠也。周去非之《岭外代答》及赵汝适之《诸蕃志》, 皆作故临国。《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二章, 记俱蓝国事, 亦可补《元史》此节之阙也。中世纪时, 俱蓝国为圣多默派基督教徒中心地点之一。圣多默尝亲建教堂七处, 其一即在俱蓝国。《元史》此节记有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 正与其地事情合也。聂思脱里派于甚早时期, 在俱蓝亦有教会、教堂、主教。

(三) 泉州为宋元时代海外通商巨埠。

(四) 阿不合《元史·宗室世系表》作阿八哈, 旭烈兀大王之长子也。大王城, 即阿八哈所居之城塔伯利资 (Tabriz) 也。由俱蓝抵波斯海口忽里模子 (Hormuz), 顺风十五日或可至。若塔柏利资城则十五日, 断不能至也。

(五) 僧伽耶山似即僧伽刺 (Singhala) 之别译, 今之锡兰岛也。

(六) 新村马头不可考, 此名乃译义者也。

(七) 《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六章, 亦言马八儿国有五王, 分地而治。五王皆兄弟也。

(八) 加一即半岛东南角之 Kayal, Cail, 《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作加异勒。

(九) 也里可温即基督教徒, 木速蛮 (Mussulman) 即回教徒。

(一〇) 苏木达国即特瓦拉萨木特拉 (Dwara Samudra) 之后一字译音也, 其城约在北纬十三度半, 东经七十五度半。国于马八儿之北, 君其地者为毕拉王朝 (Bilal Rajas)。

(一一) 那旺国似即苏门答腊西北海中之呢古巴拉群岛 (Nicobars)。《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二章作内库维兰 (Necuveran) 群岛, 又作内库兰 (Necouran), 至今尚有一岛曰南库利 (Nancouri)。杨庭璧自俱蓝还, 先至那旺, 后至苏木都刺 (Sumatra) 即苏门答腊, 尤可证明那旺必即呢古巴拉群岛也。苏门答腊岛西面有呢士岛 (Nias)。读音亦稍与那旺相近。

(一二) 哈散 (Hassan) 及速里蛮 (Suleiman) 二名, 皆为回教徒之名。可藉以知元初南洋群岛皆已染回教文化矣。

(一三) 须门那即《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九章之 Semenat, 在印度西北胡茶辣半岛之端。

(一四) 僧急里即鄂多力克《游记》之新吉林 (Cynghin), 马黎诺里之兴喀里 (Cynkali), 觉达奴斯 (Jordanus) 之新桂里 (Singuylis), 阿伯尔肥达之兴喀里 (Shinkali), 今克兰格奴儿港 (Cranganor) 也。

(一五) 南无力《元史·世祖本纪》又作南巫里, 《诸蕃志》作蓝无里, 《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一章作 Lambri, 鄂多力克《游记》作 Lamori, 在苏门答腊岛之极西北角。

(一六) 马兰丹, 苏门答腊岛上无相当地名。

(一七) 丁呵儿似即吉连丹南之丁噶奴 (Tingano)。

(一八) 来来即《宋史·天竺传》之罗罗国 (Lar, Lara), 胡荼辣国 (Gujerat) 之别名也。

(一九) 急兰亦觥似即马来半岛东南之喀兰丹 (Kalandan)。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作吉连丹。

元代中国与印度各地交通甚繁, 而《元史·外夷传》所记仅此而已, 盖由成书太促, 未暇博采也。兹将各本纪中及他处所载当时元与印度各地通使情形摘录于下:

至元十年春正月己卯, 命诸王阿不合(一)市药狮子国。至元二十一年, (亦黑迷失) 召还。复命使海外僧迦刺国(二), 观佛钵舍利, 赐以玉带衣服鞍辔。二十二年, 自海上还。至元二十八年冬十一月壬寅, 遣左吉奉使新合刺的音。至元二十九年冬十月甲辰, 信合纳帖音国遣使人觐。至元三十年冬十月己丑, 遣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等使阁蓝可儿(三)、纳答、信合纳帖音三国。仍赐信合纳帖音酋长三珠虎符。(《元史》卷八《世祖本纪》、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卷一六《世祖本纪》、卷一七《世祖本纪》)

(一) 阿不合即阿八哈 (Abaka), 旭烈兀大王之长子也。以至元二年嗣位, 卒于至元十九年。至元十年时, 南宋尚未平定。元人在北, 海道往波斯尚未通, 故由陆道命阿不合自波斯往市药狮子国也。

(二) 至元二十一年, 亦黑迷失之奉使僧迦刺国, 亦

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十五章。新合刺的音为梵语 *Sinhala dvipa* 之译音。新合刺，狮子也。的音，岛洲也。信合纳帖音即新合刺的音也。

(三) 阁蓝可儿为 *Cranganor*, 或 *Cranagore* 之译音。《元史·马八儿传》又作僧急里。元时，欧洲东游诸家记载中，多得见之。纳答不可考。吾意纳答或为答纳之倒刊也。答纳即 *Tana* 之译音，为印度西海岸大埠。见《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七章。

至元十六年六月甲辰，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十七年八月戊寅，占城、马八儿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十一月己亥朔，翰林学士承旨和尔果斯等言，俱蓝、马八、阁婆、交趾等国，俱遣使进表，乞答。诏从之。十八年十一月己丑，赐出使马八国掩都刺等钞各有差。十九年十一月丙子，马八儿国遣使以金叶书及土物来贡。二十一年春正月己卯，马八儿国遣使贡珍珠、异宝、缣段。二十二年六月，丙辰，遣马速忽、阿里赍钞千锭，往马八儿国求奇宝。赐马速忽虎符，阿里金符。二十三年春正月庚辰，马八儿国遣使进铜盾。九月乙丑朔，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带、苏木都刺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覲，仍贡方物。二十四年二月丙辰，马八儿国贡方物。三月丙辰，马八儿国遣使进奇

兽一，类骡而巨，毛黑白间错，名阿塔必。至元二十四年，（亦黑迷失）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浮海阻风，行一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二十五年十一月辛丑，马八儿国遣使来朝。二十六年十二月癸卯，马八儿国进花驴二。二十七年四月丙戌，遣桑吉喇失等诣马八儿国访求方伎。二十八年八月己巳，马八儿国遣使进花牛二、水牛土彪各一。九月庚申，以别铁木儿、亦列失金为礼部侍郎，使马八儿国。至元三十一年冬十二月，卜阿里使麻八儿还。成宗元贞二年秋七月丙戌，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儿国。大德元年秋七月甲申，赐马八儿国塔喜二珠、虎符。延祐元年三月丙寅，马八儿国主昔刺木丁遣其臣爱思丁贡方物。（《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纪》、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卷一八《成宗本纪》、卷二五《仁宗本纪》）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己亥朔，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等言俱蓝、马八、阁婆、交趾等国俱遣使进表，乞答。诏从之。壬子，诏谕俱蓝国使来归附。至元十九年九月辛酉，招讨使杨廷璧招抚海外南番，皆遣使来贡。俱蓝国主遣使奉表进宝货、黑猿一。那旺国主忙昂以其国无识字者，遣使四人不奉表。苏木都刺国主土汉八的亦遣使二人。苏木达国相臣那里八合刺摊赤因事在

俱蓝国，闻诏代其主打古儿遣使奉表，进指环、印花绮段及锦衿二十合。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又管领木速蛮马合马亦遣使奉表，同日赴阙。二十年春正月丁丑，以招讨杨廷璧为宣慰使，赐弓矢鞍勒，使谕俱蓝等国。二月，赐俱蓝国王瓦你金符。二十四年春正月癸酉，俱蓝国遣使不六温乃等来朝。二十八年秋九月庚申，以铁里为礼部尚书佩虎符。阿老瓦丁、不刺并为侍郎，遣使俱蓝。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乙亥，遣秃古铁木儿等使阁蓝。（《元史》卷一一《世祖本纪》、卷一二《世祖本纪》、卷一八《成宗本纪》）

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戊子，咄喃番邦遣马不刺罕丁进金书、宝塔及黑狮子、番布、药物。冬十一月壬寅，诏回回以答纳珠充献^(一)，及求售者，还之。（《元史》卷一六《世祖本纪》）

（一）咄喃及答纳，皆 Tana 之译音，在今孟买港之北，为印度西北海岸大商港也。参见《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七章。

至元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一)。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帝嘉之，赐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赏赐甚厚。（《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

(一) 八罗李即 Malabar 之译音。《诸蕃志》作麻罗拔，为今印度西南海岸。参见《李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五章。

至元九年冬十月，遣使持诏谕扮卜忻都国(一)。(《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一) 扮卜不可考。忻都即身毒(Sind)之别译。

至元二十二年冬十月，马法国(一)入贡。二十三年十月壬戌，马法国进鞍勒毡甲。(《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

(一) 马法国似为 Maravi 之译音，在印度西海岸。参见《李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四章。

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女人国(一)贡海人。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辛丑，罗斛、女人二国遣使来贡方物。(《元史》卷一四、一五《世祖本纪》)

(一) 印度西南海中，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元时数次女主当国。《元史》之女人国，必指此而言也。

元贞元年夏四月癸巳，以同知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事，牙那木假兵部尚书，佩虎符，使马答儿的阴(一)。(《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

(一) 的阴，梵语 dvipa 之译音，岛洲之义也。印度沿海诸岛，其音无可当马答儿者。吾意此或指非洲东之马答甲斯嘉岛(Madagascar)也。据《李罗游记》卷三第三十三章，元世祖时，已尝遣使至马答甲斯嘉岛矣。今录此以

待证。

四 《岛夷志略》记印度及锡兰等

元顺帝至正时，江西汪大渊尝附舶浮海，游历南洋群岛及印度洋沿岸诸国。至至正九年己丑冬（一三四九年）始归回泉州。有《岛夷志略》之作。据书中所述诸国考之，大渊足迹，尝西至东非洲、阿拉伯、波斯湾沿岸及印度沿海各地。惟所记非纪程体裁，各国方向，不能详言，而诸地名之读音，又多闽赣土音，考证为难耳。其所举东非洲、阿拉伯各地，皆已于以前诸章叙录之矣。其印度沿海各地，吾姑举其名如下。至其详文，则太冗长，不便录之于此也。

僧加刺（即锡兰岛。所述多与当时西方游历家如马哥孛罗、鄂多力克、马黎诺里、依宾拔都他等记载相合。）

特番里（不可考。）

班达里（即印度西海岸之班达拉尼 Pandarani，又作梵答刺亦纳 Fandaraina，元时大商埠也。）

下里（似即 shaliyat 之译音，亦印度西海岸大商埠也。）

高郎步（即今锡兰岛可伦波 Colombo，见藤田丰八考证。）

大八丹

土塔

须文那（即《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九章之 Seme-nat,《元史》作须门那。）

· 古里佛

朋加刺（即《明史》之榜葛刺，今之孟加拉。）

马八儿屿（马八儿在大陆上，而此处加一屿字，不知何故。）

天竺

甘埋里（即《诸蕃志》之甘琶逸。《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八章作 Cambaet, 在印度西海岸。）

五 元代中印通商情形

吾人读《元史》，得见当时印度沿海诸城市与中国朝廷使节往来之繁，当时两国通商情况，虽无专书言之，然搜查东西游历家之记载，未始不可窥得一二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五章言：“世界各国船舶，多来麻罗拔。尤以蛮子国（即中国南部）来者为最多。土产粗香料运出口至蛮子及西方各地。其由商人运至亚丁港者，更转运至亚历山大港。唯向西往之船数，尚不及往东者十之一也。”又卷二第八十二章云：“印度船舶载运香料及各种宝贵货物，来至刺桐港（即泉州）蛮子国各地商贩，亦皆麇集于刺桐。宝石珍珠，运来此者，统计其数，至可惊异也。由刺桐而更转散之蛮子国全境也。载运胡

椒往亚历山大港，供给基督教诸国之船舶，其数较之来刺桐港者，不及百分之一也。刺桐港为世界最大二商港之一也。”波斯史家瓦萨甫(Wassaf)亦记中国货物皆运至麻罗拔，然后再转运至泰西各国也。(见 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 195.)。中国商人多有至喀里克脱(Calicut)、俱蓝(Kaulam)、黑里(Hili)、梵答刺亦纳(Fandaraina)诸港者。在当时所有中印间海上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手中。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镇克，中者曰曹，第三等者曰喀克姆。大船一隻，可载千人。船上可植花草。装载人货，经理办法，与今代航业相同。中国商人，皆预购来回票也。十四世纪时，克兰格奴儿(Cranganore, 即僧急里)之主教约瑟(Joseph)谓“契丹人皆精明强干。以前在喀里克脱城(明时之古里国)之商业甚盛，喀里克脱王虐待之，于是离去。不久即归，大杀土民而去，自是不复至矣。以后其人多往东方那儿辛迦国(Narsingha)梅拉拍塘城(Mailapetam)。……至今仍有营商于彼城者。”《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载：“元贞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唎(原作唎，兹改正)喃、梵答刺亦纳三番国交易。”唎喃即俱蓝。中国海商有至马八儿、俱蓝、梵答刺亦纳三国，《元史》此节，亦有记载矣。明初，波斯史家阿伯赛拉柴克(Abdurrazak)记古里之居民，有秦尼拔察干(Chini Bachagan)称号，其义犹云“支那人之苗裔(Sons of the Chinese)”也。必其地华侨子孙甚众，故有是名也。柯丽(Gaspar Correa)之《达高摩纪程》(Voyages of Da Gama)记四百年前，有大队商舰，来自麻六甲、中国及琉球三国。舰上商人，多有留居古里而遗子孙者。

阅百年后，其人多亡。唯其所建庙宇及塑像，至今尚存耳。（见 Stanley's Trans., Hak. Soc., p. 147）清初，英国马肯西（Mackenzie）记喀里克脱城有一族人，土人相传，其祖先为中国人云。孟多萨（Mendoza）之《中国史》（Parke's transl., p. 71）云：“斐律宾群岛及柯罗曼德海岸（Coromande, 即马八儿故壤）至今尚有多事，可以纪念以前支那之居留民者。柯罗曼德有一城，曰支那城，为昔时支那人所建所居。喀里克脱国有果树多种。土人指谓为当支那人为此地之总督及主人翁时，移植于此者也。”葡人巴罗斯（De Barros）谓印度西北海滨之的由城（Diu）为胡茶辣王达力尔汗（Dariar Khan, 巴罗斯他处又称此王曰排鲁格西亚 Peruxiah）所建，以纪念在海上战胜来侵之支那人也。巴罗斯书中记中国人在印度之居留地及事迹甚多，然皆难于考证究在何时也。亨利玉尔谓或指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事也。（见亨利玉尔译《马哥孛罗游记》第二卷第391—392页）

第八章 明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一 阿难功德国

西天阿难功德国(一)，西方番国也。洪武七年，王卜哈鲁遣其讲主必尼西来朝，贡方物及解毒药石。诏赐文绮禅衣及布帛诸物。后不复至。(《明史》卷三三一)

(一) 阿难功德即 Annagoondy 之译音。哈密尔敦(W. Hamilton)谓喀那莱斯人(Canarese)(南印度部族)称比哲那古儿城(Bijanagur)曰阿难功底。此城在北纬十五度二十分，建于一三三六年(元顺帝至元二年)，位于通姆不得拉河(Toombuddra R.)上。河之右岸，至今尚有遗迹可见。其左岸亦有遗迹，占面积甚广，至今尚称曰阿难功德。一四四三年(明英宗正统八年)，哈烈王沙鲁哈尝通使比哲那古儿国王(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221 页)列于乌斯藏之下，其使节之通中国，盖由陆道经西藏而来也。

二 尼八刺国

尼八刺国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其王皆僧为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赍玺书彩币往，并使其

邻境地涌塔国。智光精释典，负才辨，宣扬天子德意。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二十年，达京师。帝喜，赐银印、玉、图书、诰敕、符验及幡幢、彩币。二十三年，再贡。加赐玉、图书、红罗伞。终太祖时，数岁一贡。成祖复命智光使其国。永乐七年，遣使来贡。十一年，命杨三保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沙葛新的及地涌塔王可般。明年，遣使来贡。封沙葛新的为尼八刺国王，赐诰及镀金银印。十六年，遣使来贡。命中官邓诚赍玺书、锦绮、纱罗往报之。所经罕东、灵藏、必力工瓦、乌斯藏及野蓝卜纳，皆有赐。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显赐其王绒锦绮丝，地涌塔王如之。自后贡使不复至。又有速睹嵩者，亦西方之国。永乐三年，遣行人连迪等赍敕往招，赐银钞彩币，其酋以道远不至^(一)。（《明史》卷三三一）

（一）尼八刺国即《新唐书》卷二二一上之尼婆罗，《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尼波罗国也。其使者来中国，盖经由西藏陆道也。地涌塔及速睹嵩等诸地名，今代地图上俱不可考。赖忒(Wright)之《尼泊尔史》(History of Nepal)载明洪武、永乐两朝时，尼泊尔国王为马梯新哈提婆(Mati Sinha deva)及撒克梯新哈提婆(Sakti Sinha Deva)。《明史》之马达，似即马梯转音，沙葛新的即撒克梯新哈提婆之讹音。罗摩为 Rama 之译音，尼泊尔国王之称号也。

赖忒之《尼泊尔史》，亦载撒克梯之子霞玛新哈提婆(Shyama Sinha deva)遣使中国，献方物。中国皇帝大悦，赐印一枚。印文有撒克梯新哈(Sakti Sinha)之名。又赐“拉玛”(Rama)之称号焉。拉玛，犹言王也。(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223 页)

三 郑和、侯显远航印度洋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后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蕃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覘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禽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十四年冬，满刺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

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渤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拔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刺、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资。

……

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显以奉使劳，擢太监。十一年春，复命赐西番尼八刺、地涌塔二国。尼八刺王沙的新葛遣使随显入朝，表贡方物。诏封国王，赐诰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刺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帝大悦，锡予有加。榜葛刺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刺。赛佛丁告于朝。十

八年九月，命显往宣谕，赐金币。遂罢兵。……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一)，劳绩与郑和亚。（《明史》卷三〇四）

（一）郑和、侯显所历诸国详考，皆见下文。记和所历诸国者，有马欢《瀛涯胜览》，记永乐时巡航所至诸国。又费信《星槎胜览》记宣德时所至诸国。武宗正德时，吴郡黄省曾又依《星槎》、《瀛涯》、《鍼位》诸书，而纂集《西洋朝贡典录》。故记录诸国事情，以《西洋朝贡典录》为最详也。

四 榜葛刺国

榜葛刺即汉身毒国^(一)。东汉曰天竺。其后中天竺贡于梁，南天竺贡于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刺则东印度也。自苏门答刺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六年，其王嚩牙思丁^(二)遣使来朝，贡方物，宴费有差。七年，其使凡再至。携从者二百三十余人。帝方招徕绝域，颁赐甚厚。自是比年入贡。十年，贡使将至，遣官宴之于镇江。既将事，使者告其王之丧。遣官往祭。封嗣子赛勿丁为王。十二年，嗣王遣使奉表来谢，贡麒麟及名马方物。礼官请表贺，帝勿许。明年，遣侯显赍诏使其国。王与妃、大臣皆有赐。正统三年，贡麒麟，百官表贺。明年，又入贡。

白是不复至。其国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货通商，繁华类中国。四时气候常如夏。土沃，一岁二稔。不待耕耘。俗淳庞，有文字。男女勤于耕织，容体皆黑，间有白者。王及官民皆回回人。丧祭冠婚悉用其礼。男子皆剃发，裹以白布。衣从颈贯下，用布围之。历不置闰。刑有笞杖徒流数等。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人也。其王敬天朝。闻使者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王宫高广，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人，明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朝使人，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其王拜迎诏，叩头，手加额。开读受赐讫，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赠使者金盃、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则悉用银，从者皆有赠。厥贡良马、金、银、琉璃器、青花白瓷、鹤顶、犀角、翠羽、鸚鵡、洗白苾布、兜罗绵、撒哈刺、糖霜、乳香、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粗黄。（《明史》卷三二六）

（一）汉代身毒国，仅指印度西北部而言。《明史》此节谓榜葛刺即汉身毒国，误也。《后汉书》谓天竺国东至

磐起国。磐起国即榜葛刺，今代地图作孟加拉(Bengal)也。

(二)明初，孟加拉之王族，为阿富汗高尔(Ghor)朝代。崇奉回教。《明史》谓王及官民，皆回回人，乃实情也。查孟加拉史，永乐六年，国王名吉耶斯亚丁(Ghiyas-uddin Azam Shah)即位于一三八五年(洪武十八年)，卒于一四〇七年(永乐五年)，嚮牙思丁音与吉耶斯亚丁相合。其使者必于永乐五年遣出，故至次年抵中国，仍称故君也。赛勿丁(Saifuddin Hamza Shah)即位于一四〇七年(永乐五年)，卒于一四一〇年(永乐八年)。(见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 197)

榜葛刺 地广人稠，财物丰硕。自苏门答刺国海行见山，並翠蓝岛(一)西北行二千里方至浙地港(二)。更小舟入，五百余里至锁纳儿港(三)。舍舟而陆，西南行三十五里站至其国。有城郭，王宫暨大小府寺皆在城。乃回回(四)人，风俗淳厚。男妇皆黑色，白者稀。男皆祝发，白布缠身，圆领长衣，仍束彩帨，蹑皮履。王及将领冠服，用回回制，甚洁整。语言榜葛俚(五)自成一家，亦有巴儿西(六)语者。市用银钱，曰儆伽，重三钱，径寸二分，面有文，以此权物价重轻。亦有海贝曰考黎(七)。婚丧皆回回教。气候常热如夏。刑有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军亦结粮，管军者曰吧斯刺儿。阴阳医卜、

百工技艺皆有。衣黑白花衫，紫帨以硝子，贯珊瑚、琥珀，曰纓络为佩。以硝子为鐲钏，系臂。善歌舞，以侑酒筵。有曰根肖速鲁奈者，优人也。每五鼓时，候于将领及富室门，吹锁捺、击鼓，已及次第其家作之。至饗时，诣各家，必劳以酒饌钱货。其余百戏皆有。又以铁索系虎行市，及人家则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扑，戏虎数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伤之，戏已，仍系之，家必啖虎以肉，劳其人以钱，盖虎戏以需财也。历止十二月，无闰。厥产红粟麦、芝麻、豆、黍、稻，一年二熟。蔬有薑、芥、葱、蒜、瓜、茄。酒有椰子酒、树子酒、茭葦酒。以槟榔当茶。畜有蛇、驼、马、骡、水黄牛、山绵羊、鸡、鸭、猪、鹅、犬、猫。果有芭蕉子、波罗蜜、酸石榴、蔗糖、蜜。布有数色。草布曰卑泊，阔三尺余，长五丈五七尺，细腻如粉笺。薑黄布曰满者提，阔四尺，长五丈余，紧密坚实。曰沙纳巴付，阔五尺，长三丈，如生罗，即布罗也。曰圻白勒搭黎，阔三尺，长六丈，布眼疏粗，即沙布也，以缠头。曰沙塌儿，阔二尺五寸，长四丈，若三梭。曰葛黑葛勒，阔四尺，长二丈，背面皆毳绒。厚可五分，即兜罗锦也。蚕丝织丝嵌帨。亦有绢成锦者。布有白者，树皮制成，腻滑光润如鹿皮。器有髹漆、杯、盘、镗铁、枪、剪。（《瀛涯胜览》）

（一）翠蓝岛即今代晏陀蛮（Andaman）及呢古巴拉

(Nicobars)二群岛也。

(二) 浙地港,孙海环周世棠《二十世纪大地图》作势他加。拔都他《游记》作萨德喀汪(Sadkawan)。今代英人拼作乞塔甘(Chatganw, Chittagong),在恒河口外之东,滨临大洋,北纬二十二度十分,东经九十二度。亦有谓拔都他之萨德喀汪为今呼格里(Hoogly)区之萨忒甘(Satgong)镇者。萨忒甘在加尔喀塔北约二十五或二十八英里。葡萄牙人初抵印度时,乞塔甘及萨忒甘两地皆为重要商埠。乞塔甘滨大洋,且是时孟加拉国王法克儿乌丁(Fakhr-uddin)仅管辖此部,故玉尔以乞塔甘当拔都他之萨德喀汪也。自古萨忒甘即为通商要埠。葡萄牙人抵此后,于相去一英里之处,另筑呼格里城。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政府机关悉迁移至呼格里城,而萨忒甘乃日渐衰落,今仅有遗迹而已。沙万内(Chavannes)及福开森(J. Fergusson)皆谓义净之耽摩栗底即萨忒甘云。

(三) 锁纳儿港即拔都他之苏奴儿喀汪(Sunurkawan),今作苏纳儿甘(Sunarganw)。在雅鲁藏布江口西岸。中世纪时,尝为孟加拉之都城。距乞塔甘一百六十六英里,正合五百余华里。与马欢所言相符。

(四) 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君临孟加拉者,为阿富汗(Afghan)王朝。故此言王乃回回人者,不误也。

(五) 榜葛俚语(Bengali),自成一家,亦不误也。

(六) 巴儿西语者,波斯火教徒(Parsee)之语也。

(七) 考黎(Cowry),海贝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二

第四十八章，记云南亦用之。

榜葛刺国 自苏门答刺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即西印度(一)之地，西通金刚宝座国，曰诏纳福儿，乃释迦得道之所。永乐十年並永乐十三年二次，上命少监侯显等，统舟师赍诏敕，赏赐国王王妃头目。其国海口有港曰察地港(二)，立抽分之所。其王知我中国宝船到彼，遣部领赍衣服等物，人马千数迎。港口起程十六站，至琐纳儿江。有城池街市，聚货通商。又差人赍礼，象马迎接。再行二十站，至板独哇(三)。是酋长之居处，城郭甚严。街市铺店，连楹接栋，聚货百有。其王之舍，皆砖灰甃砌高广，殿宇平顶，白灰为之。内门三重，九间长殿。其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长廊。内设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汉，明盔明甲，执锋刃弓矢，威仪壮甚。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数。又置象队百数于殿前。其王于正殿高座，嵌八宝，箕踞坐其上，剑横于膝。乃令银柱杖二人，皆穿白缠头，来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金柱杖二人，接引如前礼。其王拜迎诏敕，叩头加额。开读赏赐，受毕，铺绒毯于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礼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饮酒，恐乱性而失礼。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宴毕，复以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赠天使。其副使皆以银盔、银系腰、银瓶、银盆赠之。其下官员，亦赠以金铃绉

紵丝长衣。兵士俱有银钱。盖此国富而有礼者也。其后躬置金筒金叶表文，差使臣赏捧贡献方物于廷。其国风俗甚厚。男子白布缠头，穿白布长衫，足穿金线羊皮靴，济济然有文字者众。凡交易，虽有万金，价定打手，永无悔改。妇女穿短衫，围色布丝锦，不施脂粉。自然娇白。耳垂宝钿，项挂纓络，髻堆脑后，四腕金镯，手足戒指。其有一种曰印度，不食牛肉，饮食男女不同处，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无依，一村人家轮流养之，不容别村求食，其义气有足称者。田沃丰足，一岁二收，不用耘耔，随时自宜。男女勤于耕织。果有波罗蜜大如斗，甘甜甚美。庵摩罗香酸甚佳。其余瓜果、蔬菜、牛、马、鸡、羊、鳧、鸭、海鱼之类甚广。通使海帆，准钱市用。地产细布、撒哈喇、毯绒、兜罗锦、水晶、玛瑙、珊瑚、真珠、宝石、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货用金、银、段绢、青花白磁器、铜、铁、麝香、银珠、水银、草席之属。（《星槎胜览》卷四）

（一）榜葛刺为东印度之地，费信记为西印度之地，误也。

（二）察地港即马欢之浙地港。

（三）板独哇即呼格里西北之贝尔德温城。

榜葛刺国 其国在翠蓝屿西北可七千里，一曰东印度之国，地方千里，由苏门答刺而往也。取帽山、翠

蓝西北而行，善风二十日至浙地之港，一曰泊察地。小舟以入，五百里至锁纳儿之港^(一)，港有城池街市。又行二十站，及坂独哇而至国。其国城郭壮丽，其王有大殿，四方而堊饰。为间凡九，三门而入。殿之柱裹以黄铜，餽以花兽。其王之衣冠，王之臣之衣冠，俱回回制。上下皆回回人，婚丧一如其礼。其民善，富庶而淳，好为商贾。其男子髡，缠首白布，服圆领长衫，下围色帔，革履。女子椎髻短衫，围色布丝绵，珥宝，钿项珮璎珞，手足约以金镯戒指。其土气恒燠。其定岁以十二月，国无闰。刑止于流。百职有印符行移。掌军者谓之巴斯刺儿。有医师、卜人、星官暨百工。市肆咸备。其语谓之榜葛俚，亦善吧儿语。乐工谓之根肖速鲁奈凡，夙兴举乐于富贵者之家。击小鼓一人，击鼗鼓一人，吹笙篥一人。其音节先徐而后促，举毕则予之酒物倘伽。凡款宾以槟榔。凡宴享用乐妇歌舞以娱宾。乐妇之饰也，服浅红绵布之花衫，下围色丝帔，肩项佩五色硝子、珊瑚、琥珀珠之纓络，腕约青红硝子之钏镯。其俗有虎戏，铁索拽虎而行。其戏也解索，虎蹲而据，人裸以击虎，虎乃咆哮作势，与人而对跃，人时掉臂于虎口。戏而毕，则虎伏于地。阅戏之家，饲虎以肉，与人以倘伽。其交易以金钱名曰倘伽，以海贝名曰考嚟。其利布帛。其谷宜五种，岁二获。其畜宜六扰（银钱重官秤三分，

径官寸一寸二分，底面有纹，海赋计斤)。其酒之品有四，一曰椰子酒，二曰米酒，三曰桐子酒，四曰菱葦酒。其布帛之品有六，宓布谓之卑泊，广二尺，长五丈六尺，匀细而白。黄布谓之满者提，广四尺，长五丈，紧而密。布罗谓之沙纳巴付，广五尺，长三丈，状如生平罗。布纱谓之忻白勤搭嚟，广三尺，长六丈，缠首用之。如三梭者，谓之沙塌儿，广二尺五寸，长四丈。兜罗锦谓之葛里葛勤，广四尺，长二丈，背面有绒起，可四五分。其土物有珊瑚、珍珠、水晶、玛瑙、翠羽，多芭蕉子、波罗蜜、石榴、酸子，甘蔗，多酥蜜，多瓜、葱、薑、芥、茄、蒜。有骆驼，有桑皮纸。有木焉，弱条而青叶，朝花而暮敛，如夜合，其子如李，其名曰庵摩勒，一曰余甘，食之已丹石毒。其接天诏之日，用甲马队千余设于左右长廊，明光甲巨汉秉剑持弓矢以侍。孔雀翎之盖百具，设于丹墀。象队百，设于殿上。其王升八宝座，横剑于膝，乃有持银杖者二人引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复有持金杖者二人，引导如前。其王肃恭，拜迎诏敕，叩首而加额。其开读赏赐之讫也，是陈绒毯于殿以宴天使。以牛羊为燔炙，以蔷薇之露、诸香之蜜水而为饮。其朝贡无常(永乐六年，其国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贡。九年，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十二年，又遣其臣把一济等来朝，贡麒麟等物。正统三年，贡同。表用金叶)。其

贡物：马、马鞍、金银事件、餞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刺、者扶黑答立布、洗白苾布、兜罗锦、糖霜、鹤顶、犀角、翠毛、莺哥、乳香，粗黄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

（一）《西洋朝贡典录》汇集马欢、费信及他书而成，故事实较详于前二书，然有时亦误会前人之义也。例如此节之浙地之港及锁纳儿之港是也。在马费二书，港字乃译音，又兼译义。港字前，不可加虚字。而此节港字前，加一之字，使港字全为译义，殊不知其大谬也。

论曰：榜葛刺其饶富多仪之国也夫。观其于天朝正使，有金盃系腰盆瓶之献，于副使有银盃系腰、盆瓶之献，于行人有金铃绉紵长衣之献，于兵士有银钱之献，非饶富多仪，曷克若此云。（《西洋朝贡典录》卷中）

自苏门答刺顺风二十昼夜至榜葛刺，在海西南，或曰西天有五印度国，榜葛刺即东印度也。从翠蓝岛入察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有锁纳儿港。有城池市聚，始遵陆抵国可三十五里。西通金刚宝座国，曰沼纳朴儿，乃释迦得道之所。永乐二年，国王嚩牙思丁遣使朝贡。六年，上金叶表。九年，至太仓，命行人往晏劳之。十二年，王赛弗丁奉金叶表，来贡麒麟等物。正统三年复至。其国地广人稠，沃饶甲于他境。王及酋长皆回回人，祝发，白布缠首，圆领长衣，彩帨皮屨。风俗朴厚，

人好耕殖，一岁二熟。赋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军有粮。阴阳医卜、百工技艺略备。市用银钱、海贝，价定打手，虽万金不改悔。别有一种印度，不食牛肉，饮食男女异处，夫死不改嫁，妻亡不再娶，孤寡众轮贍之。五岭山最高大，气候恒热如夏。历有十二月，无闰。产镡铁、翠羽、琉璃、桑、漆，尤广丝绵。制枪剪绝巧。布数种，有阔四五尺者。兜罗锦背面皆毳绒，厚可五分。白树皮布，腻润与鹿皮等。椰茭为酒，槟榔为茶。波罗蜜味甘，大如斗。优人衣黑白花衫紫帨，佩珊瑚琥珀纓络，歌舞侑觞，能作百戏。以铁索系虎，行市中，入门解索，裸而搏虎，交扑数回，就系如故，人争以肉啖虎。永乐间使至，礼甚厚。禁用酒，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贡物有餞金、琉璃、器皿、撒哈刺、兜罗锦、乌爹泥、藤竭、糖霜之属。（《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五 沼纳朴儿

沼纳朴儿（一），其国在榜葛刺之西。或言即中印度，古所称佛国也。永乐十年，遣使者赍敕抚谕其国。赐王亦不刺金绒锦、金织文绮、彩帛等物。十八年，榜葛刺使者诉其国王数举兵侵扰，诏中官侯显赍敕谕以睦邻保境之义，因赐之彩币。所过金刚宝座之地，亦有

賜。然其王以去中国绝远，朝贡竟不至。（《明史》卷三二六）

（一）沼纳朴儿，《星槎胜览》榜葛刺国条作沼纳福儿，其原音不可考。惟既所过为金刚宝座国，又为释迦得道之所（见《星槎胜览》），则当即为摩揭提国境内属地也。

六 底里

底里（一），永乐十年，遣使奉玺书招谕其王马哈木，赐绒锦、金织文绮、彩帛诸物。其地与沼纳朴儿近，并赐其王亦不刺金。（《明史》卷三二六）

（一）底里既近沼纳朴儿，而沼纳朴儿又在榜葛刺之西，故必为今代地图之德里（Delhi 或 Dihli）。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作德列。

七 西洋琐里

西洋琐里（一），洪武二年，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其国。三年，平定沙漠，复遣使臣颁诏。其王别里提遣使奉金叶表，从叔勉献方物。赐文绮、纱罗诸物甚厚。并赐大统历。成祖颁即位诏于海外诸国，西洋亦与焉。永乐元年，命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使其国，赐

绒锦、文绮、纱罗。已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赐如前。其王即遣使来贡，附载胡椒与民市。有司请征税，命勿征。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国来贡。（《明史》卷三二五）

（一）明代所谓西洋，指马来半岛及以西诸国而言，爪哇及苏门答腊二岛亦在内。（见张燮《东西洋考》）琐里（Soli）在南印度科里伦河口，元时马八儿（Maabar）旧地也。琐里，亦见《明史》卷三二六《小葛兰传》、《锡兰山传》、《柯枝传》，三国王族皆琐里人，三国必皆为琐里征服，故王族皆为琐里支庶也。

琐里（一），近西洋琐里而差小。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儿赍诏抚谕其国。五年，王卜纳的遣使奉表朝贡，并献其国土地山川图。帝顾中书省臣曰：“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乃赐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各四匹。使者亦赐币帛有差。（《明史》卷三二五）

（一）琐里既近西洋琐里，故亦必在南印度马八儿旧壤也。

八 加异勒

加异勒（一），西洋小国也。永乐六年，遣郑和赍诏

招谕，赐以锦绮、纱罗。九年，其酋长葛卜者麻遣使奉表，贡方物。命赐宴及冠带、彩币、宝钞。十年，和再使其国。后凡三人贡。宣德五年，和复赐其国。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国来贡。（《明史》卷三二六）

（一）加异勒(Cail)在印度南部科里伦河口南岸。《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一章专记此国。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及阿伯窦拉柴克(Abdurrazzak)之书中，皆有此国之名。尼哥罗康梯(Nicolo Conti)之游记作喀希拉(Cahila)。瓦斯柯达格玛(Vasco da Gama)之纪行，作喀爱尔(Caell)。其确音应作喀雅尔(Kayal)，塔密尔语，湖沼也，盖以其西面后方多湖沼故也。湖通海，故水咸。今代已有数湖全干。古代加异勒位于海岸，于甚早时期，埃及、阿拉伯、波斯诸国商舶多来至此。故拖雷美《地理书》即已记之，称之曰阔尔廓(Kolkhoi)，为珍珠贸易中心点。今市北沿海岸二三英里，见有古代寨垒、庙宇、货栈、井池无数，全平原上，悉瓦砾破磁。磁皆中国制者，可证明其地古代与中国通商往来甚繁。然土人从无记载，或传说其事者，至可异也。（见《马哥孛罗游记》第二卷第372—373页）

九 甘巴里

甘巴里(一)亦西洋小国。永乐六年，郑和使其地，

賜其王錦綺、紗羅。十二年，遣使朝貢方物。十九年，再貢。遣鄭和報之。宣德五年，和復招諭。其國王兜哇刺札遣使來貢。八年，抵京師。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賜敕勞王。其鄰境有阿拔把丹、小阿蘭二國，亦以六年命鄭和賫敕招諭，賜亦同。（《明史》卷三二六）

（一）甘巴里即印度半島最南之柯模林角(Cape Comorin)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三章專記此國，作柯麻里(Comari)，其原音為梵語庫麻利(Kumari)，華言室女也。拖雷美《地理書》已記此地。《愛利脫利雅海周航記》(Periplus)記其地有女神庫麻利廟，每月有庙会，屆期四方信徒雲集，齋戒沐浴，舉行祭祀。

一〇 錫蘭山

錫蘭山或云即古狼牙修^(一)，梁時曾通中國。自蘇門答刺順風十二晝夜可達。永樂中，鄭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王又不睦鄰境，屢邀劫往來使臣，諸蕃皆苦之。及和歸，復經其地。乃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劫和，塞歸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間道乘虛攻拔其城，生禽亞烈苦奈兒及妻子、頭目，獻俘于朝。廷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并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邪

把乃那者，诸俘囚咸称其贤。乃遣使赍印诰，封为王。其旧王亦遣归。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威德^(二)，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宣德五年，郑和抚谕其国。八年，王不刺葛麻巴忽刺批^(证以他书，批字似为札字误刊)遣使来贡。正统元年，命附爪哇贡舶归，赐敕谕之。十年，偕满刺加使者来贡。天顺三年，王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遣使来贡。嗣后不复至。其国地广人稠，货物多聚，亚于爪哇。东南海中有山三四座，总名曰翠蓝屿^(三)。大小七门，门皆可通舟。中一山尤高大，番名梭笃蛮山^(四)。其人皆巢居穴处，赤身髡发。相传释迦佛昔经此山，浴于水。或窃其袈裟，佛誓云：“后有穿衣者，必烂其皮肉。”自是寸布挂身，辄发疮毒，故男女皆裸体。但纫木叶蔽其前后，或围以布，故又名裸形国。地不生谷，唯啖鱼虾及山芋、波罗密、芭蕉实之属。自此山西行七日，见鹦哥嘴山^(五)。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即入锡兰国境。海边山石上有一足迹，长三尺许。故老云，佛从翠蓝屿来践此，故足迹尚存。中有浅水，四时不干。人皆手蘸拭目洗面，曰佛水清静。山下僧寺有释迦真身，倒卧床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传佛涅槃处也。其寝座以沉香为之。饰以诸色宝石，庄严甚。王所居侧有大山，高出云汉。其颠有巨人足迹，入石深二尺，长八尺余，云是盘古^(六)遗迹。此山产红雅姑、青

雅姑、黄雅姑、昔刺泥、窟没蓝^(七)等诸色宝石。每大雨，冲流山下，土人竞拾之。海旁有浮沙，珠蚌聚其内，光彩潋潋。王使人捞取，置之地，蚌烂而取其珠，故其国珠宝特富。王琐里国^(八)人，崇释教，重牛，日取牛粪烧灰涂其体。又调以水，遍涂地上，乃礼佛，手足直舒，腹贴于地以为敬，王及庶民皆如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死则瘞之。有杀牛者，罪至死。气候常热，米粟丰足，民富饶，然不喜啖饭。欲啖则于暗处，不令人见。遍体皆毫毛，悉剃去，惟发不剃。所贡物有珠、珊瑚、宝石、水晶、撒哈刺、西洋布、乳香、木香、树香、檀香、没药、硫黄、藤竭、芦荟、乌木、胡椒、碗石、驯象之属^(八)。（《明史》卷三二六）

（一）《梁书》之狼牙修，《隋书》卷八二《赤土传》作狼牙须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皆作郎迦戍。玄奘《西域记》卷十作迦摩浪迦国（Kamalanka）。其地为今缅甸伊落瓦第河口白古（Pegu）地方。《明史》谓锡兰山即古狼牙修者，大误也。考其致误之由，或因锡兰人自称骏迦（Lanka，亦作倭迦）故也。《西域记》卷十一，谓僧伽罗“国东南隅，有骏迦山。岩谷幽峻，神鬼游舍。在昔如来于此说《骏迦经》。”骏迦与狼牙音相近而易混也。

（二）明成祖永乐三年，即公元一四〇五年。时有中国香客一队，至锡兰岛供献香钱于佛牙坛，为国王维哲耶

巴虎六世(Wijayabahu VI)虐待。维哲耶者琐里(Soli)人,即位于一三九八年(明洪武三十一年),仇视佛教。明成祖使郑和率战舰六十二艘,兵士三万七千余人,自江苏扬子江口浏河起程放洋,经交趾、苏门答腊、爪哇、占城、暹国等处,各国皆遣使入贡。《明史》及《瀛涯胜览》皆言锡兰王欲害和,和乃率步卒二千,间道乘虚攻拔其城,擒其王,献俘于朝。田能德(Tennent)之《锡兰史》所记,则谓锡兰人称摩诃支那国(Mahachina)王遣兵在锡兰登陆,谎言献物,出其不意,将锡兰王掳送支那国云。(见该书第601—602页)维哲耶巴虎六世国王表中,作布瓦内喀巴虎五世(Bhuvaneka Bahu V),未即位时,名曰阿拉格孔纳拉(Alagakkonara),《明史》之亚烈苦奈儿即其转音也。在位十三年,至一四一〇年(永乐八年),被掳至中国。次年,释放归国,而别立其族人邪巴乃那。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遣使来贡之不刺葛麻巴忽刺批,《锡兰史》作 Parakkana Bahu Raja VI,即邪把乃那也。邪把乃那为即位以前之名,而不刺葛麻巴忽刺批(批字似为误刊,《西洋朝贡典录》作不刺葛麻巴思刺查。)则王号也,即位于一四一〇年(永乐八年),卒于一四六二年(英宗天顺六年)。《明史》天顺三年遣使来贡之王名葛力生夏刺普利把交刺惹,似仍即邪把乃那也。

不刺葛麻(Parakkana)似有子孙遗留在中国泉州。乾隆《泉州府志》卷五五,《国朝文苑·世拱显传》云:“世拱显字尔韬,号山小,晋江人,本锡兰山君长巴来那公之

后,康熙癸巳恩科举人。幼聪颖,九岁能文,有神童之称。十三丁乱辍业,备历艰苦者七载。弱冠,安溪李光坡延为西席,遂得领其指授,究心经学。光坡纂辑《十三经注疏》多与拱显互相参订,且经细楷抄誊数过,熟记不忘。其受业曰琮,为范县令;曰锺德,为教谕,皆先获隗;曰锺倬,则癸巳同荐也。自为诸生受饬,试多冠军前列。及举于乡,文名日噪,诗词古文,皆卓然名家。时艺则理法兼备,援经据籍,牢笼群言。设教于小山丛竹亭,执经问难者,屡满户外。缀巍科,居显秩,不可枚举。即七邑人士,远不能执贄者,为文会必驰赴斋中。求其改窜甲乙,多所造就。生平言方行矩。恬淡自甘,身未尝与外事,足未尝履公庭,泉士咸矜式焉。雍正己酉,观风整俗使刘公师恕赠以绩学砥行之额。壬子,郡守郭公延修府志,举乡饮正宾,授永定教谕。以老疾辞。寿八十三终。所著有《四书管窥》、《诗经辑要》及《诗文集》。”(采《世氏家传》)巴来那即 Prakkana 之译音,而略去中间喉音 ka 也。《泉州府志》卷三七《选举》,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万寿恩科举人中,有庄拱显,下注“本姓世,晋江人,传见《文苑》。”是世拱显自己改姓庄矣。明英宗天顺三年(一四五九年),为锡兰岛末次通中国。古代中国在锡兰之势力,亦以此时为终止。

(三) 翠藍屿即今代地图上呢古巴拉群岛及晏陀蛮群岛也。

(四) 梭笃蛮之梭字,余意或为按字之误,按笃蛮即

Andaman 之译音。《诸蕃志》译作晏陀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称之为裸人国。

(五) 鹦哥嘴山不可考，似为锡兰岛附近海中小山，不载于地图也。鹦哥嘴山似为意造像形之名辞，而非译音也。锡兰北面海中，有小岛甚多。佛堂山其即在是乎？佛之足迹，可参见《佛国记》及《西域记》。

(六) 盘古遗迹，即西方游历家所称之人类始祖亚当峰(Adam's Peak)。参见拔都他《游记》及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

(七) 雅姑为 yakut 之译音，波斯阿拉伯人称宝石之名也。昔刺呢，犹言锡兰产之宝石也。窟没蓝，为马雷语 Kumula 之译音，最美之宝石也。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作古木兰。

(八) 琐里国(Soli)在南印度大陆。据玉尔《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 312 页附图，科里伦河以北诸地，皆是也。

锡兰山国，古狼牙须也。地广人稠，货物多聚，亚于爪哇。……明朝永乐七年，诏谕其王亚烈苦(原作若字，兹据《明史》及参考原音更正，以后仿此)奈儿，遣太监郑和等赍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旛布施于寺，及建石碑，赏赐国王、头目有差。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和即潜备，先发制之。使众衔枚疾走，夜半闻炮，则奋击而入，生擒其王。永乐九年，归献阙下。上命择其支属贤者立之。礼部言：“询其国人，皆

谓耶巴乃那贤。”十年九月，遂遣使赍诏及诰印封之。诰曰：“朕统承先皇帝鸿业，抚御华夷，嘉与万方，同殊主治。锡兰山亚烈苦奈儿近处海岛，素蓄祸心，毒虐下人，结怨邻境。朕尝遣使诏谕诸番国，至锡兰山。其亚烈苦奈儿敢违天道，傲慢弗恭，逞其凶逆，谋杀朝使。天厌其恶，遣被擒俘。朕念国中军民，皆朕赤子。命简贤能，为之统属。尔耶巴乃那修德好善，为众所推，今特封尔为锡兰山国王。于戏！惟诚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抚众。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邻。尔其钦承朕命，永崇天道，无怠无骄，暨子孙世享无疆之福。钦哉！”（一）时群臣皆请诛亚烈苦奈儿。上曰：“蛮夷禽兽耳，不足深诛。”遂赦之，亦遣归。时国人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为王，诏谕使逊位。十四年十一月，偕占城、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刺、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古里、木骨都束、溜山洋、喃勃利、卜刺哇、阿丹、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司，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遣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正统十年，国王遣使耶巴刺谟的里哑等来朝贡方物。天顺三年，其王葛麻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复遣使来贡。（《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九）

（一）明成祖诰文，不见《明史》。《天下郡国利病书》此节可补《明史》之阙。文中有“素蓄祸心，毒虐下人，结

怨邻境”诸语，似即指锡兰史所载虐待佛教徒之事也。

锡兰 大海中有翠蓝山，山有三四，高大者曰梭笃蛮。自帽山东南，乘东北风三日方至。人皆穴居，不问男女，俱裸若野兽然。无稻而食芋、芭蕉子、波罗蜜之类，或鱼虾。布略蔽身，必生烂疮。昔佛度海至此，解衣而浴，土人窃之，佛咒而然，盖附会语也。俗云赤卯坞，此地是已。又西海行七八日，见莺哥嘴山。又三二日，至佛堂山，始为锡兰国。泊舟曰副罗里^(一)，滨海山麓，磐石隐然，足迹尚存，常可二尺。传云，佛足至此也。其迹有泉不涸。人蘸之拭面目，曰佛水清静，盖民俗之谬也。寺有卧佛榻，沉香为之，饰以八宝，华丽鲜侔。佛牙舍利子俱存于寺。所谓涅槃，其地是已。又西北陆行五十里，始至王居。王琐里人也，尚释。重象、牛，煨牛粪灰，遍体涂之。牛则饮其乳而不食其肉，死瘞之，有杀者死刑，或赎以牛头金。王宫、民居，旦必调牛粪涂地而礼佛。王都大山，侵云石，有巨迹，深二尺，长余八尺。传云，祖阿聃^(二)生人足迹，即盘古也。地广人稠，亚于爪哇，国富饶。民上裸下帔，加以压腰。须毫皆剃，留发，首布缠之。遭父丧则须毫不剃。女椎髻于后，下亦紫白布，隐潜饮食，不令人见也。膳必酥乳，槟榔不绝口。死者火之而葬其骨。厥产鸦忽，有青红黄三色。青米蓝石、昔刺泥、窟没蓝石等一切，出于沙中。

山被水冲，流下则有之。海洲日映光浮，乃蚌珠气也。为池间二三年，置蚌于池，有司守之，珠可淘取。有稻、芝麻、绿豆，无麦，多椰子。果有芭蕉子、波罗蜜、甘蔗、瓜蔬、牛、羊、鸡、鸭。亦有市用金钱，重一分六厘。重中国麝香、绮縠、彩绢、青磁器、铜钱、樟脑。厥贡珠宝石。（《瀛涯胜览》）

（一）副罗里，《西洋朝贡典录》作别罗里，即巴贝林港(Barberyn)。此港又名贝尔瓦拉(Berwala)，回教徒称作倍尔维力(Pervilis)。

（二）阿聃今代人译作亚当(Adam)。《瀛涯胜览》为中国书中最早记此名者。马欢为回教徒，当在锡兰时必自回教徒闻得此名也。

锡兰山国 其国自苏门答刺顺风十二昼夜可至。其国地广人稠，货物多聚，亚于爪哇。中有高山参天。山顶产有青美蓝石、黄鹑鹞石、青红宝石。每遇大雨，冲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海旁有珠廉沙，常以网取螺蚌，倾入池中作烂，淘珠货之。海边有一盘石，上印足迹，长三尺许，常有水不干，称为先世释迦佛从翠蓝屿来登此山，足躐其迹，至今尚存也。下有寺，称为释迦佛涅槃真身侧卧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寝处。气候常热，民俗富饶，米谷丰足。地产宝石、真珠、龙涎香、乳香。货用金钱、铜钱、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绢之属。男

女绕头，穿长衫，围单布。永乐七年，郑和等赍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寺^(一)，及建石碑，赏赐国王头目。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太监郑和潜备先发制之，使众衔枚疾走，夜半闻炮，则奋击而入，生擒其王。至永乐九年，归献阙下。寻蒙恩宥，俾复旧国。由是西夷畏威怀德，莫不向化矣。（《星槎胜览》卷三）

（一）费信记永乐七年，郑和在锡兰岛建石碑。一九一二年（清宣统三年），此碑在锡兰南方加里（Galle）镇发现。碑文分汉文、塔密尔文（Tamil）及波斯文三种，皆记郑和第二次来锡兰事。建碑年月为永乐七年，即一四〇九年二月十五日也。（见 *Spolia Zeylanica*, June, 1912, *J. North China B.R.A.S.* 1914, pp. 171-2）

锡兰山国 其国在南帽山西可三千里。由苏门答刺而往，针位十二更，见南帽之山，又四更半，历龙涎之屿又十更，过翠蓝之屿，屿之水三十托。一曰梭笃蛮山，山有七门，四叠而一峻。山人之出也，则乘独木之舟。夏为巢居，冬为穴处。其体裸，不可以布帛，被之则焠烂，纫缀树叶而为蔽。山芋、波罗蜜、芭蕉子、鱼虾以为食。又九十更见鸚鵡嘴之山，又至佛堂之山。又□更至牙里^(一)，其下有沉牛之礁鼓浪焉。外过之水三十托。又十更至别罗里，是为锡兰国之港。又北行五十里而至

国。其临海之山，有释迦登岸之足迹。其长可二尺许。其陷之水，四时不涸，名曰佛水。至者蘸拭其面目。左有寺，塑释迦之卧像，其身不朽。其寢座以沉香木为之，饰以众宝，佛牙、舍利俱藏焉。其王锁俚之人，修浮图教。重象暨牛，私解者辟，或赎以牛头金。国人咸灰牛粪涂其体。食惟其乳，死则埋之，自王而下，晨用牛粪涂其居而后礼佛。其拜两手舒之前，两股舒之后，胸腹著地以礼佛，谓之五体投地。其山之巔，有神人阿聃之足迹，陷于石者二尺许，一曰人祖，一曰盘古。其海中胜望，曰白浮之沙。日而照也，则光彩潋潋，为国人之游望。是多螺蚌。其王宫之前曰珠池，凡三年则采炼。其采也，取沙中之螺蚌纳之池，俟其腐烂，水盈而珠出，则取而纳焉。其地广，其民富饶。其男裸，下围丝帨，谓之压腰，缠首以白布。女椎髻，下围白布。其恒食以牛乳、以醍醐、以槟榔萎叶。食皆暗室。其国人不须，丧则蓄焉。其葬也以火，取骨而埋之，丧之，妇擦乳号哭而为礼。其交易以金钱。其利玉石珠玑。其谷宜稻菽。其畜宜牛羊鸡鸭（金钱重官秤一分六厘。中国麝香、紵丝、色绢、青磁、铜钱、樟脑等物，彼则以宝石、珍珠易换）。其宝石六物：一曰红雅姑，二曰青雅姑，三曰黄雅姑，四曰青米蓝石，五曰昔蓝泥，六曰屈没蓝。是宝石也，皆产于参天之山巔。洪雨之冲，则流于

山麓之沙中，国人于是而拾采。多芭蕉子、波罗蜜、甘蔗，多椰子，多龙涎、乳香。其朝贡不绝（永乐九年，以拒绝朝使归路，破其城，生擒国王亚烈苦奈儿及家属。命释之，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十年，诏谕其国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正统十年，国王遣其臣耶把刺谟的里哑等朝贡。天顺三年，其王葛力坐夏昔利把交刺惹复遣使来贡。）其贡物：宝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刺、象、乳香、木香、树香、土檀香、没药、西洋细布、藤葜、芦荟、硫黄、乌木、胡椒、碗石。

（一）牙里今地图作加里（Galle）。据《西洋朝贡典录》之记载，郑和之舰队，乃绕锡兰岛南面至西边，而更向北者也。

论曰：梵书载释迦生于迦毗罗国，净饭王其父也。至涅槃时，度须跋陀罗右胁而卧。今马欢载锡兰别罗里云即涅槃之地，且云卧身尚存不朽，以为诬焉。又何其言之分明如此也。（《西洋朝贡典录》卷中）

一一 溜山国

溜山^(一)，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可至。自苏门答刺过小帽山西南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年，郑和往使其国。十四年，其王亦速福^(二)遣使来贡。自

后三贡，并与忽鲁谟斯诸国偕。宣德五年，郑和复使其国，后竟不至。其山居海中，有三石门，并可通舟。无城郭，倚山聚居。气候常热，土薄谷少，无麦。土人皆捕鱼，暴干以充食。王及群下尽回回人。婚丧诸礼多类忽鲁谟斯(三)。山下有八溜，或言外更有三千溜。舟或失风入其处，即沉溺。又有国曰比刺，曰孙刺(四)。郑和亦尝赍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明史》卷三二六)

(一) 溜山国乃因事取名，非译音，亦非译义。依其地理位置，及各溜之名考之。溜山国即锡兰岛正西之马尔底甫群岛(Maldive)也。《明史》此节谓由锡兰山别罗里南去可至者，误也。丁谦《明史外国传考证》谓溜山即苏门答刺西南之民大威群岛者，完全误也。

(二) 亦速福(Yussuf)亦回教徒之名。

(三) 忽鲁谟斯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忽里模子(Hormuz)。

(四) 比刺及孙刺不可考。

溜山牒幹 四面滨海，仅如洲渚，小国也，曰牒幹(一)。无城郭，依山聚居。西距海，中有石门，如城阙。有八大地，皆以溜名，亦通舟楫。余小溜无虑三千数，所谓弱水三千者是已。人皆巢居穴处，不识菽粟而啖鱼虾。无衣，只以叶蔽前后阴。舟行遇风，一失入

溜，则水弱而没溺，故舟人谨防之。牒幹国皆回回，風俗淳厚，动遵教门。业渔，好种椰树。男肤微黑，白布缠首，下紫帨。妇人短衫，下亦紫帨，大帨蔽面目。婚丧礼遵教门行。气候常热如夏。土瘠米少，无麦。市用银钱。厥产降真香。椰皮结绳，可贯板成舟，沥青涂之，坚如铁丁。龙涎香燃之，香清真与银同。海贝采而鬻于暹罗、榜葛刺，用与钱同。鲛鱼鬻之，可鬻于邻国，曰溜鱼。织丝帨，甚精致。又织金帨，男可紫首。牛羊鸡鸭俱有。（《瀛涯胜览》）

（一）麦锡克（Hans von Mzik）之德文译本拔都他《游记》附有马尔底甫群岛详图。余细审之，诸岛之名，其读音无有类牒幹者，据拔都他《游记》，阿拉伯人称此群岛曰的拔忒爱耳马哈尔（Dibat-el Mahal），牒幹或即其简略訛音也。最北一岛曰图拉孔奴（Turakunnu），梵语曰塔拉克姆（Tarakam），牒幹或又即塔拉克姆之简音也。拔都他谓“此群岛诚为世界奇观，其数共约二千，星罗棋布。中约一百，排成环形。间有窄道如门，可以行船。船自远方来者，必须以土人为向导，方可依岸寄泊，否则迷失方向，风吹至马八儿或锡兰岛矣。各岛屿相距甚近。当由此岛出帆时，可以望见邻岛棕树之梢也。岛民皆奉回教，心地忠诚洁白。”八大溜之名，见《星槎胜览》及《西洋朝贡典录》。溜者，即拔都他所谓环形群岛也。拔都他亦谓其地不产五谷，南方苏维群岛（Suwaid）产芦粟，运至北方马哈

群岛 (Mahal)。居民以干鱼为食，所谓库尔伯爱尔马斯 (Kulb el-Mas) 是也。马尔地甫土人谓黑曰库尔伯，阿拉伯语称鱼曰马斯也。马欢之溜鱼，或即此也。拔都他亦记岛中树木以椰子为大宗，居民以椰子粉和鱼肉食之。贵贱出门，皆跣行。妇人身挂短裤，自脐及地，遮蔽下身，上身赤裸，不掩面目。拔都他在其地充法官时，尝竭力改之，妇女裸体者，不许入见，然终叹未能使其民移风易俗也。马欢记其妇人短衫，下紫帨，大帨蔽面目，是其地陋俗已革矣，岂拔都他之遗教欤？海貳亦曰考黎 (Kauri)，见《瀛涯胜览》榜葛刺国记。拔都他记岛民用考黎为小钱。考黎乃海中动物，捞自海中，置岸上干之，日久肉烂，仅余白壳，即以为货币。考黎一百，谓之锡雅 (Siyah)，七百谓之发耳 (Fal)，一万二千谓之库塔 (Kutta)，十万谓之博斯图 (Bostu)。四博斯图值金币底那儿 (Dinar) 一枚。考黎亦常落价，故时有十二博斯图方换底那儿一枚也。土人以考黎与孟加拉人易米也。孟加拉 (即榜葛刺) 亦以考黎为货币。

溜山洋国 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可至。其山海中天巧，石门有三，远望如城，门中可过船。溜山有八：沙溜、官屿溜、人不知溜、起来溜、麻里溪溜、加平年溜，加加溜、安都里溜(一)。其八处，网捕溜洋大鱼，作块晒干，以代粮食。男子拳发，穿短衫，围梢布。风俗器强。地产龙涎香。货用金、银、缎帛、磁器、米谷

之属。其酋长感慕圣恩，常贡方物。传闻又有三万八千余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说也。亦有人聚，巢居穴处，不识米谷，但捕鱼为食。裸形无衣，惟纫树叶遮其前后。若商舶因風落其溜，人船不可复矣。（《星槎胜览》卷三）

（一）费信记有八溜，其溜名多与拔都他所记相合。拔都他《游记之评论》，麦锡克《拔都他游记》附图所记如下：一、哈房的甫路阿托耳（Havandiffulu Atol，阿托耳，土语珊瑚洲也），二、梯拉杜玛梯阿托耳（Tilladummati Atol），三、马库奴杜阿托耳（Makunudu Atol），四、密拉杜马杜鲁阿托耳（Mifadummadulu Atol），五、北马罗斯马杜鲁阿托耳（N. Malosmadulu Atol），六、南马罗斯马杜鲁阿托耳，七、法的福鲁阿托耳（Fadiffolu Atol），八、郭亦杜阿托耳（Goidu Atol），九、喀哈力杜（Kaharidu），十、北马来阿托耳（N. Male Atol），十一、南马来阿托耳，十二、阿里阿托耳（Ari Atol），十三、扶里杜阿托耳（Fulidu Atol），十四、北尼兰杜阿托耳（N. Nilandu Atol），十五、南尼兰杜阿托耳，十六、木拉库阿托耳（Mulaku Atol），十七、阔鲁马杜鲁阿托耳（Kolumadulu Atol），十八、哈杜马梯阿托耳（Haddūmati Atol），十九、呼瓦杜阿托耳（Huvadu Atol），二十、阿杜阿托耳（Addu Atol）。全境由北纬七度十分起，绵延以迄于南纬四十分也。

溜山国 其国在小帽西南可二千里。由彭加刺而

往，取北辰四指有半，又取北辰三指有半，又取北辰二指一脚之半，又取北辰二指半脚，又取北辰一指三脚之半，又取北辰一指三脚，又过鸚鵡嘴之山，又五更，见铁砧之屿，又七更，见佛舍座之水，又五更，见牙里之大山，由是至溜宫之屿而及其国。其地四面滨海，倚山为都，其都曰牒幹。其上下皆回回人，婚丧一如其教。風俗淳美。男缠首以白布，以金帕下帷幌。女幌盖首，上短衣，下亦围幌。其肤体咸黑，其土气恒燥。其交易以银钱（重官秤二分三厘）。其利鱼贝。其谷宜稻、麦。其畜宜牛、羊、鸡、鸭。凡为杯以椰子为腹，花梨为跗。凡为舟不以锻铁，以椰子纆绳之，而贯之，而楔之，以龙涎熔之而涂之。凡取龙涎，多于溜屿。其屿石多蟠龙，春而吐涎，群鸟集之，群鱼嚼之。其黄者如胶，黑者如五灵，白者如药。煎，其气腥。或得之鱼腹，其大如斗，圆如珠。其价以兩而易。凡两易金钱一十有二。凡斤易金钱一百九十有二。凡取海贝，山积之而罨之、腐之。凡取马驳鱼，斫之而暴之、贮之。其来易者为暹罗之商，为榜葛刺之商。国之西海，有石门，状如城阙者三。有溜山焉，凡八：一曰沙溜，二曰官屿溜，三曰人不知溜，四曰起来溜，五曰麻里奇溜，六曰加半年溜，七曰加加溜，八曰安都里溜。皆可通海船，皆有聚落。其通也有主焉。又西有小窄溜，是有三千，是皆弱水，即所谓

弱水三千者焉。一日有三万八千余溜，舟風而倾舵也，则坠于溜，水渐无力以没。其小窄溜之民，巢穴而处，鱼而食，草木而衣。其朝贡无常（永乐五年遣其臣来朝贡）。（《西洋朝贡典录》卷中）

一二 小葛兰

小葛兰（一），其国与柯枝接境。自锡兰山西北行六昼夜可达。东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国也。永乐五年，遣使附古里、苏门答刺入贡。赐其王锦绮、纱罗、鞍马诸物，其使者亦有赐。王及群下皆琐里人，奉释教。重牛及他婚丧诸礼，多与锡兰同。俗淳，土薄，收获少，仰给榜葛刺。郑和尝使其国。厥贡惟珍珠伞、白棉布、胡椒。又有大葛兰者，波涛湍悍，舟不可泊，故商人罕至。土黑坟，本宜谷麦，民懒事耕作。岁赖乌爹之米以足食。風俗物产多类小葛兰。（《明史》卷三二六）

（一）明代小葛兰即周去非《岭外代答》之故临国，《元史》之俱蓝国，《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二章作 Coilum，拔都他《游记》作 Kaulam，阿伯尔肥达《地理书》作 Kaulam。唐末，苏烈曼《游记》已有考拉姆没来（Kaulam-Malé）之名。今代英文书中，皆拼作 Quilon。

亨利玉尔谓其正音宜拼作柯拉姆(Kollam)。中世纪时，为印度西南大埠，与亚洲西部通商往来最盛。苏烈曼《游记》载唐时，已有中国巨船，常至此港。十六世纪初叶，葡人瓦泰玛(Varthema)及拔波沙(Barbosa)皆尚记此地繁盛，商贾麇集。摩耳人(Moors)及占度人(Gentoos)来此贸易者甚众。俱蓝国商船亦有往东方孟加拉、白古及南洋群岛等地者。然自是以后，俱蓝衰退，一落千丈。至十七世纪时，则几不足道矣。乌爹即玄奘《大唐西域记》之乌荼国(Oude)。孙海环、周世棠《二十世纪大地图》作乌多。

小葛兰 东连大山，余方皆濒海。王乃锁里人也，尚浮屠，尊重象牛，婚丧服用与锡兰同。自锡兰国别那里(一)西北海行六昼夜始至。日餐多酥，用以和饭。市用金钱，重二分。境土乃小国也。(《瀛涯胜览》)

(一) 锁里(Soli)为马八儿国南部。别那里《瀛涯胜览》锡兰条又作副罗里。《西洋朝贡典录》锡兰条作别罗里。东面大山，即西合的山脉也。

大葛兰国 地与都栏樵相近。厥土黑坟，本宜谷麦。居民懒事耕作，岁赖乌爹之米为食。商船为风所阻，不以时到，则波涛激滩，载货不敢满，盖以不可停泊之故也。若过巫里洋则罹重险之难矣，及有高头埠沉水罗股石之危。风俗淳厚，男女缠头，穿单长衫，腰围色布、手巾。地产胡椒、椰子、溜鱼、槟榔。货用金钱、

青白花磁器、布段之属。（《星槎胜览》卷三）

小葛兰国 山连赤土，地与柯枝国接境。日中为市，西洋诸国之马头也。本国通使大金钱，名悦伽，每个重八分。小金钱名吧喃，四十个准大金钱一个。田瘠少收，岁藉榜葛刺国米为食。气候常热，风俗小淳。男女多回回喃毗人。地产胡椒，亚于下里，干槟榔、波罗蜜、色布，其木香、乳香、真珠、珊瑚、酥油、孩儿茶、梔子花，皆自他国来也。货用丁香、豆蔻、色段、麝香、金、银、铜、铁器、铁线、黑纓之属。（《星槎胜览》卷三）

小葛兰国 其国在别罗里西北可一千二百里，由是而归南巫里也。针位第一之日丁未、丁午，第二之日丙午，第三之日丙□，第四之日丙巳，第五之日巽巳，第六之日辰巽，第七之日乙辰、乙卯，以求南巫里焉。其地东连大山。西南北滨海。其王修浮图教。其俗重象暨牛。其风俗与锡兰山大同。其和饭以酥，日二食。其交易以金钱（重官秤一分）。其利苏椒。其谷宜稻，其畜宜牛羊。牛黄毫，羊青毫。其朝贡无常（永乐五年，附苏门答刺国来朝贡）。其贡物珍珠伞、白棉布、胡椒。

论曰：小葛兰，《星槎编》又云小唎喃，云其国山连赤土，日中为市。而赤土者，扶南之别种也。西则波罗娑国，东则波罗刺国，南则诃罗旦国。不知何者为小葛兰也。（《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小葛兰国，其东大山连赤土，与柯枝国接境。西南北皆海。自锡兰山别那里西北海行六昼夜至。候热土瘠，仰旁葛刺国米为食。风俗小淳，多回回喃毗人。尚浮屠，重牛象。饭和酥酪。婚丧巾服大类锡兰山。地产胡椒。市用金钱。大者名佻伽，重八分。小者名吧喃，小钱四十，准大钱一。永乐五年，附苏门答刺等国朝贡。贡物珍珠、青白绵布、胡椒。寻中使郑和至。其国王琐里人，复遣使入贡。又有大葛兰国与都栏樵相近，土黑坟，宜谷麦。居民懒事耕作，岁赖乌爹之米为食。（《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一三 柯枝

柯枝或言即古盘盘国（一），宋、梁、隋、唐皆入贡。自小葛兰西北行，顺风一日夜可至。永乐元年，遣中官尹庆赉诏抚谕其国。赐以销金帐幔、织金文绮、彩帛及华盖。六年，复命郑和使其国，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贡。十年，郑和再使其国，连二岁入贡。其使者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帝遣郑和赉印赐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词曰：“王化与天地流通，凡覆载之内，举纳于甄陶者，体造化之仁也。盖天下无二理，生民无二心。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

迩哉。任君民之寄者，当尽子民之道。《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恐后也。柯枝国远在西南距海之滨。出诸蕃国之外，慕中华而歆德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跽鼓舞，顺附如归，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木。诸物繁盛，倍越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沴殄息，靡有害灾，盖甚盛矣。朕揆德薄，何能如是。非其长民者之所致欤？乃封可亦里为国王，赐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示无穷。而系以铭曰：截彼高山，作镇海邦。吐烟出云，为下国洪庞。肃其烦歎，时其雨暘。祛彼氛妖，作彼丰穰。靡灾靡沴，永庇斯疆。优游卒岁，室家胥庆。于戏！山之嶄兮，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为终始。”自后，间岁入贡。宣德五年，复遣郑和抚谕其国。八年，王可亦里遣使偕锡兰山诸国来贡。正统元年，遣其使者附爪哇贡舶还国，并赐敕劳王。王琐里人，崇释教。

佛座四旁皆水沟。复穿一井，每旦鸣钟鼓，汲水灌佛。三浴之，始罗拜而退。其国与锡兰山對峙，中通古里，东介大山，三面距海。俗颇淳。筑室以椰子树为材，取叶为苫以覆屋，风雨皆可蔽。人分五等^(二)，一曰南毗（原作昆，据《瀛涯胜览》及《西洋朝贡典录》更正），王族类；二曰回回，三曰哲地，皆富民；四曰革全，皆牙侩；五曰木瓜。木瓜最贫，为人执贱役者，屋高不得过三尺，衣上不得过脐，下不得过膝，途遇南毗、哲地人辄伏地，俟其过乃起。气候常热，一岁中，二三月时有少雨。国人皆治舍储食物以俟。五六月间大雨不止，街市成河。七月始晴。八月后不复雨，岁岁皆然。田瘠少收。诸谷皆产，独无麦。诸畜亦皆有，独无鹅与驴云。（《明史》卷三二六）

（一）柯枝国即今代麻罗拔最大商埠可陈港(Cochin)也。十四世纪以前，市而未兴，无商务之足言。其地有小河曰柯枝(Kocchi)，市街位于河上。一三四一年(元顺帝至正元年)，其地大水，海岸崩陷，河口向内伸张，成一大湾。今代可陈之名，即由柯枝而来。亨利玉尔谓其正音宜作喀枝(Kachhi)。据《明史》及马欢、费信等记载，明初，此港贸易似已大兴。欧洲人最早记此地者为康梯(Conti)，称作柯锡姆(Cocym)。葡萄牙人至后，乃大兴盛。《明史》谓柯枝即《梁书》之盘盘国，实毫无根据也。

(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四卷第72—79页)

(二) 印度人民,自昔分为婆罗门(Brahman)、刹帝利(Kshatriya)、吠奢(Vaisya)、戍陀罗(Sudra)四级。婆罗门,僧侣也。刹帝利,兵士贵族也。吠奢,农工商也。戍陀罗,仆役也。此外又有拍利雅(Paryas),则阿利安人与土人混合种也,最为人所贱视。柯枝国五等人民之名目,皆与上方不同。盖嘛罗拔之区分,与古代印度不同也。此有回回在内。其区分方法,必在回教输入之后也。柯枝以南毗为第一级,回回为第二级,而古里则以回回为第一级,南毗次之。岂回回人在两地势力盛衰,有不同欤?余于《马哥孛罗游记》及拔都他《游记》皆未能查得相同之名也。南毗之名,已见赵汝适《诸蕃志》。

柯枝 东连大山,余方皆濒海。自葛兰国海行,船向西北一昼夜乃至其国。王亦锁里人,首缠黄白布,上无衣,下紫彩帔。加以彩缎一匹系之,曰压腰。臣民服用稍与王同。屋用椰木及叶缉缀当瓦,如苫盖然。家造库藏,资以避火盗。人有五等:南毗辈与王同类,祝发,挂线在颈乃贵族一等也。回回人二等也。富有财者曰哲地,三等也。牙侏曰革全,四等也。卑贱者曰木瓜,五等也。木瓜业渔樵,树叶遮体,不许服常衣。滨海居。屋檐仅三尺,违者罪之,上衣不过膝。途遇南毗、哲地即伏而候,过乃起。王尚浮屠,尊敬象牛。建寺范金为佛,青石结座,环以沟水,旁穿井。每日鸣钟

鼓，汲泉灌佛顶，数回已乃礼之。有曰油饥者，盖优婆夷之类，亦取妻，有胎发，不剃不栉。以酥掬辮成十缕或七八缕，垂于后。牛粪灰涂体，不衣而藤束腰。以白布为梢子。手持大螺，常吹而行。其妻只以小布蔽羞，随夫历人家觅钱粟。气候热如夏，无霜雪。春雨即茸舍储具，逮夏连雨，市陌成河，比屋不能出入。至七月始霁，八月望后始晴，至冬犹然，三月又雨。谚云“半年有雨半年晴者”，是已。市用金银钱。金钱九成色，曰法南，计一分一厘。银钱仅如螺壳，曰答儿，计四厘。每十五当金钱之一。婚丧各以类不等。厥产胡椒，往往种于圃，四百斤直金钱百文，银直五两。珠以分论。有米、粟、麻、豆、黍、稷，无麦。有象、马、牛、羊、犬、猫、鸡，无骡、马暨鹅。（《瀛涯胜览》）

柯枝国 其处与锡兰山对峙，内通古里国界。气候常热，田瘠少收，村落傍海，风俗颇淳。男女椎髻，穿短衫，围单布。又一种曰木瓜，无屋舍，惟穴居巢树，入海捕鱼为业。男女裸体，纫结树叶，或草遮其前后。行路遇人，则蹲避道旁，俟过方行，盖避羞也。地产胡椒甚广，富家俱置板仓贮之，以售商贩。行使小金钱名吧喃。货用色段、白丝、青花白磁器、金银之属。其酋长感慕圣恩，常贡方物。（《星槎胜览》卷三）

柯枝国 其国在小葛兰西可二百里，柯枝之港水

可四托。其地东倚大山，西南北滨海。其王缠首以黄白布，上无衣，下围紵丝帨，压腰以色紵丝。其男女椎髻，服以短衫，围以单布。其民之居用椰子木，以椰叶缉而盖。其藏百物以庠，以砖为之。其为人五种：一曰南毗，是为王族。二曰回回，是为仕族。三曰哲地，是为富族。四曰革令专，是为庸保。五曰木瓜，是为贱类，居限三尺，衣限脐膝。途遇哲地以上则伏，任负是事，其状如傩人。其王修浮图教，敬象暨牛。国有梵宇，其佛像铸以铜，座以青石为之。座之周，咸砌水沟，沟傍凿井，夙兴必鸣钟鼓，汲水以灌佛顶，罗拜而退。其出家者，名曰浊肌，而蓄妻。其发出胎不理不剃，泽以酥，捏而为缕被于后。灰牛粪以涂体。以黄藤束腰，幅布掩形。时常吹海螺，妻随以行。其土气恒煖，无霜雪。其雨以半载，晴以半载（二月雨起，即乘屋修盖，备米物。五月六月，日夜下滂沱大雨，街市成河。至七月尽止，八月始晴。次年又复如是）。其交易以金银钱，金曰法南，银曰答儿（金重官秤一分一厘，银重四厘，大如螺壳。金钱一换银钱十五）。其利：胡椒、珍珠、珊瑚。胡椒，园种之。富者居以待商，以斤而易。为斤一十有六而为封刺，二十有五而为播荷。凡播荷以金钱一百易之，视银之为两者五。珍珠以分而易，凡分至三以上，以金钱一千八百易之，视银之为两者百。珊瑚以

两而易，倩工剪旋以成珠，磨净而售。其谷宜黍、稻、稷、菽。其畜宜六扰。是多象。其朝贡无常（永乐三年，其国王可亦里遣其臣完者答儿来朝贡。十年，复遣使来请封其国之山。诏封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

论曰：柯枝凡雨半载而霁，霁半载而雨。不知大化胡为其然也。昔魏征叙赤土，言其国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理庶几矣。必曰半载，其果亲目之乎？然赤土今与小葛兰为邻，其即为柯枝章章矣。（《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柯枝一名阿枝，古檠檠国。东连大山，西南北皆海。自锡兰山西北舟行一昼夜至，通古里国界。永乐二年，国王可亦里遣使朝贡。十年，复至。请封其国大山，诏赐王印诰，并封山曰镇国。上亲制碑文，其铭曰：“截彼南山，作镇海邦。吐烟出云，为下国洪庞。时其雨暘，肃其烦熯。作彼丰穰，祛彼氛妖。庇于斯民，靡灾靡疹。室家胥庆，优游卒岁。山之塹兮，海之深矣。勒之铭诗，相为终始。”会中使郑和使至。其国王首缠黄白布，下紫丝帨，束彩压腰，琐里人也。国人椎髻短衫，围以单布。族有五种：南毗最贵，祝发线悬脰，与王同类。次回回人。次富有财曰哲地。次牙佗曰革全。其最卑贱曰木瓜。木瓜居濒海，业渔樵，屋檐不得过三尺，衣不蔽膝，或裸体，遮以草。遇南毗、哲地蒲伏，俟其过乃起。王尚浮屠，范金为佛。每旦鸣钟鼓，汲泉灌

佛顶数四，乃礼之。兼敬象牛。有曰浊肌者，胎发缕缕垂后，涂体以牛粪灰，行吹大螺，妻随之乞钱，盖优婆夷云。气候常暖多雨，土瘠俗淳。产胡椒，贮以仓，转售商贩。市用小金钱，名为吧喃。银钱十五当金钱一。（《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一四 古里

古里(一)，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北距狼奴儿国(二)，东七百里距坎巴国(三)。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锡兰山十日可至，诸蕃要会也。永乐元年，命中官尹庆奉诏抚谕其国，赍以彩币。其酋沙米的喜遣使从庆入朝，贡方物。三年，达南京，封为国王，赐印诰及文绮诸物，遂比年入贡。郑和亦数使其国。十三年，偕柯枝、南悖利(四)、甘巴里(五)、满刺加诸国入贡。十四年，又偕爪哇、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六)、溜山、南悖利、不刺哇、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入贡。是时诸蕃使臣充斥于廷，以古里大国，序其使者于首。十七年，偕满刺加十七国来贡。十九年，又偕忽鲁谟斯等国入贡。二十一年，复偕忽鲁谟斯等国遣使千二百人入贡。时帝方出塞，敕皇太子曰：“天时向寒，贡使即

令礼官宴劳，给赐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酬其直。”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苏门答刺等国使臣入贡。其使久留都下，正统元年，乃命附爪哇贡舟西还。自是不复至。其国山多地瘠，有谷无麦。俗甚淳，行者让道，道不拾遗。人分五等如柯枝。其敬浮屠、凿井灌佛亦如之。每旦，王及臣民取牛粪调水涂壁及地，又煨为灰，抹额及股，谓为敬佛。国中半崇回教，建礼拜寺数十处，七日一礼，男女斋沐谢事，午时拜天于寺，未时乃散。王老不传子而传甥，无甥则传弟，无弟则传于国之有德者。国事皆决于二将领，以回回人为之。刑无鞭笞，轻者断手足，重者罚金珠，尤重者夷族没产。鞫狱不承，则置其手指沸汤中，三日不烂即免罪。免罪者，将领导以鼓乐，送还家，亲戚致贺。富家多植椰子树至数千，其嫩者浆可饮，亦可酿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饭，干可构屋，叶可代瓦，壳可制杯，穰可索纆，煨为灰，可镶金。其他蔬果畜产，多类中国。所贡物有宝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宝铁刀、拂郎双刃刀、金系腰、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香、苏合油、花毡、单伯兰布、苾布之属。（《明史》卷三二六）

（一）古里即喀里克忒(Calicut)，拔都他谓为嘛罗拔境内大商港之一。中国、爪哇、锡兰、马尔地甫、阿拉伯各地商人，皆荟集此处。亦世界上大商港之一也。中国商

船多寄碇于此。此地名之正当拼法，应为柯里柯度(Colicodu)，华言鸡鸣也。

(二) 狼奴儿，嘛罗拔沿海无相当地方，其音与之相近者。查亨利玉尔所著之《中世纪嘛罗拔沿海诸港考》(The Mediaeval Ports of Malabar, Cathay, IV, pp. 72—79)有和奴儿(Honor)港，又作俄奴儿(Onor)，其音与狼奴儿相近，且地理位置亦合，在喀里克忒之北，吾故谓狼奴儿之狼字，必狠字之误也。《指海》本《西洋朝贡典录》古里国记，实作狠奴儿。周世棠及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作俄诺尔，在果阿(Goa)之南。

(三) 坎巴，《瀛涯胜览》作坎巴夷，《西洋朝贡典录》作坎巴夷替，今代地图作康木拜(Cambay)。准确印度正音，应作康木巴瓦第(Khambavati)，华言柱城也(City of the Pillar)。土人称之为康巴雅忒(Kambayat)，《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八章作Cambaet，《诸蕃志》作甘瑟逸。古城遗址距今城约三英里，在深林中。公元九一五年(后梁贞明元年)，阿拉伯人麻素提(Mas'udi)来游此城，见人户稠密，商业兴盛。元末，拔都他记谓城市美丽，回回教寺及外国富商之高楼大厦，尤为雄伟。案之地图，坎巴夷替尚远古里之北，而《明史》等书，皆言在东七百里许，记载谬误，毫无疑也。

(四) 南悖利即南巫里。永乐十四年入贡，《明史》竟分为二国，可笑孰甚。其国在苏门答腊岛之西北隅。《诸蕃志》作蓝无里。其原音为 Lambri。

(五) 甘巴里即 Comari 之译音，印度半岛之最南角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二十三章专记此国。

(六) 木骨都束 (Magadoxo)、不刺哇 (Brawa)、麻林 (Malinda) 皆在非洲，已于非洲篇言之矣。阿丹 (Aden)、刺撒 (L'hassa) 皆在阿拉伯境。忽鲁模斯 (Hormuz) 在波斯境。满刺加 (Malacca)、彭亨 (Pahang) 皆在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刺皆在南洋群岛。占城即今越南南部，又曰占婆 (Champa)。沙里湾泥不可考。锡兰山、溜山、柯枝皆已见上文。

古俚 西洋大国也。西濒海，南距柯支国，北距狼奴儿国。海近山远，东七百里许距坎巴夷。自柯支海行可三日至。距中国十万余里。永乐五年，上命太监郑和等赐王以诰命，升赏其将领有差，皆冠带，勒石美之。王尚浮屠，敬象牛。人有五等：一回回，一南毗，一哲地，一革全，一木瓜。王南毗人，不食牛肉。将领回回人。不食猪肉。昔王与回回誓，互相禁食。铜范佛像曰纳儿。佛殿以铜瓦。座傍穿井汲泉，浴佛而礼之。取牛粪调水，涂地及壁。臣民大家晨起亦用牛粪涂地。煨牛粪灰，囊于身，每旦，水调灰抹额及股，谓敬佛也。传云：昔有圣人曰某些，行教化，人人俱服从。某些远适，遣弟曰撒没黎主之。弟乃纵诞，铸金犊以谕国人曰：“此乃圣主，敬之有验。”人罔不从命。牛日粪金，人

获其利，遂信之不疑。某些归，恚其弟诬惑，遂毁牛。弟恐，于是跨象而遁。国人犹望其还，故敬象牛者以此。国事皆决于二将领，乃回回人也。国人半崇回回教，礼拜寺有二三十余，七日一礼。至日斋沐谢事，午时，男女拜天王寺，未刻乃散，始治他事。俗尚诚信。中国舶货至，皆二将领主之，遣狙佻议直，言定再不易。其算法只凭手指屈伸，丝毫不谬。市用六成金钱，曰吧南，重二分，文二面。小银钱曰搭儿，重三厘。秤曰法利，二十两为斤，当中国一斤九两六钱。升曰党夏黎，当中国一升六合。乐则葫芦为乐器，红铜丝为弦，歌乐自和协，铿锵可听。婚丧礼各以类。王老则不传子而传外甥，无姊妹子则传弟，无弟则传于有德者，古今皆然。刑无鞭笞，轻则断手足，重则罚金。诛戮甚则没家夷族。有罪系之，辄承服。不承服，则置其手指于沸油中半晌，三日后验之，烂者伏辜，全者免罪。免罪者将领导以鼓乐还家，亲戚致贺饮酒。西洋布曰扯黎，出于邻邦坎巴夷之属。每匹阔四尺五寸，长二丈五尺，直金钱八文。有色丝间花帨，阔五尺，长一丈三二尺，直金钱百文。厥产胡椒，亦以圃种，十月熟。富家则多植椰子树，千株至二三千者有之。嫩者有浆，可酿酒。老者可作油糖或饭。壳可作杯。煨枝灰可厝金。枝干可构室。叶可盖屋。蔬有薑、芥、萝卜、胡荽、葱、蒜、胡芦、

茄瓜、东瓜。四时有小瓜如指，长一寸许，味美。果有芭蕉子、波罗蜜。木鳖子树高十余丈，绿囊如柿三四十。有米无麦。有鸡鸭，无鹅。羊高如骡，灰色。水牛不大，黄牛则大，有至三四百斤者，不食其肉，取其乳酥，啖饮不绝口。牛死则埋之。蓄有孔雀、乌鸦、鹰、鹭，无余鸟。厥贡金丝、宝带。金丝如发，结花缀八宝珍珠。（《瀛涯胜览》）

古里国 锡兰山起程，顺风十昼夜可至。其国当巨海之要屿，与僧迦密迹，亦西洋诸国之马头也。山广地瘠，麦谷颇足，风俗甚厚，行者让路，道不拾遗。法无刑杖，惟以石灰画地，乃为禁令。其酋富居深山。傍海为市，聚货通商。男子穿长衫，头缠白布。妇女穿短衫，围色布，两耳悬带金牌，络索数枚。其项上真珠、宝石、珊瑚、连挂纓络。臂腕足胫皆金银镯。手足指皆金银厢宝石戒指。发堆脑后，容白发黑。其有一种裸身之人曰木瓜，与柯枝国同。地产胡椒，亚于下里，俱有仓廩贮之，以待商贩，有蔷薇露、波罗蜜、孩儿茶、印花被面手巾。其有珊瑚、真珠、乳香、木香、金珀之类，皆由别国来。其好马自西番来，匹价金钱千百。货用金、银、色段、青花白磁器、烧珠、麝香、水银、樟脑之属。酋长感慕圣恩，常遣使捧金叶表文，贡献方物。（《星槎胜览》卷三）

古里国 其国在柯枝西北可六百里。东至坎巴夷替国，西临大海，南连柯枝国，北接狼奴儿国，地方千里。其王修浮图教，殿而事之。佛像谓之乃纳儿，以铜为之。殿覆以瓦，以铜为之。凿井于旁，凡晨起王汲以浴佛，是敬象牛（王每晨浴佛礼拜讫，取黄牛净粪，盛以铜盆，水调以涂壁地。头目富家亦如之。又煨成白灰，盛以布囊，水调以涂额股，是为敬佛。传云：昔有神人，其名某些，适他国时，命弟撒没唎以摄。撒没唎铸金牛，矫诬国人曰：“此天神也。”国人遂皆敬礼。某些还，销金牛。撒没唎乘象遁去。国人思之，而冀其归。每月言“月中必至”。及月中，又言“月尽必至”。逮今未绝也。南毗人之敬象牛由此）。其为人五种：南毗、回回、哲地、革令专、木瓜。南毗不食牛，回回不食豕，互以为禁。婚丧各如其类。其头目二人，是掌国事。其男长衫，缠首以白布。女短衫椎髻，围以色布，珥金牌珠索，项佩珠宝、珊瑚瓔珞，手足俱约以金银镯，以金宝戒指。其容白而艳。国人修回回教者十之六。有礼拜寺，寺有三十余。凡七日一礼拜，已而往，未而归。权谓之法刺失，量谓之党戛梨，以铜为之，其制俱倍中国十分之六。权椒为斤，二百五十谓之一播荷，其价金钱二百。权香货为斤，二百谓之一播荷。布谓之扯梨，其广四尺五寸，其长二丈五尺，其价金钱十五。色丝帨谓

之西洋手巾，其广五尺，其长一丈二尺，其价金钱百算，人谓之米纳。凡算之法，计以四支十指。其交易而成也，携手而誓，无悔。其交易以金银钱。金曰吧南，银曰搭儿（其钱面底有纹，用六成金铸造，径官寸三分八厘，重官秤一分，银钱重三厘）。其利椒、椰。椰子之种也，富家千树，以为恒业。其资用也，浆为酒，肉为糖饭，穰为索，壳为碗，为酒食器，灰可厢金，木以架屋，叶以盖。其谷宜稻，其畜宜牛羊鸡鸭。国有乐妇，以葫芦弦铜丝而歌。其位以女腹为嫡，传之姊妹之子。无姊妹之子，则传之弟。无弟则逊于有德。其刑有罚金、断手足、斩族三等。不服者探之沸膏而验之（以右手二指，置油锅，黑而取出，封裹下狱，三日间视，如烂坏，即加刑，否则鼓乐送回）。其国有鹿、兔，能蓄良马，凡匹价以金钱千。其土物有蔷薇露，有金缕宝带。其造也，赤金三斤，抽丝如发，缀结而成，间以珠宝。有珍珠、珊瑚珠。哲地居之，公鬻而取税。多菜菔、葫荽、薑、蒜。四时冬瓜，其状如小指，其长二寸，味如青瓜。紫皮而大叶，曰紫皮瓜。多芭蕉子、波罗蜜。有树焉，其高丈余，结如绿柿，内子数十，熟而自落者，其名曰木鳖子。有蝙蝠如鹰者，在树而悬宿。有鹰、鸦、燕、鹭，多孔雀，家畜之。其朝贡无常（永乐三年，遣使朝贡。诏封为古里国王，给印及诰。五年、七年，复遣使来朝贡）。其贡

物：宝石、金系腰、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拂郎双刃刀、宝铁刀、苏合油、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梔子花、花毡、单百兰布、苾布、红丝花、毛巾、番花、人马象物、手巾、线结花、靠枕、木香、乳香、檀香、锡、胡椒。

论曰：昔扶南俗事天神，以铜为象。而有讼者，以金环鸡子投沸汤中，令采取之，若无情者必焦烂焉。而今之古里，亦有天神之谈、探手之法。又云：扶南去林邑七千余里，今校之亦合。余疑古里即扶南之地云。（永乐三年，郑和统大觐宝船，赏诏敕封为古里王，及颁诰命、银印，升赏头目品级官带，建亭刻石，其略曰：“尔王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皞熙同风。刻石于兹，永垂万世。”宝船至彼，王遣头目哲地米纳几见正使，择日论价。将中国锦绮百货，议定乃书合同价数，各存之头目。哲地与正使众手相拿。其牙人言曰：“某月日，众手拍一掌无悔。”哲地始携珊瑚、珍珠、宝石来议价。二三月方定，原经手头目米纳几算番物若干，该绉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易。）（《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古里馆西洋诸番之会，西濒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或曰从锡兰山取道顺风十昼夜至，亦海中一大国也。去中国十万里，土瘠，然宜麦谷，俗庞厚，以石灰画地为禁。傍海为市，通诸番货，用金银钱。

好马自西番来，匹价金钱千百。胡椒多贮仓廩，以待商贩。男子长衫，手缠白布。妇女短衫，围色布。两耳悬金牌络索，项挂纓络，臂腕足胫用金银镯。以葫芦为乐器，红铜丝为弦歌，声相协。铿锵可听。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传子，传外孙，否则传弟。无外孙弟，传善行人。永乐三年，其酋沙米的遣使朝贡。敕封为古里国王，给印诰。五年、七年，并朝贡。贡物有琉璃瓶碗、珊瑚珠、拂郎双刃刀、番花、人马象物、手巾。尝贡金丝宝带，金丝细如发，结花。缀八宝珍珠鸦鹘石于上。邻有坎巴夷国，出扯黎布、五色帨，皆阔四五尺，鬻于古里。又古里班卒国在海中，永乐三年，遣使来朝贡。俗质朴，男女被短发，假锦缠头，红绸布系身。土瘠少谷。气候不齐，夏多雨，雨即寒。产甚薄。（《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附录一：

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冯承钧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撰。全书共六册，今年出版界之一巨刊也。此书搜集关系中西交际材料之多，从前此类出版物莫能与之伦比。分析内容，其基本材料，大致有四：

〔一〕史籍中之外国列传行纪等等。

〔二〕Henry Yule 原撰 Henri Cordier 补订之《契丹路程》(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译文。

〔三〕Beal 之《西域记》译本及 Watters 之考证。

〔四〕Laufer 撰之《支那伊兰》(Sino-Iranica)节译。

第一类材料搜集不少，惜撰者未曾研究释藏，将不少材料遗漏。《契丹路程》一书业已翻译大半，原书所辑诸行纪，多为未识西文者所不经见之作品，诚有译之必要。但其中考证太旧，是一缺点也。至关系《西域记》诸考证，所本之书亦旧。而伦敦《亚洲学报》、巴黎《亚洲学报》、荷兰《通报》所载之新考证，概未采入。第四类材料亦只将关系矿物之考证采录。

综观全书，用力甚勤。范围既广，自难免不有遗漏错误之处。此书就搜集材料方面，或可省学子翻检之劳，第就考证方面言，撰者面壁考证，似乎未免太多。兹将全书之错误略为指出。全书卷帙太厚，未能遍检，所望撰者于第二版中加以

修正。

第一册关于上古时代中外交通之材料，兹就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开始审之，九页（按此为原书 1930 年辅仁大学初版时册页数，下同。其后撰者曾参考所提意见，对本书作了一些修改）之犁靛，就空间与时间言，所指非一地。伯希和曾据巴利文(Pali)《那先比丘经》寻出阿荔散之对音为 Alasand，乃以为即埃及之 Alexandria，亦即《前汉书》之犁靛，其说较为可取。乃撰者以为即今日英、法文之 Rome，殊不知拉丁文罗马作 Roma。即或两千年前罗马帝国以英文为国语，除非汉代之音与今代之音大相悬殊外，毫无可以牵强附会之理由。纵使犁靛即是大秦，其对音必并非罗马。

十页之乌弋山离及排持，与英文之卑鲁支亦毫无关系。排持作排特，乌弋山离应亦为古之 Alexandria，今之 Herat。排特似为中世波斯语安息 Partu 之对音。

五一页之俱密与杆架相距太远。前一地今名 Kumidh，在 Karategin 流域；后一地在今天于阗县北沙中，即《汉书》之杆弥、宁弥，《后汉书》之拘弥，《西域记》之媲摩，《伽蓝记》之捍糜，《新唐书》之汗弥或建德力城，Marco Polo《行记》之 Pein。此处之误，足证撰者于 Stein 所撰《西域》Serindia 等书亦未寓目。

六五页《魏略》地名，Chavannes 在《通报》中撰有考证，Pelliot 在巴黎《亚洲学报》中亦有片断考证。关于大秦部分，Hirth 在所撰之《中国与罗马东境》一书中亦有旧考订也。

六九页所引《佛本行》之耶寐尼，应是梵文之 Yavani。此

字出于 Yavana,《杂阿舍经》译作耶槃那,即梵文中所指希腊人所在之地,其初所指者似为大夏。

一〇九页突厥语 Aktagh 固为白山,然金山不仅阿尔泰山,今新疆之博克达山,《元和郡县志》作金娑岭。《唐书·地理志》作金沙岭,《宋史·王延德行记》作金岭,《太平寰宇记》作金山,《唐书·突厥列传》中之金山,多指此金山也。

一一三页之 Ugurs,与《隋书·铁勒传》之恩屈相差太远。谓为《隋书》之韦纥或回纥,斯得之矣。

一六六页之苦国,即大食人所称之 Scham,叙利亚之别名也。至撰者所谓之卓支亚,大约即英文之 Georgia,此地在《元史·曷思麦里传》中作谷儿只。元代对音与英文地名当然不能相合,所以撰者后又误以同传中之曲儿忒为英文之 Georgia。

一七八页之寻寻,即大食人火祆教徒之称。其唐代读法应作 Zimzim,与 Semite 毫无关系。

二〇七页之盘盘国,应在南海。魏时 Pompei 尚未发现,魏时人乌从知之耶?(记得此城是七九年所湮没,一七四八年所发现。)

第二册几尽译文,兹仅摘录共一二遗漏错误之处如下:

三〇八页注七之古里佛,《星槎胜览》及《明史》作古里,《瀛涯胜览》作古哩。乃今之 Calicut,非大食人之俱兰(Kulam)今之 Quilen。

四九四页注二十五之 Sarcol,即色勒库尔,今日蒲犁县全境之称。

又注二十八之 Yaka-arik, 即《西域图志》之雅哈阿里克。

五〇三页之 Hancialix, 即今叶城县治,《西域图志》之哈尔噶里克, 昔之朱驹波、悉居半、斫句迦、米俱波等国之今地。

第三册志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四九页注十之苦国, 乃 Syria 之大食名称。《唐书》引杜环《经行记》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一语, 大川盖指 Euphrates。亚俱罗似为亚罗俱之讹, 即 Irak 之对音也。

一一五页注三,《贾耽路程》之门毒国, 即安南之衙庄府。注四之古笪国, 即安南之靖化省, 亦 Kauthara 之对音。奔陀浪或宾童龙(Panduranga) 即安南平顺藩蓬二省之地。以上诸地旧隶占城。

二四六页注七之古逻, 乃大食语之地名 Kalah 之对音, 今日马来半岛之 Kra, 此名与俱蓝相差太远。

二七七页锡兰岛以 Sirandib 名, 大致始于宋时。而用英文 Ceylon 名, 为时尤晚。若谓正确, 应以《宋史·注辇传》之悉兰池(犹言悉兰岛)为是。此岛旧名师子国, 即 Simhala 之意译, 此言“执师子”也。

第四册志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三五页注二妣水或乌浒水, 疑出希腊语 Oxus 一名, 或他种语言同一水名之对音。至若《西域记》之缚乌, 亦即《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初译之博叉, 二译之薄叉, 皆属伊兰语 Vaksu 或 Vahau 之对音, 当时尚不知有英语化之 Wakhsh 也。

三七页之注七, 番兜之对音不出于古波斯语之 Partava, 便

出于中世波斯语之 Partu。纵使安息以欧洲语言为国语，似应用同时的希腊语之 Parthyala。不会预先采用数千年后之英国语名 Parthia。

三九页注二，木鹿之对音乃 Muru，而非后来变化之 Maru。

又注五，《元史译文证补》以阿蛮为 Arimania（此说不始于丁谦），尚有历史根据。至撰者数百字考订之 Oman，在音学上不能证明，盖古译以阿代 O 音者从无其例。

四一页注二，安谷城之安息语对音，或古叙利亚语 Cestrangelo 对音。余固未详，但确知其希腊语名为 Antiochia 而非英文之 Antioch。

五六页注二，《魏书》之宿利城（尚有《周书》之苏利城，《隋书》之苏闾城，《新唐书》之苏利悉单。至若《西域记》之苏刺萨儁那，出于梵文，又当别论）乃 Suristan。是亦 Sleucia-Ktesiphon 两城之总名。

八六页注五，摩罗游即 Malayse 之对音。即义净《求法高僧传》中之末罗喻，在苏门答刺岛。余未尝闻奚利佛逝都城迁至木鹿。此国兵力虽曾远至锡兰，但无侵略大陆之事。

八七页注十三，俱位或商弥在 Mastuj。俱位之对音，曾经 Stein 考订为 Khowar。

一二九页注四，《西域记》之提那跋（Dinavar），即北京图书馆藏摩尼教残经中之雷那勿。乃摩尼教一派教徒之称，非日神也。

二六六页注五十九，合刺章即段氏之大理国。此稍检元

史者之所知也。

第五册中国与西土耳其斯坦之交通。

六页注二，康居一名之对音，今日无人知之。仅知西亚诸种语言名之曰 Sogah。中亚语言名之曰 Sulik，梵文名 Sulika，即玄奘之率利，义净之速利。至若撰者之“私诃条”，绳以唐音，私诃似 Saha，与康居无甚关系，康居即是率利耳。

四一页注四，按 Bactria 即大夏国都，亦大月氏西徙之薄罗，《续高僧传》之薄佉罗，《慈恩寺传》之缚喝罗，梵文之 Bahlika，《景教碑》之 Balh，今之 Balkh。其梵名之异译，释藏中尚有不少。但皆可以根据旧日译法复其原名。乃撰者于此 Bactria 一名，念念不忘。凡载籍中之地名，不论其两字三字，只须其有一二声母或韵母相近，当以此名属之。此条之濮达，或即 Patarva 之汉译。亦谓其为大夏都城，不可解也。

四七页注二，康僧铠实为康居国人。《佛祖统纪》谓其为天竺沙门者，盖根据《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经录。撰者或未检此类经录，故“不知其何所据”。

五九页注十，唐以后东来高僧尚有其人。如宋代之法天、施护、法护，皆非不知名者也。不必检寻僧传，即在《宋史·天竺传》中亦可见之。

六六页注八，薄知余曾疑为宋云经行之波斯，《魏书》之波知，今之 Zebak。然未敢自信必以为是，但撰者之 Baltistan（即《新唐书》之大勃律）失之远矣。

六八页注十四，和墨城早有考定为今之 Wakhan，与西域之忽懔国，毫无关系。撰者盖见有一收声之 m，故臆断其为

Khulum.

六九页注十五，汉之双靡，即唐之商弥。撰者据以考订之地图，似为现代地图，而非历史地图。又注十六之钳敦，即是乾陀罗之旧译。乃引证及于 Hussar，则又一用现代地图之误。

七二页注二十四，博罗尔之古翻。据吾所知，应首数《伽蓝记》之钵虑勒。

七八页注二十六，渴槃陁等名，乃今蒲犁县治之古称。其河今名塔克墩巴什河，亦即《伽蓝记》之孟津河。

八五页注一，斫句迦等国名最后考订在今叶城县治，即回语名 Karghalik 者是已。

八六页注三，白题似为《西域记》之伐地(Betik)，唐言西安国者是也。

九六页注九，腊丁语之 Deus。如何为康居语流行之曹国所采用，不得其解。

一〇五页注一，《贾耽路程》自安西(Kucha)至怛罗(Talas)道中诸地名。取 Chavannes 所撰《西突厥史料》读之，皆可考矣。

一一五页注三，康居在西历纪元前后已有文字，康居语专家 Gauthiot 曾发表语学研究，成绩不少。

一七一页注十二，劫为羯师之省称。撰者误连下文，读作“劫者”。羯师又为 Kashkar 之省译，今 Chitral 是已。

二八一页注四，唐之北庭，元之别失八里。在今孚远县北，后堡子之北，旧考以在迪化东北者误也。

第六册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二八页注一，身毒之对音是 Sindhu。盖以河流名全国。撰者英语化之 Sind，纪元前尚未如此省写。

三四页注一，汉之罽宾，即唐之迦湿弥罗(Kasmira)。唐之罽宾，常指迦毕试 Kapisa。《隋书》曾误以之为漕国(Jaguda)。并非因迦毕试隶属迦湿弥罗而有是称，而在史书中似未见此隶属之事。

二九页注五，《汉书·地理志》之黄支国，业经 Ferrand 考订为《西域记》之建志补罗，余亦在《宋高僧传·金刚智传》寻出建支之别释。撰者于考订即未著其出处，而又增所谓“开治”之音，亦近黄支一说，竟将数百年来黄建二字未失之鼻音取消。

四六页注三，《魏略》撰时在《后汉书》之前，车离似非误刊。范《书》之东离恐是传写之讹。此国即梵文之 Cola，《宋史》之注犍。

五四页注一，迦毗黎似为 Kaveri 河名之对音，除此之外，毫无可以迁就之对音。至若 Kapilavastu，遍检释藏，无从作迦毗黎之省译者，然常作劫比罗也。又注六之婆黎，即爪哇附近之 Bali。至若 Parlek，即《元史》之八刺刺。

六七页注三，乌菴之对音，经 S. Levi 考订为 Uddiyana。旧日根据《西域记》乌仗那一名还元之 Udyana，在梵本中毫无根据。

六八页注四，业波之对音，今日尚无确定之考订。惟 S. Levi 独谓其为瞻波(Campa)之讹。至撰者之 Gopala，仿佛记

得似是梵本中一龙王或一陶师之名。不知撰者从何处觅得。

一二九页注一，（又二三页本文）按始皇时室利防等来自西域一事，初见于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但余疑其为后人所增之文，盖本书帝年之下未载其事。《佛祖统纪》又引其文，而加注云：出朱士行《汉录》。此录早佚，第较“古经录”“旧经录”尚有历史根据，故引以实证其事，然其伪终难掩也。又考 Kaayapa, Matauga 乃今人（似出南条文雄之《英文藏经目录》）假定之梵名，并非“梵语原音”。所以竺法兰前此假名为 Dharmaraksa 者，伯希和后又假拟为 Dharmssatua。前一名此言法护，后一名此言法宝。

二〇〇页注二，波头摩国。若根据唐以前译例還元应是 Padma。如言红莲花（《翻译名义》亦作钵特摩）。印度无此国名，《高僧传》必有脱误。设以撰者所考证者为是，但唐人不用 Pataliputra，而用今代地名，其理亦不可解。

二〇五页注一，波罗末陀此言真谛。梵文還元应为 Paramartha，撰者误作 Paramati。

二一〇页注四，按柔然，元魏改称蠕蠕。《宋书》、《齐书》作芮芮，《隋书》作茹茹，即西史之 Avars，撰者此处殆失考也。

二二一页注六，薄伽罗即是梵文之 Bahlika，亦即大夏都城 Bactria，撰者在此处反与捕喝（Bokhara）合并。

二九三页注二，辛头即 Sindhu 之对音，不本于希腊语之 Indus。那提 Nadi 梵语此言河，乃贛文也，但撰者臆断其为 Ladak。即或唐代有此新地名，亦应读若罗达，离那提甚

远也。

三一三页注十七，钵和早经考订为梵文之 Vakkana。此名在释藏中经余检出者，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之仆迦那，或步迦拿，《孔雀王经》二译本之仆迦那，三译本之仆柯那。即今之 Wakhan，与钵利葛(Parika)之声韵距离太远。

三一五页注三十，《伽蓝记》之摩休国，应在北印度，不能以希腊之呼罗珊之 Margiana 当之。

三六三页注十一，义净并未将缚渴罗与 Bokhara 混而为一。乃撰者误将缚渴罗作 Bokhara 也。

三九三页注六，国以 Campa 为名者有二：一为恒河沿岸之古国；一为汉以后之林邑，唐以后之占城，《西域记》之摩诃瞻波，义净之占波，《新唐书》亦作占婆，即今安南本部之地。至若柬埔寨，唐时名曰真腊，一曰吉蔑，亦即《西域记》之伊赏那补罗也。

三九六页注八，地名脱一字，应作那伽钵亶那，昔之 Nagapatana，今之 Negapatam。

又注九，以 Jamba-dvipa(旧译作阎浮提)与 Campa 相联，过于臆断。

四五三页注三，监蔑似是苏门答刺岛之 Kampo。

四八八页高郎步，即锡兰岛之 Colombo。航行印度洋时，常停船之港也。此处可以就证今名。

五三七页注三，大葛兰即是俱兰，小葛兰即是 Kain Colon，业经 Rockhill 考订。

总之，在今日考证史地，一须至少具有史地语言之常识；

二须广采东西考订学家研究之成绩，否则终不免管窥蠡测之病。虽然，此书在考订方面如能再加以详校，并将何人考订咸明著来历，亦为国内学子参考之佳构。撰者于短期之间，翻译抄写逾百万言之多，其果敢勤劳，亦不可及。取其采辑之富，而置其考据之疏，虽有遗失，要于史学不为无补。

本文曾载于地学杂志第四期(一九三〇年)这次发表略有删订。

(原刊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三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现据《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排印)

附录二：

答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张星娘

拙作《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后，颇引起社会注意，评者纷纷，鄙人皆极欢迎。学问无止境，绝非谁何所专有。拙作中范围极广，应用中西书籍自必甚多，而为鄙人所未见未闻者，当然甚多。故有代为增添材料，或改正错误者，尤为欢迎也。五月间，大弢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所增者，亦已录出，预备第二版时加入。冯承钧氏又于十月十三日《文学副刊》中有批评，其中所语及指出诸条，有不能不答复者；兹特逐条答之如下。

冯氏谓英人玉尔(Yule)所著之《契丹路程》(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书中考证太旧,鄙意甚不以为然。此书之第二版,经法人考狄(Cordier)之修订,出版于西历一九一六年,距今年十四年,距拙作脱稿之年一九二六年,仅十年耳。最近西洋著作家不言此书之旧,而学术落伍之中国人反嫌其太旧,毋乃太过乎?

第 一 册

〔一〕九页之黎軒,黎軒就空间与时间言,所指非一地,撰者已详言之。埃及之 Alexandria 即《那先比丘经》之阿荔散,撰者未阅伯希和之著作,亦得知之。见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六八页注一。亚历山大(Alasanda)音与黎軒相去太远,且地位亦不在安息国之北(见《史记·大宛列传》),故伯希和之说吾不取也。至若罗马帝国不用英语,虽小学生亦已知之。撰者于书中写一 Rome,不过借以指示字根之来由而已。拉丁文 Roma,英文 Rome,其中皆有 Rom 字根。由此 Rom 字根,而有波斯人之 Rum;由波斯语 Rum,而有宋代《诸蕃志》之芦眉及《明史》之鲁迷。撰者因思及汉代之黎軒,或亦由 Rom 而来。撰者于书中并未写明由英语 Rome 而来。而评者乃自己假定“即或两千年前罗马帝国以英文为国语,除非汉代之音与今代之音大相悬殊外,毫无可以牵强附会之理由。”是评者自设假定,而又自攻其说也。英文在中国最通行;译者所取材之书,亦多英文书。欲写其字根,又恐人议以为未经见之字,故辄写英文拼法,而无一处冠以英文或英语也。

〔二〕十页之乌弋山离及排持。卑鲁支并非英文,英国人

用其字母拼其原有民族之名而已。犹之天津、上海两地名，皆为中国人固有之名，英国人用其字母拼成 Tientsin 及 Shanghai 两名，不能谓天津、上海即英文也。其地最初有 Baluch 民族，国以民族而得名。至谓排持为中世波斯语安息 (Partu) 之对音，毫无理由。《三国志》中，大宛、安息、条支、乌弋四国并列，乌弋一名排持。设使排持为即安息，是岂不重复乎？古人记载，何至纷乱如此。据《汉书》乌弋山离之地位，与安息亦全不相同，何能硬为合一？近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中，条支国条注，亦以排持为俾路芝。洪氏并据西人云，俾路芝之名甚古也。

〔三〕五一页之扞罕。《史记·大宛传》之扞罕，确为前汉之扞弥国，在于阗国东，不在帕米尔高原也。

〔四〕六九页之耶寐尼。《佛本行集经》中之耶寐尼，出于梵文 Yavana，已见第六册第五六四面。所指者不仅大夏。

〔五〕一〇九页之金山。评者所举诸书如《元和郡县志》、《唐书·地理志》、《宋史·王延德记行》、《太平寰宇记》等，关于金山之记载，皆经审查，确有其事。兹为解决此问题之故，特将诸书之记录，录出如下，以便参考。

① 《元和郡县志》(《聚珍版武英殿丛书》)卷四〇，西州(今吐鲁蕃)下云：北自金婆岭(婆或为娑之误刊)，至北庭都护府五百里。

②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交河县下注云：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

③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国传》云：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又两日，至汉家寨；又五日，上金岭，过岭即多雨雪。岭上有龙堂，刻石记云，小雪山也。岭上有积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岭一日至北庭。

④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有开元中改西州为金山都护府之句。由上方诸书之记载观之，由吐鲁蕃至迪化（旧说即唐北庭）或孚远（新说即唐北庭）中间，确有金山，或名金岭。第二步吾人须证明此金山是否即博克达山。据今人谢彬《新疆游记》第九七页至一〇〇页，又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记载吐鲁蕃至迪化中间大山，即博克达山。是则唐宋时代之金岭，必即今代博克达山也。吾之所必须引证今人游记者，因有数种图中，（如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竟无博克达山之名也。第三步吾人欲证明古代突厥人所居之金山是否即博克达山，抑或为阿尔泰山，抑或在他处也。查中国正史中有《突厥传》者为《周书》、《隋书》及新旧《唐书》。而言其先世所居最详者莫如《周书》。其它《隋书》及《新唐书》皆仅言其居金山之阳，不言金山何在也。据《周书》卷五十所记突厥祖先居地有二。最可信者为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后分为四，其一化为白鸿，说近神话，可不必论。二在阿辅水、剑水之间，三在处折水，四在践斯处折施山。三四两地，皆不可考。要近于第一国也。阿辅水即今俄比河上流之多木水，剑水即《元史·地理志》之谦河，亦即叶尼塞河之上流。今唐奴乌梁海境内之乌鲁克穆河，即此河之上流也。《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俭俭州，亦即其处。长春谓其出良铁，似与《周书》等所记突

厥为茹茹铁工，蔡马库斯《纪行》所载其国产铁，不无相同也。突厥人最初发源地，以后稍南迁至阿尔泰山(金山)之阳，似较合理。其他之说，谓突厥之先，为一牝狼，与人交有孕。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狼匿其中，生十男，阿史那其一也。子孙蕃育，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其说不免荒唐。且并未注明金山即高昌国之北山也。评者谓《唐书·突厥传》中之金山即博克达山，大抵即因此而附会也。《隋书》又谓：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英人巴克尔《鞑靼人一千年史》据此以为金山即今甘肃山丹县附近之山(此金山见《魏书》卷九十沮渠蒙逊传)。亦有谓在永昌县北二里者，此又第三说也。关于金山所在，总共三说，三说之中，以在吐鲁蕃北之博克达山，理由为最薄弱。

〔六〕一一三页之 Ugur。据《隋书》卷八十四《铁勒传》，韦纥在独洛河北。独洛河即今外蒙古之图拉河。唐时回纥势力，亦从未膨胀至欧洲窝尔加河(Volga)以西。Ugur 国在阿得拉河(即窝尔加河)以西，何能与在蒙古之回纥或回鹘相混？查西人称唐代回纥为 Uighur。此字与 Ugur 之音及拼法极为相似。评者似有此误会也。蔡马库斯由东向西回东罗马，(即拂菻)过窝尔加河后始至 Ugur 及阿兰，与《隋书·铁勒传》拂菻东有恩屈、阿兰相符也。回纥在东方蒙古也。

〔七〕一六六页之苦国。据《新唐书·大食传》及杜环《经行记》所言苦国之情形与四邻国名考之，绝不能为叙利亚。详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四九页注十。高加索山

南之卓支亚，英文称之为 Georia，古代波斯人称之为 Gurjistan。以后阿拉伯人之 Kurdj，今代欧语诸国之 Georgia, Georgie, Gergien 等皆由波斯语根 gurji 而来。今代欧语中既能有英、法、德等语读音之不同，是则古代亦能有此不同。展转传至中国，成苦字之古代读音 Chiam(今闽南人音)。《元史·曷思麦里传》之谷儿只，译自阿拉伯文 Kurdj，已详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五〇面，又第五册第五〇九面注八。鄙人从未言其由英语 Georgia 之对音而来。《曷思麦里传》中之曲儿忒为毛夕里以北之 Kurd 民族，见第五册第五〇八面注七。鄙人从未以之为英文 Georgia。

〔八〕一七八页之寻寻。寻寻究为 Semite 人与否，撰者不谬执己见。评者谓为大食人火袄教徒之称，似须略引证据，方能使人信从。下方有多条，评者不免有不说实话之嫌。在未觅得原音出处以前，不欲采用也。

〔九〕二〇七页之盘盘国。盘盘国有二：一在南海，见《梁书》卷五四《海南诸国传》中宋梁时，皆尝遣使贡献。此与《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中之盘盘相同。又一在西域，亦见《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传》滑国条内，与波斯、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同为滑所征服，当在中央亚细亚。《本草》卷一一，李时珍所引《魏书》之盘盘国，余尚未能查出究在何卷，不敢断定究在何地。唯魏与南海无交通，似在西域。故于书中写或即意大利南部之邦贝城(Pompeii)。被埋之邦贝城，虽在近代始发掘。未被埋之先，已有其名，被埋惨祸，当时必喧传各地也。

第 二 册

〔一〇〕三〇八页注七之古里佛。古里佛(Calumbum)为俱蓝,鄙人以前仅据《马黎诺里游记》上之对音断定之耳。近查日人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藤田氏亦以为即俱兰,并笑《星槎胜览》、《明一统志》以古里佛为即古里。所举证据甚多,足证余说之不谬也。

〔一一〕四九四页注二十五 Sarcol。此地在周世棠、孙海环《二十世纪大地图》确作色勒库勒,现称蒲犁县。鄙人所依据者,瑞典斯文赫丁之《亚洲沙漠纪程》Durch Asiens Wusten后之帕米尔附图,东经七十五度以东,七十六度以西,北纬三十八度以南之地域,赫丁称之为 Sarik-Kol,即色勒库勒之原音也。此区域之中间,赫丁图中又有 Tagdumbasch Pamir。即许景澄《帕米尔图说》之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周、孙《二十世纪大地图》有塔克墩巴什河,该地亦为帕米尔高原之一部。《帕米尔图说》译作萨雷阔勒,《新疆识略》作色勒库勒,《西域水道记》作塞勒库勒。各书异名而音则一也。是则鄙人所注撒里库勒在帕米尔高原之东部未尝误也。仅未注明为蒲犁县耳。

〔一二〕同页注二十八之 Yaka-arik。在《西域图志》此地确作雅哈阿里克。鄙人以后第二版时,当本素怀,不造新名辞,改鸭喀阿力克,为雅哈阿里克也。

〔一三〕五〇三页之 Hancialix。此地是否即《西域图志》之哈尔噶里克(Karghalik),今之叶城县治,尚须待考。两地音全不相同。

第 三 册

〔一四〕《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四九页注一〇之
苦国。苦国不能为叙利亚已见上方。此处不妨再声明不能为
叙利亚(Syria)之理由如下：

① 叙利亚当阿拉伯之乌梅雅朝代时为其都城大马色克
(Damascus)所在地。阿拔斯朝时，亦为东大食之一省。此与
“亦自国”不相合也。

② 叙利亚北境为阿雷坡(Alepo)及美索博达米亚。突
厥可萨部在高加索山之北面，距叙利亚尚有卓支亚及亚美尼
亚之隔，此与“北距突厥可萨部”不合也。

③ 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不在叙利亚境内，各种情形，
无一相合。亚俱罗为阿拉伯语 kil-o-kilan 末二字之译音，即
里海也。评者强改亚俱罗为亚罗俱以适合其 Irak 之谬说。中
国正史误刊固亦有之。欲改正其误，须自各方面证明之。苦
国非即叙利亚，有种种情形之可证，何可妄改原文以证自己
谬说耶？改亚俱罗为亚罗俱亦仅完成其一种工作而已。其他
情形又将若何？近查屠寄《蒙兀儿史·地理志·西北三宋蕃地
通释》赞章条下，苦国注，所言苦国之原音，虽与鄙人所持者不
相同，而地位则完全相同。可见有史地知识者所见相同也。

〔一五〕一一五页注三贾耽路程之门毒国是否即安南之
衙庄府，注四之古笮国是否即靖化省，奔陀浪是否即平顺、藩
龙二省之地，鄙人现无从考证。敝处所有之周世棠、孙海环
《二十世纪大地图·印度支那图》中，仅有平顺一名可见。

〔一六〕二四六页注七之古逻。古逻确为大食语 Kalah 之译音。撰者自认此注为误。《宋史》之古逻，即唐代贾耽纪程之个罗国。个罗国在第三册第一一六页注十二，已明言为阿拉伯人 Kalah 之译音矣。古逻之注，校对时妄改也。第六册第四四五页注十八，古逻已改正。又第四五一页注三，亦改正。

〔一七〕二七七页注七之锡兰。锡兰岛之原名，起于梵文 Simhala 或 Simhala-duipa，犹言狮子洲也。巴利文作 Sihalam。罗马人马赛里奴斯(Marcellinus)在第四世纪中叶，已有 Serendib 之名。其前二音，已近锡兰二字。北宋时，阿拉伯著作家阿尔比鲁尼(Al-Biruny)作 Serendib。元时《马哥孛罗游记》作 Seilan。皆由梵文 Simhala 转音也。撰者于锡兰二字下写一英文 Ceylon 不过用一普通外国字，标志锡兰岛而已。何尝言其为原音，或原名耶。《宋史·注辇传》之悉兰池，确为锡兰岛而亦阿拉伯文 Serendib 之译音。今代闽南人仍读“池”字音如(di)也。吾认此为评者之新发明也。

第 四 册

〔一八〕第三五页注二之妨水或乌浒水。汉代之妨水及唐代乌浒水，皆由 Wakhsh 而来。评者以为此又英文，殊不知此又不过英国人用其字母以拼读原来土人固有之名而已。希腊语 Oxus 亦由 Wakkh 变化而来。参见俄人白菜脱胥乃窠之《中世纪研究》第二册第六十二面注八三八。今代闽南人仍读妨字音如 Wak 正与 Wakhsh 之首一音相合。此亦可以证明妨

水 Wakhsh 实由而来，并非出自希腊语 Oxus 也。

〔一九〕三七页注七番兜之原音。番兜之原音当然由帕提亚而来。在余未能查出帕提亚人自己之称名读音以前，当然用一普通用之英国名，志之于中国名之后。英文语尾虽有变化以成其英国式之字，而其字根必有帕提亚语，或他种语相同者。字根既皆在字之前，吾人即取之以比较汉字古读，人地名什九可得。其原音能得之固佳，纵不能得之，而于寻获真人真地亦不致使吾人有大错误也。余意此条亦无争辩之价值也。

〔二〇〕三九页注二木鹿之对音。古代伊兰人是否写 Maru 为 Muru，尚须待考。中国古代各地木字之读音，究近于 ma 或 mu 亦须待考。

〔二一〕三九页注五之阿蛮国。阿字本有两种读法：一如英字母 O 之长音，一如英字母 A 之短音。评者自命深知音学，奈何并此亦不知耶？阿蛮究从第一读法，抑从第二读法恐非一二人所能武断定之也。以阿译之例，如《元史》上阿罗思，实译自蒙音 Orus 是也。评者又谓阿蛮为 Armenia “尚有历史根据”。曷不举出其根据以示人乎？

〔二二〕四一页注二安谷城。安谷城为希腊人 Antioch 所建。亚历山大部将赛流柯斯又扩张之。古代希腊人名之曰 Antioxeio，今代希腊人名之曰 Antakiya，英人称之为 Antioch。罗马人未起前，希腊人在亚洲西部建国甚久。律以名从主人之例，应以希腊人之名为主。罗马语在近东不盛行也。英文之 Antioch 音，仅得希腊语字根而已。安译自 an，谷译自 ch

(k,x) 固不谬也。

〔二三〕五六页注二《魏书》之宿利城。今代闽南人利字之读音如 lik 宿利二字为 Selcukia 之译音，更觉可信。若译自 Suristan 则其末尾斯坦，或悉单之音，《魏书》、《隋书》必为译出。至若举《新唐书》之苏利悉单为 Suristan 之译音 谓即宿利城尤不可恃。波斯国有 Suristan，为都城之名。又有 Shulistan 为一省之名（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五章）。两地译音，皆与苏利悉单相近。《新唐书》称之为国，故以之当 Shulistan 省之译名，比较上略为可信，且与《马哥孛罗游记》所称波斯八国之一，亦相合也。评者于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中国正史上外国传中，往往仅举一国之名，而绝不记其四境所至或他种情形。此类国名地名，若执定为吾人所知之某国某城，殊觉危险不可恃也。鄙人搜集史料多年，遇见此类事颇多。所注解者亦仅取其理论上大致可信者而留之。决不敢坚持所说一定不易也。例如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八三面，大秦波罗奈国。在八五面注为义大利北境 Bologna 古城。当心中未尝不知此名与法显《佛国记》之波罗捺城音字皆相近。然查法显之波罗捺城，即玄奘《西域记》之婆罗尼斯城，皆为今印度拜那莱斯城 (Benarus)，然《梁四公记》原文，波罗奈国之前仅数行，又有波罗尼斯国。古人译名似乎不应如此不统一。而波罗奈国之前，又冠以“大秦”二字。文法上论之，波罗奈国及失罗国似皆大秦之属国也。有此二种理由，故断然放弃其为印度恒河边之波罗捺 (Varanasi = Benares) 之可能性也。他人有能给以充分理由，使吾相信者，则吾固可再放弃

吾前所持之故也。

〔二四〕八六页注五之摩罗游。《新唐书·西域传》之摩罗游，仅留一名字而已。《唐书》原文已言“有司未尝参考本末”。故其四境所至，风土人情，皆毫无记载。仅据读音，摩罗游可与义净《求法高僧传》之末罗瑜相混。亦可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之麻里兀相混。摩罗游即麻里兀，固不可恃。而即为末罗瑜，亦无充分理由。但既在《西域传》中，仍在西域大陆上寻觅之为是。在唐代他种记载中，不能寻得一定证据，此问题固不易决定孰是孰非也。

〔二五〕八七页注四三之俱位。俱位之地位，鄙人系根据英人比耳之译本《西域记注》所引 Eitel 之说。斯坦因既有新注，则吾人存之，备为一家说可也。日人颯谦德《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商弥国考证亦有新说。

〔二六〕一二九页注四之提那跋 (Kinava)。提那跋为日神，系英人比耳之说。评者谓为《摩尼教残经》中之电那勿，乃摩尼教一派教徒之称，亦必有所本，姑备为一家说。吾稍有疑者，勿字读音，闽粤人皆作 mo，唐宋时人译 Mohammed 为麻霞勿。是则彼时勿字读音皆如今闽粤人也。电那勿与提那跋末尾音嫌不同也。

〔二七〕二六六页注五十九之哈喇章。评者谓哈喇章即段氏之大理国。此稍检《元史》者之所知也。撰者遍查《元史》及他书，摘录所有关于哈喇章之记载甚多，正讶异中国书中所记之哈喇章与西方人记载如《马哥孛罗游记》及拉施特《史记》所言者不同，评者既言稍检《元史》即可知之，何不检出

数条，注明卷数章名，以示人耶？《元史》一书有二百十卷之多，仅言稍检即可知之，实与不告人等耳。自外表观之，此语记述不准确。而细考察之，则评者不说实话，佯作解人也。评者或先知西人记载如此，而谬以为中国书中亦容易觅得同样之记载。西方人之记载如马哥孛罗称大理府为哈喇章城吾亦知之矣。吾所欲者中国方面之记载也。

第五册

〔二八〕第六页注二康居。汉之康居即唐之康国。《新唐书》记载明晰，康国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萨末鞬即后代之撒马儿汗（Samarkand）。撒马儿罕古代希腊人称之曰索格的亚（Sogdia），伊兰人曰索格多（Sogdo）。可阅 Shepherd's Historical Atlas，又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册第五十八面，私诃二字读音，依评者之考证应为 Soha。吾认其所考者为是。依此古音，私诃条三字速读之，仍与索格多或希腊音索格的亚相同也。私诃条之为索格多毫无可疑。索格多既为康居，私诃条亦必为康居。此理甚明。评者下文第四十一条有康居语专家 Gauthiot 之举明。查法人 Gauthiot 所专之文，西国人皆称之为 Sogdian。是则评者亦译 Sogdian 为康居矣。前此不认 Sogdia 为康居，而后又自译为康居文，岂不前后自相矛盾耶？

〔二九〕四一頁注四之濮达。濮达评者以为即 Partava 之汉译。据评者上方自作之文，Partava 为古波斯语番兜之对音。今代英语 Pathia（帕提亚）也。帕提亚即安息也。据《后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原文“贵霜侯丘就郤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鬲宾，悉有其国”。设使濮达为即帕提亚，《汉书》原文上方记明侵安息，而下一句又言灭之悉有其国。史事岂不自相矛盾耶？丘就郤为西汉末时人，稽之西史，波斯之安息朝在西汉末时，并无为大月氏所灭之事也。

〔三〇〕四七页注二。《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等书，亦皆于《梁高僧传》之后，其言康僧铠为中天竺人。

〔三一〕五九页注十。此注吾言唐以后葱岭东西诸国，无复有高僧来华传授。吾谓葱岭东西土耳其斯坦境内诸国（第五册专言土耳其斯坦）无高僧来华传布佛教之人。而评者以宋代天竺高僧法天、施护、法护相责难。吾不知评者何以头脑不清如是。天竺岂在土耳其斯坦境内耶？唐以后天竺有高僧东来中国，吾国已知之矣。法天名见第六册《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第二六六页。施护名见第二六七页。法护名见第二七三页。此三人外，印度僧来者尚甚多皆见第六册第八十六节。

〔三二〕六六页注八之薄知。此处所注者即为《魏书·西域传》。薄知与波知二名，皆同见一传中。而所记两国地位不相同。其非一地，已自瞭然。薄知在迦色尼南。就伽色尼之读音考之，可为《诸蕃志》之吉慈尼（Ghazna）。但亦可为《新唐书》之贵霜匿，玄奘《西域记》之屈尔你迦。又可为《新唐书》之羯霜那（史国）。若为贵霜匿之转音，则薄知当在今撒马儿罕之西，或西南也。若为吉慈尼之转音，则当在今阿富汗之南。

若为羯霜那，则薄知当在今歇儿撒伯斯（Shehr-Sabz）之南。《魏书·西域传》所记简略，不易考定。评者谓为 Zebak，已不敢自信以为必是。鄙人所言者亦不敢决定为是。故注中所拟之 Baltistan，亦仅揣度而已。

〔三三〕六八页注十四之和墨城。和墨城名已见《前汉书·月氏传》。鄙人拟为 Khulm 亦仅揣度之辞，不敢以为一定，故在末尾谓“或即其地也”。评者谓为瓦汉，似宜略加证据。

〔三四〕六九页注十五之双靡。双靡之名，亦见《前汉书·大月氏传》。评者谓即唐之商弥，其言确也。注十六之钳敦，即是乾陀罗，似亦确实。

〔三五〕七二页注二十四之钵卢勒。《洛阳伽蓝记》确为最早记此地者。

〔三六〕七八页注三十六之渴槃陁。此条与第十一条相同。土名撒里库尔，汉名蒲犁县，塔克墩巴什河即叶尔羌河上流之一枝。

〔三七〕八五页注二之斫句迦。斫句迦以前中外学者皆以为即叶尔羌。沙畹与斯坦因以为即 Karghalik。吾人存之，备为一家说可也。

〔三八〕八六页注三之白题国。白题不能为《西域记》之伐地国。白题在滑国之东，而伐地在撒马儿罕之西，相去甚远。

〔三九〕二九六页注九印度日耳曼系诸国语字根相同者甚多。得悉神究为何神，不能确知，姑学其最近之音耳。希腊

人所拜之 Zeus 神，音亦与得悉相近。

〔四〇〕一〇五页注一贾耽路程 Chavanes 有注，撰者未得见之。以后有机当读之也。

〔四一〕一一五页注三之康居文。拙作此注言康居唐时始有文字。西书记载如何，未能查悉。评者今告我以西历纪元前后已有文字，此条中评者自认 Gauthiot 所知之 Sogdian 为康居文，与上方第二十七条评者认为窆利为康居岂不前后矛盾耶？

〔四二〕一七一页注十二之劫者。评者谓劫者二字为误读，其言确然。查《文献通考》卷二十四裔十六，亦仅作劫国。评者所言确实也。

〔四三〕二八一页注四之北庭。关于北庭之注，在拙作第五册中，有三处。一在第二八一页，又一在三三三页，又一在三九〇页。三处对于北庭所在之新旧说皆并存之。

第 六 册

〔四四〕二八页注一。身毒之对音 Sind 与 Sindhu 两字有同一之字根。当时张骞在大夏时究竟身毒之音，闻之大夏人，抑闻之印度人，大夏人此字拼法如何，印度人之拼法又如何，恐评者亦不能一一详以告人。徒为此斤斤之计较，去本题不免不求实在，只求皮毛也。

〔四五〕三四页注一之罽宾。汉之罽宾与唐之罽宾，不同地方，详见拙作第六册第九八页。唐代迦毕试汉时确尝隶属罽宾。其详可见日人堀谦德所著《解说西域记》。评者何得云

在史书中似未见此隶属之事耶？

〔四六〕三九页注五之黄支国。黄支国之为 Kanchi, 鄙人根据玉尔所注《马哥孛罗游记》第二册第三一二面附图所自寻得。至 Kanchi 之为《西域记》之建志补罗, 可寻《西域记》地名索引。评者谓业经 Ferrand 考订。撰者于考订未著其出处。鄙人系自寻得, 若问出处, 玉尔之图, 即其出处也。Ferrand 之考订, 余至今不知。中国史书上, 外国地名之考订, 岂必皆由西人而后为定？

〔四七〕四六页注二之车离国。依《三国志》记载考之, 车离国之地位, 绝不能与后代《宋史》之注犂 (Chola) 相同。注犂在今印度半岛东南马特拉斯港 (Madras) 附近。月氏人势力, 从未膨胀至是地。注犂国内亦无大都市名, 与沙奇城相近也。余最近之意, 车字恐未必为误刊。今代南方有数地车字读音如 Tai。此即或为真正古音。车离仍为 Tamsalīpti 之译音也。

〔四八〕五四页注一迦毗黎。迦毗黎之对音虽与 Kaveri 相近。惟河名变为国名, 史书中尚少此例。印度极南, 当时是否有国王名月爱 (Chandrayapta), 及是否有国曰迦毗黎尚须待查也。北印度是时 (宋文帝时) 恰有国王名旃陀罗笈多, 华言月爱也。考证古史上地名, 不能仅依声音为断。当时史事, 亦须顾及也。迦毗黎与劫比罗仅在末尾一音稍不同耳。黎 (li) 与罗 (古读 la) 音极易混。例如《元史》上拔都大王之子撒里荅, 有时又作萨喇达。皆 Sartak 之译音也。里、黎、罗、喇, 音皆相似, 中国人读之, 自有平上去入之分; 而拼作西文, 其分辨

亦微矣。同页注六之婆黎，即《梁书》、《隋书》之婆利国。在苏门答腊岛之北部。据《梁书》此国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隋书》言其国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其国甚大，可想而知。爪哇东之巴利岛(Bali)面积极小，东西南北行，皆不能过二三日。何可以当婆黎或婆利耶？以苏门答腊岛上之 Parlak 大小，或尚可合也。中国古译脱去中间 r 字母音者，其例甚多。如波斯之译自 Persia，中间脱出 r 音。玄奘补上此音，故译之为波刺斯。见《西域记》卷十一。《汉书》上番兜，译自 Parthia (评者之 partu) 中间 r 音脱去。若补上此音，应作番刺兜矣。安息译自 Arsaka，中间亦脱去 r 音。若补足之，应作安刺息也。《明史》上渤泥，译自 Borneo。中间 r 音脱去。若补足之，应作淳刺尼矣。今人译作婆罗州，中间 r 尚为保留也。又《明史》上文莱，译自 Brunei。(闽南音)中间亦脱去 r 音。若补足之，应作白鲁内(北方音)矣。

〔四九〕六七页注三。乌仗那之梵文原音，各国之注释《西域记》者如法人久良，英人比耳及瓦透斯、日人堀谦德皆作 Udyana。诸家皆非不知梵文者。S. Levi 独谓为 Uddiyana。或者自有其见解。此为 Levi 与以前诸学者之争论。撰者自认不知梵文，不能判定孰是孰非。仅据读者观之，似乎以前诸家所持者，乌仗那三字音相近也。

〔五〇〕六八页注四业波之原音。《洛阳伽蓝记》中之业波罗为 Gopala，见日人堀谦德《解说西域记》卷第二。S. Levi 之 Champ 仅有业波二字音，不足代表业波罗三字音。似以堀

谦德之说为是。

〔五一〕一二九页注一。摄摩腾及竺法兰之原音。以前中国译名喜尚简略。摄摩腾及竺法兰之原名，俱不得知，后人所假定之名，俱存之可也。

〔五二〕二〇〇页注二波头摩国。《高僧传》是否有脱误，不敢臆断。华氏城之今名巴德那 Patna 何时起始，亦无从考。城名时置时废，在中国古代其例甚多。既无他地音与之相似。舍其最近之名外，尚复能求乎？

〔五三〕二〇五页注一。波罗末陀之原音为 Paramati，见印度人 Mookerji 所著之《印度海运史》第一六七面。印度人所书之名，与评者所书之 Paramartha 仅在一二字母上之差异，而其读音仍无大异。

〔五四〕二一〇页注四。柔然即蠕蠕亦即芮芮，撰者业已注明。评者谓失考，不知何所指。此条文不免诬妄，无的放矢矣。法人沙畹 (Chavanes) 谓柔然即西史之 Avaro，撰者已于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八七页言之。沙畹氏此说，经英人巴克爾 (E. Parker) 之辨证，已不能存立。见巴克爾所著之《鞑靼人一千年史》(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达牛伯河北岸之阿瓦儿 (Avars) 民族为元魏时悦般之裔而非柔然也。纵使为即柔然西徙者之后裔，而吾人为读史清晰起见，亦当名其在东方蒙古者为柔然，而在欧洲达牛伯河北岸者阿瓦儿，不当混合为一。《高僧传》那连提黎耶舍行化雪山之北，循路东指，到芮芮国。是到东方蒙古，并非循路西指，到欧洲达牛伯河北阿瓦儿族所居之地也。

〔五五〕二二一页注六之薄佉罗。薄佉罗之读音与Bokhara及Bahlika,孰为相近,稍知西文者一读即知,不必我之置辩也。参见日人堀谦德《解说西域记》卷第一。

〔五六〕二九三页注二。辛头之原音为Sindhu,希腊人称之为Indus。至谓Indus之转音,不得谓为误也。

〔五七〕三一三页注十七。评者谓钵和之读音,由梵文Vahkana而来。余实不解二名之读音如何能相近也。依英人译例考之,Vahkana应作波汗那,与钵和二字相去远矣。

〔五八〕三一五页注三十。摩休国之为Margus、Margiana,说见英人比耳之《宋云惠生取经记》。其说似可信。摩休国未必在北印度也。

〔五九〕三页注六。汉末时林邑国即秦时之象郡林邑县,在今安南南部广和城。唐宪宗元和时,其人弃林邑南徙于占,号占城国。即今之平顺城。在今柬埔寨东境滨海处。宋孝宗淳熙四年,占城以舟师袭破真腊。宁宗庆元时,真腊伐占城,俘其主以归。占城遂亡,为真腊属地。以后更立真腊人为王。元时臣于安南。明宪宗时,国为安南所灭。寻以国南边地与之。复立前王之孙,为安南保护国。此中历史变迁,主人频更,地名数改,非评者之所知也。

〔六〇〕三九六页注八。伽钵亶那是否为那伽钵亶那,容以后再参校他本改正。撰者所用之本为上海哈同所印之《大藏经》。

〔六一〕三九六页注九。瞻部洲为古代印度之别名,确非瞻波,撰者近已查明。

〔六二〕四五三页注三。评者之 Kampo, 音与监蔑亦相近。可备为一家说也。

〔六三〕四八八页高郎步。近查日人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注》高郎步, 藤田氏亦以为即今锡兰岛可伦波港(Colombo), 撰者以后愿更正也。

〔六四〕五三七页注三。依种种记载情形考之, 小葛兰即是俱蓝, 第非大葛兰也。

评者提出总共六十四条。撰者以为绝对不错, 可以采用者九条。至于古代原音问题, 且俟之将来。

(原刊《地学杂志》一九三〇年第四期)

附录三:

参 考 书 目

- | | | | |
|------|------|--------|-----|
| 史记 | 司马迁 | 新元史 | 柯劭忞 |
| 前汉书 | 班固 | 明史 | 张廷玉 |
| 后汉书 | 范曄 | 元书 | 普廉 |
| 三国志 | 陈寿 | 元史类编 | 邵远平 |
| 晋书 | 房乔 | 资治通鉴 | 司马光 |
| 魏书 | 魏收 | 辽史纪事本末 | 李有棠 |
| 宋书 | 沈约 | 通典 | 杜佑 |
| 梁书 | 姚思廉 | 唐大诏令 | 宋敏求 |
| 北史 | 李延寿 | 唐六典 | 张九龄 |
| 南史 | 李延寿 | 唐会要 | 王溥 |
| 周书 | 令狐德棻 | 文献通考 | 马端临 |
| 隋书 | 魏徵 | 宋会要辑稿 | 徐松 |
| 旧唐书 | 刘昫 | 元典章 | |
| 新唐书 | 欧阳修 | 明会典 | 申时行 |
| 旧五代史 | 薛居正 | 明会要 | 龙文彬 |
| 新五代史 | 欧阳修 | 永乐大典 | 解缙 |
| 宋史 | 脱脱 | 山海经 | |
| 辽史 | 脱脱 | 列子 | 列御寇 |
| 金史 | 脱脱 | 墨子 | 墨翟 |
| 元史 | 宋濂 | 淮南子 | 刘安 |

吕氏春秋	吕不韦	金志	宇文懋昭
艺文类聚	欧阳询	国史补	李肇
册府元龟	王钦若	志雅堂杂钞	周密
文苑英华	李昉	癸辛杂识	周密
太平御览	李昉	吴越备史	钱俨
太平广记	李昉	老学庵笔记	陆游
唐文粹	姚铉	梦粱录	吴自牧
全唐文		庶斋老学丛谈	盛如梓
全唐诗		封氏闻见录	封演
元文类	苏天爵	野客丛谈	王楙
元诗选	顾奎光	岭表录异	刘恂
拾遗记	王嘉	长安志	宋敏求
述异记	任昉	长安志图	李好文
别国洞冥记	郭宪	唐两京城坊考	徐松
荆楚岁时记	宗懔	博物志	张华
古今注	崔豹	西京杂记	刘歆
中华古今注	马缟	南方草木状	稽含
海内十洲记	东方朔	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
三辅黄图		酉阳杂俎	段成式
文选	李善注	异物志	李膺
唐语林	王谠	贞观公私画史	裴孝源
括地志	李泰	北户录	段公路
朝野僉载	张鷟	佛国记	法显
蛮书	樊绰	大唐西域记	玄奘
两京新记	韦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慧立
沙洲志			

往五天竺国传	慧超	高僧传三集	赞宁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净	高僧传四集	如惺
南海寄归内法传	义净	佛祖统纪	志磐
佛祖历代通载	念常	僧史略	赞宁
释氏稽古略	觉岸	九国志	路振
一切经音义	玄应 慧苑	鉴诫录	何光远
会昌一品集	李德裕	墨庄漫录	张邦基
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	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
苏东坡诗集	苏轼	能改斋漫录	吴曾
吴都文粹续集	钱谷	香谱	洪刍
岭外代答	周去非	渊颖集	吴莱
西湖游览志	田汝成	诸蕃志	赵汝适
渭南文集	陆游	西游录	耶律楚材
程史	岳珂	长春真人西游记	李志常
攻媿集	楼钥	西使记	刘郁
朱文公集	朱熹	归潜志	刘祁
太平寰宇记	乐史	元朝秘史	
吴船录	范成大	文昌杂录	庞元英
南部新书	钱易	松漠记闻	洪皓
中吴记闻	龚明之	中州集	元好问
铁围山丛谈	蔡絛	淇然居士文集	耶律楚材
萍洲可谈	朱彧	元朝名臣事略	苏天爵
佛本行集经	闍那崛多	蒙古源流	萨囊台吉
那先比丘经		清波别志	周辉
高僧传初集	慧皎	庚申外史	权衡
高僧传二集	道宣	王忠文文集	王祚

群碎录	陈继儒	皇明世法录	陈仁锡
茅亭客话	黄休复	使西域记	陈诚
草堂雅集	顾瑛	异域录	图理琛
至正集	许有壬	本草纲目	李时珍
九灵山房集	戴良	塞北纪行	张德辉
林外野言	郭翼	回回原来	刘三杰
丁鹤年诗集	丁鹤年	天方正学	蓝昫
挥麈后录	王明清	大西利先生行迹	艾儒略
谱双	洪遵	圣教新证	韩霖 张庚
圣武亲征录		心史	郑思肖
蒙兀儿史记	屠寄	泉州府志	阳思谦
西域闻见录	七十一	广东通志	阮元
史阙	张岱	福建通志	吴棠
近光集	汪士鋐	职方外纪	艾儒略
文安公文集	揭傒斯	瀛涯胜览	马欢
礼部集	吴师道	星槎胜览	费信
圭斋文集	欧阳玄	殊域周咨录	严从简
乾乾居士集	陆仁	西洋朝贡典录	黄省曾
霞外集	马臻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
所安遗集	陈泰	日知录	顾炎武
桂隐集	刘诜	闽书	何乔远
南村辍耕录	陶宗仪	泉南杂志	陈懋仁
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	金石萃编	王昶
岛夷志略	汪大渊	陶斋藏石记	端方
东西洋考	张燮	元史译文证补	洪钧
皇明象胥录	茅瑞征	海国图志	魏源

朔方备乘	何秋涛	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第二
西域水道记	徐松	集 丁谦
乾隆泉州府志	怀荫布	瀛环志略 徐继畲
乾隆南海县志	魏绶	真福和德理传 郭栋臣
至顺镇江志		敦煌石室遗书 罗振玉
重修肃州新志	黄文炜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陈垣
甘州府志	锺賡起	元也里可温考 陈垣
乾隆广州府志	李侍尧	火袄教传入中国考 陈垣
光绪嘉应州志		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垣
羊城古钞	仇池石	新疆游记 谢彬
聊斋志异	蒲松龄	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 周
滇载记	杨慎	世棠 孙海环
粤海关志	梁廷枏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蒙古史料校注四种	王国维	向达
观堂集林	王国维	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
汉西域图考	李光廷	东方杂志 商务印书馆

亨利玉尔 古代中国闻见录

H. Yule, revised by H.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ols.

亨利玉尔 马哥孛罗游记

H. Yule, revised by H. Cordier: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2 vols.

白菜脱胥乃窠 中世纪中亚历史地理研究(中世纪研究)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Resources

- 白菜脱胥乃窠 中世纪中国游历家注
Notes on Chinese Mediaeval Travelers
- 夏德 中国与罗马东边地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
P.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 马克哈姆 哥伦布纪行
C. R. Markham: *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 麦锡克 拔都他印度及中国游记
Hans von Mzik: *Die Reisen des Arabers Ibn Batuta durch Indien und China*
- 霍渥儿德 蒙古史
H.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 白洛尔克尔曼 回教古今史
C. Brockelmann: *Der Isla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 劳费尔 中国伊兰编
B. Laufer: *Sino-Iranica*
- 劳费尔 中国希腊民间传说中钻石之研究
B. Laufer: *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 多桑 蒙古史
C.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4 vols.*
- 麻素提 黄金牧地
Ali-el-Mas'udi: *Les Prairies d'Or*
- 夏德 柔克义 诸蕃志译注

- F. Hirth and W. W. Rockhill: *Chau Ju-Kua*
 沙畹 西突厥史料
- E.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 Kiue (Turcs) Occidentaux*
 白露姆哈尔 中国回教
- M.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 斯文赫定 亚洲沙漠中旅行
Sven Hedin: Durch Asiens Wusten
- 博拉德 卢白鲁克奉使蒙古记
 A. W. Pollard: *The Journal Willam of Rubruck*
- 博拉德 勃拉奴克劈尼奉使蒙古记
 A. W. Pollard: *The Journal of Plano Carpini*
- 卫三畏 中国总览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2 vols.*
- 斯坦因 中国沙漠遗址
 M. 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 比耳 玄奘西域记译注
 S. Beal: *Buddhistic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2 vols.*
- 比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注
 S. Beal: *Life of Hiuen-Tsiang*
- 雷盖 法显佛国记译注
 J. Legge: *Fa Hien's Records of Buddhistic Kingdoms*
- 高楠顺次郎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译注
 Takakusu: *I Tsings Records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 李希脱和芬 中国

F. Richthofen: China

莫克基 印度航业史

R. 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腊勃孙 剑桥印度史第一卷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桑原鹭藏 支那学论丛(日文)

堀谦德 解说西域记(日文)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日文)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a

通报

T'oung Pao

加塔兰地图

Catalan Map

F. Richthofen: China

莫克基 印度航业史

R. 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腊勃孙 剑桥印度史第一卷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桑原鹭藏 支那学论丛(日文)

堀谦德 解说西域记(日文)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日文)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a

通报

T'oung Pao

加塔兰地图

Catalan Map

F. Richthofen: China

莫克基 印度航业史

R. 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腊勃孙 剑桥印度史第一卷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桑原鹭藏 支那学论丛(日文)

堀谦德 解说西域记(日文)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日文)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a

通报

T'oung Pao

加塔兰地图

Catalan Map

F. Richthofen: China

莫克基 印度航业史

R. 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腊勃孙 剑桥印度史第一卷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桑原鹭藏 支那学论丛(日文)

堀谦德 解说西域记(日文)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日文)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a

通报

T'oung Pao

加塔兰地图

Catalan Map

F. Richthofen: China

莫克基 印度航业史

R. 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腊勃孙 剑桥印度史第一卷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桑原鹭藏 支那学论丛(日文)

堀谦德 解说西域记(日文)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日文)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a

通报

T'oung Pao

加塔兰地图

Catalan Map

F. Richthofen: China

莫克基 印度航业史

R. 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腊勃孙 剑桥印度史第一卷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桑原鹭藏 支那学论丛(日文)

堀谦德 解说西域记(日文)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日文)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a

通报

T'oung Pao

加塔兰地图

Catalan Map

F. Richthofen: China

莫克基 印度航业史

R. 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腊勃孙 剑桥印度史第一卷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桑原鹭藏 支那学论丛(日文)

堀谦德 解说西域记(日文)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日文)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a

通报

T'oung Pao

加塔兰地图

Catalan Map

F. Richthofen: China

莫克基 印度航业史

R. 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腊勃孙 剑桥印度史第一卷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桑原鹭藏 支那学论丛(日文)

堀谦德 解说西域记(日文)

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日文)

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a

通报

T'oung Pao

加塔兰地图

Catalan Map